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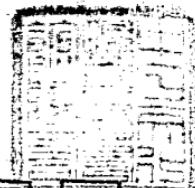
李朝
六硯齋筆記



上

072-6
288
31

31100



國學珍文本庫

— 第一集 第十卷 —

李日華(竹嬾)著

六硯齋筆記

襟霞閣主人重刊

中央書店經銷



3 2173 7869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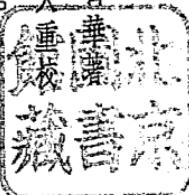
原序

君實先生曰。余初讀書。如羣兒覓果。手口相就。輒雀躍自喜。已稍知揀別。已又好爲徵引。攻剽匿端以困人。若治果者然。得常果削皮剔骨。香蜜雜醞。令人得味。不識爲何物。得異果卽略其棘喉蟄吻。而誇陳之。令人得果。又不知爲何味。讀書著述自豪者。十九或出此也。余今日始得嚼果法。遇沙爛鮮腴時。一染指。得甘津嘿嘿自嚥。何暇爲人拈出。其拈出者。悉餘滓棄物也。余偶綴之。兒輩不知。強梓之。得無以吐核置人口乎。因出袖編示余。余敬受而卒業焉。作而曰。固知爲先生無意之吐也。非所貴也。然世惟無意之吐。茲足貴。壽鹿之懷瓊。神龍之領珠。豈有意爲瓊爲珠而吐之哉。是書也有段柯古之隱奧。而無其詭。有曼倩之神異。而無其誕。有秀實之英構。而無其佻。有涪翁玉局之逸致。而無

其散。有長睿元章之接擊。而無其苛。有景盧石林之宏衍。而無其漫。嘗夫松風枕餘。蒼鎗戰罷。有意無意時。進一二則。卽日林霞櫻。蝶山甜雪。味不過是。滓餘云乎哉。余又不知先生嘿嘿自曠者。竟作何味也。通家學人譚貞默梁生甫撰。

六硯齋筆記卷一

古秀竹廟李日華著
虞山襟霞閣主人重校



(南)

薛紹彭書法。從蘭亭秀整。綿密中入。譬之道脈。則中行之士也。而變化雄
桀之氣絕少。是以不能不遜蘇米。觀其監太清宮。見二蘇上清詞悅之。不自揮
翰。必求坡公書以入石。則其伏膺眉山深矣。今世稍窺筆法者。必欲論著相排。
何其淺也。

蔣文藻林塘。與姚丹丘同隱大雲。執師資之禮。書畫步趨丹丘。有酷肖者。
所作叢竹老木。尤蒼勁有致。人或以文雅稍怯。輕之。然亦有樸野真率。不失山
林氣味者。如野步過田舍。留飲題舊作竹石上云。吳蠶上簇桑柘空。薔薇花開
村逕紅。野夫飽食無一事。緩步小橋西。復東黃鸝綠陰啼不歇。路轉却逢田舍
翁。殺雞留飲話疇昔。葦箔稍稍來南風。江南好景復何有。移山我獨嗤愚公。浮
生得酒且盡醉。莫說楚漢爭英雄。

甲子冬十二月四日。春波舊居改搆落成。移居之前一月。搬運大都書畫。十之九牀几琴硯奇石古敦彝十之五。而他物僅足用。亦先君舊器多破裂者。不忍棄也。趙子昂句云。貧尚典衣貪贋畫。東坡抄一書寄叔黨云。吾兒小富貴也。蔣文藻據其意作移居詩云。辛苦經營此卜居。林塘吾亦愛吾廬。囊空只爲貪收畫兒富。當知旋讀書。余所貽後人者。書畫二事。雖未能精麗。然亦龕足備玩索矣。

吳仲圭爲松巖和尚寫竹枝一卷。簡淡蕭遠。有天成之趣。自題枝枝有參差。葉葉無限量。不根而自生。換却諸天想。至正庚寅。梅沙彌奉爲松巖和尚。助喜雪山文信題云。吳郎平生真不俗。千畝琅玕在渠腹。有時寫出與人看。葉葉枝枝動寒綠。之子愛之如千金。袖中戛戛鳴玉音。莫教風雨化龍去。明日葛陂何處尋。洪武二年七月二十一日。寫于凝翠樓。古汴趙弈題云。虛心待我不嫌貧。齋下從來獨此君。風送蕭騷和雨響。月將濃澹向窗分。森森碧玉垂蒼葆。鬱鬱寒梢拂翠雲。晝靜清陰消溽暑。涼生枕簟更殷勤。延陵釋夷簡題云。梅花菴裏散花天。翠袖佳人色共妍。居士不緣曾示疾。此君端解替談禪。眉山派自湖

州出溟溟詩從衛國傳。回首百年成一夢。三生莫問舊情緣。又有湛然靜者釋惠鑑著語云。吳仲圭墨竹初學文湖州。運筆雖熟。而野氣終不化。以仲圭妙境。而疵爲野氣。何此衲之橫議若是耶。豈呵佛罵祖於藝事場中。亦作無面漢耶。再三閱之。殊爲之不平。

沈石田倣董北苑山水闊幅。上層作圓巒。濃瀋點苔。半如小樹。下四五樹。平坡一老趺坐。手執書卷。神韻古淡。晚年得意筆也。有題句云。滿城風雨重陽旬。今日端陽雨滿家。把酒且因時節醉。湖田無穉亂鳴蛙。湖田無穉亂鳴蛙。未見吾生底是涯。白首把書聊訓子。生涯如此悔農家。端午日雨作。蓋承前月積陰。湖田浩然一浸。強與承恩張先生小酌。破時而農計繫懷。殊無樂地。酒半。乃形詩二絕。觀此可知老况。甲寅沈周。此幅余十年前得於昭慶寺廊擺攤舖。每一展閱。覺天真爛然。詩語率直。亦取辦噴嗟者。古人以此消玩歲月。何意取妍於後。而後人終不能捨此。如獅子糞金。正涕唾膿液。皆至寶也。豈容人銖兩間耶。

文休承嘉靖戊申除夕。畫雪林鍾馗。贈其友號紹春者。亂樾縱橫。雲陰慘

澹甚得鬼神幽凜之趣。大都本之叔明而用意則有獨到者。其題句云。朔風吹
沙目欲昧。官柳搖金梅綻蘚。終南進士崛然起。帶束藍袍靴露趾。手掣硬黃書
一紙。若曰上帝錫爾祉。謂磔于思含老齒。願指守門荼與壘。肯使妖狐搖九尾。
爆竹一聲人盡靡。明日春光萬餘里。詩旣流宕可喜。書法亦爽爽雄快。余每值
臘盡春回。家人治松盆椒柏。輒懸此幅於中堂。以助歲時之樂。未嘗不感嘆前
輩風流。點筆卽成佳趣也。

山谷老人喜書老宿法語。筆力壯健。亦如樹古藤纏。水濺石泐。居然衲子
風格。此老豈止於佛法有緣。其宿生當從捧喝中煅煉過來。余友曹愚公與延
平上人書行草一卷。諦視久之。隱隱令人作山谷想。意其再來也。法道零落之
後。此等筆墨。便是護世寶鑑。因囑延平善守。幸勿以外緣視之。

歙友吳伯徵。寓余郡北郭門外市聲洶洶。伯徵戢影一室。棐几薰爐。法書
名畫。恣其耽味。蕭然如不在塵中也。每得一奇蹟。輒馳一奚。取余評決。余年來
書畫中頗有進長。得伯徵之助爲多。曾以一絕留其齋壁云。一室虛閒寄市橋。
市聲遙聽似春潮。庭梅有意撩詩思。橫入低簷尺五梢。

乙丑人日雨霽風和簷日可映戲寫一松從幽谷挺幹飛泉灑其頂浮雲蕩其足頗有空山崛強之態題句云羣物生生各有材何須機事苦縈懷壑松亦有參天勢豈是由人灌溉來意亦微有寓云

劉完菴珏以參籲致政家居葺園寄傲倣唐盧鴻一草堂圖自爲繪冊十幅一曰籠鵝閣詩云誰知軒後閣宛在水之瀆牖外樹交合階前萍卽分鳥窺書影靜魚伺墨波勤豈有山陰帖人言此右軍一曰斜月廊詩云廊傳踏月久更獲此爲奇不在照能徧無妨影乍欹檻承花始韻簷閣樹微虧何以添幽致恰當弦上時一曰四嬪娟堂詩云嬪娟何以署到果趣無涯隙地留移竹曲闌不繫花暫延人意愜久坐客心賒剝啄無妨靜深山詎有差一曰螺龕詩云竟日雙扉掩其中草色新石幢門外樹法相壁間尋借渡石微窄鑿渠雨始深一燈綿晝夜蕭寂了無音一曰玉局齋詩云戒時非作態入室自悠然作古宛如古可傳無意傳才情因以勝位置佐之緣方識命名者前身玉局仙一曰嘯臺詩云空臺超以曠而畝未能盈綴石僅留意栽花不在名借池崇地勢待月望山情長嘯豐林下恆思起步兵一曰扶桑亭詩云虛亭立水面問樹乃稱奇不

謂虬龍影。能於隙地垂。互承欄並檻。交接澗通池。長日披襟坐。攤書尤所宜。一
曰衆香樓。詩云。花扉深不測。危立有層樓。遙矚盈庭樹。宛然別一丘。坐堪邀月
下。登或當山遊。桂影趨簷際。清芬却想秋。一曰繡錦堂。麗景旁相映。庭空水一
灣。借廡通竹逕。留石讓松闌。客遠定須到。詩卑必痛刪。暗香浮砌外。恍若在深
山。一曰旃檀室。詩云。不來深處坐。何以滌吾愁。古井汲苔繡。石牀吟素秋。幽香
天際發。奇致室中求。僮僕諳清事。支扉謝俗儔。沈石田先生系以長句云。余亦
村居日久矣。有時興到來城市。委巷深街行幾何。獨聞芳襲此中多。因之駐足
芳芬底。花木嬪娟鬪容止。長廊斜月夜生涼。孤亭觀日搏桑起。樹下披襟風謾
謾。池邊礎磚波瀨瀨。雖云乍入城堙來。恍疑原在深山裏。圖史瑤華玉局中。臨
池琴瑟自能工。已知丘壑胸中富。轉訝愚公無足慕。乘風今日且歸來。山中芳
草逐時裁。莫令獨古香風晚。爭採遊蜂不知晚。此冊爲岳石梁中丞所藏。中丞
築園西郭。先月亭故址。有茂林清池。虛亭敞閣。以延攬煙月。滌除塵氛。蕭然有
違寄也。一日邀余作圖。不知余繪事草草點染。卽俛就所云。聊寫逸氣耳。非作
圖手也。中丞乃出此。相對評閱。慨然共嘆前輩爲不可及云。

倪雲林耕雲圖卷。作喬林三叢。入樹直下。石壁四堵。旁有洞穴。內層遠巒起伏。俱有沙脚。樹間一田舍。舍後叢竹。蕭曠清遠。營丘家法也。題云芝田秉耜間。石廩吐雲滿。渚際荷衣翻。巖前蘿帶緩。垂露藹輕帷。芳池沃清盥。霞飧非腥腐。物化自修短。空囷未足憂。服食滋楨幹。癸丑八月訪耕雲高士於西巖。因寫耕雲圖。又爲之詩。十五日倪瓚識。宋景濂題云。看院留黃鶴。耕雲種紫芝。天下書讀盡。人間事不知。徵江趙觀題云。天風起雲林。衆樹動秋色。仙人招不來。空山倚晴碧。

梁楷寫右軍題扇圖。筆力高古。所作右軍立枯柳下。風神灑然。媼捧扇。媼僂以就。絕無懊強之色。想是得錢後再來耳。

趙松雪書紈扇二十握。自擇允慊意者二握。貽訴笑隱。張淵清夫以句調之曰。古人當暑遺紈扇。最愛千絲雪色新。薄劣王郎閒點污。直教老媼也生嗔。大癡老人爲孫元琳作。時年八十二。此幅山作屏障。下多石臺。體格俱方。以筆腮拖下。取刷絲飛白之勢。而以淡墨籠之。乃子久稍變荆關法而爲之者。他人無是也。然亦由石壁峻峭者。其稜脈龕壯。正可三四筆取之。若稍繁絮。卽

失勢耳。今人用以寫斜坡圓巒。豈能得妙。

沈石田墨荷。一花一葉。一房一蕊。下連折藕一段。先以墨汁濃淡漬成。後以焦筆辨其筋縷孔竅。氣象渾化。生意奕然。題句云。爲愛南塘好。倩郎種綠荷。秋時來踏藕。兼聽踏吳歌。此老清真寡慾。絕無冶艷之好。而筆端風調如此。

石田繪事。初得法於父叔。於諸家無不漫爛。中年以予久爲宗晚。乃醉心梅道人。酣肆融洽。雜梅老真蹟中。有不復能辨者。余家九十芳辰。一小幀尤極神化。謂梅老分身可也。

文衡山先生寒林。捎空截雲。有從地一湧而出者。斷不可以手追。焚香默坐。對之如在荒江野岸。維舟霜柳之下而已。

吳仲圭將歿。命置短碣塚上。曰梅花和尚之塔。人或怪之。曰。此有意。久當自驗。未幾。楊髡毀掘江南諸墳。卽林和靖孤山之骨。不免發露。而仲圭以碣所署。疑爲釋流。竟免。

虞山王叔達。有絕巧。能於桃核上雕鏤種種。細如毫髮。無不明了者。一日同陳良卿。屠用明。顧余春波新第。貽余核舟一長。僅捌分中。作篷櫓兩面。共牕

四扇各有樞可開閤。開則內有欄楯。船首一老皤腹匡坐。左右各一方几。一書卷。右几一爐。手中乃挾一冊。船尾一人側坐。一櫓置篷上。其一旁有茶爐。下仍一孔。爐上安茶壺一。仍有嘴有柄。所作人眉目衣摺皆具。四腮上每扇二字。曰天高月小。水落石出。船底有款。王叔達三字。仍具小印章。如半粟文云。王毅印。奇哉。余聞古人有棘端沐猴之技。意謂託言弱冠時得見項子京先生所藏芝麻一粒。一面書風調雨順。一面書國泰民安各四字。云出南宋宮中異人所獻者。當時驚詫。舌擣而不下。今見叔達此技。則又遊戲出沒。恣取萬象於一毫而無不如意者。奇哉。奇哉。卽負針絕者。擘人髮以成帷。工射微者。貢虱心而不絕。猶將遜能焉。余何幸見是異人。得是異物。從此印昔木鷺斷鼻。悉非寓詞。咸成實詣矣。

元楊瑀字元誠。爲江淛行省掾。屬氣豪而有清尚。一時諸公皆與往還。晚棲峰泖間。植竹千竿。自號竹西居士。趙仲穆圖楊廉夫作記。元誠自題句云。翠玉蕭蕭在屋東。主人歸作竹西翁。品題莫作揚州夢。好畫雲間入卷中。仲穆詩云。籬外涓涓澗水流。竹西花草弄春柔。茅簷相對坐終日。一鳥不鳴山更幽。張

伯雨詩云。問訊揚雄宅。深居在竹西。風林宜月影。春日聽鶯啼。東老應同樂。南隣憶舊題。東風又花草。相與及幽棲。馬文璧詩云。揚子宅前好修竹。因看萬箇碧交加。薰風滿簾吹蒼雪。春雨充庖盡玉芽。茶白或聞來北牖。籜龍未許過東家。時時彷彿揚州去。拄杖尋君又日斜。錢惟善詩曰。爲竹移家亦苦辛。我如東道竹如賓。石頭路滑機鋒峻。覩首碑沉感慨新。淡月半窗金弄影。清風一徑玉傳神。明當拄杖敲門去。愛汝草玄亭上人。陶宗儀詩云。谿上人家多種竹。林西清意屬詩翁。湘靈鼓瑟風來異。鳳鳥啣圖月在東。一室蕭閒溟漠似。此君貞節歲寒同。何當徑造談玄處。靜日敲茶試小童。

文休承題自作畫卷云。右溪山無盡小卷。乃余辛巳年所寫。行筆布景。稍有興致。距今乙亥。不過五年耳。視之已如隔世。豈不可感歎哉。昔先待詔年九十。猶作細畫及小楷。余於十五年後。如此卷者。亦復能爲之否。漫題以志感觀。此知休承此卷寫於七十。題於七十五。絕無衰憊之氣。父子皆享上壽。眉公先生云。黃子久。沈石田。文徵仲。俱高年。以有畫中煙雲供養也。余以爲煙雲乃畫者全身出沒處。唐末郭恕先。國初冷啓敬。皆出有入無游戲。造化豈獨壽量過。

人而已哉。

余僦居角里吳氏第。左隣趙駕部青陽。右隣沈銓部白生。二君俱有勝韻。趙令婺源竭貲造遙香草堂。墨遠駕方程之上。已更京口。輦上皇朱方石。置所居池上。迨解官歸。橐無長物。沈監稅荊州。素號脂膏處。皭然不染。止攜滇茶一株。植家圃。作高齋對之。余深慶託交。素心得數晨夕。而二君前後化去。余亦還春波舊里。暇日追念。爲之慨然。因試趙墨漫書此。

山谷題劉元輔畫馬云。與物殊絕。筆墨易取。至於庸庸。殆難爲工。嘗見寫照者。遇嶽額纈面。數筆生神。方頤圓輔。卽難措意。所以千巖萬壑。奮袂可成片石疎林。入思方妙。

姚雲東小景。好作沙坳水曲。孤釣獨吟。其闊幅重林遠江。著四五漁船而已。此公壯歲入中臺。不及攬轡驂鸞。晚年好道。向平之願。蚤畢。三山五嶽之屐。懸而未試。直以逸趣。自寫胸中而已。未可以文沈作略概之也。

昔年於京師見馬麟畫橐。如掌片者數十番。皆草草蠶筆。略具林丘。而老韻溢出。正唐人點簇法也。馬夏因一時應詔。扇羅口帶。方寸求奇。不得不祖述

之耳。張禹玉以衲子海湛小畫卷來求著語。余不知海湛何如人。而畫筆實用前法。蕭閒簡澹。大非時流所及。余每方爲著二十字云。蕭蕭不盡風颯颯。時聞雨。幽窗吟夢斷。獨與寒燈語。岡頭露石骨。黃葉落已盡。樹中乾蘚皮。班班鹿眠印。老樹低壓屋。清溪冷浸雲。不須鑽故紙。落墨自成文。萬樹團青影。千山鎖綠苔。只留一線白。容得野樵來。勇退急流中。翩然似孤鶴。抖擲蓑上雪。片片梅花落。漾舟石壁下。煙樾冒深蘿。宿鳥棲未定。驚魚暗翻波。

甲子十二月十有七日過項公定出觀書畫卷二十餘函。內有右軍草書十七字硬黃紙。驗係唐勾。懷素講外帖百餘字麻黃紙。較律公高座等帖。豐潤有姿。不盡畫沙屈鐵之法。宋道君松枝。伯勞御書賜張慤思陵書毛詩。馬和之繪圖。山有樞等數十章。梅花道人竹石題句云。不可一日無此君。纔著數竿。清有餘露葉。風稍承硯滴瀟湘一曲在吾廬。宋陳簡齋詩卷。書法高朗。頗秀似李北海。而清栗踰之。有句云。夢裏不知涼是雨。醒來微濕在荷花。殊幽蒨可喜。又元僧誠道原號覺隱。寫竹有掀簸之態。又一小卷。高五寸。元張伯甫國初姚少師各小楷書步韻詩佳甚。趙文敏楷書道德經上卷。鄧文原行草家書與妻縣

君蠻蠻子山行草一絕。宋仲溫書急就章。極婉麗有則。唐伯虎倣王叔明竹石。石高三尺。具三轉折。而以虛廓取象。竹亦翛翛如有風泛其上。餘皆祝支山。姚雲東文氏父子雜札。豐考功一卷。從細楷至狂草。急就無不備。仍以玉筋鐘鼎署年月姓名。閱之見此老一時酣適淋漓之趣。又出其曾王父墨林公蘭竹松石。種種入妙。挂軸倣李河陽二幀。石稜峰勢。濺瀑懸流。與雲影林光。遞爲浮動。真傑作也。此公擁高貴人謂與陶白方駕。不意藝事臻極如此。卽倪雲林。曹雲西。且爲歛手。豈非靈襟灑脫。居塵出塵。日作飛天仙人想。而後能之耶。墨林子蘭臺君。與余同遊膠庠。每臺使者至。則請爲都講。講聲訇然滿堂。人伏其豪爽。無貴介纖恆之氣。已入太學。中歲頗娛聲酒。嘗招余出歌鐘相侑。備秦巴荆越之音。晚好道。兼精入法。所著書法雅言。頗排蘇米。近習直趨山陰。識者贊之。蘭臺子酉山君。好修篤行。終日讀易。有得則札記之。有讀易堂五筆。皆儒先未發之祕。公定卽其冢君也。與兒亨同研席。不以髦棄。余每過從。輒示奇蹟。相評賞。堂中列屏三。皆鬱林佳石。要余品署。余爲各標四言。曰雪涯煙漲。曰秋山疊浪。曰午峰晴翠。皆世罕物。

大城縣王茂才名培。字因赤。其兄名鉉。字鼎和。來乞書扇。貽黃鼠二。鼎和曰。鼠生大同宣府地界。竊食田禾而肥。土人放鷹逐之。鼠輒入坎中。不能擒也。有獸名夜猴者。狀如鼠而大。土人繫以伺鷹。既得坎。則放夜猴入坎中。立擒出之。

鼎和又云。古北口有榆肉者。菌蕈之類。大略如蘑菇而稍大。煮熟。其大又倍。聶切之。味如肉。或云生樹間。或云產石上。

陳衛伯弟名堪者。從潘運幕來京。持畫一小幀。云是東坡山水。楮旣敗爛。筆亦龜濁。辨其印記。乃名金本清者所作。而庸妄人飾之耳。

乙丑九月三日朝罷。之吳仙臺寓中。見壁掛盛子昭石家金谷園圖。運筆傳采俱妙。若是者。幾於子昂矣。

刑曹許同生先生。作鬱岡齋乾元觀記。敍廢興之由極詳。核其標闇希言。李徵度江文谷。李自如。李華山。舒道人之跡尤著。云觀有丹井。抱朴子品與太華玉井相同。又一井在棲真南竹園內。名碧玉鏡。皆李含光浴丹處。又一池。在觀西南二里許。石罅涓涓不絕。魏元君破肚浣腸於此。因名洗心池。旁有活死

人墓。乃江文谷培一小阜。以祠重陽。而居恆趺坐於此者。非墓也。文谷之言曰。人生未嘗無死。形骸有盡。人死未嘗無生。精氣常存。此乃勘破死生之言。絕無支離之惑者。皆賴先生文載之。可補陶貞白真詰之不及。

長安友人一侍兒。體態翩飄。性喜香。遇有薰燎。輒傾身覆罩籠上。當其捧觴承應。令坐客鼻端無不旖旎。余名之曰香燕。然宋燕肅之曾孫暎。仕嶺南。括南海珠犀香藥。以奉時相。人目爲香燕。

程季白購得倪雲林畫二軸。其一春林山影圖。贈予英高士。大小作七樹。內一松。松幹一筆。取勢如飛。白餘皆參差掩映。奇作也。上方題者數人。止青城山人玉汝玉一絕。略有致。詩云。舊業雲林小洞天。閒花野草總清妍。一從浪跡江湖上。贏得人稱似米顛。其一秋林山色圖。贈予賢遜人幽居。并賦詩留別。詩効樂天體。詩云。不到幽人宅。於今十二年。窮秋八九月。舟到爾門前。粥飯同晨暮。香霏雜茶煙。酒飲二三酌。詩吟一兩篇。篝燈獨擁被。撲樹向林泉。入足蟹螯美。四腮鱸鮆鮮。磨白作豆乳。碓紅收稻田。羹蓴浮玉脆。醉墨拆釵妍。我時苦暴下。寒熱復相煎。爲病不舉酒。多艱少佳眠。時乘小艇出。或與隣僧禪。聊爲禦寒

計。豈有新蠶綿衰繆。頗興慨。交遊寧汝憐。坐牕每兀兀。心旆徒懸懸。逾旬鶴骨健。逸情禽影翩。波月寒繳灔。山眉翠嬾娟。弄翰寫詩意。孤帆白鷗邊。詩法逼真香山。楷筆亦倣楊義和。黃素山麓一屋。在交樾之下。俯矚碎石灘。較常作亦涉異思。

生地黃四兩。熟地黃四兩。天門冬四兩。麥門冬四兩。當歸二兩。枸杞一兩。仙靈脾八兩。剉碎絹盛。浸大曇酒內。隔湯煮。從卯至酉取出。埋地下七日。夫婦日共飲五六杯。婦人經不准者卽准。經准卽受孕。此方刻鄭南臯仁文書院集驗方中。扶銀臺徐光祿俱云往往得驗。因腹記而筆之。

讀張文潛宛丘集。有跋唐太宗自書畫目真蹟。太宗雄武冠世。百戰以有天下。又孜孜治理。身致太平。而翰墨圖史之好與寒士角。真天人也。

倪光祿禹同傳魚鱠丸方。服者健脾厚精而多子。且年壽踰百。魚鱠一觔。秦歸六兩。沙苑蒺藜六兩。人參一兩。先將魚鱠曬乾。細翦成末。諸藥亦爲末。鍊蜜滴水不散爲度。將藥末逐漸和勻。衆手速丸。稍停卽堅凝不能丸矣。丸如桐子。空心用鹽湯或酒下。八十九。

女几山乃神女杜蘭香上昇處。地有遺几。故名女几。

閔遇五購得唐搨聖教序。索余評鑒。余勘其筆意纖悉俱在。而楮墨非唐物。蓋北宋精本也。在今日亦罕寶矣。

大理藩麓泉招飲。入小齋。見座上有大圓鼎。高二尺。圍二尺有奇。渾厚質素。色沉沉然黝綠。中間有朱班。麓泉云。大谷縣耕者鋤地得之。又有二壺。亦大二尺。圍高一尺有五。而色遜於鼎。此在南方。將標千金。而麓泉僅以十二金得之。晉中風淳。其好奇慕古。猶在燕趙後故也。

刑曹許同生。出一古陶杯。大如掌面。作半瓜形。一鼠攫之。精緻渾朴。信非近物。色如土。不加飾。同生云。鄒愚谷會見之。曰。此非俗陶。乃道者雜丹砂雄黃。與諸藥物搏成。故非金非石。而與金石同堅。試以極熱酒注之。必作雄黃氣。驗之良然。蓋用之飲。以資其靈氣耳。

京師報國寺古松二株。在佛殿前。低枝曲幹。偃罩各十餘步。望之如青鳳展翅。處其下。如山間松棚。六月消夏。尤所宜也。

宗元幹。吾里奇士。以醫遊長安。所寓必楚潔。種樹引流以自怡。見一時貴

者。競服人胞。乃著論排之曰。今人食禽卵而棄其殼。以其無磁也。胞即人殼。奈何貴之。

王存思太僕。貴陽人。云其土多山。山之潤澤有光景者。必有透明雄黃。雄黃整大塊。滿數百觔者。中又有浮沙。成團如鵝卵。曰雄膽。破之有清水盞許。急飲之。沉疴俱消。壽至二百歲。特山民頑獘。遇之不謹。卽散漫不得飲耳。有一人飲之。至今猶在。健如三十許人。自云百五十餘歲矣。

陝西綠葡萄。色正黑。乾之成臘。用四五顆入一盞水中。卽成綠色。味甘鮮異。常彼地亦二錢銀一兩。非達官不得食也。

時邦印。彭澤人。號碧溪。幼慕神山。有相者奇之。目以碧眼神仙。後師事楓菴和尚。受內鍊之旨。居恆蕭然。偶蓄王摩詰繪藁一束。遂藉以寓意往來。江湖所至。高流咸倒屣之。年八十四。一日忽呼孫誠云。我將行矣。純陽祖師在此。汝可設香供爲禮。已。澡沐衣冠。命孫畫太極圖於背。趺坐脫去。嘗於暗中。令孫持物試之。無不洞見。是其身光所映。他人不覺也。楓菴亦異人。一日山行。語同侶云。予姑坐此。我有所爲。俄手攜一蛇而至。同侶詰之。云蛇藏石中有聲。我遙聞

之耳。

滕陽驛廳事前古槐之下。有石碣高五六尺。刻壯觀二字。殊勁挺。初以義無所取。不甚留意。偶飯後散步。摩挲細察之。有太白二字。蓋青蓮筆也。太白與孔巢父等六人。偕隱徂徠山。號竹溪六逸。詢之。正在滕境。此必徂徠物。而後人徙至此。因命從者覓楮塗搨而歸。轉展玩之。謫仙軒渠歷落之概盡見。

乙丑十月二十二日。自紅心行磨盤山。陟降顛頓。盡日始至大柳驛舍。爲他客所據。余與劉馭初僦一民房。頗楚楚華潔。堂陳圖畫。庭有散植殘菊數株。尙有榮者。主人成姓者。稽山人。以扇索詩。余漫應一律云。遙遙千里駐征輪。山色滌南興始新。隱者結廬偏不遠。征夫停旆得相親。盤餐已有尊鱸味。圖史能開車馬塵。何用津途問沮溺。高樓自有上皇民。主人又索劉詩。劉不卽授。余戲爲代乞云。大柳今何在。孫枝百萬條。梢雲動星斗。匝水蘸波濤。馬去暮山盡。鶯歸春雪消。先生旣彭澤。詩句幸相招。

葉臺山先生尊公桂山翁。精相地。常言其家山應出宰輔。後以明經薦爲九江別駕。衙齋堆一小石山爲玩。山成而遶麓生紫芝。因築室名瑞芝堂。時先

生年未弱冠。日課讀其中。靈奇之氣隨貴者所寓而萃。所謂人傑地靈者耶。嗣此衡齋如故。而宦居者無佳兆。甚或挂議遭恤。而去可知矣。或曰。山川之精遙相貢。注葉翁所鍾。自是家山英秀而芝。特以遊寓故顯發之耳。地靈人傑。人傑地靈。正不容偏主也。

因閱藏舟圖。客曰。藏舟於山。藏山於壑。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趨。此何旨也。余曰。丹法也。舟運動者藏於山。至靜矣。山凝靜而實者藏於壑。至虛矣。至虛至靜。豈復有念移動。然有有力者乘夜半負之而趨者。機之發也。夜半者。不知不覺也。是天人合發之旨也。顧用世者亦必有所藏。藏則運動而有所就。古者范蠡先用而後藏。一藏遂不可復用。諸葛孔明先藏而後用。一用遂不可復藏。且藏且用。可用可藏。惟子房耳。客會意灑然。

懶拙道人不知何許人。雙髻赤脚。遊楚黃之麻城。性懶無營心。絕機事人。或謂之懶拙因。亦自稱爲懶拙云。彭澤劉進士馭。初於萬曆乙卯。以孝廉攝麻城教事。遇之城北嶽祠。坐臥一斷碑上。露項衲衣。不避霜霰。馭初異之。就問不答。覺碑石氣煦然蒸濕。益異之。稍與親近。每問輒縮其脣吻。如吞茹狀。意亦象

教也。而莫測其旨。已一貴介招之。爲結團瓢而居。鑿竈通飲食。或十餘日不食。或日食生糙米升餘。或食羊豕肉盡一二觔。間坦腹示人。按之堅如石。臍大如杯。繞臍生豎毛。皆左旋。人以爲類鍾離雲房云。漱沐礪盥。自用其便溺。亦香潔無穢氣。所服衣屨。經歲月絕無垢汙。馭初一日爲具禮堅請。乃稍稍授以同陽守氣之訣。請益曰。子第行之。如果精進。我自當來爲汝傾吐耳。坐圜三月始出。飄然不知何往。後有人遇之於山西。寄聲馭初。蓋馭初宦緣未斷。此老不輕來就也。昔秦漢之君。傾竭萬乘之貲。力購之滄波荒徼之外。而不知真仙流裔。顧在尋常市里中。馭初非有夙植。豈能遇之耶。余於白嶽見張邇躅。於姑蘇見方蓬頭。今胸中又著一懶拙矣。

麻城劉鸞珪。年百有十歲。平生多隱行。劉馭初攝教事。曰。禮九十杖於朝。天子巡岳。禮百年。賜上尊養。牛不難爲之袒割。區區郡邑。脯飲奈何。不以賓席延致。而令多錢傭據上坐乎。力請於上官。榮鸞珪以章服而賓之。鸞珪頗德馭初。授以肘後飛金精法。每旦日將出時。向明端坐。兩手交握兩肘腕繫縮尾閨。令腎氣由夾脊上升。至泥丸中。下貫兩目。旋轉數四。想目有金光。微啓眴。見日

中金光注射。兩光內外相合。仍入兩目。從上齶降下腹中。至氣穴而住。仍稍用意存之。如此不拘遍數。久之覺有紅日一規。常在胸懷間。此不死之道也。鸞珪云。人所以生者。得陽精耳。日爲陽宗。常存之。安得死。鸞珪與馭初別幾十年。其人至今在。

雪中展黃越石攜來四仙古像。一爲鐵拐李。坐石上。對懸瀑仰視天際。隱隱一鐵拐飛行空中。一爲海蟾子。侈口蓬髮。一蟾玉色者。戲踞其頂。手執一桃。蓮花葉鮮活如生。背綠竹六莖。不見枝梢。一爲寒山子。倚絕壁。雙手展卷。若題詩竟而自爲吟諷者。一爲拾得。趺大松根。植茗帚於傍。松當拾得之背。旁又各闊四五寸。人不盡松深山絕壑中真景物也。越石要余題語。余爲拈鐵拐一幘。塗抹之。以見意云。息機泉壑。注精雲空。氣象沉邈。姿采毅雄。仰睇久之。神與之逢。非真有得於玄鈴。其孰能如是之形容。若夫衣紋水荇。鬢鬢風松。真道子之派也。其石恪梁楷之流歟。余欲拍肩。庶幾從容。

虞道園疊蘇武慢詞十二首。張伯雨聞而和之。余見其手錄藁。作細行楷。詞翰俱入清玩。余以雪朝卽事步武其韻。以博同調者一哂。張詞云。清露晨流。

新桐初引。消受北窗涼曉。經卷薰爐。筆牀茶具。長物凭他圍遠。老子無情。年光有限。只似木人花鳥。指凝雪散。朵奇峰。會見漢唐池沼。還自笑。待學鱠魚金題玉躞。書裏便容身了。阿對泉頭布衣無恙。占斷雨苔風篠。獨鶴歸遲。西山缺處。掠過亂鴉林表。舞琴心三疊。胎仙坐到月高山小。余詞云。梅攢紫蕾。蕙透青芽。晃白牕。楞雪曉。鷓鴣沉片。鷄鵩桃紋。一縷碧煙繚繞。書編婢譚。畫筆詁奇。壯思鬱驚猿鳥。趁閒年閒月閒時。隨意鑿成池沼。還舒嘯倒甕尋香。脫巾瀝汗。身世醉鄉堪了。塞馬蹄穿冢麟角折。今古幾堆荒篠。軒渠胸岸豁達眉稜遙睇白雲天表。笑羣兒鬪簇冰山。日出漸成消小。

高房山爲仇仁近先生作山村圖。純用米法。雲氣磅礴草樹信手點染。有天真爛漫之趣。非規規摩擬者比。宋潛溪諸公題之。宋云。高文簡公畫趙文敏公題識。仇山村周草牕詩皆絕無而僅有者。河東張承旨嘗爲賦詩。吾友蒲菴復和之。余欲効顰老病未能也。姑書此以志吾媿。金華宋濂仇云。大德初元九月。清河張淵甫貳車會高彦敬御史於泉月精舍。酒半。爲余作山村隱居圖。頃刻而成。元氣淋漓。天真爛漫。脫去畫工筆墨谿徑。余方棲遲塵土。無山可耕。展

玩此圖爲之悵然而已。南陽仇遠仁近系以詩云。我家仇山陽。昔有數椽屋。誤落城市間。讀書學千祿。井枯竈煙絕。况復問松菊。如此五十年。一出不可復。高侯丘壑胸。知我志幽獨。爲寫隱居圖。寒溪入空谷。蒼石壓危構。白雲養喬木。向來仇池夢。歷歷在我目。何哉草堂資政爾。飯不足。視吾吾尙存。山居有時卜。我朝劉清惠公麟。隱苕溪。思作一樓不可得。文徵仲先生爲寫神樓圖。高流鼓吹。今古同調。

王介甫令吾浙之鄞。鄞濱海。其民冬夏乘筏。採捕爲生。有田率在山麓。取灌泉水。澇則泄以達海。旱則瀦以養田。故民得指田爲質。以貸豪右之金。豪右得乘急重息之。介甫特出官錢。輕息以貸。至秋則田畝之入。安然足償。所謂青苗法也。於鄞實善政。及爲相。必欲推而遍於天下。則非矣。鄞人至今德之。立祠陀山下。神亦至靈。

梁師成自稱東坡外子。欲夤緣穎濱子元老。請見通款。元老拒之。師成怒。擠之不令在中朝。

宋南渡後。呂頤浩罷相。范宗尹繼之。年纔二十。自古少年宰相。無踰之者。

馮道浮遊五季。稱常樂。老而不慙。其子吉。亦善滑稽。工琵琶。教坊莫及也。每朝士晏集。不召自至。至則爲彈琵琶。又賦詩起舞。人愛其俊逸。道誠不令然。甚則辱之。不爲改。一日家宴。道乃命吉琵琶爲壽。賜以東帛。吉負於肩。以琵琶按膝。作伶人拜而去。了無慙色。夫吉之無慙於伶。猶道之無慙於虜也。常疑此一種人必自有見處。然如李禿翁深加獎賞。則非也。

宋紹聖末。得一璽。下禮官諸儒議。李檢法公麟曰。秦璽用藍田玉。今玉色正青。乃其物。且玉質甚堅。非昆吾刀。蟾肪不能治。瑣法絕久矣。此必李斯刻。無疑也。然則晉所失之璽。已復還中原乎。昔人以璽經元后所擲。刲一角。未知然否。

勃泥國貢龍腦大片者一家底。第二等八家底。第三等十一家底。米龍腦二十家底。蒼龍腦二十家底。每一家底二十兩。

大食國貢龍鹽一銀合。駝毛褥面三段。白越議三段。番布之精者。金章宗時。太原常添壽。四歲能詩。亦人妖也。

元將郭侃。征乞石迷部。獲其樂器。有七十二絃琵琶。

西域有押忽大珠。含之可不渴。熨面可使目有光。

黃涪翁行書一卷。古玉版牋。隨意書自作詩。似汝帖中劉伯倫向秀等筆。高朗剛毅。如佛氏宿生習氣有驗。翁卽不應前生從女身轉也。其語備錄於此。大石云。崎嶇特石姿。畢竟古蘚班。中立介不倚。閱人行兩間。安得工師舉。與君障狂瀾。南峰禪院云。陳觴禪院裏。浩倡叢林杪。屐底見花開。巾前落輩鳥。瞥見仙人徒。拱揖青林表。放鶴亭云。放鶴誰之亭。蓋自支道林。道林放鶴時。萬里虛空心。鶴去人亦遠。亭名自古今。元豐碑傍云。元豐一片石。巖巖佛棲傍。曾文乾蘚包。朱筆凍雨傷。悠悠千載下。懷賢起彷徨。有鄒克明一跋云。月舟出此卷爲清玩。覽畢題云。數篇吟可老。一字買堪貧。天順丁丑人日吳郡鄒亮。

陸放翁詞稿。行草爛漫。如黃如米。細玩之。則顏魯公、楊少師、精體皆在。詞乃大聖樂。亦辛稼軒之流也。詞云。電轉雷驚。自歎浮生四十年。試思量往事。虛無似夢。悲懽萬狀。合散如煙。苦海無邊。流浪看成百漏缸。何人解向無常火裏鐵打身堅。須臾便是華顛。好收拾形骸歸自然。又何須着意求田問舍。生須宦達。死欲名傳。壽夭窮通。是非榮辱。此事由來都在天。從今去。任東西。

南北作箇飛仙。南宋放翁詞稿真蹟。凡一百一十七字。至正改元。獲於山陰王
英孫家。細窮詳玩。備見句法清真。筆勢圓熟。信一代之名跡也。按放翁爲陸遊
務觀別號。工詞翰。累官華文閣待制。封渭南縣伯。有集百卷行世。斯其人風流
文雅可知矣。此詞雖係草稿。妙在不經意中。天真爛發。姿態橫生。種種可爲師
法。雜之楊凝式大小米間。又曷媿耶。是歲十月之望。吳郡陳深敬題。

元陳慎獨名植。寫江浦樹石。蒼莽疎宕。有子久氣韻。上書一絕云。無多茅
屋滄波遠。一半青山竹樹遮。宛似吾鄉荒寂地。直疑割我白鷗沙。朱靜春先生
隱居蛟澤淮陰。龔翠巖爲畫水村圖。趙吳興李息齋繼作二圖於後。先生賦二
絕句。以題卷尾。嗚呼。前輩襟期風度。不可復見。其慎獨翁作江濱樹石。書其一
詩於上。且又次其韻。其企慕之至。又何如哉。童君仲文得之於勝君用衡裝潢
之。俾僕識其末。蓋一舉而有感者二焉。先生所藏在大德間去今七十餘年。慎
獨之作已十四年矣。頗仰悽愴。洪武四年秋九月辛未。吳郡張簡記。竹懶於程
季白所見趙吳興水村圖。一卷精妙之極。豈卽繼翠巖而作。以貽靜春者耶。
茶以芳冽洗神。非讀書談道。不宜褻用。然非真正契道之士。茶之韻味亦

未易評量。余嘗笑時流持論。責嘶聲之曲。無色之茶。嘶近於啞。古之達禦遏雲。竟成鈍置。茶若無色。芳冽必減。且芳與鼻觸。冽以舌受。色之有無。目之所審。根境不相攝。而取衷於彼。何其謬耶。

虎丘以有芳無色。擅茗事之品。顧其馥郁不勝蘭。止與新剝荳花同調。鼻之消受。亦無幾何。至於入口。淡於勺水。清冷之淵。何地不有。乃煩有司章程。作僧流種楚哉。

武林西湖水。取貯五石大缸。澄淀六七日。有風雨則覆。晴則露之。使受日月星之氣。用以烹茶。甘淳有味。不遜蕙麓。以其溪谷奔注。涵浸凝渟。非復一水。取精多而味自足耳。以是知凡有湖陂大浸處。皆可貯以取澄。絕勝淺流。陰井昏滯。腥薄不堪點試也。

古人好奇飲。中作百花熟水。又作五色飲。及飲蜜糖藥種種之飲。予以爲皆不足尙。是值精茗適乏。細勑松枝。淪湯漱嚥而已。

國初謝孔昭深翠軒詩文一卷。文徵仲補圖。徵仲作精楷題云。孫生詠之。視余深翠詩文一卷。國初諸名公。爲吾郡謝孔昭作。卷首題額。篆楷各二字。篆

出滕待詔用衡楷出詹中書孟舉記文三首。首爲俞都昌有立次解學士大紳。又次王文靖汝玉皆出親書。卷中諸詩亦多名人。字畫皆精謹可愛。蓋一時諸人皆勝國遺材。故形諸篇翰。猶有前輩典刑。洪武乙巳至今百又三十年矣。首尾完好。獨逸其畫。詠之徵余補爲此圖。竊念孔昭以繪事得名。卷中之畫亦必名筆。顧余陋劣。烏足以承其乏哉。雖然曾子固記醒心亭。自以得附名歐公之次。爲幸然。則安知區區之名。不附諸公以傳耶。正德十又三年歲在己卯二月旣望之夕。張燈記。此詩凡十三人。華構依苦竹。幽深六月寒。茗煙迷翡翠。松露浥琅玕。秀色侵幙畔。清芳集座端。晚來無客過。琴詠自成歡。逃虛老人姚廣孝古人隱山林。所愛草木蕃。君今託塵市。灌茲一畝園。嘉樹藹華滋。修篁蔭庭軒。雅有林壑趣。靜聞禽鳥喧。輕條弄迴颺。密葉晞朝暾。優哉此中意。欲詠竟忘言。鯈江妙圓深林翳長晝。繁陰覆華楹。微雨乍收霽。羣樹新涼生。書幃澹春綠。宴寢凝夕清。景邃日易冥。竹暗窗微明。佳卉餘舊滋。芳條含晚榮。覽賞已成趣。况茲絕世營。於焉謝塵鞅。永遂幽居情。張肯結廬近在廬。宛有巖壑趣。苔徑翳叢筠。蘿垣蔭芳樹。密葉積藏春。柔梢半含露。秀色宛沉沉。窅然迷出處。雲蹤席上。

屯鳥韻林端度適諧靜者心。於焉養冲素。會當一來過。濡毫爲君賦。南沙釋完
塵居苦湫隘。獨此如山林。苔徑窅然處。開軒叢桂陰。南薰一雨後。芳潤霑衣襟。
色湛青霞觴。光照綠綺琴。我有丘中想。因之諧舊心。形留不得住。掩卷空成吟。
吳郡梁世行高人慕真隱。屏跡居山林。松蘿遠行徑。煙嵐結重陰。巖窗湛餘碧。
禡戶生秋霖。清暉晃遊目。涼飈灑衣襟。於焉日無事。逍遙坐長吟。婁江惟信佳
樹綠陰淨。高軒春晝明。幽人獨無事。間窗啼鳥聲。已忘城邑喧。自得林野情。還
憶山中日。夏初新雨晴。王忬郭外一軒幽。簾櫳翠欲流。松陰濃蔽午。竹色淨宜
秋。入座怡清趣。凭欄豁遠眸。此中棲息穩。積學踵前修。延陵金體葺茅面遠峰。
開扉在深樹。綠葉映圖書。春陰滿庭宇。我記昔來遊。林蘿乍收雨。掃塵坐青霞。
焚香酌芳醑。俄然鳥驚喧。零亂舞翠羽。夏景信已闌。此地未知暑。翛翛涼籟吟。
似應琴中語。意適念慮清。徘徊不能去。吳郡沈應嘉木藹葱蒨。首夏生繁陰。開軒入深窈。轉徑柯條森。霏霏散蒼煙。交交鳴好禽。廻颺灑然至。振葉陪清吟。因適林下間。每陶忘世心。琴書諒斯在。期以投華簪。宿郡卜同榮。名非偶爾。素懷甘泊如。中歲謝朋遊。思與靜者居。適逢有達士。結廬城一隅。衡門不盈仞。自念

無高車。佳木蔭層軒。修篁覆長渠。舉頭仰白日。陰陰蒙太虛。晴光汎書幌。濕翠沾衣裾。座無俚俗賓。談笑皆鴻儒。逸興寓圖畫。咫尺窮方輿。豈乏冲霄翼。翔翔上雲衢。奚爲願蠖守。與此松柏俱。終尚往吟咏。頓使煩慮除。惟海秦衡綠竹藹。餘碧青松挺寒姿。翛翛蔭華軒。矯矯臨清池。念彼歲月改。節摻恆自持。風霜旣云歷。雨露亦已滋。孰謂春龍榮。奄然中道衰。貞堅固希偶。獨與靜者宜。眷言此棲止。因之厲我爲。北郭陸敘列樹敷泉緣。茂陰紛疊重。娟娟秀芳春。藹藹滋丰容。緒風一披拂。泛灔搖朦朧。雜嵐迴莫辨。映蹊影可通。新月度纖白。孤花表妍紅。已諳夏深涼。尙愛雨餘濃。薜蘿藤薈蘚。霧露氣濛籠。碩人此棲止。華軒闢其中。樂間懷同願。期余相遇從。抱琴逢日夕。往往迷歸蹤。

盧充韻

天啓甲子九月九日。同曹愚公侍御。登真如塔下。禮長水法師墓。浴雪井。水遇梵僧鎖喃。嚙結者深。眼微鬚能爲漢音。與坐良久。因詰其西來緣起。嚙結袖出一編相示。蓋其踐歷蹤由也。今錄於此。以備遐方參覽焉。

西域東天竺國。有國名主活。近名高昌。統二十聚落。城高十二丈。方圓百里。四門三層四角。有十二宰堵波。文武二樓。高二十五丈。龍樓鳳閣。千二百座。名刹大院百所。人物雄奇。多有勝蹟。城西百里。有大乘寺。立像高十五丈。赤髮青面。捧降魔杵。大殿睡佛。長十六丈。赤袈裟。白玉石佛像。澡瓶綠琉璃。高三尺。圍三尺五寸。左十里。有小乘寺。內供佛齒五寸。輪王齒三寸。有鐵鉢黑色。盛七升。乃燃燈佛遺蹟。右西北二十里。有答辣法藏寺。卽鎖喃。嚙結出家之所。寺本周天元時。甘露梵王創建。一寺三院。樓閣七重。中有諸天諸佛說法壇。壇內遺舍利三顆。紫金函供佛牙一長一寸。廣八分。黃色。常放光明。後林懺播樓。供佛掃帚一把。乃迦舍草作成。長三尺。圍七寸。籌柄雜寶裝飾。

玉石匣盛。後建法王殿說法臺。高昌國王麴文嚙哆所施。封一高僧無上法王號。圓通至勝佛所度。法子名嘛喝實利。正鎖喃囊結之師。俗居恭御都宮。是高昌王第七弟之遺宗。名播利鎧。厭王宮幻有之軀。欣菩提無生之果。遂投實利修習禪定。指示要路。東行九萬里餘。始至大明。有先代和尚班的答祖歿東土。乃成化皇帝國師囊結。翹慕華風。兼欽先德。發心結五衆同行。初禮大雪山證道臺。靈鷲山說法臺。從王舍城過入莫度達宮所上名領文掛號。批登五僧名。一鎖喃囊結。一鎖喃陸竹。一鎖喃堅剉。一展陽喃渴。一朵而只懶。發站東過轉蕩河。此河阿耨達池之源也。進茹赤建國。換牒掛號。一月方行經。噶捍國。行一月至恭御城。人民烏黑。多習波羅門種。三千里過白水城。多外道幻術。不敬僧。東行五千里。過咀邏斯城。其人圓睛黑面。短髮長鬚。多習小乘。山出珍寶。住三月。東行至羯霜那國。換牒掛號。住十月。民敬三寶。諸物豐盛。米麥長寸。東行三千里。至葱嶺山。山高險。有開闢至今不解之冰。凝蒼汗漫。與天雲相連。仰之體然無際。睨其旁。有冰峰摧落者。橫踞路側。高可百丈。廣或數尺。以是蹊徑崎嶇。登涉艱阻。加以冰雪雜飛。不禁寒顛。將欲

眠食絕無燥處。唯是懸釜而炊。就冰而寢。苦不盡言。七日方出東南。臨至特伽國。聞說多暑。十月時如別國八月之熱。不可前進。因向東北行。至馬蠻院。乃佛在世時。使阿難教化之所。名因果處。停住一年。調養凍瘡。全愈。方行。曠結所傷。兩足磕破膝額。尙存可驗。又東行。過伽碗河。卽恆河。廣可百丈。其水綠波見底。雜石所襯。兩岸奇卉異香。木筏而往。一月至跋祿迦國。名小沙磧王。名碧多都城。高廣人物阜盛。唯有一寺。名阿奢埋兒。寺寬廣。僧多專學禪定。多遊天竺。又東三千里。過屈支國。王號木文麌。多宮殿整齊。人民男婦赤色。敬重三寶。多幻術。所食諸物華美。衣服精麗。使用金銀錢。停住一年。又行。東過阿耆尼國。多有銀礦山。金礦山。高可百丈。光氣騰曜。不可名狀。賊寇極廣。其人兇惡。慘殺無忌。又東行千里。乃古高昌國。先高昌王有妹。被主活國王取去。亦名高昌國。古高昌國。亦名伊吾國。人物清秀。相傳玄奘法師化道之所。時有漢僧駐錫。東行三千里。至流沙河。卽沙漠磧是也。寬八百里。上無飛鳥。下絕走獸。地不出水土。無蘚草。薰風炎灼。魑魅縱衡。十日方出。至野馬泉。安歇取水。有一大寺。名雷音。後一窟洞。名碧播屈。昔日如來降諸外道治。

火龍之所住。一月東行千里。至五烽。從西烽取進。有一山王。乃五隴之後代。名王崙。卜山下一泉。方圓丈餘。清澈甚美。有達官看守。凡取水者。通報王知。王見五僧。甚生歡喜。留住數日。與書一封。寄東烽王。使人引出界。指說路逕。付水皮袋盛之。其路一片沙漠。無有行處。望馬糞骨聚而進。虎狼極多。行五日至東烽。遠見山上城牆。止有一門。對列器械弓箭。看守達官。瞭見五衆。方要放箭。急呼西烽王有書。見書方許進。見細說西來之事。王亦甚喜。留住一月。付水甘糧。指路從賀延磧行。纔有水。東行五日至磧。乃西番境界。名小西天。昔如來傳法於此。號烏思藏。地面寬廣。乃四家達王供奉之所。多出高僧。大殿內列法牀五百張。有佛子法王蓮花上師所傳。番經番咒。出滲金佛人頂骨。數珠鼈龜容金鈴云。昔漢班定遠超住此鎮定西域。本朝劉馬太監征西入界處。地氣多寒。參禮蓮花上師。留二載。餘臨行與書一封。達五臺山羅睺寺。俟法王哨來。東至玉門關。有山無關。有葫蘆河一道。上廣下狹。澗波迅急。深不可渡。西岸多梧桐林。自欲大者。作筏而進。從上稍至東北行。東南七十里。是玉門大路。封王進貢。悉由此行。隨喜岷州秉靈寺。雅州紅花寺。山西

一路而來。上五臺山羅睺寺法王處。住二年。遇欽差御馬監太監劉潤。上山引五僧至北京雙林寺住。萬曆三十年五月十五日啓奉明肅皇太后命住萬壽庵持咒三年。有番經廠太監張貴引奏萬歲爺命住雙林寺設壇濟幽四十九晝夜。賜紫衣寶冠。命西經廠掌壇教授中貴。又賜織金禪衣金段十疋。膳盒八副。寄與大能仁寺。蓋先代班的答祖師於成化年間賜法王寶殿塔院也。僧五人。朵兒只懺滅於五臺山菩薩頂。展陽南渴滅於雙林。其餘二僧一在山海關。一在墨雲。囊結募造滲金觀音一尊。朝南海天臺。齋僧三千已滿。得遇納川同行。至嘉興。宰官居士見者往往詰問蹤由。敢述大都如此。宋南蹕臨安。倚吾禾爲畿輔。孝皇登極。又爲湯流。多戚里貴公流寓。人文鬱然。每試士輒於郡南。謂之南宮。又築一枝堂。取鄭詭桂枝之義。爲多士祝也。而實爲羽流禮斗祈星之地。往往有仙真異人來棲止者。方外友許廓無與談七真事甚悉。因筆綴之。

魯沐玄風格高亮。氣息深穩。宋治平中從海南來。與人不交一言。默對終日。時有白鶴旋遶空中。學士范公鎮建來鶴軒以居之。至元初猶存。吳公澄

禮以爲師。年三百餘歲。

朱良菴初住郡東太古院。遇異人授以黃白祕術。蕭然淡漠。不以屑意。時南宮院燬於火。道衆俱散。良菴過之。惻然流涕。趺坐其處。不食者七晝夜。士庶感動。爲聞於有司。清隱占百餘畝。信施駢集。遂重建三清殿。環以八玄室。宮之復興。皆良菴力也。壽九十有三。端坐而化。

張復陽當湖人。初業儒。旣娶。有感棄去。從朱良菴學道。妻亦爲尼。善詩工畫。畫倣吳仲圭。蒼鬱淋漓。掩其款。鮮不以爲梅花菴主也。又註釋性理大全。行於世。喜作雲水遊。止金陵朝天宮。與尹蓬頭爲侶。深諱極論。亹亹不休。旁人不解也。復還長水止宮中。直指孔公聞其名。檄郡邑長邀致之。不時見觸。郡侯怒。遂擔書往。餘杭洞霄宮止焉。先是洞霄石壁。有張果老題字云。五百。年後吾當挑書再來。復陽欣然得句云。蒼苔白石淨無埃。洞向風雷起處開。生前欠下煙霞債。今日挑書重又來。俄有虎從石壁中出。彌耳隨行。麾之不去。一住廿年。丹就乃還里。有司爲新一枝堂。建棲玄樓以居之。弘治三年。八十有八。尸解去。仙樂滿空。香氣經月不散。舉棺甚輕。至今以鐵索懸一枝。

堂後。如空器焉。

朱樓林受道於復陽。善屬文。工吟詠。與考功豐南禹。上林項少岳。衲子澤冬谿。結社城西之項園。夏月夜坐。鼓氣作運雷聲。聲聞數里。大學士鵝湖費宏趨召。纖舟西水。聞聲尋之。得之松下。驩然禮遇。時世廟方注意玄修。公別許以薦聞。樓林笑不答。公贈詩云。赴召仍迂雲水舟。塵途深媿雪盈頭。譚玄邂逅蓬瀛侶。一笑相忘對白鷗。費至京俄殞。樓林年八十有五而化。

嚴頭陀。武林人。與朱樓真盟契。憩止南宮二十餘年。鹽官孝廉郁雲陽者。問道於頭陀有得。遂棄公車事修煉。一日郁與飲湖上。旣醉。履行水面十餘丈。已而雲陽入武夷。頭陀隱句曲。每登峰步虛。有識者呼之不應。或遙拜則搖手大笑。授道於崔光頭。囑曰。南宮我嘗神依之。汝當居以繼我志。李赤肚。或云出度。偉岸疎野。飲酒至一石。噉肉數觔。遇儒者與縱譚無忌。嘗禁人不得泄氣。大小遺節。忍至十日半月。非大悶絕不解也。禮嚴頭陀爲師。頭陀去後。赤肚時在吾郡。

金懶仙。別號心齋道人。復陽五代孫也。精通三教理。兼得望氣之術。與司

空陸五臺公施靜村居士。談禪交契。力行利濟之事。雲游羽衲。至者如歸。崔光頭養丹吳興山中。爲鮫水衝漂浮海面者七日至四明漁舟援之登岸。懶仙望異氣迎歸宮事之如父。因盡得巖頭陀之道。每夜分起坐。人視其面。如月輪光照一室。雲間許侍御者久病。藥石不効。夢呂祖示云。有懶仙可療。汝疾物色得之。迎歸。教以靜坐。疾果却。侍御爲買田築室。備僮奴留養終身。年七旬餘。呼水盥沐。更衣端坐而逝。

許廓無與余極談內外丹旨。俱有根據。其言曰。士大夫溺於嗜慾。信方士采鼎之說。背清淨而入火坑。固可憫笑。然不深究參同悟真之理。而謂一身之外無物。則亦非也。寧知清淨養成之後。更須點化其道。初非形交之襲。投穴之險。而不無神迎氣合之妙。乃造化骨髓中。骨髓生萬物。丹頭前之丹頭。所謂玉皇口中涎。非有質之物也。譬之善炙沉水者。以銀鉢隔火。火力一到。逼出香氣。鬱然觸鼻。若一有烟起。卽須撥去之。先天之氣亦若見。其功全在迎候與橐籥。過度之妙。不輕授耳。且曰。余將適秦。必有遇。不知何解也。是其所得。又將超其師懶仙而上矣。

王弇州先生。不徒文章蓋代。而於法書亦極精詣。余得觀其所藏右軍真蹟三帖。賞會評量。著語往往深入其意。毅然以鄉鄰後昆自任。而奉此爲赤刀。非祇爲鑒收者也。卷留余案踰月。度不能有。因悉錄其副云。

晉右軍將軍王逸少書千嘔帖。其字畫雄雅圓勁。而紙亦古色。知是唐人所藏也。於書行空間。直界成路。蓋謂久而卷舒。恐致縫縉絲紋磨損字面。故置之書筒而祕之。乃知前人寶愛如此之篤。太宗時。已嘗刻之淳化帖中。上有南唐舊合同印。併集賢院印。及首尾古印朱文十數。又鵝溪黃素革首。前後皆用宣政內府圖書印。想當必有數帖成軸。不然何以革首外邊。各亦有印文耶。今存者此帖耳。是以書譜止載其首帖之號云。皇慶二年十二月朔。喬簪成仲山父題。

王羲之書。惟淳化帖止得兩卷。則知購收不盡者多矣。宋臨所見者。思陵與米南宮。一拙而頗弱。一勁而出奇。若此帖。唐人所藏祕。自有過妙處。知書者必辨也。大梁班惟志敬跋。

喬氏所裝書畫。以印色定置高下。此帖有仲山甫自題。尤足重也。後五十

有五年。臨川危素書此本。視慶曆大觀中真書諸刻。最爲佳也。丹山奇隱居士。贍得之。常置書筒中。每溽暑三月。又加蠟封裹其外。其深護甚於嬰兒也。時欲展玩。則淨拭几席而對之。或者譏余爲宋人燕石之藏。居士因復之曰。昔人語右軍書樂毅論。太史箴體。皆正真有忠臣烈士之象。隨所在而有神物護持。如辨才於蘭亭。殆逾性命。况千餘載之下。寶玩尚無斁者。余於此帖。豈爲過耶。或者遂服余精鑒如此。唯唯而退。居士因徵余言。以悉於後。使其傳家者。尙知其自焉。時至正三十年春二月上澣日。陸修正識。

右晉右將軍王羲之干嘔帖。嘗刻之淳化帖中。以石刻較之。分毫無異。真至寶也。或者謂其紙墨蕭瑟。或又謂其爲唐摹。政不必計也。其筆法高古。斷非後人所及。今見石刻。一行半段。皆寶惜之。况此帖。典刑具在。非水月鏡像可比者乎。其直界成路。喬仲山以爲置書筒中者。非也。古之寶愛名帖。常以自隨。如王世將得索靖廿四日帖。置之衣帶中。至宣和中。摺痕尤在。卽此類也。其週遭諸印。多用褚墨。亦非僞爲。長洲文彭謹題。

右軍帖自昭陵殉後。真筆銷亡。所珍貴者。惟唐摹。其宋摹又出重番。斯下

矣。唐用硬黃紙摹出。馮承素爲上。宋用雜油紙摹。米南宮爲上。此三帖大熱干嘔。的是唐摹。此月則爲米筆無疑。二千餘年。若覩右軍手蹟。良是難事。得見唐摹。亦希世至寶也。然三帖中。干嘔尤勝。法度圓融。風神具在。卽右軍手書。恐不甚軒輊。識者自能鑒定矣。吳郡周天球觀并記此。

右右軍大熱帖十七字。雖紙敝跡渝。而風範猶存。且遺墨搘透膚理。隱然有入木三分之勢。贊曰。

墨池飛龍。鬱蟠蠻絲。十七驪珠。精光陸離。有象燭天。土花蝕之。青鳳片翰。人間所希。其在瑤瑤天球庶幾。

右干嘔帖。淡乾二字作淡干。皆古書通用。妙在藏鋒精雅之極。是唐臨本也。贊曰。

歐險旭顛。顏莊李佻。實繁詰孫。厥祀幾祧。楚鶩優孟。謂爲叔敖。以似求有。典刑不佻。我追會稽。毋憚嶠嶢。

右此月帖二十五字。結法圓美。道逸而微。有米家風。疑爲此君臨本。贊曰。優孟抵掌。卒驚楚王。虎賁登筵。蔡爲不亡。屈邯鄲脰。步山陰堂。柔腕虛和。

役圓就方。誰其最工。米顛襄陽。世貞謹題

余前得先右軍大熱此月二帖於峴山顧氏。乃黃琳美之家物也。轉入陸太宰全卿顧氏。其外甥孫也。大熱帖更世久。紙墨已盡揭而猶有搵入膚理者。細視之極純雅可愛。當是真蹟。此月帖筆勢圓逸。而間有襄陽筆意。終爲米南宮臨本。後得淡悶千嘔帖於慧山談氏。印識題跋甚衆。結法精美有度。而發筆微拙。據鑒定以爲唐人臨本也。真跡縱潦倒如裴叔則病劇回眸。猶足掩映數人臨法。從真蹟上翻出。優孟抵掌。尙近於王孫。隆準薛紹彭云。古囊織縲可復得。白玉爲璣黃金題。况爲之後者乎。珍珍重重。甲戌七月裔孫世貞題。

余又得觀弇山堂所藏宋搨黃庭經。趙魏公臨本合裝一卷。元美敬美有系語。皆於書道中說甚深法。余喜而悉錄之。

右軍書黃庭。有以時代置啄者。有謂爲吳通微筆者。如黃伯思董蕡輩。要是胸中微有書。眼中無珠耳。毋論陶通明啓事可據。試取宋搨石本觀之。唐以後人能辨此否也。趙吳興臨筆。精微之甚。第不可合看。合之覺石本如絳

雲在霄。舒卷自如。臨本或不免羊欣之嘆耳。吾此語殊有意。須於宣城諸葛家叩之。乃能得所以。萬曆癸未初冬。王世貞題。

黃庭佳本。余所蓄有三。此刻與第一本同槧。而稍剝蝕。故屈居第二。然筆意純雅。古色隱起。未易優劣也。趙文敏臨本絕真。苦非余所愛。如余兄藏文敏枯樹賦。真跡絕佳。不幸與褚河南雙鈞本同石聲價頓減。時代升降。迺爾。宋人謂黃庭非右軍筆。今人謂文敏書超唐接晉。均非知言也。吳道微兄弟贗書。是黃庭內景經耳。而黃長睿輩。便以揶揄此書。真可謂貴耳之徒矣。吳郡王世懋識。

竹懶曰。敬美自言不愛文敏書。然余觀其平日所運。悉是趙法。又其所藏蓮華莊墨派一卷。雖仲穆輩能肖一二者。亦收之何耶。大抵唐宋來能法二王者。無如趙。欲法二王者。未有不愛趙者也。

右軍草書十七帖。與淳化閣本所收。及王方慶寶章集所列。皆赫烜人目。照曜今古。而張懷瓘乃深抑之。置之第八。云逸少格律非高。功夫又少。雖圓豐妍美。乃乏神氣。無戈戟銛鋒可畏。無物象生動可奇。是以劣於諸子。得重名者。

以真行故也。唐文皇極珍羲蹟。於子敬尤有蛇蚓之詣。懷瓘置之第三。高出右軍五等。翰墨好尚固人自有懷。然以臻極之藝。時主之鑒。輒自堅議排突。亦可異也。

山中無事。探節數時。於寒暑晦明之間。有消受處。名曰四時佳候。彼衝衝馬頭駒隙者。未必知也。試與靜者商之。

正月多風雨爲佳候。萌芽未作。浸灌無傷。俗間往還。藉以勑斷。

二月三停雨。七停晴。爲佳候。稍雨則芳意漸滋。多晴則和氣漸達。

三月忽雨忽晴。爲佳候。雨不破塊。津莖潤葉。日不爍膚。解肌催笑。謂之養花。一年第一好處。不可錯過。

四月不雨不晴。爲佳候。輕雲蔽日。轉益陰森。濃綠疎紅。點綴逾妙。

五月積雨後晴。久晴後雨。爲佳候。取其暄涼相濟。體適意和。

六月或快雨。或微雨。爲佳候。

七月候同六月。

八月晴雨相間。爲佳候。夜有月。倍佳。

九月晴暖卽佳。

十月晴暖卽佳。

十一月晴暖卽佳。小作凍雨。令竹樹淅瀝有聲。亦佳。

十二月有日可曝。有雪可眺。俱佳。

虞樂以簫爲宗主。書曰：簫韶九成。商樂以磬爲主。詩曰：依我磬聲。周樂以金爲主。傳曰：金奏肆夏。

頌琴卽箏之別名。

管子相齊築陰里三牆九門。使玉人刻爲璧者石耳。謬請於周。非形弓石璧。不得朝獻。利僞璧之入也。今世鬻古者競飾以相眩。夷吾實開之矣。

東至開悟。南撫多艷。西服壽靡。北懷弭耳。

偶閱天文書。有異聞。輒節錄之。

天鼓有音如雷。不從地出。

極長之晝。其夕常明。

天籥主國家祕書。藏之金匱石室。

月一日至四日行最疾。日夜行十四度餘。五日至八日行次疾。日夜行十三度餘。九日至十九日其行遲。日夜行十二度餘。二十日至二十三日其行又小疾。日夜行十三度餘。二十四日至晦行又太疾。日夜行十四度餘。以一月均之則日實得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

星曆家言。盡西必占狼星。極南必占斗。凡聲教所不及者。皆占狗國。

正月必雷。雷不必聞。惟雉必聞。故感而震响。如風雨晦冥而雞必鳴也。

宋慶曆中有一術士姓李。多巧思。嘗刻一木鍾馗。高二三尺。右手持鐵簡。以香餌置鍾馗左手中。鼠緣手取食。則左手扼鼠。右手運簡斃之。以獻荆王。王聞於朝。召官之。李自云知曆術。特炫此以求達耳。

回回曆。每月有閏日。而無閏月。二月爲一時。六時爲一歲。

庭州瀨水。在大荒之外。以金鐵承之。皆漏。惟角與瓠葉不漏。

周茂叔太極圖說。人謂出於壽州鶴林寺僧所授。邵堯夫皇極經世書。謂其母前爲某公妾。藏其亡夫遺書。以歸邵氏。宋時浮薄不根之談。如此可笑也。

農家以霜降前一日見霜。則知清明後一日霜止。

吳萊陰符經註序云。廣陵鄭山古語蜀黃承真。蜀宮大火。甲申乙酉則殺人無數。我授汝祕術。庶幾少減於殺伐。幸汝詣朝堂陳之。不受汝當死泄天祕也。已而蜀主不聽。承真死。孫光憲竊窺其書。題曰黃帝陰符。然與今本不同。不知此又何書也。若李筌藉以用兵。而山古又欲倚之禁兵。果何說耶。

錢學士溥所藏定武蘭亭。楮墨精法俱精古非贗物。舊一見於余倩沈伯遠齋頭。王越石不得於何處。又益以蕭翼賺蘭亭圖。題曰閣立本。蓋僞筆也。又附諸跋皆不真。止錢之子譚克穎者數語係的筆。今錄於此。

余有書舍在吳興之蜀山。今年自鍾離還。蔣仲紛訪于北郭。因談蜀山之勝。同游數日。臨別出視古刻蘭亭。紙墨俱精。典雅具備。固善本也。前有吳興趙子俊子俊名鑑。今摹亡矣。所摹閣立本。賺蘭亭圖亦精妙。韻度殊勝。余從仲紛易之歸家。憶先公手臨宋仲溫子昂十三跋。命工裝潢成卷。每窗明几淨。時出展玩。旣見右軍法度。又得親先公手澤。爲益多矣。戊申歲八月上解日。後學錢克穎識於一塵不到處。

有客攜梅道人臨荆浩漁樂圖一卷見視。凡作漁舫十四。中流傍岸。渺際

樹坳。或駕或泊。舫皆樸厚方闊。上具軒窗。漁者皆唐帽道裝。知爲關中渭川風物。士大夫脫樊籠。以自放於滄波浩渺者。江南真漁葉舟箬笠。無是布置也。其出洪谷所營。似可無疑。然余昔於戴上舍敬雪所見一卷。景物於此正合。題云姚丹丘臨梅沙彌筆。蓋三十年所矣。今覩此卷。又云梅沙彌臨荆筆。荆又倣自唐人。乃知繪事唯創意之難。如其成就。今古相師。殊不諱也。唐人重摩詰。輞川皆乞本傳寫。唯元人重氣韻而輕位置。以爲一臨倣。卽失生動耳。

神瞽精絃索者。一操器。卽別晴雨。余輩與筆硯周旋。久亦藉以知燥濕。硯佳者。每午前必劃然剗墨。午後卽泓水不減。筆鋒亦因曠加銳。乘陰稍勦。但其候甚微。心龐者不覺耳。

古銅物鼎彝之屬。入土千年。則純青如鋪翠。入水則純綠。其色子後稍淡。午後乘陰氣。翠潤欲滴。大理石屏所現雲山。晴則尋常。雨則鮮活。層層顯露。物之至者。未嘗不與陰陽通。不徒作清土耳目之玩而已。

唐自天寶年相沿至南唐時。俱於昇州句容縣立官場。鑄造上古鼎彝壺灌之類。款飾精整。歲久間亦有青綠者。然不足貴也。

有人持一劍來質。長二尺有奇。韁長一尺。就明視之。隱有花紋。燦發如青萍之點波。甚奇之。豈卽古者青萍之遺歟。然不解其所以然。一日質之鍾幼芝。幼芝曰。戎劍也。戎人聚精鐵治爲薄葉。細剪成花。團揉之。雜他鐵以鑄。而後淬磨之。故其文如是。戎人性巧。喜文章。陸離之觀。割破馬鞍皮。累數重漆者。爲小合子。若猩首鹿胎然。名曰犀毗。亦奇物也。

幼芝又贈余一小匕首。彎如羊角。以瑪瑙石作柄。鋒銳甚銛。云此西域僧用以割酥點茶者。西人以茶爲藥石。以酥爲餽糧。南北分治時。魏笑茶爲酪奴。梁指酥爲餧食。今此僧乃混而同之。不知竟作何味耶。

余方立論排虎丘茗爲有小芳而乏深味。不足傲睨松蘿龍井之上。乃聞虎丘僧盡拔其樹。以一傭待命。蓋厭苦官司之橫索。而絕其本耳。余曰。快哉。此有血性比丘。惟其眼底無塵。是以舌端具劍。

前輩戚中岳先生。精楷法。與文徵仲頡頏。初不知其善畫。鍾幼芝尊人號仰泉先生。特爲作圖。法祖巨然。筆力蒼勁。較之吳仲圭。略減淹潤耳。不似近習疎莽。絕無蹊帶。賓主一切逃之。荒謬逼塞。而動以元格自掩也。

積雨彌旬。河流漲溢。河壩籬塹之居。水皆灌注。稚子敲針結網。漉取魚蝦。村酤雖醕。瓢粟可易。林榮野艷。瑣細不名之花。盡爲圃人擔負入市。日縱數十錢。則紅紫黃白。紛然滿庭。且醉且歌。且弄筆自恣。又或以虞初夷堅等談奇。不必有之說。助其壯浪真貧老漢活計。不必告人者也。

王金陵學術。頗僻三經義。大不滿人心。而庸流樸學。得藉以竊糈媒進。亦有翕然頌之者。其魁傑如三衢。何恭欽聖至。作長篇獻東坡。欲其推尊王氏語。甚瑰偉。東坡心不然。而貌禮之。其詞曰。昔日歐陽心獨苦。搜羅天下文章虎。未逢賈馬嗟誰與。崑體文章正旁迕。一得眉山老翁語。始協平生好奇古。騫騰鸞鷟。螭侶虬侶。錦繡腎腸。終日吐眉山。跨馬挾雙龍。迤邐欹斜劍閣東。一息萬語光羣雄。是日魯酒歸醇釀。仁廟當朝起數公。四時闔闔來清風。眉山秉筆摩蒼穹。稽首獻議何雍容。是時慶曆主嘉祐。東省西垣半耆舊。一代偉人爭入彀。天開黃閣咸虛受。公時脫穎眉山後。敢向機雲同一奏。建安數子空鳴牕。集賢學士皆籠袖。玉人發馬下天階。華蓋星邊捧詔來。天子延英不浪開。爲公此日深徘徊。金吾侍側天顏低。上列四輔前三台。相與疇咨將相材。飄然八駿先龍媒。西

京應制十八九。賈董褒然爲舉首。此輩昂藏希世有。劉蕡又作蛟龍吼。觀公舉勸斯人手。玉壺破碎珠囊剖。許國誠心仍貢斗。識者談之不容口。天公一見列詩曹。指點姮娥供兔豪。公歌數曲風刁刁。若耶溪上皆停橈。郢客擲筆不敢操。楚人往往收離騷。李杜簷牆不甚勞。太白脫却宮錦袍。東風顛入五湖裏。萬籟聲聲哭龍耳。河伯江妃愁欲死。只恐將來拶見底。南登瀛岸將何以。直節壯懷聊自倚。養得身長數千里。天地一夜風雷起。官家內相能幾人。幾人到此陪經綸。天語叮嚀下降頻。金蓮燭畔窺龍鱗。日曝花磚暖繡裯。鎔金珮玉何申申。姮娥喚作真麒麟。焉知韓李非前身。龍樓漏箭銅壺挹。隱約六街驕唱入。傳宣使者翩翻集。月題控馬天門立。錦箋瓊琯尚書給。九韶忽然如俯按。宸恩四海周流及。武帝王封乃平揖。我宋修文偃武初。詞林翰苑新扶疎。竇儀陶穀端何如。峨冠曳履承明廬。草昧功名尙武夫。討論潤色姑徐徐。剪夷五代尊圖書。墨客稍稍躋天衢。中間作者相踵武。請試從頭爲君數。真宗皇帝觀神寓。楊億風流玉堂處。傾金注瓦橫罇俎。大笑哄堂任豪舉。逡巡百尺江南楮。密掃煤煙驟如雨。六一超然又不同。陳言萬紙一洗空。晉宋齊梁不待攻。兩漢直抵元和中。龍

驥鳳舉扶桑東。五采射日吞長虹。滿堂玉磬諧金鐘。紛然和者如笙鏞。木鐸可憐聲獨悄。一振鏗然須大老。伊說數公無處討。蕭曹丙魏規模小。馬遷班固工品藻。出處行藏何太少。升沉將相侯王了。經天緯地憑誰好。信知風采古爲多。堯舜文章煥若何。東作西成南已訛。真人更集滿鑾坡。夷夔禮樂俄森羅。黼黻郊廟金盤陀。羽毛率舞呈天和。高陽才子前賡歌。君哉頓起一俞爾。執簡抽毫無及矣。周公整頓乾坤已。開闢明堂復如此。從頭製作軒轅始。海獸山禽咸獻美。袞冕分明圭玉侈。六代光華謁天子。日月星辰續九天。蟲魚草木繪山川。羣聖文章想亦然。百家妙理何周旋。離離黍稷春風前。東周一去進無緣。帝德王功只僅傳。廟堂急管催繁絃。巍哉孔子尊如帝。矯之孟軻天莫制。斯文未喪今何在。鄒魯邈然安可再。揚雄力寡知無奈。天祿校書真末計。江海悠悠百川逝。同首相望幾千載。熙寧天子憫斯文。轉展搜揚到海垠。丞相王公舉趾尊委蛇。二老西來賓。咀嚼六經如入珍。補葺東魯鋤。西秦天子資之又日新。入風自轉成天鈞。頃從孟子驅楊墨。他日溼詞又榛棘。豐鎬荒涼天空碧。庸孟書中幾充塞。金陵爲此深求直。二十年來人稍識。求之左右逢星極。內聖外王真準的。古

人効學豈文辭。堂陛之間意已移。彝何虎雖尊何犧。云何簠簋如靈龜。不然制作知無時。反魯詩書一貫之。明明古訓識者誰。百家效語此嬰兒。蝌蚪六書藏屋壁。豈比鍾王論筆蹟。會通意象如作易。不假語言含妙德。尙從對偶音聲覓殊泗文章少平晏。解到雕蟲童子識。斯人稍得揚雄力。熙寧論撰亦何慚。况把先儒衆說參。舉世傳經作指南。辟雍泮水堆牙籤。或者囂然痛欲殲。安得諸儒口遂鉗。聖主賢王實用僉。公嘗一語令師嚴。翻思偃蹇熙寧末。苦信古書由世拙。金陵戶外履成列。稱衡一刺終漫滅。彷彿五經無二說。堂堂萬里星中月。欲論西漢誰優劣。忽然吟蟬風脰咽。邊韶性嬾讀書頑。病甚相如下筆慳。敢望言如霞豹班。擔簦負笈徒間關。沂水春來初解顏。浴沂童子彌春灣。先哲如龍尙可扳。鼓瑟從之豈浪聞。可憐道德共耕獵。何苦侯門俟彈鋏。不挾而來聊自愜。栩然夢爾飛蝴蝶。飲中數子劉伶俠。江外主人張翰攝。短船下水輕仍捷。落帆解艤吳山脣。此詩鏞舒曲折可謂費詞。然大意不過謂歐蘇輩止作得詞章一路。若孔孟著述周公禮樂必歸金陵。自此種議論流行後來紹述小人極其緣飾。直至荆舒配食孔廟。真足發千古一笑耳。然從此遂開僞學一途。動以聖賢

自處興言立詞。籠駕天下。而清明宇宙。竟作魑魅場矣。不可謂非欽聖輩邪。流附和之遺毒也。此詩載周密浩然齋視聽抄偶曝書錄出之。

陳無已云。世人以癡爲九百。謂其精神不足也。項平甫家說云。汪司業云。九百草書喬字也。朱或可談云。青州王大夫爲詞鄙俚。每投獻當路。以爲笑。其季父爲青掾。亦與詞季父他日見其子謝之。其子云。大人九百亂道玷瀆高明。蓋謂神氣不足。爲九百。豈以一千卽足數耶。以草書釋之。不若陳朱之說通。張平子西京賦云。小說九百本。自虞初注爲小說者九百篇。注又云。九百四十三篇。言九百者。舉大數也。東坡作艾子中有一條。彭祖八百歲。其婦哭之。以九百者尙在也。李方叔問東坡曰。俗以熟澀駱駝爲九百。豈可筆之文字間。坡曰。予未知所據耳。張平子西京賦云。乃有祕書小說九百。蓋稗小說凡九百四十三篇。皆巫醫獸視及里巷之所傳言。集爲是書。西漢虞初洛陽人以其書事漢武帝出入。騎從衣黃衣。號黃衣使者。其說亦號百九。吾言豈無據也。方叔後讀文選。見其事具注中。始嘆曰。坡翁於世間書。何往不精通耶。

東坡先生雖天材卓逸。其於書畫二事。乃性所篤嗜。到處無不以筆硯自

隨海南老嫗。見其擎裏燈心紙作字。有張睢陽生猶罵賊。嚼齒斷齦。顏平原死不忘君。握拳透瓜之語。其在黃州偶途路間。見死家有叢竹老木。卽雞棲豕牢之側。亦必就而圖之。所以逸筆草草。動有生氣。彼固一時天真發溢。非有求肖之念也。

東坡云。武宗元畫中岳壁圖。有類韓退之南海碑記。晁以道請其間。坡云。武宗元真廟朝比部郎也。畫手妙一時。中岳禮告成。上命畫羽儀於壁。宗元獨占東壁。遣羣工就西幕以幃帳。武乃先畫一長脚幞頭者。執搗在前。諸人愕然。怪問曰。比部以上命至。乃畫此一人何耶。武曰。非爾所知。須臾畫成。其間羅列森布。上下臣僚至斯役。貴賤行止。各當其分。幾欲飛動。南海碑首曰海。於天地間萬物最巨。其後運思。施設極奇怪。正爲劈頭得勝氣耳。武畫所以似之。丙寅夏。余購得東坡遊赤壁圖。筆法布置蒼秀古雅。極類唐人。元遺山跋云。畫係武元直所作。元直事金昌宗居畫院。去宋不遠。豈卽宗元之裔耶。其蕭然矩度。誠不知於岳壁何如。顧其狀山川之鬱盤。風靈之浩渺。天空水闊之趣。必有當於坡翁者也。

沈啓南才情灑落。見於所作畫上題語。想其一時滿志。氣酣神縱。不自知其工也。如題畫燕云。今年見新燕。猶是去年見。主人頭髮白。轉多只有烏衣。不會變。年去年來來不差。分明認得主人家。柴門大開風滿屋。飛出飛入隨楊花。君不見相國門前車馬塞。一朝去相車馬寂。車馬寂草萋萋。燕子還來梁上棲。又云。歲歲年年喜見參。新泥重把舊巢添。五陵世異誰華屋。百姓家貧我草簷。飛對對語喃喃。杏花梢落午風恬。東家阿媛心撩亂。一月紅樓不捲簾。又其賦簾影一詩云。誰放春雲下曲瓊。一重薄隔萬重情。珠光蕩日花無語。疎影通風笑有聲。外面令人倍惆悵。裏邊容眼自分明。知無緣分難輕入。敢與楊花燕子爭。情思駘宕。如少年不自持者。夷考公生平篤行。乃知是廣平梅花耳。

趙仲穆越山圖云。臨高尙書者。峰巒潑翠。雲氣鬱渟。倏斂倏開。乍近乍遠。上下作數十層出沒。意非不華妙。縹素亦舊。但絕無高趙二公法。余直斷以爲元人。不知誰何之作耳。玉雪坡老人番陽周伯溫詩曰。浙江春水滿東岸。盡青山。旭日明旌棨。晴雲擁髻鬟。柯亭林倚塔。秦望石迷關。一曲何時遂。開圖漫破顛。沈石田填唐多令一詞云。江盡正分吳。山多遶越都。一望中還見重湖。昔日

霸圖何在者。空雲樹煙蕪。遙指廢臺孤。論興亡一軌。迨如今仍似姑蘇。剩與後人傳作畫。王孫曾有傷無。慈谿張鉉填念奴嬌詞云。浙江東岸是越王勾踐舊時封國。嘗臠臥薪成底事。唯有荒臺凝碧萬壑爭流。千巖競秀宛宛無今昔。免葵燕麥中間多少遺蹟。遙想東晉風流蘭亭修禊。空自留殘墨。何用登臨傷往事。堪笑衰毛白且覓扁舟賀家湖上載酒尋春色。季真歸後四明還有狂客。

王履吉書法歐虞。風神奕奕。詩工古選。絕無凡調。然未嘗以畫名也。余近得見一幅。散筆脩灑。實兼大癡雲林兩家韻度。乃知高流胸中未易窺測。其題句云。高樹覆清溪。松亭延落照。爲問京華人。欲返思艤棹。款云。秋日倣雲林筆意。因有所懷賦此文。文水題云。履吉不以畫名。此幅乃偶然興到隨筆點染耳。然深得大癡雲林墨外之趣。可見高人胸中無所不能。從伯穀齋頭見之。爲之心熱。謹題數字於上。

趙彝齋與皇甫表論寫墨竹。而尤其胸中無詩。又云。何況高東李杜編。江湖競買新詩讀。以新詩味薄。讀之終不能壯人懷抱。於寫竹蕭灑振拔之韻。無以助發耳。

彝齋爲許梅谷作寫梅詩云。濃寫花枝淡寫梢。鱗皴老幹黑微焦。筆分三剔。攢成瓣。珠暈一圓工點椒。繆綴蜂鬚凝醉靨。穩拖鼠尾曳長條。盡吹心側風初急。猶把枝埋雪半消。松竹襯時明掩映。水波浮處見飄颻。黃昏時候籠明月。清淺谿山長短橋。鬧裏相挨如有意。靜中背立見無聊。筆端的歷明非畫軸上縱橫。不是描頓覺坐成春盎盎。因思行過雨蕭蕭。從頭總是楊湯沃。攘下功夫。豈一朝。此詩寫梅穀率併其神聖工巧可謂一一具備矣。在人熟參之耳。顧余猶謂寫梅花在取格。簡淡孤高梅之格也。

李息齋爲吳興別駕。喜寫墨竹。用文與可法。動筆鬱然。非涼薄者可窺。余得其一幅。作老本二尺。叢篠擁之。葉皆焦墨所成。略不露鱗。而神韻變動。真奇作也。趙松雪竹法疎逸。與公殊調。然亦雅重公。其題此幅云。李侯寫竹有清氣。滿紙墨光浮翠筠。蕭郎已達丹淵死。欲寫此君惟此人。

元趙善長原山水雄麗。可厲行叔明。其墨竹尤得簡貴一法。嘗作過牆一施枝。上下不數葉。而風中軒翥之態。欲絕。有竹泉者題之曰。叢枝蕭散折釵股。老葉參差金錯刀。酒醒夜半起長嘯。月滿空庭墮鳳毛。沈石田一絕云。青鸞有

尾不可割。飛過猶餘五尺強。借得庭前夜來月。倒描一影在東牆。

元郭畀。字天錫。爲無聞老禪寫叢篠於古檜之根。檜橫挺一禿幹。千力萬氣。如夜叉臂。奇作也。

柯九思題趙魏公竹石云。石如飛白竹如籀。寫竹原於入法同。此論筆法之妙耳。然合之東坡先有成竹。力追所見。如兔起鶻落。則神氣所奄。筆法又不足言矣。

柯九思寫竹。必儻以古木。煙梢霜樾。森然與叢篠相映。亦有奇趣。黃鵠山樵一幅。四面皆竹。而古木處中。名曰鐵網珊瑚。世甚珍之。

嘗見石本王維竹一竿。畫竹之全體。不爲披拂顛撢之勢。而灑然之韻自在。

終日處喬松修竹之下。未必能寫松與竹。窮山傾崖。亂松之塉。祖幹孫枝。縱橫交倚。而後松之態畢獻矣。荒江之濱。沙礫之地。叢篠生焉。多而不刪。孤而不益。偃仰欹直。各任其天。而後竹無遁姿矣。此廄馬萬疋。作曹將軍粉本。自有超然領會處。故也。

新莽以方士蘇樂言。起八風臺於宮中。順風作液湯。稱五梁禾於殿中。先煮鶴髓。瓊瑣。犀玉二十餘物。漬種計粟斛成一金。此黃帝穀仙之術。唐相文饒用金玉入寶煮湯飲。而棄其滓。言久服可長生。此皆富貴已極。而橫作仙想者。寧知仙經所云。金漿玉液。乃其自身華池所生。必絕葷血煙火。而後可致耶。

梅花在疎林秀石邊。如王謝支許。同入山陰丘壑。其映綺疏香蕕。則道蘊內庭吟絮。令芬硯席。摛辭野店溪橋。陶元亮遠杜聞鐘。銅瓶竹几。卓臨邛壚邊促膝。得風則列禦寇之揚裾。着雨則郭林宗之折角。雪中高袁安之臥。霞外澹樊女之粧。總之韻格超奇。秀入神骨。比之人倫。但取勝流。不容以男女老少。及方內外論也。

又見王履吉畫一扇。倣子久筆。蒼秀老成。不讓徵仲。自題云。遠岸疎林斜日外。春風碧水草堂前。匡廬突兀開屏障。坐看銀河一道懸。履吉短年。藉令得如待詔大耋。安知不更揮灑大幅。留人間乎。

蔡林屋行狎。書道美有逸韻。詩亦清切。余嘗見其書鹿飲泉詩云。老夫倦茅屋。五日頭不沐。侵晨東家子。邀我看新竹。東風吹梅落。忽見燒痕綠。上山雲

推人下山泉躡足。蒼鼠剝古栗。白羊竄深谷。丹竈雖生苔。紫巖尙堪宿。渺渺人世間。千載見遺蹟。當時僧不到。今日吏催促。但恐有高節。無處寄松菊。七十二點青。對酒聊一掬。

陸務觀會稽志載。吳說傳朋跋閣立本畫蕭翼賺蘭亭圖云。書生意氣揚揚。有自得之色。老僧口張不啞。有失志之態。執事二人。其一嘵氣上喘者。其狀如生。非善寫貌。馳譽丹青者不能辦此。上有三印。其一內合同印。其一大章。漫滅難辨。皆印以朱。其一集賢院圖書印。印以墨。朱久則渝。以故唐人間以墨印。如王涯小章。李德裕贊皇印。皆印以墨。此圖江南內庫所藏。簪頂古玉軸。猶是故物。太宗皇帝初定江南。以兵部員外楊克遜知昇州時。江南內府物封識如故。克遜不敢啓封。具以聞太宗。悉以賜之。此圖居第一品。克遜蔡人。寶此物傳五世。以歸其子婿周氏。周氏傳再世。其孫穀藏之甚祕。梁師成請以禮部牒易之。不與。後經擾攘。穀將遠適。以與同郡謝伋。伋至建康爲郡守。趙明誠所借不還。紹興元年七月。望有攜此軸。貨於錢塘者。郡人吳說得之後。見謝伋言舊有大牙籤。後主親題刻其上云。上品畫蕭翼籤。今不存。此畫宜歸太宗御府。而久

落人間。疑非所當。寶有者說記。○此畫常熟楊儀得之京師。文徵仲跋之曰。楊君夢羽。得唐閣立本所畫蕭翼賺蘭亭圖。雖已渝敝。而精神猶存。其筆畫秀潤。有非近時名家所能者。顧無題識可證。他日閱會稽志。見吳傳朋跋語。其所記印章及古玉軸。悉與此合。因爲錄於卷尾。定爲閣筆無疑。嘉靖十九年歲在庚子十一月朔。長洲文徵明書。時年七十有一。○又七檜山房錄曰。按傳朋曰。此幅爲郡人謝伋得於周穀。伋至建康。爲郡守趙明誠所有。紹興元年。有攜此卷貨於錢塘。郡人吳說得之。傳授次第。追述甚明。他日又見李易安所撰金石錄序云。紹興辛亥春三月。赴越在會稽。卜移鍾氏舍。忽一夕。穴壁負簏去。爲吳說運使賤價得之者。正此圖在其中也。易安卽明誠之妻。傳朋卽吳說字。考其年月。又無差繆。二人所珍愛。又在此幅。渭南先生收入會稽志。以爲美談。數百年後。乃幸入余手。可謂不偶然矣。

此卽夢羽筆也。後此畫歸趙定宇先生。今又更主矣。

唐宰相善畫者。不獨閣立本。貞元中又有楊炎。嘗爲盧黃門圖。松石障雲物。移動功參造化。盧歷世寶之。

王紹宗曰。鄙人於書翰無深功。由水墨積習。恆精心率意。虛神靜思。以取之。又曰。虞七亦不臨寫。但心準目想而已。竹瀨曰。此非無臨摹。乃沉精之極。力索於平時。而神追於筆下耳。

西蜀道士張素卿。因孟昶生日。進入仙圖。入仙者。李耳、容成、董仲舒、張道陵、嚴君平、李八百、長壽葛永璣也。

十六硯齋筆記 卷三

涓子住世二千八百年。著琴心三篇。又天地人經四十八篇。
涓子周遊名山。看望入海。展轉六合。無所羈束。守形思真。二千八百年。實
樂中仙。不求聞達。一朝被召。上補天位。爲之惆悵絕氣。

薛旅愛嘯音。鳳響玄絃之彈。徽聲感神。故神不墜落。

右英王夫人告許長史。消磨之愈疾。仙真並呼藥爲消磨也。

紫微夫人論書云。靈筆真手。初不敢下交於肉人。小有天王。王褒云。黃赤
之道。混氣之法。是張陵施化爲種子之一術耳。濁生之下。道壞真霄之正氣也。
三茅保命君告許侯。金陵水色白。都不學道。居其土。飲其水。亦令人壽考。

是金津潤液之所溉。

中茅山。山玄嶺。獨高處。司命君埋西湖玉門丹砂六千金於此山。深二丈。
許。增上四面。有小盤石鎮其上。其山左右當水。下流皆赤色。飲之益人。
句曲山腹內空虛。謂之洞臺仙府。智者大師住天台。常顧衆云。俟三國爲

一。卽有一大勢人爲立寺。寺立而國清矣。後隋文統一。煬帝造寺。賜額國清符其語也。

隋僧吉藏。安息人。止會稽嘉祥寺。疏請智覲講法華經。稱吳州會稽縣。又范曄任延傳云。延會稽都尉上任。先詢延陵季子墓。今延陵在金壇丹陽間。可見古會稽。卽吳地也。

庾肩吾齊梨啓云。睢陽東苑子。圍三尺。新豐箭谷枝。懸六劖。余在中州。唯鄭州有六劖梨。

吳均與朱元思書云。自富陽至桐廬一百許里。奇山異水。天下獨絕。水皆縹碧。千丈見底。遊魚細石。直視無礙。急湍似箭。猛浪若奔。夾岸高山。皆生寒樹。負勢競上。互相軒邈。爭高直指。千百成峰。衆水激石。泠泠作響。好鳥相鳴。嚶嚶成韻。蟬則千轉不窮。猿則百叫無絕。鳶飛戾天者。望峰息心。經綸世務者。窺谷忘返。橫柯上蔽。在晝猶昏。疎條交映。有時見日。

梁武帝與陶弘景論書云。逸少迹無甚極。細書樂毅論。乃微粗健。恐非真蹟。弘景亦云。樂毅論極勁利。而非甚用意。故有壞字。

南朝呼筆四管爲一牀。

石蠍。一名紫蠍。一名紫蠹。一名決明。卽龜脚也。春而吐葩。有類草種。東坡手鈎石鼓文一本。篆籀特全。音釋具備。達勝潘迪薛尚功鄭樵所錄。阮氏七略記張僧繇有山海圖。圖山海經也。

墨子曰。誦詩三百。絃詩三百。舞詩三百。

班固人物表。以繆壽與於陵仲子同居中下等。一極清。一極穢。比而同之。豈亦惡矯之甚耶。

楊補之子雲之後。極擅詞學。有逃禪老人詞一卷。其寫梅特以寄意。然亦妙絕。秦檜求之不與。楊升菴先生云。請看麝煤鼠尾外。猶有玉佩瓊琚詞。

唐劉賓客集。有題棼絲瀑詩。得句云。含暈迎初旭。翻光破夕曛。餘波遶石去。碎響隔溪聞。棼絲言噴繞如亂絲也。命名亦妙。

鄭句又有桃花裙色豔。桐子藥丸成。七言眼前名利同春夢。醉裏風情敵少年。又三花秀色通書幌。十字春波遶宅牆。

唐李咸用研詩云。連漸光比鏡。囚墨膩於墨。囚墨二字奇。

佩魚始唐永徽二年。以鯉爲李也。武后天授二年改佩龜。以免爲玄武也。皇象曰。雖見草漫漫落落。宜得精豪蕪。筆委曲宛轉。不叛散者。紙當得滑密。不沾污者。墨又須多膠紺勑者。加逸豫之餘。手調適而心佳娛。正可以小展。蓋染朱之草。忠蓋即是忠赤。

今人知有四方二十八宿。而不知有中宿。然石氏星經云。中宮黃帝。其精爲黃龍。爲軒轅。首枕星。張尾挂柳。井體。映三台。司四季。司中岳。司中土。黃河江漢淮濟之水。司黃帝之子孫。司倮虫三百六十。則固有所謂中宿也。

精字氣字皆從米。是精氣資於米也。辟穀以希長生。何哉。顧道書氣作蒸。以爲先天之物。別於後天。則又有微旨在也。

元朱萬初墨純用松烟。蓋取二三十年摧朽之餘。精英之不可泯者。非常松也。虞奎章贈之詩云。霜雪摧殘潤壑非。深根千歲斧斤違。寸心不逐飛烟化。還作玄雲遠紫微。仇池筆記云。真松煤遠烟。自有龍麝氣。

郭熙不獨善畫。亦工塑壁。令坊者以手擔泥成凸。乾則以墨隨其形迹。量成峰巒林谷。加之人物樓閣。宛然天成。謂之影壁。

海蟾弟子山元翁。號碧天。高郵魏景得其道。著書萬餘言。名太冲子。太冲子曰。道者盜也。釋者識也。盜。天地陰陽之機。謂之盜。識。萬物之理。謂之釋。甚矣。人心之神也。雖造化亦無加焉。今夫天地之生物。煦之以陽。薰之以陰。然後乃成。人心則不然。一舉而物已生矣。一舉而物已生者。卽所謂愧而生汗。羨而生涎。溼而生精。悲而生淚之謂也。

釀酒必以糯。其品非一。粒長而釀酒多者。曰金釵糯。色白而性軟。五月種。十月熟。曰羊脂糯。芒長而穀多白粹。四月種。九月熟。曰胭脂糯。色斑。五月種。十月熟。曰虎皮糯。粒最長。白粹有芒。四月種。七月熟。曰趕陳糯。粒大而色白。芒長而熟最晚。其色易變。釀酒最佳。曰蘆黃糯。粒圓白而粹黃。大暑即可刈。其色難變。不宜於酒。曰秋風糯。可以代粳輸官。又曰謾官糯。不耐風水。四月種。八月熟。曰小娘糯。芒如馬鬃而赤色。曰馬鬃糯。

范忠宣。薈江都王馬。李伯時假觀摹之。累日不能似。但以粉牌標其旁云。神妙上上品。江都王馬。米元章就觀。不與言。但遙屋狂叫而已。

劉須溪。過大秀洞。道人魯雲叟。年七十五。延客坐讀易堂。拾炭煮泉。焚香

供茗。明日須溪欲往郁木道人曰。香未消。且住此兩日。了一卦氣。了一卦氣者。雲窠妙語也。

宋王齊叟者。善畫梅影。形影相直。毫釐不差。又作萬荷圖。狀極纖細。生意各殊。

唐掌禹錫編證類本草。方術之精者。然又能詩。有句云。風定落花深一寸。日高啼鳥度千聲。

宋宣和三年正月廿四日。方獵將七佛者。引衆六萬攻秀州。統軍王子武。聚兵興州民登城固守。屬大兵至。開門表裏合擊。斬首九千。築京觀。五賊退據杭。

康棟字子華。學畫於松雪公。得其華潤森鬱之趣。余有其秋山行旅一幀。倣郭河陽者。子華又善詩。有味外味稿。

蘭亭刻宋理宗集成一百十七本。櫞爲十冊。內有安吉古苔真草本。晝斷石本。劉無言臨本。趙菊坡本。此四本俱在吳興。其他又有沈存中家楮撫本。趙子昂十三跋本。趙子固覆水本。獨孤僧斬借本。

文衡山先生洗兒詩。年二十有八時所作也。爲弘治丁巳第。不知所舉兒是壽承否。人傳壽承前生乃一繪士。在宜興畫一土神廟壁。未竟而卒。托生文家。前所未了之壁。耿耿在念。後偶過廟。遂爲了之。顧壽承自擅書名。世不見其畫。壽承臨終時。囁語作衡老狀云。天曹發下許多誥軸。徵書甚急。須大郎去。一助。藉令果有之。則翰墨文人。斷然自爲一流。出入瑤階寶地。爲玉霄侍書之職。不浪隨五濁轆轤也。洗兒詩云。三十相將始洗兒。百年回首即非遲。祖書敢謂今堪托。父道方慙我未知。願魯難憑。蘇子論勝。無聊詠樂天詩。人間切事。唯應此。對客那無酒。一卮又云。春風一笑錦綯兒。共道頭顱較我奇。門戶關心能不喜。賢愚有命可容期。百年正賴培來久。萬事誰言足自茲。五十老親遺世網。從今多是弄孫時。

僧惠崇。人知其繪事精妙超凡。不知詩句亦清遠。有冰雪松霞之韻。嘗作句圖書。其所最得意。如嶺暮春猿急。江寒白鳥稀。掩門青桂老。出定白鬚長。鳥歸杉墮雪。僧定石沉雲。空潭聞鹿飲。疎樹見僧行。磬斷蟲聲出。峰迴鶴影沉。繁霜衣上積。殘月馬前低。移家臨醜石。租地得靈泉。殘月楚山曉。孤烟江廟春。松

風吹髮亂。巖溜漣。暮寒雲殘。僧掃石。風動鶴歸松。禽寒時動竹。露重忽翻荷。野人傳相鶴。山吏學彈琴。地遙羣馬小。天闊一雕平。

王安國作詩。好用酒樓字。嘗謂吳處厚曰。予詩有幾酒樓。吳曰。有二酒樓。其一。夜泊尋陽宿酒樓。琵琶亭畔荻花秋。雲沉鳥沒事已往。月白風清江自流。其二。若耶溪畔醉秋風。獵獵船旗照水紅。後夜錢塘酒樓上。夢魂應遠浙江東。安國曰。足矣。然不如錢昭度長憶錢塘江上望。酒樓人散雨絲絲。更有情味。

錢明逸每宿戒。必詰其謁者。是喫酒。是筵席。客無數。一巡酒。一味食。筵席也。客不過三五人。酒數斗。蠶盞一隻。青鹽數粒。藉地而坐。終日不交一言。恐當酒氣也不食。恐分酒地也。翌日問其旨否。往往不知。志不在味也。終日傾注。無涓滴揮灑。始可謂之酒徒。是名喫酒。其視揖讓飲酒如牢獄耳。

本草著糯米爲稻米。累朝釋略千言。無一字言堪釀酒者。正如魏史鍾繇傳。不言其工書也。

馬仲塗家藏蔡忠惠書金花牋十六幅。每幅四字。玩其波畫。令人起敬。題云。梅三、馬五、蔡太皇祐壬辰中春寒食前一日。會飲於普照院。仲塗和墨聖俞

按紙君謨揮翰。過南都試呈杜公歐陽九評之。當處在何等。馬五諾我精婢潤筆。皆是快事。張南軒跋云。蔡端明此書。大得顏平原濱巖有法度。而不廢其操縱。運用妙處。

老子道德經。有玄師楊真人手書。張鎮南本。鎮南卽漢天師三代系師。魯魏武表爲鎮南將軍者也。所謂五千文者。五千字也。

許玉斧之子黃民。旣傳楊許南真經法。因避亂。齋入剡。寄藏馬朗家。朗同弟罕。寶祕看奉。恆令有心二奴。司香火。一名白首。一名平頭。灑掃拂拭。室中常有神光靈氣。居士婁惠明。先以在剡。甚樂經法。而局鑰嚴固。覽觀無方。景和元年。乃出都令嘉興。癸季真啓宋主勅。就馬家取經。及經至都。癸呈景和勅於華林。暫開以付後堂。道士陸修靜。

精國初燬於火。

許掾去世後。不欲顯名。自稱幽人。

茅山有金陵館。主父遵祖。宗陽館。主張元之。皆嘉興人。張又於菌山澗上

築室以居。時有白鶴來止。遂名鶴臺。

秦良常洞立石頌德。李斯書文曰。始皇聖德。平章山河。巡狩蒼川。勒銘素璧。其文埋地。不顯於世。

宋政和初。道士莊慎質。發陶隱居丹井。得一圓研。徑九寸許。列十一趾。滌之朱色爛然。旁有丹一粒。如芡實。取之輒墮井中。

宋元祐中有中貴羅淳一者。學道華陽。意隱居之藏。有丹砂異書。一日穴墓。唯鐵繩懸一空棺。內有一劍。并玉鏡各一而已。其壙甃環遶。相次成文。曰。華陽隱居幽館。勝力菩薩捨身。釋迦佛陀弟子。太上道君之臣。修上乘之六道。缺字之三真。憩靈岳以逶迤。遊太空以棲神。書蹟神妙。是隱居手書墓旣開。遂摹此文以傳。元祐六年。林希子中所傳如此。蹟未得見。

女仙張微子。常服霧氣。云霧者。是山澤水火之華。金石盈氣。服之能散形入空。與雲霧合體。

葛洪第三子善畫。常於雪中就翟希真家素壁上。圖三人。一白鹿。二樹。一藥笈。二人手執玄芝。一似采藥之狀。樹似松柏。皆傍幽巖。爲風雨所敗。枯朽之

狀不知何意。

宋常州天慶觀道士傅霄。善書。尤精隸古。亦字子昂。

右軍書。千古絕技。然在梁時。尚受人排抑。如陶隱居所評。樂毅論極勁健。而非甚用意。太師箴大雅吟用意。甚至更成拘束。

張伯雨內名嗣真。號貞居。所著有外史山居集三卷。碧巖玄會錄二卷。尋山志十五卷。余嘗手抄其潤阿詩稿二卷。又得購藏其小楷手蹟二方。每一展舒。覺松雲雪瀑之氣。爽然逼人。真仙品也。虞道園寄伯雨詩云。獨抱長鑑管白雲。琴心誰錄內篇文。清齋三日秋仍瘦。徧禮羣真夜每分。石記恐妨塵外事。山經聊許世人聞。已從司馬求真籙。更爲通章九老君。伯雨酬道園詩云。一函真籙是遺書。想爲焚香謝紫虛。海上安期分食棗。人間長史合縣車。泥丸日月存思否。華蓋煙嵐筆札餘。絕嘆清詩不埋沒。解隨霜葉墮山居。

茅山詩多矣。唯宋楊至質七言一律獨備。山中典故。非虛語者。而句自雄。舊云。玉牕空浮已字山。五門不鎖洞天寬。紫花可餌秋尋赤。紅焰難埋夜見丹。畫得一牛方水草。飛來三鵠各峰巒。仙蹤寂寞高風遠。誰爲先生指額癢。

郭熙言畫山水。數百里間必有精神聚處。乃足畫。散地不足畫也。
黃華老人刻雲溪堂法帖。有李贊皇真蹟。

傳燈錄載。僧問多福院長老曰。如何是多福。一叢竹。多福曰。一莖兩莖斜。曰。不會。曰。三莖四莖曲。余家藏梅花道人一葉竹題云。誰云古多福。三莖四莖曲涼陰生研池。清風滿淇澳。觀者不解其語。不知沙彌引此一則公案。真以畫說法者也。

天日山神形如白鹿。每歲五月與震澤龍會。多暴風雨。

杭烟霞洞僧雄鑑。號瘦石。善畫。

杭北關大覺寺。有東坡鼎。趙松雪書十可軒。參寥書覺路二大字。杭安溪大遮山東明寺。有建文君遺像。想從亡諸臣所潛留也。

申峰禪師。是無門洞法師慧開道人再來。

杭州北山玉泉院池水。曾置局作紙甚佳。以擾民尋罷。

上天竺藏戴文進十八羅漢像。余兒時猶及見。下竺有王叔明畫壁。保叔塔院有叔明畫海天落照圖。在左壁上層。然皆剥落矣。今乃絕蹤。

宋杭廣化院僧了性。精醫善草書。東坡爲作六觀堂。老人草書歌曰。物生有象乃有滋。夢幻無根成斯須。方其夢時了非無。泡影一失俯仰殊。清露未晞電已驅。此滅滅盡。乃真吾云如死灰。實不枯。逢場作戲。三昧俱化身爲醫。忘其軀。草書須學聊自娛。落筆已喚周越奴。蒼鼠奮髯飲松腴。剝藤玉版開雪膚。遊龍天飛萬人呼。莫作羞澁羊氏姝。

蘇子瞻寶成院賞牡丹詩云。春風小院却來時。壁間唯見使君詩。應問使君何處去。憑君說與春風知。年年歲歲何窮已。花似去年人老矣。去年崔護若重來。前度劉郎在千里。詩鐫石壁。筆法甚道。

武林潮鳴寺有宋思陵賜統制劉漢臣詩云。野寺差參落漲痕。疎林欹倒露霜根。扁舟一棹向何處。家在江南黃葉村。此蘇子瞻句也。起句第二字是水字。今只改一寺字。遂掩而有之。思陵博雅。斷不如是。當由一時在寺中偶御筆書之。遂以賜劉。而寺中欲假以爲重。乃改字勒石。以侈榮觀耳。不然。豈子瞻以詩得罪。易世之後。猶沒其警句。竟充支賜之用耶。一笑。

王仲山先生畫極蒼古。曾見其看泉圖一幀。題句云。幽泉未出山。潛與元

氣結霏霏散爲雲。谷口薜衣濕。

石田草草拾片紙。作春社醉歸圖。一老倥兀牛背。有天際意。牛止露角。身毛俱渴筆。拖就彌有神氣。題句云。老夫自是騎牛漢。一蓑一笠春江岸。白髮生來七十年。落日青山牛背看。酷憐牛背穩於車。社飲陶陶夜到家。村中無虎豚。犬鬧平地小徑穿桑麻。也無漢書掛牛角。聊挂一壺春酒濁。南山白石不必歌。功名富貴如雲薄。成化己巳沈周。

姜太常立綱。世傳其楷法嚴整。未嘗知其善畫。余偶得其一幀。蕭疎聳秀。全以黃鶴山樵爲宗。特筆意稍未化耳。題句云。功名以見繡爲衫。萬里青雲入笑譚。回首九峰天際碧。可能無夢到江南。

倪雲林寫寒梢二樹。又一小虬松低巒。一層露白見沙影。下層淺瀨砂礫。極荒寒之趣。題云。寓館風雨秋。閒門草苔蠅。懷人思奮飛。攜書此留滯。玉琴和幽吟。竹牕聊靜憩。八月二日寫。懶瓊。

又一幀寫疏林遠岫。題云。已從漚鳥狎雲深。老我無機似漢陰。采采菊花猶滿地。蕭蕭霜髮不勝簪。南遊阻絕傷多疊。北望艱危折寸心。家在吳淞江水

上。清猿啼處有楓林。

癸丑七月旣望。子素徵君。以此索畫。因寫以贈。十八日鑽。

顏魯公。餌道士陶入。八刀圭碧霞丹。自此不衰。陶云。公於七十後有大厄。當會我於羅浮山。盧杞陷。公遣使李希烈行至汎水。遇陶曰。吉吉。指嵩少而去。公死。賊中啓棺。狀如金色。爪髮俱長。如生人。蓋尸解云。

吳興向氏。宋時三世好古。多蓄法書名畫古器。有名明者。爲嘉興推官騷而誕。長城人劉暄字淵道。以計取其籍。獻之賈似道。遂按圖盡索之。皆六朝神品。弁陽老人周密。曾至其家。傑閣五間。悉貯書畫奇玩。佳硯百餘。古玉印數十盒。有白雪靈璧石。高數尺。臥沙水道悉具。而聲尤清越。景定間。其祖若水墓。爲賊所發。棺上有一樞。所貯皆平日所愛法書名畫也。多爲屍氣所蝕。惜哉。

今世以白衣冠爲諱。考古惟戰國燕丹送荆卿入秦。渡易水。送者皆白衣冠。蓋白者金色。所以助兵氣。非爲哀喪而然也。隨志宋齊之間。天子燕私著白高帽。士庶以烏太子。在上省則以烏。在永福省則白紗。隋時以白帽通慶弔之服。國子生亦服白紗巾。晉著白接離。竇苹白譜曰。接離中也。南齊垣崇祖守壽

春着白紗絹帽。肩輿上城。人以爲怪。樂府白苧詞曰。質如輕雲色如銀。制以爲袍。餘作巾。唐六典。天子服有白紗帽。其下服裙襡。皆以白。世傳明皇幸蜀圖。山谷間老叟皆著白巾。或云爲諸葛武侯服。此不知古今者也。

元僧仁一。初隱富陽妙智寺。楊廉夫與之善。廉夫鐵篷。惟一初能吹。楊贈之詩云。一初闔黎諸法解。吹得道人雙劍簫。大道不知宗北秀。看山直欲盡南條。

新城縣有咽水洞。人至洞口揖曰。請仙官恩澤。卽洞中鬪鬪作聲。噴出泉水。魚鰐亦隨水跳躍。人又揖曰。水足矣。隨復返流。而洞外田萬畝。藉此灌漑無乏。有邑令范姓者。往觀鳴鑼放砲。揖之不應。令怒。訶責里胥妄報。晚宿旁寺。夢有黃衣白首數老人來見曰。吾皆秦人也。避亂至此。不識漢官威儀。畏聞車馬聲。故潛伏不動。明府何責於里胥耶。不然。請姑留再試之。范曉復請水流如故。此元人記錄語也。晉人桃源避秦事。正言其上世來此。傳流子孫。不與外通耳。今乃云仙官主司泉源施喻任意。又能見夢於令。何其幻耶。豈又有一種避秦人。能服餌得道。如採藥毛女類耶。

潤州鶴林寺。以米元章爲伽藍。杭梵天講寺。以蘇東坡爲伽藍。證果於翰墨文章者。何患無香火地哉。

徑山明大禪禪師。秀州人。

勝果寺無著禪師。名文喜。嘉興朱氏子。又僧淨梵。嘉禾人。姓笪氏。

石田綾地傳色山水。筆意倣董源。極雄秀。茗客持來議易。余雪卵研已而不果。然此頓耿耿常在余懷也。石田書所作春歸曲於上方云。今朝三月三十日。問春果是明日歸。春歸當向何處去。春亦不言花亂飛。東家蝴蝶已無賴。強逐遊絲揚落暉。青樓粉暗女子嫁。朱門鳥啼賓客稀。春一去。萬事非。臨岐更把一卮酒。愁見牆頭梅子肥。退之以吳綾索作傅采山水。殘紅綠陰。偶似春暮。因省去歲山行。作春歸曲一篇。乃填空方以實其景。退之勿訝其現成也。己亥沈周。

米元暉大姚村圖。澄心堂紙。所畫墨樹三攢。屋四五間。雲氣與岡阜相抱。四面空闊皆水。石角微作遠巒。以大姚在太湖中故也。米有自題句云。廣文當日官雖冷。可奈才名振世何。他日君家須炙手。而令聊復雀堪羅。老來尙喜管

城子更愛好山江上青。武林秋高曉欲雨。正若此畫青冥冥。三茅別有洞中天。
我欲居山屏世緣。累行積功多悅氣。玉宸欣有地行仙。紹興戊午季春十一日。
書於大姚五湖田舍元暉。

此卷元時爲王雲浦者所得。已失之又復得。因手題云。大姚去姑蘇城南
三十里。臨諸江湖。江則吳淞江。姚城江。白蜆江。小龍江。湖則陳湖。葉宅湖。車
坊漾。獨墅淹。大姚地可百畝。浮諸水之間。有小山。高不滿數丈。上有古刹。依
山之顛。曰文殊院。正殿有文殊坐獅子像。甚奇古。周圍有深渠數匝。乃誦經
行道之跡也。唐宋名公留題甚多。皆刻石以置于壁間。米南宮弟兄嘗遊於
此。其地舊址猶可考。余別業數椽。在笠澤。姚澄江之北。與大姚隔小龍江。相
望咫尺。時復往來焉。至正甲申。余在燕京。忽得此卷。因捨以歸吳。丙申之變。
余避地入閩。丁酉歸家。業一空。而此卷僅存。戊申吳復兵變。余流離濠梁。己
酉復歸田里。故居浮蕩。荒榛瓦礫。不堪舉目。又復得此卷於野人家。事物之
遇。豈偶然哉。辛亥秋七月暇日。展卷太息。用識於後。以紀歲月云爾。雲浦道
人。

倪元鎮有次韻詩云。喟然點也宜吾與。不利虞兮奈若何。鴻雁欲來風嫋嫋。庭前樹子落娑羅。吳淞江只葡萄綠。林屋山仍縹緲青。說與弋人何慕我。高飛鴻鵠各冥冥。大姚湖水自生烟。長物都除絕世緣。笙鶴不爲歸鶴怨。王仙真是勝丁仙。雲浦老人亂後復得此卷。感慨今昔。觀其題可見。辛亥八月來謁雲浦出以見示。戲走筆追和米公三詩。以寫懷云。倪瓈。

國初此卷入沈汝融家。有諸公題詠。

吾昔風流聞米老。沈家今日覩真形。千金散盡還來復。此幅君須比四靈。成化癸巳正月廿四日偶得觀沈氏所藏米老書畫。不覺神情清暢。故賦此以致景仰之意。瓜涇徐源題。

米敷文旣遊清都。遺蹟之在人間者日少。至若貌江山之勝概。發詞藻之精英。翰墨淋漓。聚成卷軸者。則又加少矣。此卷其易得耶。王雲浦再失而再獲之。所以爲至喜耳。然萬有無常。竟又歸諸沈氏。沈氏世爲良醫。而目章尤知玩古。嘗締余交。今亡矣。子玄出以徵題。見之令人淒斷。洪武庚午二月澹如王行。

歲癸巳。余得觀米敷文真蹟。後十年癸卯。奸人乘時射利。搜索奇玩。至以進獻託名。騷擾一境。而沈氏故物遂去矣。未幾奸人敗露。明正典刑。而此卷不知竟落何手。汝融痛惜故物。乃以所嘗錄卷中稿。請予重書一過。蓋觀影思形之意。嗚呼。物理有聚散。故蘇子有雲煙過眼之論。然則亦何用深惜也哉。後二歲孟夏朔旦。源在懷賢樓再識。

成化年有王贊者。挾中人以檢括進奉爲名。此卷掠去。沈石田追憶補圖。氣韻亦雄渾。自恣譬楔帖之有唐臨。亦天地間罕物也。

小米大姚村圖。澄心堂紙所作。詩句藻逸。書畫道潤。得乃父風。不易得之物。爲吾蘇沈汝融氏之世藏。成化末。王贊刮貸江東。此卷屬其鷹攫。汝融日愁若廢飲食者。以余嘗觀求追寫其所記憶。久亦付之茫然矣。近過徐甥。出元暉大行書三詩。卽其副本耳。遂臨一過。復漫補此圖歸汝融。始塞其意。且謂之曰。物之聚散自有數。正不使人容心其間。譬之此卷在王雲浦所。兩得兩失。而轉至予家。予家方一失。已安知他日不復得乎。余請以拙惡爲死馬骨以媒之。弘治壬子九日。長洲沈周跋。

大姚山水如故。固不改其真。彼元暉之陳迹。沈君既不足戀。而石田所倣。更得其似。且有似人之喜矣。元暉有女弟家大姚。故常往來其地。詩畫所由以作。蓋今陳大理汝玉亦嘗得其二幅。上有題識。是以知之。吳寬。

米氏父子本襄陽人。而寓居吳中。昔張句曲傳海岳翁云。其晚年愛潤州山水之勝。乃卜居北固。及觀海岳表吾鄉朱樂圃墓云。余昔居郡。與先生遊。此可見其久寓於吳。而女因嫁大姚。敷文大姚村圖所爲作也。作宋史者直云吳人。而後之論撰者。遂以爲吳縣人。胥失之矣。庚申十月廿一日。觀石翁臨敷文本偶題。吳都穆。

元暉大姚村圖。於吾蘇大有關涉。王雲浦之獲自燕京。再徙沈氏。爲吳中光賁者。蓋又百年。是宜永鎮茲土。不復他適可也。何神物不護。竟取檢括之厄。使其果得登清都。入左藏。則亦不失爲此物之蒙幸。然今又不知流落人間。何許也。汝融昔藏家時。有人以米三十斛求售。不許。而竟爲烏有。其痛惜之情。自不可釋。然石翁臨本宛然。故吾雖一再傳寫。亦如梅花照水。格度具存。使人觀之。更有想像不盡之餘味。然則舊物之存不存。可無恨也。汝融自

失此以來。嘆惋有年。可謂好古之篤者。姑以此慰之。南峰山人楊循言。
沈氏藏石田先生所繪大姚村圖歌。重山凝遠陰。江雲暝林濕。淋漓六尺
素。滿手潑秋色。模糊似是溟海圖。何乃目之曰五湖。圖窮更聞清響接。百顆
歷歷驪龍珠。米家風流照眼新。細玩始知身外身。虎頭能傳阿堵物。虎貴尙
入中郎神。當時得失屬王郎。邇來又復遷東陽。得耶失耶孰主張。茫茫宇宙
悲弓亡。神物不可久靜處。能走四海生暉光。奎宮王府眇何許。夢寐似聞歸
故鄉。五湖田舍清風遠。元暉眉目不可見。嗚呼。元暉眉目不可見。五湖之水
清如練。弘治六年八月一日。祝允明。

春空沉雲山有無。眼明見此姚江圖。圖窮爛熳得題字。照人百顆驪龍珠。
平生雅識數文書。紹興歲月仍不誣。豈知尤物能媒禍。繭紙蘭庭已非故。石
翁信是學行人。能使邯鄲還故步。憶昔儉人賄爲囿。瀆財更假狂闌手。千里
奇珍歸檢括。故家世物那客守。沈氏藏茲二百年。一朝掣去心茫然。誰言物
聚必有散。手澤相關常累嘆。未能一笑付亡弓。且喜百年還舊觀。豈余鈍眼
錯顏標。抵掌真成孫叔敖。區區不獨形模在。更收風骨驪黃外。一時點筆廸

通神。故應小米是前身。從來藝事關人品。敢謂今人非古人。後學文徵明題。
竹懶曰。米元章畫。余嘗見維摩詰王右軍及天女諸像。如春蠶吐絲。虛無
縹緲之極。所謂不令一筆入吳生者。又見其著色細潤山水。如王右丞李營
丘者。又見其寫松枝。針蠶纖勁可數。而偃仰取態者。皆精工入微。無一豪自
恣。若世人□□稱米畫。特其潑墨一種耳。然其用意亦自有別。蒼蘚者。以峭
蒨取奇。綿聯者。以起伏盡態。大都寫意中出沒。或然或不然之趣耳。元暉雖
祖家法。神而明之。不盡拘塗。較南宮務加明秀。時於峭蒨之下。或厚培其
基。綿聯之中。或獨據其勝。余所見海岱樓清淮羣峰諸圖。及余購藏姚山秋
霧圖。斷乎藍田營丘一派。非家山也。此大姚山圖。余不得見。見石田本微參
其神。蓋於渝濛大水寥廓太虛中。閃出孤雲片雨。啞抱樹石而獨住。所以氣
象奇妙耳。良工心苦。可令俗子漫議耶。

之囁。其一贈陳雲洲。

雪舟僧喜藏雲林畫。暇日出觀。余得一一錄其題語。時一玩之。以當過屠

我愛陳君賢父子。遠將舟楫寄孤村。三薰三沐敬愛客。能述能承慈孝門。

水影雲容歸畫笥。松醪未酒瀉陶尊。淹留竟日無塵雜。坐受涼風深樹根。十六日爲明遠戲寫并詩。

太丘遺澤被諸孫。東蔡深居雨外村。濁水牟尼因見地。好山罨畫政當門。
得錢賽買書千卷。留客時沽酒一尊。名利區區等春夢。貪夫未覺古槐根。
江老人喜雲林之畫與詩不徒作。蓋其人之賢。故次其韻。以發清賞。許元白。
雲洲隱者元龍裔。家住吳淞江上村。九朵峰高雲遠屋。百花洲近水迎門。
焚香對月彈琴譜。投轄留人醉酒尊。長欲乘風到蓬島。相尋山老問天根。嘉
言次韻贈雲洲生。

又一幅贈鄰九成。

吳山春雨淨。江渚暮潮平。解纜欣初霽。開帆已到城。鄰君有高趣。尊酒慰
閒情。醉吐真丘壑。毫端一笑成。鄰君九成。每見輒求作畫。至正五年二月八
日泊舟江渚。而九成出素紙苦徵畫。時已憊甚。只得勉應請。大癡老師見之。
必大笑也。戲墨重看十七年。闔閨樓閣蕩飛煙。簡村蘭若風波外。坐對湖山
一啓軒。辛亥十一月九日。雲林子復覽因題。

又一幅。浦城春色。

遜學親契其先世居閩之浦城。爲寫浦城春色圖。并賦詩云。七閩嵐翠合。
山勢浦城高。春靄浮青壁。晴曛醉碧桃。吟猿儻木客。飛瀑亂松濤。夢入千峰
裏。雲霄一羽毛。倪瓈。甲寅二月。

又一幅。贈寓齋先生。

諸蒲岸柳望秋零。桂樹懸香月影清。野水浮舟歸未得。酒杯到手句還成。
雲松眠鶴夢方遠。露草寒蛩鳴不平。南郭先生玄默久。時收歌詠寫閒情。瓈
爲寓齋先生畫并賦。

竹懶曰。倪元鎮書學楊義和。黃素、黃庭。詩清遠真率。畫宗營丘。蕭條簡澹。
則所自出。生平極敬張句曲。楊鐵崖。黃子久。必云大癡老師。同時吳仲圭深
隱卜肆。王叔明高臥黃鶴峰。往來旣簡。聲氣稍疎。有諧謔處。必曰王蒙未夢
見也。而梅花菴曾未齒及。要之此四老人。自是勝國一時巨老。同得曹溪一
滴水。各自開堂說法。照曜千古者也。有友人欲編雲林詩集。託以采拾。故余
遇即錄之。

王叔明倣董北苑風雨蕭寺圖。氣韻掀簸。物象俱備。不知較北苑所作。相去幾何。顧叔明自是寫圖手。遠近位置歷然。不爲山林煙靄之所泊沒。余又見其爲陶宗儀寫南村圖。鳬鴟貓犬。紡車春碓。家人器具。一一畢備。若予久渾厚雲林疎簡。雖各極所擅。而施之圖。似終遜黃鶴矣。元雲間沈良者題曰。墨雲擁高山。頃刻風雨至。劃然海潮聲。草木爭偃地。曠野少人行。山僧獨歸去。衲衣盡沾濕。敲戶何急事。倉皇前村民。乘屋一何亟。一婢已抱甕。一婦更持器。重茅惜被卷。破屋家所寄。戴笠者漁郎。理網口口脣。老翁若望家。擔物終不棄。陸走尙甚危。永行可無畏。前溪風雨惡。篙折水流駛。行者當蚤歸。居者不豫備。北苑爲此圖。黃鶴師其意。想見晚來晴。雲淨山橫翠。始信娶時間。真宰特相戲。予家有董北苑風雨蕭寺圖。是思陵所題。筆法高古精絕。叔明相訪出以示之。稱賞不置。予輒以贈之。叔明爲臨此卷。予展賞題此俚言。時至正庚寅秋七夕次日也。華溪沈良。俞焯題云。郎娘屋破茅茨。風雨谿山樹欲飛。出世不知休歇去。繙郎何事始知歸。俞焯題于都城寓舍。張遠題云。吾師一峰道人。曾有模董元風雨蕭寺圖。今見此可謂雙劍神物須合。子中其藏之以俟。雲間張遠竹懶曰。余

憾不得見。一峰作合參兩家筆法。

元有兩閒閒。吳閒閒名全節。係羽流。趙閒閒名秉文。官禁近。或云金正大間人。俱善書法。有辭藻。而趙尤橫溢。余得其擘窠書。自作和東坡赤壁詞稿。雄快震動。有渴驥怒猊之勢。而詞亦壯偉不羈。視大江東去。信在伯仲間。可謂詞翰兩絕者。詞曰。清光一片。問蒼蒼桂影。其中何物。一葉扁舟。波萬頃。四顧粘天無壁。叩櫂長歌。姮娥欲下。萬里揮冰雪。京塵千丈。可能容此人傑。回首赤壁磯邊。騎鯨人去。幾度山花發。澹澹長空千古夢。祇有歸鴻明滅。我欲乘雲。從公歸去。散此麒麟髮。三山安在。玉簫吹斷。明月正大五年重九前一日。書於玉堂之署。秉文元遺山題云。夏口之戰古今喜備道之。東坡赤壁詞殆戲以周郎自况也。詞才百許言。而江山人物之勝。無復餘蘊。宜其號樂府中絕唱。閒閒公以仙語追和之。非特詞氣放逸。絕去翰墨畦畛。其字畫亦無媿也。辛亥夏五月來太原。借宿太悲僧舍。田侯唐臣出此軸見示。閒閒年七十有四。以壬辰歲下世。今此十二日。其諱日也。感念疎昔。悵然久之。因題門生元好問謹書。商挺題云。東坡赤壁詞。閒閒公追和書於玉堂之署。遺山謂坡詞樂府中絕唱。閒閒詞爲仙

語題評已竟。欲復何言。前代風流可敬可慕。遺山野史亭夜雨感懷詩云。私錄關告赴求野。或有取秋兔一寸毫。盡力未易舉。棲遲私自惜。憂思誰與語。轉展天未明。幽窗響疎雨。每讀至此。不覺老淚盈睫。東坡之後。而有閒閒。閒閒之後。而有遺山。未卜他日知遺山者。復何人耶。晚生商挺敬跋。

上海下沙鎮爲鶴坡。或云鶴窠。乃陸機養鶴處。宋沈約云。鶴維鶴村。出者爲得地。餘皆凡格。孫恬詩云。歸舟傍南坡。坡樹雜嵐氣。上有胎禽巢。不知育雛未。

舜祠東廡下有杜康泉。世傳杜康以此泉釀酒。揚子江心水與惠麓水秤之。俱一升。重二十四銖。此水重二十五銖。

東坡北海十二石記。稱登州下臨大海。目力所及。沙門。鼈磯。牽牛。大竹。小竹。凡五島。唯沙門最近。兀然焦枯。其餘皆紫翠巉峩。出波濤中。真神仙所宅也。上生石芝。草木皆奇偉。多不識名者。又多美石。五采斑斕。或作金色。熙寧己酉歲。李天章爲登守。吳子野往從之遊。使人入島取石。得十二株。皆秀色燦然。適有舶將轉海至潮。子野請於解公。盡得十二石以歸。置所居歲寒堂下。近世好

事能致石者多矣。未有取北海而置南海者也。觀此記。知東坡到處弄石。不獨米顛在無爲軍而已。

東坡不獨以石供參寥。其在高密。又於珠璣巖下。取小石如彈丸。歲久爲海浪所磨鑿。可愛者數百枚。養昌陽置盆盎作詩供。慈堂老人詩曰。蓬萊海上峰。玉立色不改。孤根捍滔天。雲骨有破碎。陽侯殺廉角。陰火發光采。纍纍彈丸間。瑣細成珠班。閭浮一漚耳。真妄果安在我。持此石歸袖。中有東海垂慈老人眼。俯仰了大塊。置之盆盎中。日與山海對。明年菖蒲根。聯絡不可解。儻有蟠桃生。旦暮猶可待。

丙寅閏六月。鬱蒸異常。風雨飄迅。所藏書畫法帖。俱不敢出曝。每日與方牀竹枕。取蕉陰荷氣。轉徙礮磚以消之。又賴鬻古者。間以舫子泊河下。持雜蹟來看。十百中一二。有足繫余心者。雖不成售。亦得姑錄其副。時自玩焉。有定武真搨蘭亭一卷。視余舊藏。係一石而搨手不佳。且磨泐去十之五。云從新安舊姓得之。跋云。蘭亭修禊序。世相傳以定武本爲最佳。予家所藏。不過是也。丙午冬。予官于廷直。今淮東漕。王公順伯丞于棘司。每公餘。相與繙弄簡冊。順伯出

其家金石刻百餘。古文奇字多所未見。暨出蘭亭本十餘。讎校之筆。瞭然飛動。其卓然傑出者。則曰定武也。順伯誇曰。行半天下。所得推此。今君詩所出。又如順伯之所誇。安得與吾順伯拊掌一笑。共此清賞。己酉長至日。西昌李大性伯和。又此帖入石。定武才屬耳。石圮畫蠹。吾意墨本在人間。殆不啻百千萬本。令一紙之價。如拱璧寸珠。踰千金而弗售。豈非懼於終盡耶。俛仰之間。已爲陳迹。其可慨嘆若此。况禊事哉。嘉定甲申中春月。湖老漁定之。又雙井黃壁。觀於檢正直舍。開讀數過。不知吏氣之汚人也。嘉定改元九月一日書。又題名者十餘人。金陵何剗。霅川丁端祖。東陽喬行簡。汴人趙崇憲。東陽滕強恕。眉山楊汝明。三山陳貴謙。富沙真德秀。嘉定庚午十月廿二日同觀于羣玉堂。江原張鈞。建安劉爚。眉山任希夷。晉陵薛極漢。嘉薛紱。廬陵胡榘。祥符趙希昔。嘉定辛未同觀于西湖舟中。

又宋搨本蘭亭經。王弇洲先生鑒定。題者甚多。悉錄之。以備參訂。

歐陽永叔嘗跋蘭亭。謂真本已歸昭陵。世所傳本尤多而皆不同。蓋唐數家所臨也。其真僞優劣。覽者當自擇焉。今觀此刻。與尋常所見者亦異。永叔

信矣。千文傳題止止齋。

蘭亭帖不問刻之精否。見者無不愛玩。爲其流風餘韻。猶可挹也。蘇人錢良祐。

蘭亭詩敍爲書家六經。而善本絕難得。苟能彷彿其次者。亦勝於學世俗書也。近日吳興趙魏公書法遍海寓學者僅得其形似。而古意皆無。如啖蔗徒咀嚼其餘全。不見其味耳。孤蓬倦客陳方題。

世謂修禊帖實書法之楷正者。然太宗得之。以爲珍玩。則出蕭御史之計。及歸晤陵。雖數百年間。而御史之盜名爲未泯。噫。與溫韞輩同可恥也。今觀此本。亦未敢擬於定武。恐亦定武之別派歟。淮陽焦燦。

蘭亭敍自昭陵葬後。爲溫韞所發。泯沒不知所存。唯留定武刻本傳世。尚有典刑。後之好事者。轉相傳倣翻刻。則有肥本。瘦本。三字。五字。損本。之異。以僞雜真。縱橫論說。去古逾遠。余不諳字學。景文持此卷徵。余評可謂求道於盲者也。諸公皆賞鑒之士。旣已審定。僕亦確信其爲善本。至元六年後庚辰歲十月望日。吳江用拙道人張淵清夫。時年七十又七歲也。

賺書那知翼與詢。人人牽引說昭陵。阿菟書法能參透。不問行間一字僧。
俞焯

昭陵不載啓。古刻石已殘。鋒芒久自滅。如出掘筆端。臨池幾人誤詎識。筆之完貞觀賜搨本。尙或傳衣冠。茲實兵火餘。分派非殊源。妙用無隱迹。神明當復還。祕藏懼不廣。摹勒金石刊。庶幾將墜法可續。後世觀來者。儻護持。何止敵璵璠。右薛道祖題修禊敍詩。辛巳良月。吳陳深書。

題蕭翼賺蘭亭圖。

笑談相對各歡顏。那信蘭亭去不還。千古昭陵遺恨在。忍將真本落人間。
橋李釋若舟。

蘭亭禊事帖。右軍得意書也。唐太宗酷愛之。蕭翼爲時言官。不能迴人主玩好之癖。以計取之辨才。卒以從葬昭陵。辨才佛者。以物留礙。固爲可鄙。而昭陵之殉。又不能免王孫之譏。來者可觀感焉。至正七年四月十三日。番陽釋廷俊爲景文先生題賺蘭亭圖帖後。

世傳蘭亭蘭紙。已葬昭陵。迺蕭御史詭取僧辨才者。人主之所好。不當爾。

也。文皇思以貞明治天下。是必不然。故余以爲好事者爲之。若然。則異日溫
韜之事。亦佛氏所爲報緣者耶。此定武本也。因觀以及之。谷生鄭元善。

字書爲六藝之一。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蘭亭帖其一也。當右軍燕集時。書
以紀一時之事。初不計其傳遠與否也。自定武墨本散落人間。孰不取法焉。
然以天下之廣。歲月之既多。無一人能及之者。已往不可見。其來不可知。藝
之至於至善。無可加矣。世之堅良者。莫貴於黃金白玉。萬毀萬滅。淪於瓦礫
者。何可勝數。而此墨紙也。後人寶之者。則曰此吳景文家所藏。某字闕。某字
損。千載如昨日。則其所謂堅良者。不知幾成毀矣。一藝之精。可傳不朽。况其
大者乎。張遜題。

右軍真蹟入昭陵後。沿唐至宋。舉世摹本刻石。不下什百。雖其才情筆力。
非復晉人風流。然猶庶幾右軍雄秀之氣。仲敏出吳君景文所藏善本。弋陽
樗散者李纘識。

不知贊客是朝紳。邂逅全無一語真。賺得王書天上去。老僧方識世間人。
梅屋道人書。

蘭亭佳者誠絕世之寶。歷世逾遠，則逾難得。定武本余獨於祕府數見之。人間蓋未嘗見也。非獨定武。此本世亦未易得矣。仲玉尚寶之哉。廬陵楊士奇題。

昭陵玉匣去人間。定武王孫未易攀。留得雲仍隆。準在不教惆悵憶龍顏。
吳郡王世貞。

此宋搨禊帖也。前有長沙李文正公題額。後則元杜本、鄭元祐、張淵、陳深諸名勝。及明楊文貞公跋。皆許爲定武佳派。跋語似尚有蕭翼賺蘭亭圖。今失之矣。紙色如栗玉。墨如純漆。古雅可愛。考之宋刻復州豫章番陽石氏諸本。皆蘭前會字。及周邱所摹第五本。結法盡同。惟督策一二小不如此本。乃知周邱絕愛重之。與兩定武褚摹賜本合爲五耳。莫雲卿云海虞有賺蘭亭圖妙甚。文太史鑒以爲閻中令筆。而禊刻不稱。後歸趙太史汝師。今春晒書見之。因舉以歸汝師。未敢遽謂延津之劍。庶幾中郎之虎賁耳。萬曆丙子。王世貞題。

六硯齋筆記 卷四

書家飛白篆隸俱有之。王僧虔云。飛白是八分之輕者。又字有白而不飛。飛而不白者。唐韓晉公滉鑒古善書。聞建業古壁餘蕭子雲一蕭字遷置南徐海榴堂左壁。朝夕對玩。後李約載以入洛。特建精室藏之。所謂蕭齋者也。宋仁宗好書。以賜羣臣。韓氏羣玉堂帖。止鐫二字。今絹素遺蹟不可得見矣。元人好寫飛白。石飛白竹。縹渺天成之態亦可想見。若以勾白竹指爲飛白。則失之遠矣。

張彥遠作書估意。在推翼子敬而稍薄右軍。至云若藁行之間有興合者。則逸氣蓋世。千古獨立。家尊纔可爲其弟子耳。乃又云子爲神駿。父得靈和。旣靈且和。五氣俱備。若與彥遠握麈譚真。必當以五千文次逍遙齊物之後乎。

張懷瓘疵逸少草書。置之第八。在伯英、叔夜、子敬、處仲、世將、仲將、士季之下。曰諸子於草各有性識。精魄超然。神采射人。逸少則格律非高。功夫又少。惟圓豐妍美。乃乏神氣。無戈戟銛鋒可畏。無物象生動可奇。是以劣於諸子。得重

名者。以真行故也。今處數千載之下。不見真蹟。難以印證。所可參味者。淳化一
搨耳。竊恐右軍藝高譽重。當時必有僞手。脫墼以罔世。魚目之濶。實損照乘所
爲。譬其無生氣變動。良必由此。以後準前。可揆而得也。

士人立身須文墨。有文無墨。猶可託署縑緗。有墨無文。卽淪胥史矣。

丙寅二月。寒雨蕭然。歎友王越石。以斷爛長沙帖四冊。索余評定。余爲走
筆報之曰。長沙帖乃宋丞相劉沆帥潭日。以淳化閣本命僧希白模刻。希白筆
法喜纖瘦。字瘦則露筋力。多芒采。臨摹家最便。窺測古人用意處。當時卽已尙
之。然每卷尾各有歲月。第一卷云。慶曆五年季夏。慧照天師希白模勒。二卷八
年仲冬。三卷五年六月。四卷八年仲冬。五卷戊子歲孟冬。六卷五年季夏。七卷
五年仲秋。八卷五年季夏。九卷八年仲冬。十卷五年仲秋。又有中興後新刻本。
則無歲月。又有碑匠家本。字體形模。小有不同。今越石所得四本。細玩之所謂
筋力芒采。咸在其爲長沙無疑。而尾無歲月。其中興後本耶。當此書學湮廢之
日。得古刻數行。即可尋繹以求入路。况以昔所稱尙之刻。至四卷之多。何其快
也。

子昂擬東坡竹石。明勾四筆。作馬卵石。細篠面面叢之。不露根節。豈所謂質魯耶。石背一櫟樹。槎枒有勢。仍雜以棘枝。古澹之極。陳孔彥者題一絕云。徒羨芙蓉與牡丹。繁華瞬息易凋殘。何如竹石常清淡。冬雪春風一樣看。款云。華亭贊邑陳孔彥題。孔彥字士美。元之縣丞。稱贊府。亦科目中人。非今佐領比也。

梁元帝巫山詩云。樹雜山如畫。林暗澗疑空。山之精采浮動。全藉於樹。樹雜則穿插掩映。有幽深層沓之趣。元帝善畫。二語已破山水之的。

狀其促響。以週道里之廣。悉倚馬命名。奇甚。

張友正云。精毫熾筆。委曲婉轉。不畔散者。紙當得滑密。不沾汙者。墨又須多膠。酣黝者。如逸豫之餘。手調適而心懽娛。正可以小展熾桑皮也。音如紐之去聲。正婉轉不畔散之意也。令人縛筆。不患散而患畔。畔者。我意欲東。而筆強使西。大都狸豪之罪耳。

龔聖與寫中山兔隊。出奇神變。又寫宋江三十六人。形模雄怪。余幼曾見其高馬小兒圖。亦出意表。蓋聖與抱歷落忠義之氣。父子陷胡。觸目皆異類。特

作此詭詭之技。以宕胸中耳。

聖與作瘦馬圖自題云。一從雲霧降天闕。空盡先朝十二閒。今日有誰憐駿骨。夕陽沙岸影如山。經言馬肋貴細。而凡馬僅十許肋。過此卽駿足。惟千里馬多至十有五肋。假令肉中有骨。詎能令十五肋畢現於外。現於外非瘦不可。因成此相。以表千里之異麤劣。非所諱也。淮陰龔口口木孤清書。

龔璛題云。生成何用十五肋。羅帕銀鞍千百疊。可是羨藜肥不得。骨如山立意如雲。

椒氣好下菜萸氣好上。沉香烟直故李長吉詩云。沉香火暖茱萸烟。

日南國一歲凡八蠶。或云八蠶共成一繭。長吉詩云。將餒吳王八繭蠶。則又異矣。

長吉詩云。桃膠迎夏香琥珀。廣爾雅云。琥珀生地中。初如桃膠。堅凝乃成。今市中僞琥珀甚多。皆桃膠爲之。

黃州五祖山寺有桐木魚長二丈。晉物也。齊時擊以會僧。一夕忽失去。迨旦復還。腹有蘋藻。知其飛入江湖。白之官。時陝西曹濂知府事。鑒其爲琴材。令

近斲三十餘具。私其十七。而餘悉以徇求者。聲清越異常。成化年間事也。
前代祕書設監官以掌之。又別立讎較檢詳等官。非宏博知名士不與。蓋
慎重之也。故其書罕有散逸。本朝書在文淵閣者。惟翰林典籍。一員司其管鑰。
然亦僅存書目而已。

海東青鶻之俊者。大如鳩。春初自海入遼。不肯高飛冲天。別養一鳥。名小
青兒。大如雀。亦來自海外。與海青同上。俟其飛過天鵝。小青啣去其帽。海青俯
視天鵝。直下爪其眼。灑血而墜。常見搏擊之事。鷹犬相爲。如左右手。至於小青
能去鶻帽。若喻人意者。亦奇矣。至於始事者。何以能知二物之爲用。不又奇哉。
中山故多狡兔。其可爲筆者。乃溧水之中山。非晉地之中山也。唐史江寧
郡宋建康府皆貢筆。而溧水實皆隸焉。韓昌黎毛穎傳云。大獵中山以威楚。蓋
以溧水在楚之界。所謂昭闢投金瀨。伍員逃楚之跡。咸在若指晉之中山。則南
北徼風馬牛不相及。豈能威楚耶。

嚴子陵於溧水。亦有釣處。結廬山中。亦名廬山。嘗泛濫山經地誌。天下唯
葛洪井右軍墨池處處有之。其或著書者欲援以爲重。未可知也。顧釋氏書云。

有九百萬億同名同號阿彌陀佛。患衆生心量狹劣。不能證入耳。高流之蹟。一
二處互見。何足異耶。

至元間吳興有入駿之號。以子昂爲稱首。俄子昂以薦入朝。諸公皆相附
得官。錢舜舉獨齟齬不合。流連詩畫以老。

趙魏公藏小李將軍摘瓜圖。歷代所寶。因其剥落。倩胡廷暉全補。胡腹記
其筆意。歸寫一幅質公。公大驚以爲奪真。由此名震。

莘野字叔耕。善畫梅。居湖之蓮花莊。吳興徐士原。善畫寒林平遠。師法李
營丘。

元張來儀不獨能詩。兼亦能畫。曾臨高房山小幅。感而作歌。有云。我縱有
心嗟欲老。又云。乾坤浩蕩江湖闊。使我執筆將何從。蓋深心於是者。特遺跡難
覩耳。

孫茂敍。簡肅公孫也。好古博雅。以購藏書畫。致橐如洗。一日出觀其七世
祖聽雪公象。余敬諦之。沉邈玄澹。知爲有道者。公生元季。隱峰泖間。入國朝不
仕。胡文懿公儼爲作聽雪齋記。余曾詠聽雪一絕。因書系之云。破琴凍拆兩三

茲晃白牕櫺。暝坐氈。有耳不令筆。笛汙蕭騷。淅瀝掛松間。

春燕近人結巢。低簷矮棟。與人相雜。略無猜避。真有隨分營家之象。余嘗有題畫詩云。沙坳叢葦漁人國。野屋低簷燕子家。頗自謂有真率趣。今日偶閱新安詩。見宋吳蘭臯亦有燕未成家寒食雨。人如中酒落花風之句。則更饒情思矣。

京口廖山人。喜蓄奇物。遇於昭慶僧舍。倒囊出一古玉人。長六寸。面目如啜泣者。頂作盤髻。左垂髮一縷。下帷裳無襞積。亦不作兩趾。平其底可卓。廖曰。此周孝王像也。余曰不然。此古人殉葬玉俑。蓋亡者妻妾或其所嬖。肖己形而納之壙中。以表同穴之愛耳。

趙松雪臨王右軍東方朔畫象贊跋云。右軍小楷存於代者。唯樂毅論、黃庭經、及東方畫贊耳。余深愛此墨本畫贊。筆意清古。思齊有此。以情求之。不我斬也。乃爲臨此本歸之。王敬美謂當時魏公臨以與思齊。深恐不得當。寧知今日趙蹟。昂於古搨數等耶。然元美跋趙臨黃庭經。又以爲古搨有飛天仙人之致。趙雖極意。終爲所形。何也。

徐武功元玉草書宗長沙嘗見其雪夜聯句卷極備頓掣飛舞之勢詩句亦雄宕。祝希哲是公外孫書雪夜聯句四大字於卷首用顏正書體文徵仲補圖題云諸公聯句作於成化己丑越八十有五年爲嘉靖癸丑徵明爲補此圖徵明時年八十四聯句云積雪照山川良朋到村塢。顓晴暉盤簷櫺縕氣清肺腑。有貞兩儀何所觀。口白真可取。雍歡賞值今宵賦詠効前古。顓謫仙徒酒豪。坡老豈詩祖。有貞雷霆破頑聾。日月發朦瞽。雍虛明洞八窗豁達啓雙戶。有貞玉衡方北旋。銀蟬正東吐。顓風霜助威力。造化資宰輔。雍羣公真堪讓。蹇余焉足數。顓神鯀附雲龍。文豹趨虓虎。雍共知點爾狂。獨愧參也魯。有貞情高軼塵氛意合重鄉土。顓叨陪李杜遊。非比絳灌伍。雍梅蕊綴珠林鶴跡點玄圃。有貞自知人卽仙。誰辨賓與主。有貞談笑雜詩書。衣冠間文武。顓傳觴苦飛籌。煉句忘解組。顓時驚歲云暮漏報夜已午。雍殘燭剪絳花。疎星帶銀浦。雍大呼揮彩毫。半醉唱金縷。有貞剝曲未迴舟。梁園莫輕舞。顓豐登真有兆。凋弊恥無補。雍望已慰三農功尙修六府。有貞

今冬得雪稍遲。日過南至而未占三白。吾徒咸以爲憂。及茲蜡月中氣始

雪連二日。積厚至尺。公私慰焉。於是。有貞與惟清、大參、夏用、揮僉。及其弟至德。偶會永熙都憲所。都憲命其弟永和、錦衣置酒園亭。以爲賞雪之讌。鳴琴雅歌。以酬以酢。自晡至夜。而興益洽。因謂客曰。向者之謙於草堂也。初未有今夕之雪之景。亦未有今夕之酌之樂。而聯之句尚在。今夕可無以繼之乎。余及大參樂而從焉。乃相與改禁體爲新令。摘韻中塉腑取等數字爲關。又擲骰以次拈而聯之。一杯一聯。略不容間。良用至德。及永和分曹佐飲。雖不共聯。而從旁鼓舞從臾之酒。尊未罄。詩韻已足。都憲強命書之。以續詩家賞雪故事。余已醉矣。爛熳揮之。幾若小兒弄墨。塗抹老鴉也。觀者幸無以醒眼見諱。時嘉平節前一日。東海徐有貞記。

楊若謙諸君有大石聯句。一時膾人口。沈石田亦與焉。他日石田又作大石山圖。以貽君謙諸公。氣象雄渾。真荆闢筆也。重作詩題其上。押險搜奇。幾奪韓孟之席。快哉。石翁真足瞰睨千古。不獨雄長昭代而已。詩曰。望望秦餘杭。首尾行不了。大石突其尻。翹然一拳橋。山體厚藏骨。吐秀特爲表。正類抱中嬰。頭項露於褓。形大氣多散。輒足境偏小。其深雖未卽。遠觀已自好。頃來莫能窮。繼

至敢草草循牆道林麓。記曲乃遺杳。後登覺向峻。漸漸駕木杪。貌峰踞門左。呵禁口欲敲。有磴沿百級。有殿嵌山造。並殿跨偃石懸。口龍蟠矯。行人自其下。恍惚怖回爪。轉高躋其背。股慄身亦掉。鎮腦結佛亭。所仗力可擾。四壁備題句。貴賤成雜掃。同遊懲涉險。旅鍾促及早。次尋巖間寮。蜂房互窈窕。緣勢盡西向。局地窄接擦。雲梯中貫穿。所歷平地少。山靜日自長。石瘠人亦槁。坐僻覬居安。傳奇被遊攬。陽厓詫蜃掀。陰竇疑目窅。虛含風颺颺。濕映雲稍稍。衆燭不可熨。亂罌龜拆兆。層疊百寶合。正紺或廁縲。亘此金剛座。千古不可剗。危椒壓屋脊。雷雨常怯倒。草木亦作怪。牢絡萬蘿蒿。蒼松長深縫。本矮枝節老。斜見山桃花。微紅映叢篠。草異傳多藥。采掇未諳曉。欲宿償過三衾裯。悔忘抱。見氣喜夕佳。延月象更皎。尙欠一踏雪。意先有瑤鳥。情狀要細述。言語未獲巧。不期諸蟲鬼。挂腹蚤。口囊。宛然紫芙蓉。被我一手拗。東坡昔袖去。援口我非狡。山僧苦着相。便覺生煩惱。口大石圖口紙不能盡意。因綴拙詩。亦聯句之糟粕耳。尙冀垂教焉。

友生周上。

張伯雨得漢銅洗。有人貽以白石。因種小蕉其上。蓄水養之。名曰蕉池。積友生周上。

雪。作詩自娛。錄成一卷。羣公和作俱刪去。止存劉師魯二篇。有墨跡傳後。吳江村叟周姓者得之。倣張所蓄。亦置石養蕉。且令善工寫圖。又求饒介之錄一過。余僅得目此卷。張蹟未遇也。饒書圓勁暢朗。神追大令。元時善書者極多。如饒亦未易屈指。且與伯雨同時。一時有兩蕉池。兩奇蹟。亦快事也。村叟何人。而沒其名。與得人和詩。而輒有去留。皆前輩直亮處也。今止錄饒所書。

舊有漢銅洗。一作碧玉色。受水一斗。後有贈白石上樹小芭蕉。吾因置洗中。名曰蕉池。積雪彷彿王摩詰畫意。賦詩一首。羣公時多次韻。僅存師魯二篇。句曲外史張雨洗玉之池割圓嶠。上有玉苗甘露零。雪山凝寒壓太白。海氣正綠灑帝青。是身非堅須長物。絕境無夢遺真形。寧令嚴霜凋翠草。詎勝失水哀銅餅。劉師魯次韻。

銅駝陌上得銅洗。會見漢朝風露零。寒光未變劫灰黑。古色猶帶宮苔青。金人墮淚漫懷古。玉女洗頭真寓形。與君作池媚蕉雪。何以報之雙玉瓶。仙掌金盤別風露。人間琛寶多飄零。忽有銅洗土花碧。側想玉女雲鬟青。千
年偶在聊寄意。萬物終毀無逃形。吾徒汲古寧玩物。願予及泉資綆餅。

右海昌張伯雨蕉池積雪詩一篇。其稱羣公次韻。僅存者劉師魯二篇。伯雨之爲蕉池積雪去今十餘年。吳江村叟周君爲蕉池積雪。視伯雨所爲無少異。周君喜其暗合也。求書其實。併詩以表之。始周君豐於貲財。好蓄古玩。器無何兵起。其貲與故物一昔蕩然俱盡。唯守小屋數椽。日以此爲娛。悅人以是多之。伯雨已矣。在承平時。稱爲清峭殊特者。而周君當事變之際。不隨衆境而逝。而乃創意於此。又其奇也。雖然氣化盛衰之數。恆相迭而無窮也。以金石之堅者不能外。此而待人。獨於一草之微。而致意焉者。其亦有所寓矣。夫何寓哉。妍媸巨細。不可得而擇也。消息盈虛。不可得而加也。彭殤生死。不可得而齊一也。自達生而言之。無不曰我於物無滯也。而又何校乎。然則蕉池積雪之趣。固不可以形器求之也。求其趣者。舍詩無以^{此二字草連}。余旣書伯雨之詩。而又書其始末如此。至正庚子七月十日甲子華蓋洞著書

至正戊子三月十日。會稽楊維楨同貞居張伯雨諸人遊石湖。有侑者瓊英與坐。各爲花遊曲一章。詞情美麗。實一時之盛。莫氏修石湖志。乃以爲穢而者。饒介識。

去之。文太史徵仲深爲惋惜。特作蠅頭細書錄成卷。仍爲補圖。留作山中故實。余謂志乘成於一人之意。修改不常。如此瑰瑋之詞。托於志。不若托於太史之寶圖名翰。爲不朽也。余愛其詞。一一錄之。

三月十日春濛濛。滿江花雨濕東風。美人盈盈煙雨裏。唱徹湖煙與湖水。
水天虹女忽當門。午光穿漏海霞裙。美人凌空躡飛步。步步上山頭。小真墓華
陽老仙海上來。五湖吐納掌中杯。寶山枯禪開茗椀。木鯨吼罷催花板。老仙
醉筆石闌西。一片花飛落粉題。蓬萊宮中花報使。花信明朝二十四。老仙更
試蜀麻箋。細寫春江花月篇。會稽楊維楨

真嬾墓下花溟濛。碧梢小鳥啼春風。蘭舟搖搖落花裏。唱徹吳歌弄吳水。
十三女子楊柳門。青絲盤結鬱金裙。折花賣眼一回步。蛱蝶雙飛上春墓。老
仙醉弄鐵笛來。吹起花作迴風杯。興酣鯨吸瑪瑙碗。立接鳴箏促牙板。午光
小落行春西。碧桃花下試新題。西家忽遣青鳥使。致書殷勤招再四。當筵奪
得鳳頭箋。大寫仙人蹤跡篇。玉山顧阿瑛

石池天地花溟濛。芙蓉暖江旗颺風。錦艤兩帆出雲裏。玉鼈搖空溶淺水。

寶坊壁堂山入門。瓊瑤雜佩飄輕裙。館娃愁絕行春步。青狐泣冷鴛鴦墓。沉沉鐵鑿風雨來。花宮香送瓊英杯。玉粒松膏粉雲椀。小扇桃歌紫牙板。芋蘿烟斷海東西。雙璫緘札近新題。青鳥不來無信使。玉鴈啣絲啼十四。真珠字密愁滿牋。爲君重賦花遊篇。崑山郭翼

烟雲撲霧搖空濛。游絲弱絮繁柔風。木蘭載春石湖裏。手弄瓊英角春水。鐵笛仙人招羨門。鸞旌小隊青霓裙。凌波雙飛動微步。冶情漫憶鴛鴦墓。踏青擣鼓能幾來。便須一飲三千杯。血色葡萄凝水椀。鬱袍催徹紫牙板。雲旗縹渺青鳥西。口啣紅巾緘舊題。瓊林宴中探春使。骰子逡巡賜俳四。醉擣翠袖寫銀箋。不數公子花遊篇。汝陽袁華

綺樓十二浮空濛。寶衣翠落薰麝風。宮粧窈窕雲屏裏。鸚鵡呼名隔江水。荔支木瓜花覆門。珠佩丁冬搖曲裙。館娃宮裏潘妃步。贏得一丘紅粉墓。探花仙子何處來。乳酒百罰行深杯。夜闌酒倒呼玉枕。遮莫城頭催漏板。人生一身東復西。花遊日日須留題。尙記題詩連官使。字落驪珠三十四。金花重賜五雲箋。製作清平樂府篇。婁東馬塵

金烏流春春氣濛。花雲蒸紅爛承風。星船蕩向銀河裏。手浣銀波天在水。
水光花色照湖門。美人鬪倩芙蓉裙。松陰冶遊馳小步。踏遍湖邊青草墓。泉
臺蒿木那起來。長生且進塵脯杯。仰面笑擊玉唾椀。美人暗度羌胡板。黃驥
東來燕子西。喃喃交語如雕題。不是神仙西母使。漢殿雙迴青翼四。仙人手
把五雲箋。美人奪得瓊花篇。河南陸仁

館娃宮裏春迷濛。雜花芳菲嬌亞風。油璧香車度花裏。笑解珠纓被春水。
水邊小艇忽到門。鱗鱗綠濺金鷺裙。尤雲殢雨踏歌步。春風喚愁花下墓。流
光去去不復來。縹酒且進芙蓉杯。鸚珠串落碧瑛枕。鳳槽聲催紅玉板。宴遊
未終山日西。柔纖捧硯索新題。風流文采滿林使。肯數玉人裴十四。宮中分
贍五雲箋。更賜一曲曉山篇。淮南秦約

暖雲着柳春濛濛。錦駔兩旗揚柳風。美人娟娟錦船裏。的礫碧瞳剪秋水。
阿環養花花滿門。百花染作真珠裙。穿空行行踏烟步。野棠亂落麒麟墓。東
風撲天驅夢來。露香翠泣鴛鴦杯。玉筋丁冬鳴碧枕。鸞簫三尺猩紅板。瓊花
起舞歌竹西。鐵厓酣春寫春題。幽緒不憑蜂蝶使。怨絕冰絲絃第四。便裁雌

霓作雲篆。寫入花遊第幾篇。

匡廬子立

石湖雨歇山空濛。美人卻扇歌迴風。歌聲宛轉菱花裏。鴛鴦飛來天拍水。
當時仙伯醉雲門。酒痕翻汙石榴裙。遺蹤無復芳塵步。湖上空餘昔人墓。昔
人旣去今人來。千載風流付一杯。雪藕銀絲薦冰椀。蝶穿花逐歌板。夕陽
剛在畫橋西。一段春光屬品題。傷心不見催花使。只有黃鸝啼再四。無限春
愁誰與賤。仙人會唱紫霞篇。

姑蘇文徵明追和

竹嬾曰。此等篇詠。蓋以湖山秀麗。時物暄妍。借聲酒以流連。感存亡而興
慨。真娘一墓。幽豔已沉。佛刹千門。觀空有地。才英偶集。各逞鋪舒。雖曰劇情。
良亦煉性。瑰詞綺思。總示幻化。以顯真常耳。莫氏斥之。直矇瞍之文章也。余
亦追和一章。以躡衡老之後。

笑倚吳娃唱紫濛。十尋錦纜石湖風。蘭橈雪腕烟花裏。屬玉飛飛雙照水。
水晶宮殿花壓門。纖勾蹙蹙縷金裙。山腰巧作迴鸞步。真珠雨濕理香綦。凝
眸却扇花片來。輕紅縹綠浮春杯。玻瓈百圾青瑤梳。櫻箭廚開玲玉板。海月
吐東潮捲西。琵琶重撥潯陽題。尋花怕遣蜂作使。狼藉胭脂愁數四。緘愁悉

付研光篆勞勞絮絮訴春篇。

丙寅冬仲。余與兒子從楓浦同經魏城。過石夔甫昆季品畫次石篆嶺云。去此七八里。有光德菴。唐陳賢良捨宅所建。傳有貢休畫羅漢像十六尊。希世物也。余亟欲一見。篆嶺躬往。謁主僧。負之而至。一一諦觀。神采煥發如生。令人凜然起敬。大都祖道子法衣紋濃濬飄撇。正如水荇汎波之狀。一軀僅十餘筆而就。面目肘腕。則用鐵線描法。簡而神奇。豈卽其應夢而得者耶。余每閱蘇長公集中羅漢贊。語言妙麗。禪味溢出。思見其蹟而不可得。今光德所傳。高奇超逸。驗之絹素的係唐物。其出禪月手腕無疑。乃不蒙蘇贊。陳賢良者。知護法殖福。亦復斬留一字。豈黃鶴樓旣爲崔生搥碎。不復可措手耶。余不揣按圖幅作數語。佛氏之法。贊毀俱得福利。余語雖拙。不勝於毀耶。故毅然勇爲之。

一尊跏趺倚杖於肩。俱盧置膝脰間。爪長幾及寸。其末剝然。仰面合口。若有所思。

旣行而休。靜不忘動。瘦筇荷肩。瓶水作供。爪甲剝剝。攫龍搏鳳。盡吸西江。口皮無縫。

一尊平坐。倚枯樹。短髮覆顱。眉長至膺。合眼入定。

兀然枯株。與汝同氣。髮茁眉垂。荑葉何異。我不剷除。亦不留繫。是無影樹。

無陰陽地。

一尊側坐。露雙趾。一手垂至脣。一手執卷半垂。綠睛洞射。萬黑蛻蟬。一多
結集。可展可收。是修多羅。破塵所出。半滿隨機靡有廣窄。

一尊趺坐。脫短鞞轡。手執鈴杵。口翕撮若宣咒狀。石上置奩器。知爲施生。
灑灑淨躁。痛癢不隔。運心無遮。宣是祕密。長河酥酪。大地瓊田。十九類生。
腹皆果然。

一尊豐頤。聰耳。交跪兩股背巖坐。一臂托壁。若支柱用力者。

蹊徑既窮。削壁當路。露一線白。知有出處。我非鬪力。力在不借。負山而趨。
乃於中夜。

一尊騎鹿。手執如意。一手仍自握肘。鹿回頸舐其腕。
以執物手還以自執。自執執他。能所歷歷。班如之乘。宛轉相就。跔跔巨虛。
泯然輻輳。

一尊側坐。凝眼空際。雙履置前。脚履衣裏。手執孔雀扇。意態悠然。

扇握不搖。履釋不穿。用非當機。體不棄捐。我心無念。亦不住無。湛然凝虛。

冰月在壺。

一尊踞石側坐。一鶴傍時俛啄。邈不爲顧。

三有之樊。羨汝六翮。動心奮飛。或遭維繫。豈必玉禾。蘚花豐茸。雲寒山空。與汝從容。

一尊堅一膝。回坐。手執一小卷。旁有立石。平頂置小盞。拳石養昌陽。回首顧之。空有二蝶飛揚。青蒲白石。居然海島。我卷未舒。精義已了。不涉籌量。孰存大小。翩翩輕飛。適志可表。

一尊釋二蹠。盤坐。手捧一塔。

維設利羅。的礫纏紛。孰營率堵。入我掌輪。諸法幻有。不礙真空。堅斯妙義。震動魔宮。

一尊幪首脫韁。綴針補衲。旁一石匣。貯刀尺線礎。

是百雜碎。心勞目眩。針鋒值處。全體復現。我斯作用。以有利器。與彼煉石。

同一戲具。

一尊僂坐。手掐數珠。露兩板齒。兩狻猊承其足戲。目睛注之。
叩齒三下。晝夜百入。是兩法者。有作無作。三昧遊戲。鋒不可摧。狻猊跳擲。
喜怒俱威。

一尊荷藤杖騎虎。手拊其頭。

乘而荷杖。兩用不俱。彼虓鬪者。一撩其鬚。奚獨梁鷺。與汝相媚。委肉當蹊。
久證無畏。

一尊踞石坐。手注香爐中。

象鬪粒許。三月香雨。我灰未寒。亦有柏子。非木非烟。亦非自然。具鼻觀者。
應如是參。

一尊蹲坐含笑。秉拂戲一螳螂。

一塵丘山。當眼悉翳。蟬翼車輪。俱挺是臂。我拂堅倒。一任縱橫。殺活臨機。

笑汝不分。

一尊趺坐。兩手自覆。猿子竊抱其一履。

手手相覆。以表無執。脚有墮履。猿抱其一。汝方躁動。我常宴然。揣着跟踝。

步步生蓮。

嘉興天福寺僧慈力。精華嚴教法。其女兄陳自幼能書。適南潯姚氏。中年喪子。女遂一意奉佛。有手書觀世音普門品。趙榮祿題其後。今天福寺不知何在。亦不見志乘。獨賴魏公筆妙流傳耳。誰謂翰墨非護法金湯耶。

沈石翁長卷寫南屏諸山。淋漓欲滴。逼真梅沙彌也。用黃雙井法大書一詩。亦雄岸有氣。此老真書畫中獅子也。詩云。抱衾兩夜宿北山。忽夢南山卽飛去。出門草露拂衣裳。鼻觀晴薰百花氣。一登一頓複嶺間。猿洞龍湫探不畏。緣奇更到虎泉頭。吟肺久枯思灌漑。夾城劉郎負宿約。泉爲酒多應薄味。山僧煮茶一再熟。目斷松行日移未。不知歌舞何處邊。欲寄清冷醒醉尉。我來此地本爲客。握手日談何足慰。便追好事李節推。三日先期豈云費。別泉有詩兼東劉。三匝諷歌泉或沸。正德二年八十翁長洲沈周。

雲林畫有名入層沙者。從下至頂。其沙嶼掩映。凡八級也。下作四樹。二背二向。極有真態。上巒渾厚。小樹點簇皆入意。題者三人。彝齋王光大云。山遠初

晴湧翠。樹疎木葉藏鶯。日與漁樵爲侶。蕭閒自適餘生。儲思誠云。羣山重疊勢嵯峨。蓼岸蘋洲水不波。落木蕭疎風淅淅。淵明歸去盼庭柯。馬治云。晴川漾漾樹疎疎。西郭門頭宿雨餘。如此谿山着茅屋。潘郎何必詫閒居。

黃茅小景。唐子畏畫。太湖濱幽奇處。名曰熨斗柄。昔柳子厚作遊鉛錦潭記。鉛錦者。卽熨斗義也。題句云。震澤東南稱巨浸。吳郡繁華天下勝。衣食肉帛百萬戶。樵山汲水投其剩。我生何幸廁其間。短笠扁舟水共山。黃茅石壁一百丈。熨斗湖水三十灣。北風烈烈耳欲墮。十里梅花雪如磨。地爐通紅瓶酒熱。日蒲團對僧坐。四月清和雨乍晴。楊梅滿樹火珠明。岸巾高屐攜小伎。低唱并州第四聲。人生誰得常如此。此味唯君曾染指。若還說與未遊人。人生盲却把東西指。吳趨唐寅爲丘舜咨題。

黃茆諸頭熨斗柄。唐子好奇曾屢遊。太湖絕勝能有幾。還許我輩閒人收。此夫子作西湖熨斗柄景也。暇日補題殊媿竈鄙張靈。

秋浸具區天地寒。老崖垂柳怒龍盤。仙人出洞騎龍去。木客潛窺古龕丹。

枝山允明

斜日翻波山倒浸。晚晴幻出西南勝。絕島雙螺樹色浮。遙天一線鷗飛剩。
誰剪吳淞尺紙間。唐君胸有洞庭山。古藤危磴黃茅渚。細草荒宮消夏灣。我
生無緣空夢墮。三十餘年蟻旋磨。睡起窗前展畫看。恍然垂手磯頭坐。湖山
宜雨亦宜晴。春色龍葱秋月明。知君作畫不是畫。分明詩境但無聲。古稱詩
畫無彼此。以口傳心還應指。從君欲下一轉語。何人會吸西江水。謹次唐
君原韻。君尾句重押指字。輒爲易之。

衡山文璧徵明東

太湖最佳處。人跡少經行。洲靜白鷗臥。山高蒼樹橫。孤舟得奇勝。敝屣等
功名。未可便歸去。晚來多月明。陸南

露着草花雙屐寒。月移松影萬蛟蟠。仙風吹滿桃源路。煉石應還九轉丹。
滑湖錢貴

具區古名勝。玩弄人多少。鷓夷跡長逝。夫差事已藐。羊角陣陣生。波瀾浩
茫渺。雲日相盪磨。乾坤溷昏曉。金庭與玉柱。左右泊浮島。奇觀誘乍眼。殿閣
廁林杪。放舟雖冒險。所喜無市擾。櫓聲時咿嚦。驚鷺觸蘋蓼。掀髯發吟嘯。目
力送飛鳥。唐子值興豪。遊戲極奇巧。指示未來者。披圖盡了了。如從泰華游。

天下眼中小。蔣塘

竹嬾曰。子畏畫法雖祖李河陽。而筆蹤秀韻。務取清曠。然其經營似以人物屋木爲主。故其局近而不遠。俛仰眺適。庭除沼沚而已。此卷獨寫老樹壽藤。烟壁沙浪於荒江之濱。是以有無映帶。濃淡相發。控博吐吞。有灌足萬里之概。所以爲奇。客於首署一標云。天下唐卷第一。誠第一也。

張伯雨墓在南高峰左麓。成化間。姚公綬御史營修之。立碑爲誌。尋復傾頽。至正德中山民鋤地深數尺。遂犯張墳。見一人盤膝坐。爪髮俱長。偶傷其腦漿。忽迸出。良久復合。驚懼急掩之。墓中有書二冊。攜其一。至鄭栗菴家。鄭以一金易之。其人云。當復至墓中再取其一。至中途。忽風雷大作。失書所在。今人玩張詞翰。以爲高雅材流。寧知竟通仙化耶。

天台陶九成避亂湖南。王叔明爲作南村圖。茅堂蓬戶。遙以田疇。水碓耕犁。種種備具。兼以鵝鶩犬貓。牛宮豕柵。覽之真江南農舍也。竹樹原隰與烟霏山色。聊一點綴而已。以此見南村翁真率之趣。不媿柴桑。此幘吾郡項氏所著。余數得展閱。上止一款云。南村圖爲陶先生王蒙數字而已。無題句也。今日有

客持一卷至。亦云南村圖。乃作一老坐盤石。仰對飛瀑。老樹槎枒。藤葛糾繞。有深山窮谷氣象。豈其未至南村。而妄意爲之耶。細驗款。亦不真。當是不知誰何之作。別一結構。而鑄贊者強署黃鶴耳。卷凡一賦三記五六詩。俱可疑。唯一律可喜。吳郡張洙筆也。云南村老人清且癯。閉戶十年工著書。諸生解問揚雄字。使者空求顏闔廬。推窗山在夕陽野。掃徑柳垂春水渠。卜隣若得從吾願。日日抱琴無日虛。

俗飲以手指屈伸相博。謂之豁拳。又名豁指頭。蓋以日遙覩人爲已伸縮之數。隱機鬪捷。余甚厭之。以其啓遷坐。嘵號之漸也。然唐皇甫松手勢酒令。五指皆有名。大指名蹲鷗。中指名玉柱。食指名釣戟。無名指名潛虬。小指名奇兵。掌名虎膺。指節名私根。通呼五指名五峰。則當時已有此戲矣。

宋謝公暨知徽州。於理廟有椒房之戚。貢新安四寶。澄心堂紙。汪伯立筆。李廷珪墨。羊鬪嶺舊坑硯。

張鳳達司空。著傷暑全書。力辨仲景傷寒論中。寒毒藏於肌膚。至春變爲溫病。至春變爲暑病。與內經溫根於寒之說。以爲此屬上古之論。與今風氣不

合至引山海經桂名招搖葉長三尺桑名帝女大五十圍桂竹葉大二尺餘高數丈寄怪若此想大古時洪水橫流懷山襄陵草木閉塞天地蒙昧陰靄拂鬱陽明未舒以故寒氣盛行元和令少卽當盛夏亦無燥金之患後世文明漸開五行分布水火之氣各司其權卽今春霪雨餘寒爲厲甚者如隆冬挾纘不能去也以此遂定暑爲火氣一以涼劑投之卓哉司空之見不唯醫理入微亦可謂善讀古人書者矣爲之嘆服。

唐人用紙有生熟二種熟者妍妙輝光生者不經洗治粗澁礙指非喪中不敢用韓昌黎曾上陳給事書急於自辨遂用生紙書尾仍敍倉猝不能復俟更寫之意。

吳王璧羽訓其子齊玄云爾維保太王之統緒無底失墜余於地下懷爾勲從茲以往爾姑蘇我民乎於是起姑蘇之臺以志之非始築於夫差也。

唐鄭璠爲象江太守三年輦其六石歸其三輦而銳上一如道士畫存想圖肺胃肝腎次第懸絡者其一空中隱外若瘻鑿殃痼病不成物者其一色紺冰而理平漫彈之好聲道里費糜俸六十萬璠不營家婦兒寄住人屋可謂嗜

石之篤者矣

黃賓自言生平有二事。元豐甲子爲淮東提舉除夜泊汴口見蘇子瞻植杖立對岸若有所俟歸舟中以揚州廚釀二尊雍酥一盞遺之後十五年爲發運使大暑泊清淮樓見米元章衣犧鼻自滌硯於淮口索篋中一無所有猶得小龍團二餅亟遣人送入我生平稍慰有此二事也。

倪雲林碧雲林壑爲琛長老寫者題云寫竹樹小山并詩奉餞南琛長老往往碧雲禪寺云碧雲林壑杳重重此去風流似簡公春藥確間湍激下吟秋蛩響月中結茅擬候芝三秀眠鹿應遺地一弓聞道重居開竹牖待余艇子過溪東如幻君士贊七月廿一日

飄飄逸思已無羣鍾阜歸來賦碧雲古木蒼筠堅雅操寒泉怪石凜清氛
出山縱屐尋沙鶴留客清齋煮澗芹今日偶逢江上寺畫圖相對坐宵分丙寅夏四月十六日衍斯道題于定慧方丈

山中喬木已無多留得殘株在澗阿詩絕豈能忘惠遠畫工猶自憶祇陀
短篁風起秋先覺靈石苦生雨乍過我喜幽尋到禪寂興來同作考槃歌鈞

鰲海客

詩情畫意兩無儔。歎息于今不易求。翠竹苔生涼石雨。丹楓寒落水村秋。
祇陀久訏登仙去。支遁方傳跨鶴遊。獨有棲遲林下客。幾回吟覽思悠悠。
余昔住住荆溪碧。雲時祇陀老人嘗以此畫見贈。吾友斯道衍公復題以
詩。旣而祇陀仙去。斯道亦以高僧赴北平慶壽住持。何數年之間。存亡聚散
若此。每覽此圖。未嘗不爲之增慨也。因賦是詩。題於右云。乙丑夏五月六日。
蒲軒至璫書。

溪南頻過惠休家。每共披圖坐日斜。長短疎篁風落粉。玲瓏孤石雨生花。
詩多逸思偏難和。畫足幽情亦自佳。惆悵交遊已非昔。空遺雙絕在烟霞。安
定築時

王勉作雪詩。故爲鄙句云。上天燒下豆楷灰。烏李從教變白梅。東坡次王
仲玉韻詩云。江雲欲落豆楷灰。陶鑄之妙。遂同點石。

東坡詩云。暮年眼力嗟猶在。多病顛毛竊未華。故作明窗書小字。更開幽
室養丹砂。黃魯直云。按先生與王定國書云。近有惠丹砂少許。光彩甚奇。固不

敢服。然其教以養火。觀其變化。聊以悅神度日。又詩云。曹南劉夫子。名與子政齊。家有鴻寶書。不鑄金裹蹄。促度問道要。遂蒙分刀圭。不忍獨不死。尺書肯見梯。趙次翁註云。劉夫子豈劉宣翁乎。先生在惠州。有書與宣翁云。或有外丹已成。可助梨棗者。望不惜分惠。其書具在毗陵後集。趙堯卿注云。劉安世待制字器之。曹南人。得養生煉丹術。公嘗師之。

陸放翁入蜀記。秀州本覺寺小亭中。有碑鐫郭功父所作醉翁操。後自跋云。見予瞻所作未工。故賦之亦可異也。太白集有姑熟十詠。東坡自黃州還過當塗。讀之。撫手大笑曰。贅物敗矣。豈有李白作此語者。郭功甫爭以爲不然。東坡又笑曰。但恐是太白後身所作耳。功甫少年詩句俊邁。前輩或許之。以太白後身。功甫遂自負。東坡故以是戲之。

閉門覓句。陳無已對客揮毫。秦少游正字不知溫飽。未春風吹淚古藤州。此黃魯直詩也。魯直作此詩時。無已作正字。尙無恙。建中靖國間。樓異試可知。襄邑縣夢無已來相別。且云。東坡少游在杏園相待久矣。明日無已之訃至。乃大驚。異作詩與參寥言其事。杏園見道家書。海上神仙所居之地也。仙龕虛室。

以待白樂天之說。豈不信然耶。

趙松雪云。古人作字多不用濃墨。太濃則失筆意。然義之書墨嘗積三分。何也。東坡真蹟墨如漆。隱起楮素之上。山谷亦謂其用墨太豐。而風韻有餘。然則松雪所云特楷書耳。行書則不然。

古人論行書云。八面拱心。而無橫畫。余向未薦此旨。今春得米元章書朱藥圃墓表。逐字玩之。見其揉團湊合。無有間隙。乃始了然。今人或謂學蘇米。則沓拖不緊峭。是未得真蹟到眼縫耳。

余舊蓄一古銅爵。近又購得一爵。形模俱同。諦其腹上篆文款。一曰魯公尊。一則磨去不可識。今日偶讀東坡詩。有狀胡穆銅器一首云。隻耳獸螭環。長脣鵝擘喙。三趾下銳。春蒲短兩柱。高張秋菌細。君看反覆俯仰間。覆成三角翻兩髻。吾讀古書雖滿腹。苟有用我亦隨世。嗟君一見呼作鼎。纔注升合已漂逝。卽蘇所詠形模以較禮象圖。則與李公麟所云古爵正同。而余所蓄二物。一一按之。畢肖也。顧一物耳。款以爲尊。圖以爲爵。穆指爲鼎。何哉。豈所云議禮之家。紛如聚訟。不獨無形之議論。卽有質之器。數亦有然者耶。

贊皇縣檀山上有周穆王刻石四大字。曰吉日癸巳。筆力遒勁。有劍拔弩張之勢。閼重巖絕壑者數千年。元皇祐中。鎮守廣平宋公者搜得之。令邑人劉莊鑿石輦歸。嗣權守李祐置之廳事右壁。至元乙酉鐵冶提舉劉恭移石還檀山。余令西陳時。遣力掘得一紙。披玩有味。知顏清臣正書。張伯高草聖皆於此中出。世人溺於晉宋。行抑唯取姿韻古法。亡矣。

雲林畫一軸。上作重巒。下於沙樹間作屋。彷彿園池之意。題句云。綠野燕遊官濟濟。習池清響佩珊珊。高梧初引流晨露。密竹通流度碧灣。童冠詠歸春服後。龜魚潛躍夕波間。北窗應到羲皇上。石枕藤床臥看山。乙巳七月寫贈熙雲學士。倪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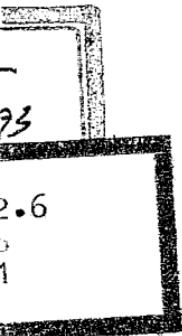
蘇東坡書寶繪堂記真蹟。吳匏菴跋云。蘇長公翰墨。余夙好之。但聞卽往請閱。此卷十年前在都下。觀於雲村之寓。予浼朱翼雲圖之。不得。故嘗想之。不意過石田。見卷在几格間。取觀之。則長公書寶繪堂記也。甚怪之。問其所從來。石田曰。乃崑山龍白泉之子頃攜來欲售人者。予遂購之。可謂與長公有翰墨緣矣。石田所得長公遠景樓賦一卷。明古所有長公書二卷。一卷醉翁操。一卷

與李商老帖。又有手札二紙。并余家舊藏長公書養生論一卷。較量相賞。惟此卷爲尤也。友人邵二泉欲釣此卷刻石流傳。予已雙釣將半。誰虞北行王事靡鹽。世寶不與世共之。終玷缺也。及還家明古乞書。遂摹此記與之。後明古深愛此卷。將燕文貴山水一幅。徐會稽禹廟詩一卷。與余易之。余固不允。石田云。豈不觀卷中烟雲之過眼。余一笑而易之。故識其尾如此。癸丑四月六日。延陵吳寬。

龍在閻浮提者五十七億。龍於瞿耶足不降濁水。西洲人食濁則夭。單越人惡冷風。龍不發冷氣於逮洲。不作雷聲。不起電光。東洲惡之也。其雷聲兜率天作歌頌音。閻浮提作海潮音。

偶閱祝支山手書遊仙詩。有句云。東來西去看花月。忙殺雙飛白鳳凰。客徵白鳳事。余曰。鳳分五色。白鳳者。鸞鷟也。仙家騎乘。取以配青鸞。昔揚子雲夢口吐白鳳而成太玄。唐曹唐遊仙詞云。不知今夜遊何處。自怪身騎白鳳凰。祝詩意本此。然東坡作雪詩有云。鵝毛垂馬鬃。自怪騎白鳳。則景態益奇宕可喜。

12
PC 4054



李日華著
六硯齋筆記 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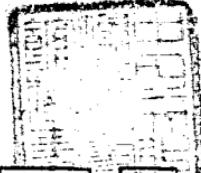


072.6

288

312

31101



國學珍文本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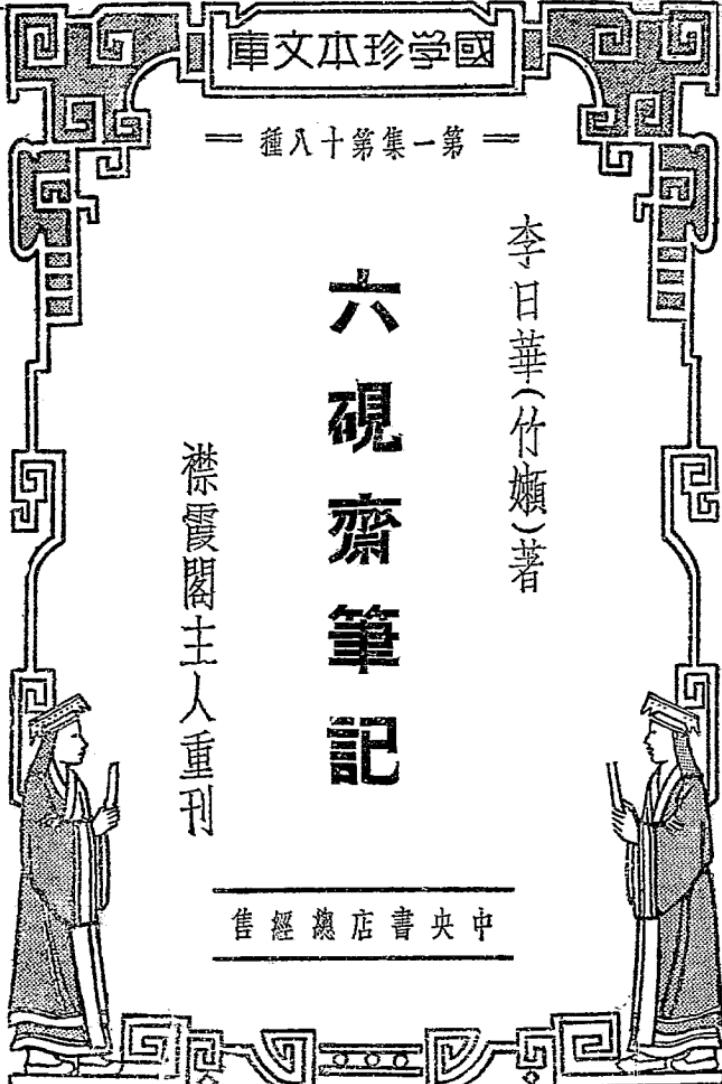
—種八十第集一第—

李日華(竹嬾)著

六硯齋筆記

襟霞閣主人重刊

售經攤店書央中



3 2173 7861 5

六八硯齋一二筆 卷一

古秀竹嶺李
虞山襟霞閣主

人種教言

江陵松滋枝江村射鹿者。以淘河鳥脰骨作管。以鹿心上脂膜作簧。吹作鹿聲。有大號小號呦呦之異。或作鹿聲。則震鹿畢集。蓋為牝聲所誘。人得彀矢注之也。南中多鹿。每一牡管牝百頭。至春羸瘦。遊牝多也。及夏則唯食菖蒲一味。却肥角。將解其茸。極痛。獵人逢之。伏不能動。直就縛取之。先啜其血。而後斃焉。夫穢麌孔翠。以有用賈害良。亦可愍矣。

唐文皇英睿通天。無物不照。晚年亦惑於方術。服天竺異人。娑婆寐丹藥。渴痢而崩。

楊補之世家清江。所居蕭洲。有梅樹。大如數間屋。蒼皮班蘚。繁花如簇。補之日臨畫之。大得其趣。間以進之道君。道君曰。村梅耳。因自署奉勑村梅。更作疎枝冷葉。清意逼人。而道君北轍不及見矣。南渡後。宮中以其梅張壁間。蜂蝶集其上。始驚怪求補之。而補之已物故。

金陵俞仲茅先生藏李泰和行書大照禪師碑。二千餘字。硬黃紙。筆法精整清栗。有歐虞風味。視他書欹側疎豪者大不同。先生云。此書自唐以來。卽為高麗所藏。以故絕無宣和政和等璽。羣玉秋壑等印。與蘇米等跋。神廟末年。一弁得之平壤。將獻之幕府。媒進。余策遼事之必敗。戒其毋遽往。已而果然。此卷遂留余處。稍酬之金帛。不能滿其意也。而終無肯昂直應者。故尙為余物耳。世傳北海石本娑羅雲麾。率以宕逸取奇。與此絕不類。乃知古人勝處。初不可以一途取。如菩薩神變。散入諸趣。在具眼者熟參之。蕭然有得也。

東偏書屋閒曠久。堆積落葉斷木。牕雨灑淅。簷口曝蒸。忽產丹芝百莖。的爍可愛。芍藥舊栽。奴懶失灌。今歲作花如錢。蒨豔有態。人反稱奇種。因有金陵之行。舟車盤礴。冠蓋晉接。手不執卷者彌月。胸中番覺空快。隨意作應酬文。不受古人徵索。灑灑我成其我。此數者皆以不經意得勝趣。天下事何貴力求也。趙仲穆用龍眠法寫藥王像。坐藤竹牀。手執葫蘆。在芭蕉林中。喻是身之非堅也。脚下靡靡細草。僥覩之。喻大地皆藥草也。倪迂作精楷贊曰。耆婆大醫玉。能療諸疾苦。視虛寶表裏。施補利汗吐。設或有心病。非針砭能愈。世尊安心。

法。一彈指病去。是畫者贊者。俱解入深法者也。

吳周瑞者。攜諸卷軸來。內倪雲林秋林野興一幀。倣董元樹暈濃厚石氣剛果。深沙遠嶼。大有神韻。掩其題款。不知其爲徵君也。後爲杜東原之子字子開者購得。裝池乞吳太宰原博題識。王文恪公亦有題語。

余旣與小山作秋林野興圖。九月中。小山攜以索題。憶八月望日經鋤齋前。木犀盛開。因賦下韻。今年自春徂秋。無一日有好興味。僅賦此一律。錄於左。方政喜秋生。研席涼。卷簾微露。下衣裳。林霏洞戶。發新興。翠雨黃雲。籠遠牀。竹粉因風晴。靡靡杉幢承月夜。蒼蒼焚香底。用添金鵠落。蓋仍宜副枕囊。己卯九月四日。雲林生倪瓚。十二年歲在甲午冬十一月。余旅泊甫里。南渚陸益德自吳淞歸。攜以相示。蓋藏於其友人黃君允中家。余一時戲寫此圖。距今十有五年矣。對之悵然如隔世也。瓚重題。

鉏經堂前木犀黃。何人晏坐聞天香。迂翁胸中有清癖。欲掃繁花歸枕囊。秋林野興圖親寫。百年流落燕都下。市門不遇杜長垣。殘墨誰將手重把。弘治壬子臘月予開至京。偶見此圖。識其雲林真筆也。因購得之。重加裱褫。請

予題其上。吳寬。

百年遺墨尙精神。鑒賞還歸杜老真。今日長垣傳法眼。固知少嫩亦如人。
頃余讀東原遺藁。其論雲林畫品云。世率以其書辨真僞。不知早歲作書少
嫩。如其人。先生知畫之深者也。王鑑。

雲林爲絕聽。老禪寫竹梢。止作葉數片。嫩枝如絲縷者。纏繞紐絡之初無
節榦。又一種法也。題云。絕聽應須六用亡。先宗密密更堂堂。真如般若無根器。
翠竹黃花有耿光。五月廿五日爲絕聽上人寫竹梢并題。雲林居士。

露葉風梢是此君。半窗涼影月紛紛。主人坐徹蓮花漏。空裏秋聲自不聞。
梁用行。

蕭蕭素影入簾清。况是秋聲客裏聽。此日披圖思往事。雨枝風葉總含情。

支硎山人彌遠。

涼葉蕭蕭含晚吹。晴梢嫋嫋拂秋雲。也知萬木凋零後。牕下相看獨此君。
南沙德完。

一枝蕭灑翠琅玕。節操還能度歲寒。誰道山牕多寂寞。春風依舊報平安。

幻室至瑤。

開元寺裏常同宿。笠澤湖邊每共過。誰說江南君去後。更無人聽竹枝歌。
獨庵道衍。

昔從江上識雲林。三尺蒼柯起夕陰。葉葉鳳毛秋可數。懷人清夜涕沾襟。
朱應辰。

倪君能畫又能詩。瘦影秋來似竹枝。前夜夢回如得見。紙窗清影月斜時。
高啓。

昭代篆法。惟李西涯擅長。觀其收元周伯溫危太樸趙期頤諸家篆蹟。惟
推期頤爲最。惜其流傳之少。余細玩期頤渾璞高古。純以禹碑周鼓爲宗。無一
筆陽冰擇木。所以深當涯翁之意也。近日獵篆名者。詭遁百出。狐涎滴地。余不
欲觀之。

無錫盛舜臣名虞。號秋亭。慕其鄉倪徵君雲林之畫。尤喜其秋亭野興一
幅。舉力摹之。又取以爲號。其所作大都與王舍人孟端相上下。因倨傲不輕與
人作。其蹟傳者遂少。惠山聽松庵有僧真性海者。與孟端交最密。嘗編竹爲爐。

製雅而韻。舍人遂詠之。又爲性海繪山水。徵題成卷。爲本菴勝事。吳原博和詩。有結庵正在松風裏。裏茗還須穀雨前之句。舜臣又倣鑪製爲兩具。一以奉其叔都憲冰壑翁。一以貽匏翁。皆有詠。不讓古石鼎聯句也。雨中海琴王生攜卷來。展舒有味。

曹縣張黃坡名庚。以孝廉授襄城令。改築衙宇。掘地得銀把杯二隻。上鑄孔明佳玩四字。係古隸。蓋蜀漢物也。攜歸寶藏。後其家因追遠甚急鎔之。將以輸官。而銀輒片片碎。不受鎔而罷。吾聞金乃土之子。火乃土之母。火之能制金。以其中含水也。入土久則水爲土。尅盡。金止留母胎。渣滓之物。純乎土矣。火豈鑠之而流乎。此實物理。豈容置訝。

攝山棲霞寺。有茶坪。茶生榛莽中。非經人剪植者。唐陸羽入山采之。皇甫冉作詩送之云。采茶非采菉。遠遠上層崖。布葉春風暖。盈筐白日斜。舊知山寺路。時宿野人家。借問王孫草。何時汎椀花。茶事於唐末未甚興。不過幽人雅士。手擷於荒園雜穢中。拔其精英。以薦靈爽。所以饒雲露自然之味。至宋設茗綱。充天家玉食。士大夫益復貴之。民間服習浸廣。以爲不可缺之物。於是營殖者。

擁溉孳糞等於蔬穀而茶亦墮其品味矣人知鴻漸到處品泉不知亦到處搜茶皇甫數言僅存功案而已。

李薊丘初見文湖州墨竹數十本皆以爲不佳。疑東坡山谷文字交遊特多曲筆過與而專學黃華老人錢塘王子慶博識士也。一日與薊丘語及此事曰子所見皆非真湖州也。適府吏家有一本明日借以示君已果得見其蹟一幅五竿濃淡相依枝葉間錯轉折向背欹側低昂各有態度於是大叫絕賞悔從前議論之非用油紙臨摹髮鬢攜歸盡力學之又獲三本又得南唐李頤叢竹圖蕭協律筍竹圖參閱衆妙而後成家令人未見古片蹟止流俗相師豈有勝妙分耶。

世傳墨竹始於五代郭崇韜夫人李氏於月下就牕紙摹影殊有真態嗣後遂相祖述此臆說也前是王摩詰已有開元石刻成都大慈寺灌頂院已有張立墨竹壁一堵孫位張立董羽唐希雅皆晚唐人與崇韜同時寧有閨閣散筆遠流傳作諸人之範耶。

黃書子田帥蜀其閨胡給事晉臣之女相攜赴任過雪堂胡以行筆書赤

壁二賦於壁。觀者嘆絕。劉改之填一詞題後云。按轡徐驅。兒童聚觀。神仙圖畫。正芹塘雨過。汎香路軟。金蓮自折。小小藍輿。傍柳題詩。穿花覓句。嗅蘊攀條。得自如。經行處有蒼松夾道。不用傳呼。清泉怪石盤紝。信風景江淮各異殊。想東坡賦就。籠紗素壁。西山句好。簾捲晴珠。白玉堂深。黃金印大。無此文君載後車。揮毫處看淋漓雪壁。真草行書。此胡媛又一能書女士。不獨蘇若蘭高渤海而已。

王聖愈會心編有云。天與人半。不與人全。予以智慮足以趨利避害。而又與以不可趨避。與以精英。足以殫見洽聞。而又與以不可見聞。又曰。有兀然拋書之意。以觀書而書益清察。有澹然遺事之意。以取事而事益得理。又曰。士人解三分話。方可入仕。爲吾上者。不肯盡言於吾。纔說及三分。欲吾喻其旨。爲吾下者。不敢盡言於吾。止說得三分。待吾暢其情。此等皆創新之論。甚警甚卓。非浪執筆者。與古人並行可也。

王叔明會稽書屋圖。樹石離鬱。雲氣蓬勃。如在千巖萬壑中。忽一段開闊處。作精屋數十間。屋左右巉削之石。飛濺之流。若相映帶。此叔明極得意之筆。

神營心構。不必取之現境也。余嘗謂古人繪事。如佛說法。縱口極談。所拈往劫因果。奇詭出沒。超然意表。而總不越實際理地。所以人天悚聽。無非議者。繪事不必求奇。不必循格。要在胸中實有。吐出便是矣。武林錢嗣善跋云。黃鶴山樵會稽書屋圖。蓋爲張思廉而作。後爲天台葛仲祥購去。恨不得一覽。今九華先生作天台遊。得此卷於僧舍。攜歸示余。種種駭目神奇之作也。

戴嵩放牧圖。作三子母牛一牧兒。踞其背。一壯者牽牷。筆墨極草草。得簡古之趣。衰柳四五樹。尤橫斜縱恣有態。固知象物者不在工。謹貴得其神而捷取之耳。元人吳從正一歌。亦殊灑落。歌云。牧牛兒。遠陂牧。遠坡牧牛芳草綠。兒怒掉鞭牛不觸。潤邊柳古南風清。麥深蔽日田野平。烏犍彌角逐草行。老犧臥噍饑不鳴。犧兒跳梁沒草去。隔林應母時一聲。老翁念兒自攜餉。出門先向崗頭望。日斜風雨濕蓑衣。拍手唱歌尋伴歸。遠村放牧風日薄。近村放牛泥水惡。珠璣燕趙兒不知。兒生但知牛背樂。

古人閨閣極重畫衣。士大夫燕居亦有服之者。是以南朝諸公。有九華半臂之製。宋赤城詞選載陳子高虞美人詞題云。曹申甫以着色山水小景作短

製思極蕭散。方倅龔明邀予爲詠短製者。卽半臂之類也。詞曰：越羅巧畫春山疊。箇裏融香雪。滿身空翠不勝寒。恰似那回偷印小眉山。青驄油壁西陵下。鬢鬟當時話。而今眼底是高唐。拂拂淡雲疎雨斷人腸。

倪雲林小景上作嵯峨大峰。中作四五重林麓。皆有斷沙孤嶼。出沒閃露。下層寫近景。五樹作三簇。漁屋處其中。蓋濱江景也。題云：蕭蕭白髮沈休文。問舍求田江水汶。此日一杯成邂逅。淋漓醉墨氣如雲。甲寅三月邂逅耕漁居士於開元精舍。因徵余畫。爲寫此幀。并賦贈東海雲林子瓊。

吳仲圭忍貧孤隱。極不喜爲人作畫。至於寫像。猶所斬者。然有古木居士圖一幀。爲陳海屋先生作者。先生高隱有道術。年九十餘而健飲。頭無二毛。蓋神仙中人。其圖作古檜。三株榮茂者濃鬱如藏風雨。槎枒彫蝕者蟠強紐裂。若經嚴霜苦雪。野火燒餘者多則千年。少亦數百年物也。林間一老。長裾曳袖。氣韻澄澹。望之知爲世外仙癮。梅老傑思也。陳五雲者題云：海屋先生別號古木居士。與余同庚。壯年偕遊海上。朝夕飲酒賦詩。談玄論道。余作滇南之役。先生避兵苕溪。不覺皆年九十又二。先生令嗣石渠先生。望重中祕。今已七袞有三。

與毗陵倪元鎮。嘉興吳仲圭。文墨往還。故得此圖。觀其古木如龍擎。怪石如虎踞。先生拱立如閒雲出岫。飄飄有莊休曼倩半度。入年之後。添籌增算。余當賚詩奉賀。識此爲券。九十二翁五雲老人陳策。又姜寵題云。古木居士。與五雲老人同姓同庚。同里同學。得海外之術。有仙風道骨之態。余昔放浪五湖。每遇兩翁。一葉輕舫。隨潮順落。高唱新詞。逍遙於三泖。皆呼其爲神仙。兩翁合夢稿行世。今將百歲。皆頭無二毛。日飲數斗。可謂不夢之陳搏矣。乃見五雲跋語云爾。釣月叟姜寵敬題。時年八十有一。

崔實月令曰。七月七日曝經書。穆天子傳曰。仲秋甲戌。天子東遊。次於萑梁。曝蠹書於羽林。鄒縣有子思曝書臺。沂州有晉王羲之曝書堂。新泰有曝書山。昔有道人。曝書於此。

華山玉泉院。有陳希夷塚。希夷蛻骨。爲羽流竊出。持其顱以行乞。嘉靖中姚御史收葬之。見陳以忠華山遊記。

華山桃花生石縫。花片着之。卽生不由核種也。義之筆經曰。諸郡國獻兔毫。唯趙國中用意。謂趙國平原廣澤。無雜草木。

唯有細草。是以兔肥毫長而銳也。須用仲秋月收之。孟秋去夏近。毫焦而嫩。季秋去冬近。毫脆而禿。惟八月寒暑調。乃中用。

黃山谷几間有物。潘谷隔囊手之。曰天下之至寶也。出之。乃李廷珪墨。又一囊。谷手之曰。吾老矣。今不能爲也。出之。乃谷少時所作墨。

王紱孟端。元季國初又毗陵人。想與倪元鎮必相薰炙者。故繪事規隨。不失尺寸。余有其贈李士文林亭秋色一幀。實與倪慧山圖不相上下。余嘗汎舟荆溪顧諸間。其山大都低巒起伏。勢盡處必帶迢遙之沙。其水湖以紅盤互入處。必口重林之麓。淺秀淒迷。是其本趣。是以倪王二君動筆便如取之籠中。正其家常供具也。

十年前。余購得石翁奇畫一軸。幅闊二尺有咫。高六尺。作翠峰攢天。僅分兩聚。下略露陂麓。列樹五株。四直一偃。對岸兩松。亭亭中虛三尺餘。盡是雲氣湧鬱。挂之屏几間。蒸然欲浮屋也。神來之妙如此。翁亦極滿志。題句云。翠倚高天玉出奇。淋漓元氣大陰垂。匡廬嵩少憑君指。醉裏狂揮醒不知。

宋趙宗漢鴈山圖。祖述李思訓峰嶺林麓。大約百餘轉。雲泉樹石屋木人。

物騎從俱精工。統觀亦有氣韻。但淺裝不用金碧。番覺士氣題云。汪君子卿。余少時館契也。嘗遊學於浙中。登慶曆進士謝官歸鴈山。將終老焉。適宗漢奉使廣南。便經浙東。過訪留敍。臨行山紙索畫。遂作此圖。寄別意云。嘉祐二年五月廿又九日。定遠將軍趙宗漢識。此幅舊爲吾禾懷鐵松所藏。今不知落誰手矣。

石田畫法宗北苑。近代則黃子久。王叔明。吳仲圭三家。其所醉心他。則傍及而已。以故倣倪之作。往往縱橫有餘。而幽澹不足。亦所自歉。而不能強者。有刪改舊倣雲林。以貽崔君。題句云。迂倪戲於畫。簡到更清癯。名家百餘檮。所惜繼者無。况有冲澹篇。數語弁小圖。吳人助清玩。重價爭沽諸。後雖多學人。紛紛墮繁蕪。崔子強我能。依樣求葫蘆。墨灑不成蓮。林慙潤與俱。何敢希典刑。虎貴實區區。醜惡正欲裂。捲去不須臾。今夕秋燭下。再見眼模糊。妄意加潤色。泥塗還附塗。崔子豈不鑑。愛及屋上鳥。

佛云衆生怖空。以其莽蕩無着落。欲其證入。則如喪身失命也。不知諸法從空出生。向空滅盡。法有起滅。而空常晏然。何可怖也。今畫家亦多怖空。蓋自造則結想難就。倣作則蹈襲可厭。素楮橫陳。直是無可措手處。安得不怖。不知

此坐平日觀人妙蹟。徒知草草閱其氣韻筆法。而於布置處不甚留心故也。古人於一樹一石。必分背面正晏。無一筆苟下。至於數重之林。幾曲之徑。巒麓之單複。借雲氣爲開遮。沙水之紆迴。表灘磧爲遠近。語其墨暈之酣。深厚如不可測。而定意觀之。支分縷析。實無一絲之棼。是以境地愈穩。生趣愈流。多不致偏塞。寡不致凋疎。濃不致濁穢。淡不致荒幻。是曰靈空。曰空妙。以其顯現出沒。全得造化真機耳。向令葉葉而雕刻之。物物而形肖之。與髹工采匠爭能。何貴畫乎。

元朱君璧。昆山人。善畫。嘗作紫霧龍宮翠蓬神闕二圖。十年始就。人謂其妙入神品。元季海寇犯境。邑人棄家避難。君璧獨抱二圖。坐樓上。寇遙望城中。虹氣貫月。蹤跡而至。虹自君璧樓中出。疑有至寶。攘之見二圖。大怒。裂碎而去。楊鐵崖名其樓曰虹月樓。

米海岳絹素臨唐玄宗書鵠鵠頌。紓緩宏闊。大類稽叔夜絕交書。無復平日精悍險策之態。豈玄宗原蹟本如是。元章假得。思以亂之。而然耶。款云。元祐元年夏五月。海若老友持來見示。臨此乃還。襄陽米芾元章書。

余生平見米氏真蹟。將八九種。皆晚年放縱之作。其摹學古人者。惟諸石
搨中見之。墨蹟不能多得。爾來得見此帖。然後知米氏之劍拔弩張。悉從小
心翼翼中來也。論者謂元章之書。沉着痛快。超妙入神。不亞於唐玄宗。當並
肩齊驅耳。何故摹之。吁。此以管窺天。未知書之奧妙者也。凡天下事。最忌自
滿。器滿則盈。舟滿則覆。故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君子戒於闕黨也。况右頌筆
法。結構道媚。精神骨立。不狃於世習。得自然半度。亦有元章所不能到者。令
截長補短。更覺神韻不凡耳。所謂至寶。必百鎔煉而後成者耶。然元章摩書
與他人異。元章此帖。與他帖異。將來必自有肯余論者。錢塘白珽。

書法自晉唐沛然大興。上及至尊。下及士庶。無不潛心究奧。創異立奇。唐
如太宗高宗。玄宗臨軒之暇。輒精研入法。揣摩六書。玄宗天資既邁。積學有
源。故落筆神采秀發。膏潤無窮。余在洛陽。常其欽家。見御書筆勢論一卷。極
與此帖相肖。至唐末喪亂。人物寥落。風流掃地矣。宋初善書者。稍復間出。猶
有五代衰颯之氣。至崇寧間。蘇米諸家。雄傑有二。王顏柳之餘。惟元章早年
得遊內府。見歷代名蹟。孜孜摹學。一戈一點。得意外之旨。出入規矩中。行草

飛白。變化無窮。有翔龍舞鳳之勢。雖曰神鋒太峻。其間儀刑自在。正使不工處。愈見其妙用也。此摩玄宗鵠鵠頌帖。體度弘緩。筆韻道美。其精勤敏妙。更可寶也。華秋白君珍蓄此帖。并歐陽文忠公草書一卷。出以相示。謹爲識之。

東吳高翔。

僕遊江陵。仲巖沈學士招飲於懶宜堂。出右帖求僕題識。時石齋鮑君同坐。私屬余曰。余見米書多矣。未有超軼絕塵若是頌者。純以圓勁爲主。時露本來鋒穎。當爲米書上乘。不識肯爲余設奇轉購之乎。但仲巖愛護甚篤焉。能奪之。媿不知書。安能妄爲損益。因錄石齋之語。以呈趙璧彥昭。

昔米老嘗從人借古書畫。臨搨竟。併以真贊歸之。俾之自擇。而莫能辨。故論善臨摹者。千古惟米老一人而已。右唐玄宗鵠鵠頌原本。在河南程九卿處。絹素已腐蠹。文亦不全。後有呂大防諸跋。筆法固肖。而精爽失矣。反不如此卷之神采也。至正壬辰中秋。與王赤城闢客。凡同觀於鶯葉軒中。余因知梗概。而附識於尾。張繼孟。

按元人史君佐。號紫微。有侍兒名欹柳。使掌法書名畫。此卷亦有欹柳印。

記。

倪雲林園林書屋圖。大小作六樹。分三重。屋後多細竹平坡。夾以奇石。遠近廓落。相映容人。遊意其間。所以蕭疎而不凋殘。曠淡而有實際。此君真繪事中仙品也。題句云。綠野謙遊官濟濟。習池清響佩珊珊。高桐初引流晨露。密竹通幽度碧灣。童冠詠歸春服後。龜魚簪躍夕波間。北窗應到羲皇上。石枕藤牀臥看山。乙巳七月寫贈熙雲學士。

大智度論五通仙人。得好寶物。藏着石中。欲護此寶。磨金剛塗之。令不可破。向聞金剛能破一切。不受一切破。今云磨以塗之。磨金剛者。又何物耶。乃知一切有形俱非堅固。

西域外道亦持五戒。但爲天祠殺無罪。又爲行道故除金。餘者得盜取以自全濟。除師婦國王夫人。善知識妻童女。餘者逼迫急難。得邪淫爲父母師及牛爲身。爲媒故得聽妄語。寒鄉聽飲古蜜酒。此一段義可見西域重牛等於父母師長。爲媒者非妄語。則不能成媒也。

數日來連觀僞蹟。柯敬仲管仲廻竹。趙子昂柳陰漁話圖。王右軍清晏帖。

蔡君謨諸公跋語。高彥敬雲山。近日賈客。連艤溢艦。紈袴遊從。逐逐相往來者。率此物也。爲之三嘆。

杜樊川滁州詩云。獨憐幽草澗邊行。尚有黃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刻集者訛行作生。訛尙作上。宋人遂附會其說。謂牧之有意託興。以幽草比君子。而淪落幽隱。以黃鸝比小人。而得意高顯。致唐祚垂末。而無幹濟之才。不知行與尙本是隨時直賦所見。無關比興者。有甲秀堂刻牧之行草真蹟可據。

佛喜林居嵐鞞尼。林中生漚。樓頻螺林中得道。仙人住處。鹿林中轉法輪。娑羅林中般涅槃。

天上歡喜園中有劍婆石柔軟潔淨如沃綻綻。

元時玄教極盛。其掌教真人。皆淹通宏雅。翰墨絕人。士大夫樂與盤桓。書劄往來。及一時題贈。皆有深趣。如虞奎章館閣大老。負重名。而與張伯雨吳全節輩。稱爾汝之交。居恒著絳羽衣。相錯無慙色也。余嘗見其遺墨。有與道士徐中孚詩翰一卷。筆法圓熟秀媚。有虞永風規。而詩亦清婉有味。玩之恍如見當

時散朗襟趣也。公自題云。十一月壬辰明復真人約華陰楊廷鎮閩中藩子文四明王安道談道話於徐中孚丹房。微雪灑空。塵靜雲晏。遂以終日。卽事雜詩。詩曰。白雲護窗雪鳴竹。地鑪深深火初熟。樵客晨來午未還。真人自與燒黃獨。爐中鉛汞輕千乘。窗外日月飛兩螢。尙有度生情未斷。侍人長跪授黃庭。玉白搗霜月當戶。竹窗映雪書滿床。客來長揖不交語。自撥松火燒山香。皎皎霜鶴立齋廡。蕭蕭風竹鳴庭除。窗間有客自高坐。堂上真人方讀書。

佛書云。珠玉瑣瑸瑪瑙。夜能自行。人著精玉。旦夕移易。或在此。或在彼。皆不足怪。不獨馮月華賈上玉馬。能入駢亂羣也。

趙文敏畫馬。雖以伯時爲師。而其古淡渾成。若無意標奇處。實得物態之自然。昔人謂圖鬼魅者易。寫狗馬者難。巧然狗馬之中。亦有出奇取異者。是亦鬼趣也。元人畫馬。任月山尤擅。真率太奇。惟子昂得馬之真。蓋其性喜畫馬。少時遇片紙。輒畫而後棄去。精能之極。合乎自然。非後造者可窺也。丁卯八月。湯慧珠攜公天馬圖來玩。平立顙視。絕無頓掣之意。而神氣雄岸。屹然如山。奚宣長身武姿。與馬並高。如獻軒墀時也。題者數人。

一馬形軀百法全。生時靈氣取山川。英雄正用同生死。那忍無聲立伏前。
海粟。

京口郭畀天錫敬觀松雪翁天馬圖。

神駒初墮地。雷電飛海水。三歲不敢騎。萬里獻天子。翰林直學士虞集題。
奎章閣鑒書博士丹丘柯九思敬仲審定。

曲江洗刷雲滿身。雄姿逸態何超羣。眼中但覺肉勝骨。幹也合讓曹將軍。
嗟哉今人畫唐馬。藝精亦出曹韓下。玉堂學士重名譽。一紙千金不當價。山
窗擁雪觀畫圖。據案便欲擒於菟。天廝真龍有時有。杜老歌行絕代無。史官
察級士安。

竹齋曰。察級意似嫌子昂此馬稍肥。故謂在曹韓之下。橫以時名取重耳。求
其如杜老所歌掃空萬馬者。則絕代未有也。何物胡奴強作解事如此。

姚雲東晚慕神仙。喜與黃冠遊。且身爲黃冠師。用方外言。以陶汰歲月。未
必真有得也。嘗爲陸道士寫墨竹。系以一詞。其款云。陸臥雲碧淵之師。嘗問長
視之術於余。故福源室中。亦可以分半榻之雲。丹丘之中。其師弟每爲留宿之。

客旣作墨竹。復重以言者。其有以耶。詞曰。王子仙成吹簫處。一雙青鳳飛來。借問如今世界。何地是蓬臺。更有葛陂投杖龍躍起。鼓浪轟雷。何如我詠猗猗葉竹。淇水之湄。蒼雪生吾珍簟。碧香又落霞杯。喚道人相對。醉後玉山頽。百年笑口開得幾千迴。

張樗寮喜書法藏。字如當三錢大。蒼勁秀拔。蓋以李煜徐鎔君臣金錯刀法爲宗。而稍取率更筆意。整齊之者。有書金剛般若一部。尾行書題云。樗寮卽之。七十八歲。喜再逢佛誕。以天台教宗印講主所校本。敬寫此經。遺天竺靈山志覺上人。受持讀誦。我願執情不作常觀。般若六如覺性。永明共悟。賓相本體。流通利益。均及有情。時景定四年歲次癸亥。

陳雨金跋云。昔吳闕門外有駐節二字。大可二尺許。古雅雄勁。極得大書之體。余少時見而愛之。先主事都水公曰。此張卽之筆也。後於一統志和州下載云。卽之特善大書。以是知先君蓋有所見云。若細書則未之聞也。茲偶見此經。大不遇指。尤俊健不凡。乃知樗寮不獨擅大書已也。書史會要記。樗寮歷陽人。歷陽隸和州。卽今含山。明隆慶庚午春三月。吳下陳鑒識。

石田漁莊村店圖。乘興數筆。酷似北苑。非許道寧所能及也。以其愈率澹
愈真。愈簡愈遠耳。題句亦妙。云漁莊蟹舍一叢叢。湖上成村似畫中。互渚斷沙
橋。自貫輕鷗。遠水地俱空。船迷楊柳人衣綠。燈隔蒹葭火影紅。全與我家風致
合。草堂亦有此愚翁。弘治庚戌秋八月偶遊石湖道經村居野店遂作此圖。并
系以詩。沈周。

朱存爵存餘堂詩話云。余家舊藏顧仲瑛詩帖一紙。乃次韻劉孝章治中
邀夏仲信郎中遊永安湖詩二首。字畫絕工。楊鐵崖先生嘗和之中有一聯云。
啄花鶯坐水楊柳。雪藕人歌山鷓鴣。鐵崖所稱許。仲瑛家饒於財。而豪俠不羈。
詩筆乃其餘事。楊禮曹支硎先生跋其後云。吾家鐵先生。平日豪氣塞雲漢。未
嘗輕易假人以稱可語。今爲仲瑛拈出一聯。低頭遙避。乃知先生目中自有
也。

黃子久方幅小景。叢林複蘿。起伏映帶數十重。不作沙水只坡麓高低。與
平疇相爲出沒而已。天地間自有此景。惟其胸中吞茹印合者多。偶然寫之。而
又分數明取與熟。故臻實處。不患偏塞。搏虛處。不落空疎。千古以來。惟子久獨
也。

步耳。予有一幅。乃九龍冷道士之物。道士以貽王舍人孟端。孟端以歸沈啓南。啓南徵題于吳匏翁。因留吳齋中。不及取。而啓南化去。匏翁捐館時。遺命子孫必歸沈。後竟不知落誰何手。余甲辰春得於吳門。上有楊少師士奇朱翰林善并匏翁三跋。真罕物也。

唐伯虎有桃花庵作歌。膾炙人口。沈啓南之弟繼南亦有桃花庵。啓南爲寫圖。倣營丘秀潤之筆。蓋以春山止取淡冶。春林不容蒼鬱。平日畫巨棘手無可施耳。題句云。桃花書屋吾家宅。阿弟同居四十年。今日看花唯我在。一場春夢淚痕邊。此桃花書屋圖。圖在繼南亡前兩年作。嗚呼亡後今又三易寒暑矣。今始補題。不勝感愴。乙未九日沈周。

上虞有舜井。相傳舜子生時。井爲湧泉。秦始皇封塞起兩墩。各高一丈。晉宋爲佛廬。野人耕鋤。多得古磚甃石。吳越寶正三年閏八月十四日錢王差人賚火糧畚鍤。開掘得識。記寶物一百二十餘件。都抽領西都上直廂。虞候盛瑗。東都上直廂。虞候孫弘。西都隨身虞候閻丘稔勾。嘗拜祭內直殿十將子軒。十六日鑿西井。十九日得銀環六。赤珠一。金盒一。古文錢二千三百四十。琥珀珠。

一當十大錢三當五十大錢二十四。太平錢百直百三銖。二十四大錢二百五十四。五銖錢九百六十。貨錢二百八十。半兩錢三十。石獅一。鐫其背曰重華井。天明可開。腹內有水精珠一東井。得銀塔一。高一尺五層。內有金瓶舍利二顆。散金瓶二。金鈴六。銅鈴一。銀環六。銀鈴一。水精珠十四。琥珀珠九。雜珠大小三十五。小琥珀獅子三十。瑪瑙珠七。玉人一。玉環一。銅鏡三。銅爐一小。瑪瑙珠六。土瓶一。以上共三十四件。並有石匣盛之。題云唐永徽四年於此造塔鎮井。有重華石一片。闊三尺。厚九寸。左右有索痕深二寸。官中令造深沙神一軀。足履四石。寶正四年六月廿九日差錢文殷祭神鑄石。

張長史草書蘭馨帖。字大如掌。雄密高逸。出於天成。終日玩之。不能釋手。文氏父子跋之。蓋唐蹟之無可疑者。

右草書帖云。蘭雖可焚。馨不可奪。今日天氣佳。足下撥正人同行。相傳爲嵇叔夜書。余驗其筆爲張長史書。山谷云。顛工於肥。素工於瘦。而奔逸絕塵。則同。此書肥勁古雅。非長史不能。又予嘗見公所書灌煙宛陵春草等帖。結體雖不甚同。而其妙處。則與此實出一關紐也。但其文義不可解。蓋唐文皇

好二王書。故屏障間多書晉人帖語。一時化之。或長史書叔夜帖語。亦未可知。然今不可考矣。嘉靖丙辰三月長洲文徵明題。

右張長史紋棟上所書蘭馨帖二十字。其爲真蹟無疑。蓋草書不入晉人格轍。終成下品。顛素之所以得名者在此。今觀其奪字氣宇佳字足下字人字皆從晉人中來。余閱書多矣。未有如此卷之佳者。世人重耳輕目。不可語此。昔素師綠絹兩行。因元章所題而重。他日必有以余言爲是也者。漫書以記。嘉靖四十年辛酉正月立春日文彭書。

古人名跡愈閱愈佳。僕性喜草書。每一展。必有所得益。知古人不易到也。汝和將以入石。命摹一過。老眼矇昏。殊不能得其髣髴。若風神庶幾。不至懸絕耳。壬戌正月廿六日文彭記。

余自信所見。因書卷末。而汝和不知也。歲暮會于京邸。偶談及。展卷大笑。因復與汝和辨論。以見前言之不誣。故再書此。以記歲月云。季冬二日燈下。試居庸石霜葉硯。文彭。

文衡老詩清嬾婉約。弇州歷下諸公。每以吳歛目之。然獨施於登眺譙集。

或稍涉輕縕流易耳。余見屠伯起所藏公書文信公事詩四首。不獨忠憤激烈。耿耿有貫虹偃日之氣。而語格亦多雄渾典碩。舍杜老未易窺者。乃知公養邃蓄深。蓋難爲垂綆也。詩曰。地轉天旋事不同。老臣臨市自從容。誓將西嶺填東海。忍著南冠向北風。千里勤王空赴義。百年養士獨收功。人間亦有成仁樂。未用區區悼此公。又曰。倉猝勤王萬里身。風塵傾倒作橐臣。三綱已去嗟何補。一死臨期認自真。直以安危繫天下。未宜成敗論斯人。遺文尚可誅姦賊。何但悲辛泣鬼神。又曰。頻年航海欲何爲。天厭中原遂不支。滿地江湖無死所。際天風浪有平時。倉皇一念聊臣分。寂寞中流賴史知。回首又看狂虜滅。寒潮自繞大忠祠。千古英雄遺恨在。怒濤檠檠浪呴撞。有天肯與元同戴。無面能看宋再降。烈士深悲甘蹈海。中原未復竟如江。君王莫罪風波惡。應似愴人解覆邦。字學陸放翁。灑灑有致。亦別楮之上駟也。

荊州玉泉寺近清溪諸山。山洞往往有乳窟。窟中多玉泉交流。中有白蝙蝠。大如鶲。按仙經。蝙蝠一名仙鼠。千歲之後。體白如雪。棲則倒懸。蓋飲乳水而長生也。其水邊處處有茗草羅生。枝葉如碧玉。玉泉真公常采而飲之。年八十

餘顏色如桃花。此茗清香滑熟。異於他所者。所以能還童振枯。扶人壽也。李太白至金陵。見宗僧中孚。示茶數十片。拳然重疊如掌。號仙人掌茶。因爲作歌。李白贈參寥子詩云。五雲在峴山。果得參寥子。又云。骯髒辭故園。昂藏入君門。天子分玉帛。百官接話言。毫墨時灑落。探玄有奇作。又云。長揖不受官。拂衣歸林巒。余亦去金馬雲蘿。同所攀知。爲荆襄間隱人。曾召對放還者。宋參寥子友歐蘇歸釋。唐參寥友太白歸玄。世外奇人。不甘齷齪。則往往爲異教所籠如此。

太白風規材韻。固是南宮謫仙。不獨所交賀季真元丹丘蓬池隱者女冠。褚妙素諸人。皆結霞外之契。卽元配許夫人。亦慕仙道。往廬山尋仙女。李騰空。太白作詩送之云。多君相門女。學道慕神仙。素手銅青靄。羅衣曳紫煙。一往屏風疊。乘鸞着玉鞭。其超逸可想而知。乃知異人降世。自有上界眷屬相從。斷非凡眼孔所能測識也。

劉康谷於廬山。遇異人。碧眼方瞳。鬚髮燁然有光。喜劉瀟灑近道。授以彭祖小接命丹一方。取首生臍帶中根下血子一粒。去一寸許翦斷。名曰金剛子。

其色半紅半白。自有陰陽。號爲玄珠。乃父母元精元炁結成之祖氣也。約重一分二釐。入銀盒內。好乳養之。黃蠟封口。冬入溫水中。夏入涼水中。其子長大滿盒。每日將盒向左旋三次。每次三轉。三日後藥重一錢二分。如天桃狀。服者先用麝香擦臍。通竅。用布翦圓一塊。攤在臍上。布上放藥。外以蕎麥粉或麵作一圓圈圍住。用斬艾一兩二錢。焙過。加穿山甲七錢爲末。麝香三分。乳香五分。共一處。捏成艾炷十二箇。又用槐皮覆蓋藥上。皮用刀刮薄。針刺孔。置艾炷於皮上灸之。至三次。其藥神化。盡灌於臍。不見形跡。又復九炷。其人若醉。將槐皮取去。用黃蠟。醋。麻油熬膏。以段帛攤之。封固臍上。如口渴可用蟠桃酒一七日。不用飲食。八日後可用清粥量進。忌油鹽。只淡精肉少用二三片。三七日飯半碗。酒三鍾。一月後。身上退下粗皮。容顏豐悅異常。此藥一粒。頭胎者延壽一甲。二胎者延壽一紀。若夏天熱甚。安磁盆中。以井水浸過頭。冬天寒甚。以銅器盛水。坐炭盆灰缸內養三日。男用女胎。女用男胎。不傳匪人。恐遭天譴。康谷受而藏之。以服官倥偬。未及試也。竹懶曰。嘗觀圃者裁接之法。移榦培根。無不榮茂。以意推之。此法非孟浪也。

又傳烏鬚髮一方。用猪板油一斤。蜂蜜一斤。核桃肉一斤。好茶葉一椀。共搗碎和合。用錫器盛之。於飯甌上蒸熟。每早匙取少許。化佛水中服之。三月鬚髮無不黑者。

趙榮祿與管公節幹月窗判簿二劄子。係少年筆。精緊匀和。字字皆羲之法。晚年雖縱逸可喜。然雜揉諸家。非玄酒之味矣。札云。孟頫上覆丈人節幹丈母縣君。孟頫一節不得來書。每與二姐在此懸思而已。伏想各各安佳。孟頫寓此無事。不煩憂念。但除授未定。猝難動身。恐二老無人侍奉。秋間先發二姐與阿彪歸去。幾時若得外任。便去取也。今因使專此上覆。聞鄉里水滲盤纏。生受未有一毫相寄。二姐歸日。自得整理一書。與鄭月窗。望遞達不宣。六月廿六日。孟頫上覆丈人節幹丈母縣君。孟頫謹封。又一札云。孟頫頓首希魏判簿鄉兄足下。孟頫奉別誨。言倏爾兩歲。追惟從遊之樂。丹青之贈。南望懷感。未知所報。惟是官曹雖閒。而應酬少暇。以故欲作數字。道區區之情。而不可得。希魏愛我甚至。當不以爲謹也。卽日毒熱。伏想水晶宮中。夷猶自得。履候安勝。孟頫賴託如昨秋間。欲發拙婦與小兒南歸。以慰二老之思。是時又當致書。併以拙畫爲

獻也。家間凡百悉望照拂。因使便附此不宣。六月廿六日。孟頫再行。

跋者十四人。一云。今人觀趙承旨書。但見其晚筆縱逸爲勝。殊不知妙年應規入矩。有如此帖者。不由規矩而縱逸。是猶疾行無善步也。識者試與評之。至治三年九月廿五日。後學錢良右敬題。

松雪老人書法。在中年時。一筆不苟。怡然得天趣。此唯識者能知之。泰定元年八月廿日。龍西李皓見于吳氏文房。

吳興公字畫之妙。不待贊詠而知。是帖蓋在兵部時所與江南故人者。王謝沓拖。風氣不可復作。撫卷爲之太息。吳郡陸友記。

自晉唐以來。法帖其事率皆慰問通敍。施於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數行而已。其初非用意。而逸筆餘興。淋漓揮灑。百態橫生。使人驟見驚絕。徐而視之。其意度愈無窮。故後世傳之。往往以爲奇玩。而想見其人。今觀松雪仙人與月窗判簿手帖。宛有古意。濃纖剛柔。皆與人意會。真希世之珍。又非獨傳玩而已也。淳卿其善保之。泰定元年九月九日。龍西李升書於靜寄東軒。

神品人材一子昂。晉唐翰墨漢文章。紛紜兒輩輕論議。白璧黃金未足當。

丁應榮。

杜少陵云。斯人已云亡。草聖固難得。及茲煩見示。滿目動淒惻。斯言盡之。載閱此卷。令人悼痛不能已。後學張淵。

李西臺書名重一時。而東坡乃謂雖可愛。終可鄙。雖可鄙。終不可棄。予嘗妄意借爲子昂方寸大字之評。聞者瞿然。固難爲淺見寡聞者道也。至其尺牘揮灑。奔奔有晉人一種風氣。亦不可掩。豈易及哉。未能上下古今書畫之變。而窺其妙。過欲出意品題。恐不免紛紜兒輩之侮也。泰定甲子季秋。蜀梁予寅書。

鐵鎖銀勾到者稀。漚波亭上墨如飛。後人何處求書法。華表千年待鶴歸。
南陽張遜。

餘不溪邊采白蘋。鐵網珊瑚寸寸珍。天上玉樓盛不住。虹光夜夜貢星辰。
遂昌鄭元祐。

吳興松雪公。名高當代。而書法之妙。蓋牢籠今古。出入羲獻也。此二帖。雖盛年所書。然其輕清流麗之畫。得超妙入神之變。有非後人所可及者。淳卿

寶之無懣。泰定五年三月一日。梁谿生王禮賓觀。

書中苦說候除官客舍幽州。六月寒近接阿彌歸後信。婦翁強健縣君安。吳僧嗣益。

松雪先生翰墨之妙。名貫一代。其下筆之勢。出規入矩。灑落超逸。非鍾王不足與議也。至其晚年筆蹟。猶爲妙絕。金石所刻。後學之士。多所師法。今觀此二帖。前人流風餘蘊。典雅刑具在。不覺啓敬。吳門丘宗。

書法自唐顏柳以來。多尚筋力。而乏於風韻。然尚筋力者。則失於狂謹。喜風韻者。則過於軟媚。求其兼善而適中者。亦難矣。至宋李建中蔡君謨輩。追蹤六朝。見稱於時。論者猶謂未能盡善。本朝趙魏公識趣高遠。跨越古人。根抵鍾王。而出入晉唐。不爲近代習尚所窘。東海內書法。爲之一變。後進咸宗師之。或穢之僥苟。或傳之金石。不能悉數也。此二帖規摹羲獻。其第一帖。絕與聖教序相類。非有墨池筆家之工者。豈易及此。披玩嘆伏。因識其後。至正二十五年秋七月旣望。盧熊書。

右趙魏公丈人節幹月窗判簿二帖。節幹卽公舅氏管公直夫。月窗不知

何人想亦是管姻家跋者十有三人。陸友仁謂兵部時書。按帖意以除授未定。欲遣二姐歸侍。二姐管夫人仲姬也。公以至元丙戌入京。除兵部郎中。後二年始以夫人北上。不應先有是語。或是元貞元年自濟南赴史館時。而是歲竟歸吳興。意者未歸時所遣。不可知也。二帖行筆秀潤。與他書殊不類。是蚤年學思陵書如此。其署名猶循宋習。或謂出聖教敍者非也。管公無子。公奉之甚至。既歿。建孝思道院以主其祀。亦厚矣哉。沈潤卿氏藏魏公書甚富。疑此帖有異。特以相示。余爲考訂歲月。定爲史館時書。甲子衡山文璧。

石田安老亭圖倣梅道人灑落成就。晚年筆也。題云老人欲得安老具。草堂之資空復空。賣書無處可喚雪。持疏覓錢如捕風。預先種竹須十個。及早誅茅當一弓。他時會遇王錄事。大庇風雨何愁翁。沈周。

橋下幽亭近水寒。倩誰題字在楣端。市廬得此猶堪隱。老者於今只自安。飯後徐行扶竹杖。倦來穩坐倚蒲團。眼明能展鍾王帖。絕勝前人喚雪看。吳寬。

寬。

近來誰助草堂資。杜陵萬廈徒爾爲。高人知足老自安。義士達理願當持。

堂深不用日策杖。山近偏宜朝詠詩。我縛草團略相似。織蒲自賣敢煩渠。華亭錢福。

孫老年逾七十年。鬚髮差白髮尙玄。雖然四壁若磬懸。所交海內皆才賢。賣書賣畫不論錢。兩足來往如飛鳶。一日一周城與廬。歸來板屋成高眠。昕昏樂飽白粲鑑。老妻稚子相依然。藐視豪俠勢位權。未嘗希諂一脅肩。那更搖尾而乞憐。若箇似爾安且便。便是陸地之神仙。如廬叟張習。

江湖寥闊竟誰之。短疏徒令費我辭。若也能存鷁等帖。也知足辦草堂資。塵中兩足未得憩。林下一亭何不宜。縹卷展來聊塞白。落成還許再留詩。庚戌八月一日戲題安老亭卷。與崑山黃德敷同集。翁昔有羲之十六字石鷁等帖。句中故及之云。朱存理。

茅亭結得水之濱。獨酒三杯日日春。君固自能安在裏。世間多少未安人。數年前爲孫君作此。君請余重書。視之不覺媿汗也。睦。

曩余成化庚子。爲孫翁作此。至己巳乃登於卷。迄今四十有四年。而翁之歿亦廿五年矣。俯仰今昔。爲之慨然。嘉靖癸未秋七月九日。虎丘山人都穆。

絕勝山顛與水濱。市橋曲處獨留春。老來自有能安理。此是皇明壽域人。

崑山黃雲次韻。

孫翁一室自蕭然。尊酒安眠辨晚年。却有一般娛客處。焚香看畫日隨緣。

文璧。

一亭幽隱世無干。眼看天時變暑寒。筋力衰遲不堪事。憑君莫作少年看。

張靈。

草玄何必說揚雄。自縛黃茅半畝宮。不有諸賢爭出力。那敎此老息忙躬。

就床時閱枕中記。把盞偏思塞上翁。記取人間蕭灑地。幾竿簷竹能清風。

宣城史經。

六硯齋一二筆

卷二

文衡山先生詩有極似陸放翁者。如煮茶句云。竹符調水沙泉活。瓦鼎燒松翠蠶香。吳中諸公遣力往寶雲取泉。恐其近取他水以詰。乃先以竹作籌子。付山僧候力至。隨水運出以爲質。此未經人道者。衡老拈得可補茗社故實。李白得許氏奩資極厚。在維揚不逾一年。散三十餘萬。又與東嚴子隱岷山。養奇禽千計。皆就掌取食。了無驚猜。

兗豫間多樹棗。有方術者教以專守一樹。自生果。至果熟。不令人動一枚。但人勿損。鳥亦自不敢啄也。一日頓收之。又精心細檢之。必有一枚極大而無核者。味奇美。拜日心存日中。天子赤玉冠。佩明景長離之劍。指揮赤童。握棗見授。口吞嚼而嚥之。大補精髓。得啖六七度。卽踰百歲不老矣。

李陽冰之子服之。以科斗孝經貽韓退之。退之又得衛宏官書二部。皆古篆籀之精也。退之云。爲古文辭。亦須略識字。正謂識古字通六書意義耳。張渥。字叔厚。元人畫工白描學梁風子。見其寫陶元亮三徑圖。神宇澄茂。

無藜藿氣。所謂戰勝而肥者耶。作亂菊於石際。點葉如苔。間露花蕊。亦深有古韻。

石翁倣董元寫柳洲煙艇。極有氣骨。而蒼莽蕭淡處。又似江貫道海岸觀者漫謂倣梅沙彌。正未夢見此老脚跟也。題云江上浮雲撥不開。故人今雨却能來。人生離合不容易。起拂松花浸酒杯。弘治己未四月八日。惟寅扶憊能過我林屋。余亦病起。各不能事酒。淺酌沾脣而已。然談謔之樂。不減劇飲時也。時有雨作。雨汎長卷識別云。沈周。

山谷行書。當三錢大計五百五十餘字。皆禪翁淡慮任真。翛然自得之語。書法清道超朗。知其胸不挂一塵也。後擘窠大書云。元符三年七月涪翁自戎溯流上青衣。廿四日宿廖致平牛口莊。養正置酒弄芳閣。荷衣未盡蓮實可登。投壺弈棋。燒燭夜歸。後又大判一行云。此字可令張法亨刻之。山谷書只是沉着痛快。平生以饑鷹渴驥自命。所以剽去蘇米姿媚。而獨全神骨。此卷又其合作也。

戊辰正月晦日。同秦心卿江邦玉與兒亨從西溪入。四十里至橫山之千

丈崖蹲獅躍豹。怪石離立。飛瀑陡下。上如縻綆。下如竹箭。修竹森森緣陂。平處可班坐。陳榼命飲。日清雲白。草木幽香。不獨兩山所無。匡衡亦不多見也。

倪雲林春雨野亭尋常作三四喬柯。低巒一帶。不作遠山。亦無重沙。茫茫然真雨中物色也。題句云。二月雨聲從子月。三江舟檝住吳江。春愁不醒如中酒。浪着狂風撼客牕。叔珪友契邀遊僧舍。以此紙索畫。戲寫春雨野亭。并題舊詩右方。戊申三月十日。瓊。

米元暉潑墨妙處在作樹株。向背取態。與山勢相映。然後以濃淡積染。分出層數。其連雲合霧。洶湧興沒。一任其自然而爲之。所以有高山大川之象。若夫布置段落。視營丘。摩詰輩入細之作更嚴也。譬之祝公妙入風舞。旋轉如鬼物。而按其耳目鼻口。與人不差分毫也。令人効之。類推而納之。荒煙勃燒中。豈復有米法哉。

東坡書畫記。烏絲界紙。字方一寸。用李泰和行法。而雄毅振掉處。稍涉顏筆。款云。元豐三年端陽月八日。眉山蘇軾于淨因方丈書之。跋云。東坡先生雄文直節高一世。而其英偉秀傑之氣。發爲翰墨。姿態橫

生鋒穎道勁。尤非時人之所能及。此帖文簡意足。不易得也。好事者宜寶藏之。至正十九年龍集己亥四月既望。雙流宇文公諒謹題。又一詩云。急雨苔溪小繫船。手披翰墨憶坡仙。故家文物今煨燼。撫卷題詩一慨然。曲阜魯淵柯南宮晴竹一幘立。竿亭亭枝葉皆疏散。略無堆墮蔽蕪處。又不作枯木蔓草與陂麓沙礫。只是行枝布葉合於生竹之數。自然精采生動。此非有成竹於胸中者不能也。昔人論國色。不藉鉛黛統綺。所謂西施毛嬌淨洗面。與天下婦人鬪美。此地位未易到也。南宮題句云。歲寒有貞姿。孤竹勁而直。虛心足以容。堅節不撓物。可比君子人。窮年交不易。曇曇桃李花。旦暮改顏色。丹丘柯九思并題。書法雄逸振動。大得顏魯公坐位帖三昧。較之平日倣歐整栗者。大不侔矣。戊辰二月。雨中對此。欣欣如有霽色。

李泰和則失之矣。
趙松雪書光福重建塔銘。結構用薦福興福二碑。稍鬆活耳。觀者以爲倣

梵隆十散聖衣紋。用水荇描法。氣韻古澹。其人爲達磨誌公言法華長汀老子普化禪師寒山。捨得善道和尚。泉大道金華聖者。鰯子和尚。蓋取佛法中

神通遊戲諸聖者。以配玄關十子也。作偈頌者。爲山陰王英孫。英孫亦學佛而有得者。余最喜其頌金華聖者。云杖藜到處自悠然。手托猪頭不是顛。成佛若還因喫菜。世間牛馬盡升天。有人指此卷作龍眠羅漢。余爲胡盧而已。

蘇東坡乳泉賦文載全集。其真蹟行楷在一友人處。余得借觀。秀朗華潤。大約與公所書赤壁賦向得見於黃又玄中丞家者同一結構。皆公極得意筆也。此卷乃爲歐陽晦夫書者。前有手東一通云。軾數日病瘳。不果往謁。想起居佳勝。餞行詩輒跋尾。匹紙亦作數百字。餘皆馳納。軾再行晦夫推官閣下。七月十三日。乳泉賦切勿示人。切懇切懇。

趙京兆所藏此軸。奇偉特甚。以歲月驗之。蘇公元符北歸所書也。時方厄於章蔡之餘。而人之貴重如此。豈待百年而後定耶。若夫筆老墨秀。挾海上風濤之氣。以平生所見論之。當爲海內蘇書第一。紹定癸巳歲九月七日。陵陽李心傳謹書。

天一生兮上浮。羽人俟兮丹丘。邇儉耳兮東注。夾崑崙兮倒流。嘉熙三年四月旦。王遂題。

尤熾劉厚南蔡抗林希逸王璵趙時煥高斯得徐霖同觀于道山堂。淳祐丙午季夏望日。

此卷舊藏書川向擇民家。澤民以遺施武子。甲戌歲同醉白記歸三桂晦夫姓歐陽梅聖俞嘗有詩贈之。作八分體東坡跋數語於後。今亦藏向氏云。端平丙申暮春朔錫麓尤端。

蘇公蚤聞道文章乃其戲。乳泉出重海。作賦聊紀異。玉池曠中夜。掣瓶非小智。氣者水之生。此語可深味。淳祐甲辰孟夏朔。峴山王亞夫書於西湖孤山之陽。

坡翁謫海上。人傳已仙去。道逢章子厚。還復返塵路。至言恐世驚。猶閟乳泉賦。遙憐嵩山丘。千古不可駐。是日仙居陳仁玉同書後。

萬籟旣寂。一氣孔神吸彼沆瀣。沃此肺膺。至陽之精天一所生。欽哉此詞展也。大成端。

乳泉賦不待多贊。特恨此軸尚有餘紙。安得起坡翁書滿卷後耶。天台謝奕修書于西湖。淳祐甲辰首夏望後二日。

腥波暗天。濁浪翻日。蛟蜃鼈鼉之所出沒。有兀其島。清泉中發。靜涵太虛。孤浸明月。汲之無窮。元氣所泄。古今正理不可泯滅。抑斯泉也。爲斯人設會稽孫子秀書。

蘇長公以紹聖四年丁丑二月責授瓊州別駕。安置儋州。六月渡海。七月十三日至儋。僑寄城南。鄰於天慶觀。觀有乳泉。故公爲援筆賦此。元符三年庚辰。公居儋已四年。會正月祐陵登極。大赦天下。五月移公廉州。六月還瓊。復渡海至廉。七月又以皇長子生。國有大慶。遷舒州團練副使。量移永州。七月終方自廉啓行。賦後題云。七月十三日書。則正在廉時也。十一月行至英州。又復朝奉郎提舉成都玉局觀。任便而居。公遂度嶺南還。明年爲建中靖國元年辛巳。五月至毘陵。六月因疾告老。以本官致仕。七月廿八日遂薨。公之書是賦時。年已六十有五。距其薨僅隔一歲。實爲晚年之筆。李侍郎微之謂其筆老墨秀。挾海上風濤之氣。當爲海內蘇書第一。誠知言也哉。濂嘗見漳水廊元輿跋公眉子石歌四十五字斷簡。謂日百謁而弗之厭。使其見此。吾知其必日百拜而不止也。然公之薨未幾。詞翰皆爲世大禁。而狗鼠之徒。

如霍漢英輩。猶鳴吠不已。磨剗焚炳。無所不用其極。而斯卷無纖毫不完。豈公妙墨所在。或有鬼物呵護之耶。金華宋濂謹書。

此卷爲蘇書第一。前輩已有定衡。其所著述亦第一等議論也。予渡清淮。望第一山。盱眙陳質之出。以見示。不圖今日得數奇觀。非平生第一快事耶。弘治丙辰仲冬望後三日。陝西按察司提學副使石淙楊一清。

元張憲字思廉。號玉笥生。與楊鐵崖高季迪諸公遊。詩亦清妙有味。其贈宋仲溫一律云。江南羽化張天雨。海上神交宋仲溫。楷法鍾繇稱獨步。筆臨皇象已專門。拆釵未墜風前股。漏屋先凝雨後痕。寄語臨池諸俊彥。蝴蝶雞鶩莫須論。

倪雲林贈仲溫三詩。有敍。至正乙巳三月廿四日。仲溫高士與沈文舉共載。訪余笠澤東渚之蝸牛廬中。相從過王明宅。煮茶留坐。遂以永日。但恨吾子儀遠在數十里外。不得同此集也。廿五日。仲溫別余他之。漫成長句。以寫余懷。瓊。

三月將闌春欲夏。循簷共看辛夷花。階前淪茗香照色。坐上吹笙清不譁。

柱杖偶過公子宅。班荆宛似山人家。宋玉才情何可得。肯拋塵土踏江沙。
江上欣逢宋仲溫。蕭條古道向君論。我居笠澤已十載。看竹唯君款我門。

宋公天下士。畫竹就鼓琴。來我北渚下。相從論古心。

許廓無豫章。同云於匡廬。得見秦中老仙。號無顛者。年已百二十歲有奇。
指示採藥。乃鄱湖濱一山。其躰浸水中五丈餘。冬月水涸盡。乃得就采其藥。於
亂石子中。別之大都百斛石子。止遇一二枚。非誠心真懇者。不一遇也。藥以粗
石包裹。擘之內有紅白青諸種。卽真鉛真汞也。得而煉之。乃魏伯陽爐鼎中物。
許旌陽石函記。單明此道。所謂不遇真師。莫浪猜者。余強其倒篋相視。石有細
金沫如蜜陀僧。世外奇事。奇物。奇理。豈局凡者所能測耶。戊辰三月八日竹嬾
記。

元虞道園題柯敬仲竹木云。吾先世住隆州。隆州於宋爲陵州。州治之後
山。吾家焉。文與可作守事簡。時來就我家。捨取故紙。背作茅蘭竹木之屬。所得
頗多。吾幼時尚收得數紙。今亦亡之。丹丘生用文法寫竹木。而陂石過之。近又
以新意作墨花甚妙。觀此則虞之上世。亦崇尚翰墨。極意收藏。故有紙背可捨。

而太守得時往隣近寓公之家。作散懷事。亦足徵宋法侍士大夫之寬也。

元謝書巢遺虞道園瀘州石硯。

見元人寫生之妙。不獨錢巽峰又有僧惠甄腐瓜行蟻圖。最奇。

蘇東坡手書蔡君謨夢中詩。天際烏雲含雨重一絕。及太守陳述古閣中壁上君謨書一絕。綽約新嬌生眼底。侵尋舊事上眉尖。問君別後愁多少。得似春潮日夜添。又不知誰人和一絕云。長垂玉筯殘粧臉。肯爲金釵露指尖。萬斛春愁何日盡。一分真態爲誰添。又杭妓周韶落藉詩。及同輩胡楚龍倩二詩。東坡乘興偶連書之。字法婉麗含蓄。真千古妙札也。元時柯敬仲得以示虞奎章。奎章試郭屹墨書跋其後。益足重矣。但不知誰人所和。君謨之作聲調本凡。幸經坡翁手筆。若連茹之拔耳。而奎章以爲軒轅彌明之流。則過當矣。

明金華王蘓。字子納。善畫竹。多用鈎勒。與蘭溪徐良甫梅徐舜舉書號三絕。蘇伯衡嘗爲鈎勒竹歌以美之。

婺赤松溪。在金華山地名玉壺金盆。鹿田皇初平叱羊處。初平號赤松子。不言何代人。一云初平兄弟三人。次初起與初平同仙。次魯班。班則春秋時人。

漢初張子房欲從赤松子遊。其卽此耶。

北宋張先吳江詩句云。欲圖江色不上筆。靜覓鳥聲深在蘆。江色空碧。虛無兼之。雲陰日爽。開斂閃爍。難以定取。張子野形容至是。知其妙於繪事。恨未得其蹟。一玩之也。己巳三月在武林陸氏見張浮休畫一方幅。作林木數株。隱隱止露枝梢。如在波浪中。一牛浮鼻而過。餘則空闊荒遠。有數人立沙磧邊際。此真善描江色者。浮休與江貢道同一畫法。皆北宋士大夫賢者。以此寓意。所謂文章之餘溢而淡宕自恣耳。豈習者之流哉。

唐皮陸漁具詩題。凡十五物。曰網。曰罩。曰毬。曰釣車。曰魚梁。曰义魚。曰射魚。曰鳴榔。曰滻。曰繫。曰種魚。曰藥魚。曰舴艋。曰等簷。今太湖漁人以三等網行湖中。最下爲鐵脚。魚之善沉者遇之中。爲絲網。上爲浮網。以截魚無遺。秋風大發。以舟載釣具。繫鉤沉之。巨浪中取白魚。謂之釣白。淮河中用狹長小舠。安白柂板一片。夜以火照之。魚視疑爲決水。踴躍而上。謂之跳白。

唐牛奇章嗜石。石分四品。居甲乙者。俱太湖也。石根插入湖底。波濤撼擊。遂成窺穴。嵌空玲瓏。極有奇狀。質含津潤。與雲氣開斂。相爲晦明。叩之铿然。兼

有泗濱之韻。所以爲佳。吳越錢氏元璫作鎮。與外戚孫承祐極意搜剔奇秀者。盡輦而置之園林矣。宋宣和中。又經朱勔羅致盤固侯。旣入艮岳。諸零珍碎璧。盡出人間。今有弔奇者。但當於昔人傾臺涸池之側。以長鑣從事。不煩問之水濱。

越剡中山水奇絕。然僻在江海之曲。前代未有聞也。自典午東渡。王羲之謝玄許詢支遁孫綽阮思曠王子猷戴安道謝敷王坦之袁宏王濬殷融蔡系顧歡謝萬孔淳之前後來居。競吐清麗。藻韻激射。以煥山川之光。遂作千古勝地。

南宋王性之銜柄剡中。友人廉宣仲作訪戴圖以貽之。

戴安道酒贊云。醇醪之興。與理不乖。古人旣陶至樂。乃開有客乘之。魄矣其頤。

唐顧遠翁剡紙歌云。雲門路上山陰雪。中有玉人持玉節。委宛山上禹餘糧。石中黃子黃金層。剡溪剡紙生剡藤。噴水搗爲蕉葉稜。欲寫金人金口偈。寄與山陰山裏僧。手把山中紫羅筆。思量點畫龍蛇出。正是垂頭蹋翼時。不免向

君求此物。

唐薛能詩曰。越毫逐厚俸。剡紙得佳名。注云。近相傳以搗熟紙名。砸雞林志云。高麗紙治之繁滑不礙筆。光白可愛。名白砸紙。一名玉葉紙。

古剡藤紙得名最舊。其次苔箋。今獨竹紙名天下。他方效之不及。遂掩藤紙矣。竹紙上品有三。曰姚黃。曰學士。曰邵公。王荊公好用小竹紙。士大夫書簡往來多用焉。

東坡海外歸。買剡紙二千幅。米元章著書史云。予嘗砸越州竹紙。光透如金版。前輩貴竹紙。於此可見。

米元章竹紙詩云。越筠萬杵如金版。安用溪藤與池蘭。高壓巴郡鳥絲闌。平欺澤國清華練。老無他物適心目。天使殘年同筆研。圖書滿室翰墨香。劉向何時眼中見。薛紹彭和之云。書便鑾滑如碑版。古來精紙唯聞蘭。杵成剡竹光零亂。何用區區書素練。細分濃淡可評墨。副以溪藤難乏研。世聞此語誰復知。千里同風不相見。

宋姚弋仲夜砍粘罕營不中。致宋鼎淪墜。卽夜遁去。不知何往。後五十年。

有見之青城山中者。蓋從方外養丹得仙也。所師友者。呂洞賓。劉高。尚。陸放翁。作詩題上清宮壁間以招之云。天方覆中原。殆非一木支。脫身五十年。世人識公誰。但驚山澤間。有此熊豹姿。我亦志方外。白頭未逢師。年來幸放廢。儻遂與世辭。從公遊五嶽。稽首飧靈芝。

蜀青城山中有孫太古畫碧落侍郎范長生舉手整貂蟬象特妙。

按佛氏五眼。一曰肉眼。二曰天眼。三曰慧眼。四曰法眼。五曰佛眼。其肉眼亦徹見一踰繕那。踰繕那者四十里也。人眼能見四十里。豈尋常事。令人動稱肉眼。凡夫用以相諸。亦太狼藉矣。

余偶閱時畫赤壁圖。舟中類作一僧。余戲筆加冠作道士形。旁觀皆笑以爲浪然耳。余曰。此實錄也。蓋坡賦中所云客有吹洞簫者。乃綿竹道士楊世昌也。若佛印足跡未嘗一至黃徒。以優場中所見爲據。正矮人觀戲。村漢說古耳。閔倪雲林西神山圖題句云。玄中真師在錫山東郭門立。靖舍號玄文館。幽密巖朗。可以閒處。至順壬申歲六月。余處是兼旬。謝絕塵事。遊心淡泊。清晨櫛沐。竟至終日。與古書古人相對。形忘道接。翛然自得也。又西神山下有流水。

味甚甘寒。與常水異。館至西神不五里。得朝夕取水。以資茗椀。讀書談道之暇。飲水自樂焉。乃賦詩曰。真館何沉沉。寥廓神明居。陽庭宿廠朗。丹林鬱扶疎。睠言茲遊息。脫屣榮利區。檐棖初月麗。池臺涼雨餘。焚香破幽寐。飲水聊舒神。潛心觀道妙。諷詠古人書。懷澄神自怡。意愜理無遺。誰言黃虞遠。泊然天地初。迴首撫入荒。紛攘蚍蜉如願從。逍遙遊。何許崑崙墟。蕭閒仙卿倪瓈。竹懶曰。玄中真師不知何人。觀此稱呼。必雲林所禮爲師者。元時玄教極盛。吳全節張伯雨皆博極羣書。高抗物外。倪所尚貞潔。其所尊事。必非凡流。

又有樂圃林居圖題句云。暮投齋館靜。城郭似幽林。落月半牀影。涼風孤鶴音。汀雲縈遠夢。桐露濕青琴。喧卑淨塵慮。蕭爽集冲襟。余來城郭而暑氣熾甚。偶憩甘白先生樂圃。林居不覺數日。相與蔭茂樹。臨清池。誦義文之象爻。彈有虞之南風。遂以永日。成此一詩。并寫小圖。呈甘白以寓笑樂耳。甲寅六月十五日。倪瓈。

沈石田有寄竹鶴翁詩。摹窠書極雄快。詩亦真率有味。詩曰。道人種竹復養鶴。鶴可看家竹護壇。渡海借騎仙驥子。題詩吝說寫琅玕。風前掃葉碧雲亂。

月下聞聲白露寒。終日閒緣消不盡。墮毛爲服繯爲冠。沈周寄題竹鶴。以爲他日相見資。

柳公權最喜青州研。曰墨易冷。墨之冷熱。人所不解。大抵硯質粗濿。墨有
拂沫纏筆者熱也。其平行凝勻者冷也。青州硯陶泥所成。質細而膩。故墨不作
沸。但燥滲不能停墨。亦非佳品。誠懸不能用。宣城諸葛筆爲老工所訶。其鑒研
又如此。竟擅書名。何哉。

嘉興人聞人滋。字茂德。老儒也。喜留客食。然不過蔬豆而已。郡人求館客
者。多就謀之。又多蓄書。喜借人看。自言作門客牙。充書籍行。開豆腐羹店。後爲
勅局刪定官。出陸務觀老學叢筆記。

羣臣所服帶。以玉犀金銀爲次。宋靖康中。括金賂虜。詔羣下服金帶者。權
以通犀代之。蓋虜人知取盈於金。而不知責犀也。

趙廣合肥人。李伯時家小史。伯時作畫。每使侍左右。久之善畫。尤工作馬。
建炎陷虜。虜使畫所掠婦人。廣毅然辭以不能。因斷右臂。而廣平生實用左手。
亂定。唯畫觀音大士。見者皆以爲伯時也。

南宋時餘姚有祕色磁。龕樸而耐久。今人率以官窑目之。不能別白也。秦熺當其父檜執政十九年中。無日不燬酒器。無日不裱繪書畫碑版。書畫碑版。本學問清尚事。入此輩手中。只成豪縱之習。不足多也。黃魯直有日記。謂之家乘。至宣州猶不輟書。高宗一其真本愛之。日置御前。

丁謂旣導上以神仙之事爲玉清昭應宮使。又自謂令威之後。喜言仙鶴事。人但稱爲鶴相。

周益公遊山錄云。太湖東邊兩山對峙。南曰胥山。北曰香山。中一水曰胥口。卽我郡之胥山也。

蘇州天平山亦有飛來峰。高季迪詩云。風吹峨眉雲來依此山住。我來不敢登。只恐還飛去。

宋陳純臣薦白雲泉於范仲淹。意旣超奇。文亦高妙。書曰。粵自剖判。融結其中。傑然高岳巨浸。不待標異。固已聳動人耳目。不幸出於幽隱之地。必有名世君子。發揮善價。所以會稽平湖。非賀知章不顯。丹陽舊井。非劉伯芻不振。惟

蘇臺古郡。不三十里。有山曰天平。有泉曰白雲。山高而深。泉潔而清。儻逍遙中人。覽寂寞外景。忽焉而來。灑然忘懷。礪北苑之一旗。煮并州之新火。可以醉陸羽之心。激盧仝之思。然後知康谷之靈。惠山之英。不足多尙。天寶中。白樂天出守吾鄉。愛貴清泚。以小詩詠題。後之作者。以樂天託諷。雖遠而未盡。是使品第泉目者。寂寂無聞。蒙莊有言。重言十七。今言而十有七。爲天下之信。非閣下而誰歟。恭維閣下性得泉之醇。才得泉之濬。仁稟泉之勇。智體泉之動。靄是四雅。鍾於一德。又豈吝陽春之詞。以發揮善價。純臣先人松櫟。置彼一隅。歲時往還。常媿文辭窘澁。不足爲來今之信。儻閣下一漱齒牙之末。摩箋發詠。樂天如在。當歛策避道。不任慙惓之誠。仲淹爲作詩云。靈泉在天半。狂波不能侵。神鯀穴其中。渴虎不敢臨。隱照涵秋碧。泓然一勺深。遊潤騰雲飛。散作三日霖。天造豈無意。神化安可尋。挹之如醍醐。盡得清涼心。聞之異絲竹。不合哀樂音。月明羣籟息。涓涓度前林。子晉罷雲笙。伯牙輟玉琴。徘徊不擬去。復發滄浪吟。乃云堯湯歲。盈盈常若今。萬重江海源。千秋松桂陰。茲焉如有價。北斗量黃金。

杜瓊得朱長文樂圃東偏地。結亭聚石。號曰東原。

元陳維寅維允兄弟。得朱勔園亭居之。有來鴻軒。清冷閣。蘿徑極幽適之趣。二君繪事特妙。

石田寫梅。余於武林陸仲承處見一幅。蕭灑歷落。幹不數枝。枝不數葩。而有偃罩盈庭之勢。知其入思深而下筆捷也。忘其題語。今見與史德徵一卷。風格與前略似。題語云。崑山士人多畫梅。適與王理之論其用墨太重。殊失清雅。是有累於梅矣。因短縑在案。史德徵從容謂曰。清雅果何似。丈人當示一梢。與梅吐氣何如。遂妄弄此筆。理之亦作錯刀數葉。間於疎處。仍題之以贈德徵。弘治甲寅歲端午日沈周。

謝樗仙有莽蒼酣肆之筆。大類石田一長卷。乃其入楚往還舟中。率意寫所見者。烟峰沙樹。水鳥客帆。種種會意。此如崔徽自臨鏡寫真。豈有毫髮遺恨乎。題語云。明嘉靖廿六年丁未。吳門六十老人謝時臣。遠遊荆楚。登太和。次大別梯。黃鶴涉匡廬。下揚子舟中。推篷取興。敢與谿山寫真。積成長卷。計三幅。遙寄嘉禾少溪草堂。少溪賞識名家。此筆得所歸矣。少溪者。項司馬子長也。

石田又有寫梅一紙。氣格簡古。其題語亦甚得意。乃知此老撮捏虛空。無

不成趣。所謂海印發光。真仙宮佛度中人也。詩曰。平生有眼厭桃李。但託梅花
是知己。小橋初春帶淺水。青鞋布襪從此始。看花嚼蕊冰雪中。清浹肺肝香沁
齒。歸來拈筆弄清真。淡墨依稀春繞指。花光補之今不作。我欲師之竟誰是。橫
梢的歷寄疎略。自我意爲聊爾爾。正如北人煮床簀。筍味茫茫舉其似。理之嫌
我太草草。斜補竹枝成玉倚。要知君子德不孤。勿謂畫圖而已矣。

文與可細竹二竿。先用焦墨作攢針碎枝。灣曲取態。後以澹墨就勢加葉。
得紛披亞疊之趣。上以行筆題鳳尾二字。別標款云。錦江道人文同爲雪岸先
生作。下有跋云。此鳳尾君。乃外祖錦江公之真跡。爲宋趙雪岸先生所作。雪岸
者。諱仲侄。字隱夫。能篆籀。亦寄興於丹青。其鳳尾二字。雪岸所題也。雪岸與外
祖交昌。時嘗過湖州。會識其眉宇軒然。王孫氣象。所遺書畫。種種貴重。此圖
友人魯茂之持來。鑒定。昌拜觀曰。淡墨而掃。超妙絕塵。飄飄仙氣。清風襲人。請
善藏之。辛丑九月二日。外孫張嗣昌謹識。

元錢良右。字翼之。行書高朗卓越。風格不讓鮮于困學。至治中奉勅書真
西山大學衍義進御。得官鄉校。余見其書。所作江村歌一卷。不獨點畫之妍。其

語亦沉着雄邁。陸放翁一流人也。又書真西山題劉敏叔畫八大老像詩云。劉子出江西。訪我江之東。何人與俱來。函袖入鉅公。韓歐開濟姿。如晴月當空。潞公山岳重。文正霜檜同。玉立東坡仙。天遊匪涪翁。淒其趙韓王。小異凌煙中。半山執拗面。亦得傳無窮。又題後云。江西劉敏叔嘗自畫韓忠獻歐陽文忠文潞公。范文正東坡山谷趙韓王。舒王入公像。謁西山先生請跋。先生賦此詩於卷後。敏叔名訥。遊誠齋益公諸老之間。文物風流。慨可想見。因過清真留觀。復齋正字聞余誦出紙俾書之。至治二年正月八日後學錢良右記。

沈石田倣雲林小筆。雖樹石歷落。終帶蒼勁。而各行其天。絕無規撫之意。所以較之孟端。終勝一籌。其贈吳瑞卿一幀。尤有奇趣。題句云。山中地貴何錢買。水次幽居却儘強。潦草杯盤無俗客。清虛亭館但湖光。弱雲過雨不多點。高木當風有許涼。一詠一觴聊遣撥。自家錯認是柴桑。吳瑞卿能畫。尙求小筆。又愛余唐律言。余畫似倪迂。詩似陸放翁。蓋愛而忘其拙淺矣。併識其言云。沈周一幅。乃爲周南老作者。雲嵐霞靄尤極鮮麗。所寫松皆枯毫竭筆。就意爲之。而

天趣溢出。周南老題云。雲林小景着色者甚少。嘗客寒齋間。作一二觀其繪染。深得古法。殊不易也。拙逸叟周南老題。按南老北人之渡南者。宋遺黎也。學精三禮。寓姑蘇行極高潔。有重望。以故元鎮往來其家。

豹隱紀談云。楓橋舊名封橋。後因張繼詩江楓漁火句。改楓橋。今天平寺藏經。多唐人書。背有封橋常住字。

唐時節度使入境。州縣立節樓。迎以鼓角。稱鼓角樓。宋淳化二年六月。詔州府監所受詔勅。並藏勅書樓。卽鼓角樓也。其更鼓之節。凡日之晡。則吹角一疊。搗鼓十數聲。謂之小引。申時換牌。樓土立兩旗。指外春曰青陽。夏曰朱明。秋曰白藏。冬曰玄冥。各如方色。黃昏吹角。五人爲三疊。搗鼓者六人。每角止搗鼓數千爲三遍。遍三搗六擂。凡三角三鼓而止。四更則奏角而不鼓。亦謂之小引。三點乃再發。五更止。謂之大角動。

嵐齋錄云。張搏爲蘇州刺史。木蘭堂花開。大宴郡中詩客。唯陸龜蒙後至。搏聯酌浮之。陸徑醉。強執筆題二句云。洞庭風浪渺無津。日日征帆送遠人。遂睡去。搏令他客足之。咸莫解其意。俄而龜蒙稍醒。援毫書云。幾度木蘭船上望。

不知原是此花身。遂爲絕唱。

宋提舉江州太平觀魏憲重修蘇州半塘寺稚兒塔記云。按舊記晉義熙十一年名法華塔。詔賜國財以建。蓋僧道生誦法華經。有童子名稚兒。日侍立聽法。死葬此。後有商人謝本者。泊舟夜聞誦經聲。旦尋之。有青蓮花生冢上。事闡建塔。故名法華塔。國初高啓詩云。黃土但埋骨。豈能埋性靈。昔聞宿草間。會吐蓮花青。身臥長夜臺。口吐西方經。尋迹殊窅窅。聞聲每泠泠。寒燈照孤塔。時有山僧聽。應使隣塚魂。沉迷盡皆醒。則稚兒本童子之名。而塔亦尋常木石所建之塔也。不知何時好事者飾之。以稚兒爲雉兒。又取西僧所攜瓦塔。高尺餘。大五六寸。圍者云。此是昔年葬雉之物。吳下盛傳。罔人施利。無何。又以塔歸王伯谷半偈菴。士大夫皆相詫爲奇事。人之不多讀書。而談今古。與鬻古者繆指塵土間物。曰此三代。此秦漢。皆雉兒塔之類也。

蝌蚪字。
徐靈期衡岳記。言紫蓋雲密二峰。皆高五千餘里。雲密山有禹治水碑。皆

祝融峰上有碧玉壇。方五尺。東有紫梨。高三百尺。乃禹所植。實夫如斗。赤

如日食之長生。

單以清常熟元陽觀道士也。附舟至嘉興。聞異香。疑有異人。見船頭一人。儀趣頗殊。以清遷與並坐。香氣彌甚。因從容問之。答曰。我此地人。少時病大風。逃於深山中。遇一老人。哀之。令從行。至一處。有草堂數間。老人曰。汝可居此。以藥一裹。令餌之。遂不饑渴。身日以輕。越兩月。老人來。笑曰。有心哉。尙在此耶。疾已瘳矣。爾若勤修道術。可以長生人間。遂令歸。予拜問其姓名。老人曰。子聞國初有李衛公。其人乎。此唐末時事也。

周玄真。嘉興人。入紫虛觀。從李太無爲道士。太無杜道堅弟子也。至正戊子來居葑門報恩道院。以篆符召鶴。名所居曰來鶴軒。自號鶴林先生。李韓公善長薦於朝。致雨有驗。錫宴光祿。卒葬於莫月鼎墓次。

毗陵二畫。乃天慶觀壁。李懷仁畫龍。太平寺壁。徐友畫清濟貫河圖。俱千古絕蹟。宋末尙在。吳德輝楊誠齋有詩題詠。今人不復能畫壁。輕縹薄素。苟且効技。徒取俗流之賞。不足發人雄思。止湖州興聖寺。趙子昂夫婦左右二壁。墨竹。差有歷落之韻。然亦模糊糜爛多矣。繪法於此。漸斷野狐。縱橫於紙筆之場。

可嘆也。

巨然畫趙秉文跋云。此畫南麓任君得之。宇文虛中。最後題云。天會五年正月八日。禮部尚書閒老朽趙秉文識。史明古駁之曰。天會金酋吳乞買紀年也。是歲丁未。爲宋欽宗靖康二年。金兵方入汴。虜二帝北去。高宗卽位。改元建炎。明年戊申。以宇文虛中爲祈請使。使金。虛中遂降於金。後十有八年。虛中被殺。則合刺皇統六年丙寅也。而秉文以烏祿大定二十五年乙巳方登進士第。至吾都補興定元年丁丑始拜禮部尚書。兼翰林侍讀學士。尋以論罷。五年辛巳復起爲禮部尚書。寧甲速嗣立。改翰林學士。至正大九年壬辰卒于汴。年七十四。計其生當在迪古乃之正隆四年己卯。上距丁未凡三十二年。然則秉文尙未生。而虛中亦未至金也。豈南北分立國史記注。或失其真歟。或當時別有一趙秉文歟。或金之後世亦有重稱天會。如元之有兩至元歟。抑考之。任南麓名詢。正隆二年進士。已在秉文數十年前生。而秉文至於老朽。詢固無恙。又何其多一耶。若夫文詞之鄙。字畫之繆。固不在論也。然亦幸其淺陋不學。故人得而議之。使其粗知時世。先後而傳會焉。尙何辨哉。吳乞買一名晟。合刺。一名

亶迪古乃。一名亮烏祿。一名一吾都補。一名瑜寧甲速。一名守緒。

趙閱道琴鶴風標清映千古。其手翰整栗遒美。酷類范希文道服贊。蓋二公精采同一律度也。余得見其山藥帖語云。抹啓辱誨示以南都山藥分惠。曷勝珍感。介還布謝。崖略不宣。知郡公明大夫。抹頓首。卽刻末又數字云。海柑四十顆。容易爲獻。皇恐皇恐。宋時目薯蕷爲山藥。蓋已避真宗諱矣。宋之南都。卽今之歸德也。

始興盧度屋前有池。養魚皆名呼之。次第取食而去。

東坡居嶺外。問長生訣於吳復古。復古告之曰。安曰和。安則寧。一而精神不擾。和則優柔。而情思不躁。卽老氏致虛守靜之旨也。

夏孟賜。夷祖之兄也。精書法。預修永樂大典。初授永寧縣丞。被誣謫戍。大學士楊榮薦書釋典。擢中書舍人。善繪雲山嵐樹。得意不減米南宮高房山。支鑑。字汝同。性整潔。日就窗九界。烏絲闌作小楷百字。畫細篠澗蒲頗極幽致。

顧信。字善夫。元大德初爲浙江軍器提舉。以能書稱。從趙文敏公遊。得其

書必鐫於石。作亭扁曰。墨妙。晚年號樂善處士。

汪玉水購得文五峰萬壑松風圖。從下數上。凡五層。第一層大松四樹。踞盤石而生。石根橫一平橋。橋下湍流漱雪。碎石滿瀨。第二層略見山脊錯落。布中松五六樹。樹根一老獨坐。又二行者在松徑。松間有亂流滾下。第三層作小中松四堆。在平崗上。崗左右嵯峨露山脚。犬牙相錯。水淙淙其間。一老者趺坐而琴。一人倚樹而聽。又二人促坐對語。第四層寸樣小松三四帶。雲氣雜之上。作尖峰七八座。左右各取勢爲之。峰縛逕瀑五處。第五層削壁直下。上下大小松樹。皆披拂震動之象。余見王叔明臨展子禽北風圖。筆法如此。此等大局面畫。非經着意布置。與陶鑄古人法中者久未易窺其籜也。

養和肝。夜明目。夜則血歸於肝。肝氣和。則血脈流通。津液暢潤。東坡與徐十三尋篆書。以爲天然之珍。雖不甘於五味。而於味外有自然之美。天生此物。以爲幽人山居之祿。

劉孟希云。永興湘湖蓴菜。三月採盡。至秋則無人採矣。不知孟希特見永興之尊耳。春尊如亂髮。不足采。秋尊長丈許。中止一二尺。生冰甚滑。一二尺外。

皆棄物耳。春萼嫩不堪作羹。季鷹秋風之思。正在此一二尺間也。

杜鵑漸與楊祭酒書云。顧渚中山紫筍茶兩片。此物但恨帝未得嘗。實所太息。一片上太夫人。一片充昆弟同啜。然則唐所進奉類非佳味。其後開成三年。以貢不如法。停刺史裴充官。

吳丹麓傳松脂方。用上好煮酒。煮松香。先用淨水浸洗。煮二十七沸。每沸良久。傾出水瀝乾。易水煮沸二十七次。又瀝乾。用酒煮二十七次。候燥。研粉如玉。每斤加柏子仁去油淨末八兩。甘菊花去蒂淨末八兩。何首烏用牛膝黑豆蒸九次。淨末八兩。入前松香中煉蜜丸。如桐子。每辰或滾水。或酒服八十九丸。堅筋骨。易鬚髮。長生不老。松之能壽人。聞之久矣。山中道者。春時取松嫩頭去粗皮。蜜漬之。略煮令蜜透。勿太熟。食之香脆而益人。東坡作茯苓沙法。取好茯苓去皮。淬水澄過。曝乾。淨蜜和勻。捏團裝瓦蟬中。隔湯煮三炷香。即成團矣。

仁。或曰。此娑婆子也。倪雲林詩云。庭前樹子落娑羅。又是一種。

沈石田灣東草堂圖。酣濃蒼鬱。純法董源。有題句云。愛子別業灣之東。去

家僅在一里中。蔽門遮屋樹未大。矮簷但見麻。茺。頻年一意耽詩酒。翻然改與耕夫偶。赤脚鑪飯走細塍。戴笠牽牛映新柳。時人喃喃笑子愚。阿翁儘有高明居。何至妻子嫌側陋。何信兄弟專錙銖。從人自說渠自好。力田養親殊有道。強於違宦竊升斗。手種長腰使親飽。力田養親樂已多。兄弟妻子如予何。我與題詩解嘲罵。門外雨來蛙滿河。成化壬辰五月二日爲德韞弟作。沈周。

石翁此詩真率樸直。如家常話。不作一毫綺語。味其意。德韞者。乃不和於俗。而力田自好者。翁之所深與也。吳江有一種長腰米。作飯粒大而香。食之益人精氣。德韞所營以養親者。賢哉。

倪雲林。漢御史寬後。十世祖碩事西夏。宋嘉祐中使中朝。留不遣。占籍淮甸。建炎時。五世祖益渡江居常州。無錫縣之祇陀里。高祖伋。曾祖淑。祖椿。父炳。兄珪。子洗。字孟民。周南老作墓誌。敍次甚詳。母嚴。配蔣師翬。昌王仁輔。仁輔老無家。奉養如父。歿喪葬爲制服受弔。

漢武內傳載上元夫人授帝五帝六甲靈飛之符。太陰六丁通真逐靈玉女之籙。太陽六戊天光策精之書。左乙混洞東蒙之文。右庚素招攝殺之律。壬

癸六達隱地入術。丙丁入泰九赤班符。六金入辛致黃水月華之法。六巳石精金光藏景化形之方。子午卯酉入稟十決六靈威儀。丑辰未戌地真曲素訣辭。長生紫書三五順行寅巳申亥紫度炎光內視中方。凡十二事皆陰陽五行十干十二支中制剋生化之理。至人神明之以爲妙術。後來寇謙之杜光庭鄭思達林靈萼所輯三洞符經。不外此數種。真以爲琅霄蕭臺入會文所降。未敢信也。而謂寇杜輩悉出己裁。亦非也。

玄門守泥丸。亦子無英白元之事。是收拾神氣向內。久之則神凝而冲舉矣。佛家彌陀十六觀。乃拔神置清虛潔妙之地。觀成則脫去穢濁。而往生矣。設教雖一。其求清升。上臻一也。

漢書太液池中作三神山。以象海中瀛洲方丈。蓬萊瀛洲。一名魂洲。亦曰環洲。有樹名影木。月中視之如列星懸。火精爲日。刻墨玉爲鳥。以水精爲月。青瑤爲蟾兔。於地下爲機械。以測昏曉。不虧弦望。時有香風冷然而至。有草名芸苗。狀如菖蒲。食葉則醉。食根則醒。有鳥如鳳。身細翼丹。名曰藏珠。每鳴翔而吐珠累斛。仙人常以其珠飾裳。蓋輕而曜於日月也。蓬萊一名防丘。亦名雲來水。

淺有細石。如金玉。得之不加陶冶。自然光淨。方丈一名巒雉。雲色常紫。上有通霞臺。衆鸞鳳鼓舞。如琴瑟和鳴。三山統名崑丘。亦曰神山。上有不死之藥。食之輕舉。

使遼錄云。北馬有割去肝。能走百餘里者。其法以醇酒飲之。於脅間取出沈伯遠一研。正作馬肝色。余爲銘之曰。剗駿馬肝。沃以醇酒。研磨喻糜。風雷入肘。或曰此史皇氏斧也。文匠斲削。轉相授手。

元柳道傳貢行書虎丘詩一卷。縱橫道逸。亦鮮于之亞也。詩語宏麗。手錄之。題云奉陪侍御金源公虎丘之遊。閱數日乃能成詩。以記覽歷。詩凡二十五韻。闔閨藏窓處。白虎臥其丘。殉葬劍已化。金精猶上浮。秦強事穿伐。鬼功叶人謀。剗腸裂青壁。瀝髓發寒流。樹色不知古。鮫龍鬱相繆。蛻影入深窈。鐵花繡吳鉤。供庖綆汲餘。千人宜浣漱。生公昔講經。聚石石點頭。至今盤石上。法雲垂蔭休。寶坊何年建。凌虛出飛樓。北牖俯平楚。西軒延廣疇。登臨小吳會。萬象一目收。韋白題詩後。物華厭雕鏤。胡哉幽獨君。窅然遺清謳。茲山起原隰。山形如覆甌。我疑星遊空。墮地得長留。不然駕海來。六鰲爲載輶。現成般舟臺。不以聞思。

修。客過閨門西。看山幾回眸。是節風日美。招攜有扁舟。旋櫂午景停。繫籬野陰稠。行酒進熟啜。飲闌歸意道。詞客思如雲。尚書氣橫秋。吾衰落人後。技癢紀斯遊。謬語尚可芟。蕪穢焉能瘦。

至順四年四月六日侍御王公叔能放船具酒肴以邀常博柳先生遊西丘。盤桓金氏圓覺院。必偈日入而歸。余與遂昌鄭明德實從詩。吾往嘗和之。侍御公歿後數年。先生有待制之命。復由此而北。未久終於官。於是萃其遺一爲一卷。異日其子孫見之。庶知予於先生不忘也。時至正二年十二月廿九日錢良佑志。

趙松雪爲黃子久展書快雪時晴四大字。可作扁署。諸公題者數人。

趙公展快雪時晴爲大書。與昔人促蘭亭同一機括。如畫龍者。胸中先有全龍。則或小或大。隨時變化在我矣。此四字公爲黃君子久作。子久以遺莫君景行。遂以名其齋云。至正五年九月二十日黃溍觀。

右軍張侯帖。唐人硬黃所臨。米南宮定爲神品。并敍其傳者本末。而字多朽闕。趙文敏公爲書于後。帖中快雪時晴一語。最爲佳絕。復展書之。筆勢結

密咄咄逼真。使南宮復起。見當檢査。二者俱藏景行氏。嗟乎。徑寸之珠。盈赤之璧。小大或殊。皆至寶也。得而合之。是豈偶然也耶。河南張翥敬題於武林史局。

文敏公大書右軍帖字。余以遺景行。當與真蹟並行也。黃公望敬題。

晉尚清言。雖片言隻字。亦清快。雪帖首尾廿四字耳。字字非後人所能道。右軍之高風雅致。豈專於書耶。趙文敏公以松雪名齋。特表章首四字。而大書之。亦豈無謂歟。此幅可與帖並傳。天地間散落異處。何幸而合於莫君寶之寶之。舛段天祐。

晉人爲書。每能徑丈一字。方寸千言。蓋其胸中自得全牛。故或大或小。皆有遊刃之地。若趙文敏書法。雖特起今代。而其所造詣實追晉人。及觀快雪時晴四字。信乎與右軍帖高致無異。想當其運筆之時。意合手從。亦不自知有今昔大小之間。故能得其神趣之妙。使第以形骸索諸古人。惡足以及是哉。橐城倪中敬書于武林安國里之和陶軒。

古人臨帖。妙在得其意度。不特規規於形似而已。趙文敏公臨右軍帖爲

尤多。余家藏快雪帖久矣。公反覆題識於上。可見其珍重之深也。又摘此四字展書之。雖大小形似之或殊。其意度則得之矣。遂揭之齋中。以並傳不朽。云南屏隱者莫昌識。

六硯齋一筆 卷三

陶九成南村圖。余見叔明雲西輩數本矣。今又見杜東原南村十景圖。磅礴蒼秀。極得北苑遺法。其景曰竹主居。蕉園來音軒。闔楊樓。拂鏡亭。羅姑洞。蓼光庵。鶴臺。漁隱。蝶室。杜自題云。余少遊南村先生之門。清風高致。領略最深。與其子紀南最相友善。不意先生去世。忽焉數載。偶從笥中得南村別墅十詠。吟誦之餘。不勝慨慕。聊圖小景。以志不忘。圖成。卽置之故函中。一日紀南過訪。檢出相示。欣然謂先君可從此不朽。傳之後世。猶令人知胸中丘壑。強欲持去。遂命錄先生詩於後。并題數語而歸之。正統己亥春三月旣望。京兆杜瓊識。

九成陶隱君品望絕高。與雲林惟寅輩名重一時。其南村別墅最著人耳目。東原先生從遊甚久。親炙其高風。余恨不獲見九成。而幸與東原交知。猶可想像遺範。然不得遊別墅。未免生不同時之嘆。紀南持此冊索題。披其圖。讀其詩。不啻置身蕉園漁隱間。而隱君品行亦恍然。展玩中并知東原之師九成。不獨以同堂已也。題識之餘。彌深景仰云。成化辛丑春二月旣望。延陵

吳寬書。

趙文敏臨王右軍書陰符經。精麗晃目。文亦與世傳者稍異。跋者三人。俱元高士。

予昂小楷。自是一絕。此又其精到者。可寶也。式觀于姑蘇寓舍。因書。大德七年春二月廿又六日。

小楷無拘狹之態。此畫讚黃庭筆意。惟予昂得之。大德七年二月二十又七日。通州錢重鼎觀于予順書室。欣賞之餘。聊識卷末。

陰符經。一名黃帝天機之書。曩見王右軍石刻陰符文。與今文少異。予昂蓋有所受。故筆力精到。不減右軍石刻。其得宇宙在乎手之意歟。南山人從吾子黃仲圭書於三茅峰難老堂。大德丁未十月廿有三日。

元僧方厓墨竹。瀟灑浙瀝。默坐對之。如有聲。扶風馬治題云。瑟瑟空外音。兀兀林下定。伊人本無作。獨坐欣已暝。珠光納大千。重疊秋更鑿。萬籟何緣生。太虛有成聽。悲哉湘川瑟。鏗乎衡之磬。風聲雜梧竹。物我此交磬。如何濁世士。強聒有不醒焉。知靈通門。寥廓謝畦逕。文靖持方厓所畫竹見示。俾錄虞道園

先生寄題聽秋軒詩。軒蓋厓在重居寺時燕私之室也。因寄前十五年厓自吳門歸。余亦次先生詩韻。雖不免識者効顰之譏。漫此以見意耳。歲洪武壬戌冬十月三日馬治。

林君復以湖山傲人。然亦不免噭名之習。當時有作西湖墨本者。於孤山左側。林蘿祕邃間。狀出衡茅題云。林山人隱居。以示君復。君復喜甚。爲作一詩以承之。

謝臯羽嗜佳山水。鴈山鼎湖蛟門候。濤沃州天姥望霞碧。雞四明金華洞天搜奇抉祕。所至卽造遊錄。持以誇人。有浙東西遊錄九卷。又慨朋友道喪。合同志姓名。作許劍錄。

會稽王冕。攜妻孥。隱於九里山。種豆三畝。粟倍之。樹梅花千。桃杏居其半。芋一區。堇蘿各百本。引水爲池。種魚千頭。結茅廬三間。自題爲梅花屋。嘗倣周禮著一書。祕不使人觀。曰我未死。持此遇明主。伊呂事業。不難至也。

李伯時在彭蠡濱。見野馬千百爲羣。因作馬性圖。蓋謂散逸水草。蹄鬣起伏。得遂其性耳。知此則平日所爲金羈玉勒。圉官執策以臨者。皆失馬之性矣。

是亦古人作曳尾龜之意。

與可墨竹。枝葉幹節。皆以法度勝。然其意未嘗不以散逸爲妙。觀其自題畫齋一絕云。試品齋中畫。曾無第二流。頑僵與亂條。應挂在當頭。則其神賞於鑿確縱橫。而不徒以甜滑自貴。可知矣。

楊維禎初亦自號梅花道人。見於自作鐵笛道人傳。

古禮男子生具弧矢。以射四方。青史子載其弧有四時之別。春以梧。夏以柳。夏季以桑。秋以棘。冬以棗。青史子漢志五十三篇。今存者胎教一篇。

華頂天台第一峰。高一萬八千丈。周迴一百里。少晴多晦。夏有積雪。朝暮可觀日之出入。絕頂東望。滄海渺瀰。俗名望海尖。上有王羲之墨池。

宋高郵桑世昌。號莫庵。有文集三十卷。尤袤。楊萬里。陸游。樓鑰。皆與之遊。所著蘭亭考。淹貫精覈。辨晰昭然。爲翰墨家寶書。其父桑莊。紹興初。流寓天台。樂其奇勝。有姑芝廣覽二百卷。

曹勛。潁昌人。字功顯。贈太師。謚忠靖。爲金國通問使。使還。乞身提舉桐柏宮。因家天台。子紹。工部郎中。知蘄州。子耘。利州觀察使。余跋就李曹氏族譜。未

曾與之互質。

綱目乃朱子門人趙師淵奉師命依資治通鑑纂錄。而師淵史學頗非所長。句字割截。不成文理。極有可發哂者。如陳平本傳云。陳平雖美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蓋謂玉綴於冠。祇是外美。如後人所云。繡花枕之類也。綱目節去數字。直云。陳平美如冠玉。便絕無意味。又唐補闕喬知之有婢碧玉。美而善歌舞。知之爲之不昏。昏古婚通。蓋言知之惑婢。不正娶也。綱目乃云。知之爲之昏。不大可笑乎。以樗學佐成晦翁之繆。師淵之罪也。

宋趙子良畫雪景。麥竹齋題之。味麥句。則畫味溢出矣。一云。空篋君鄉來。分明記江樹。想君詩成時。夢作白鷗去。一云。平生交遊間。我幘蓋屢岸。區區稻梁謀。君亦逐鴻鴈。一云。風簷手君詩。心跡已清絕。何當更長吟。坐對澄江雪。一云。扁舟兩漁翁。清唱發白暮。安得如鷗夷。相與五湖去。白暮二字更奇。

唐人極重潤筆。韓昌黎以諛墓輦人金帛無算。白樂天與元微之歡好。視兄弟無間。及銘元墓。猶酬以臧獲。輿馬綾帛銀案玉帶。價直六七萬。則皇甫湜責裴晉公福先寺碑。多至九千縑。不爲過矣。宋太宗時。凡勅製文字。皆欽定潤

筆之數。又移檄督之。蓋仍唐之習也。

蔡君謨少年頗耽聲色。旣與諸伎鬪茶。如龍儕周韶輩。特爲書其小詩。又遊寓所到必訪佳麗。過嘉禾郡。留一絕云。盡道瑤池瓊樹新。仙源尋到不逢人。陳王也作驚鴻賦。未必當時見洛神。亦狹邪之作也。

第三禪遍淨天上六十人共坐一針頭而聽法。不相妨礙。

元周伯琦書相鶴經。自稱谷陽生。跋云。右經一卷。迺浮丘公授王子晉之書也。崔文子學道於子晉。得其文。藏嵩山石室中。淮南王采藥得之。遂傳於世。又系一詩云。江南羽化張天雨。海上神交宋仲溫。楷法鍾繇稱獨步。草臨皇象已專門。拆釵未墜風前股。漏屋先凝雨後痕。寄語臨池諸俊彦。蝴蝶驕莫須論。

劉完菴贈僧西田長幅山水酣縱有氣韻。自題云。戊寅孟夏朔日。西田上人持酒肴過余清白軒中。相與燕樂。恍若致身埃塈之外。酒闌上人乞詩。畫爲別。遂援筆成此以歸之。先得詩者薛君時用也。彭城劉珏識。薛諱英詩云。禮罷金經暫出遊。片雲孤鶴思悠悠。浮杯直到南溪上。贏得文房下榻留。水閣焚香

對遠公。萬緣都向酒杯空。清溪日暮遙相望。一片閒雲碧樹東。又沈孟淵沈恆吉。俱有題語。

王孟端贈黃叔洪山水一幀。用筆精到。超出幼文天遊之上。而與叔明並駕。平生所絕少者。耐軒居士王達一詩亦佳。詩曰。萬古山川一鑑開。層層曲曲見樓臺。雲隨曉月峰前墮。鷗逐春溪樹裏來。兩岸落花人蕩槳。半汀殘雨客啣杯。寰區何處有此地。物外四時無點埃。豈但右軍多筆法。要知黃石是仙才。奔灘觸浪飛頰鯉。絕壁凝嵐護翠苔。玉室金堂疑太華。紫芝瑤草憶蓬萊。相看六月不知暑。一榻清風真快哉。

予昂書法於王大令極其染神。嘗臨授衣新婦服地黃湯承冠軍三帖。尤爲畢肖。俞焯題云。草書自漢張芝而下。妙入神品者。官奴一人耳。此數帖雜用行法。初非用意。而逸筆絕羣。自非生而與晉人氣韻冥合者。未易窺其室也。松雪臨之。如大鏡中看全身。鬚眉形影。無一不相似者。非但鬢髮而已。寧之其實之。

鐵冠道人雪中赤腳登華頂。取雪團梅花嚥之。大叫曰。寒香沁我心腑矣。

余嘗據其意。得句云。獨立虛簷人不到。自團殘雪喫梅花。然但吞嚥而已。未有嚼之者。以花味辛辣。不堪咀味耳。元四明烏斯道者。乃有嚼梅絕句云。蜜蜂空有一生狂。此味從來不得嘗。我愛芳馨如嚼雪。幸無蘇武九迴腸。亦奇思也。

湯正仲字叔雅。楊補之甥。寫梅法補之楷書道整。學褚河南而加蒼老。嘗書補之所作梅詞。柳梢青十首。詞亦工麗。陳眉公先生攜卷見示。詞曰。爲愛冰姿。畫看不足。吟看不足。已恨春催。可堪雪裏飛英相逐。祇應標格孤高似羞對。妖紅媚綠藏。白收香放。桃李漫山麤俗。

雪豔烟痕。又要春色。來到芳尊。憶得年時。月移清影。人立黃昏。一番幽思

誰論。但永夜空迷夢魂。遙遍江南。繚牆深院。水郭山村。

月轉牆東。幾枝寒影。一點香風。清不成眠。醉憑詩興。起遙珍叢。平生只個情鍾。漸老矣。無愁可供。最是歎息。倚樓人在。橫笛聲中。

玉骨冰肌。爲誰偏好。特地相宜。一段風流。廣平休賦。和靖無詩。綺窗睡起春遲。困無力。菱花笑窺。嚙蕊吹香。眉心點處。鬢畔簪時。

天賦風流。相時宜稱。著處清幽。雪月光中。烟溪影裏。松竹梢頭。生憎人在

高樓羌笛怨驚催。鬢秋不道明朝。半隨風遠。半趁波浮。
水曲山坳寒稍冷。瑟隱暎修篁。細細吹香。疎疎沉影。惱斷迴腸。爲伊駐馬
橫塘。立盡烟村夕陽空。嬾吟鞭幾多詩句。不入商量。

傲雪凌霜愛他梅。蓋攬借春光。步繞西湖興餘東閣。可奈詩腸娟娟月轉
迴廊。悄無處安排暗香。一夜相思幾枝疎影。落在寒窗。

月墮霜飛隔。窗疎瘦微見橫枝。不道寒香解隨羌管。吹到屏帷。個中風味
誰知。睡乍起。烏雲任欹嚼。蓋接英淺嘵輕笑酒半醒時。

茅舍疎籬半飄殘雪。斜臥低枝可更相宜。烟藏修竹。月在寒谿。寧住立拚

瘦損。無妨爲伊誰賦才情。畫成幽思寫入新詩。

屋角牆隅占寬閒處。種兩三株淡月微雲。嫩寒清曉香徹庭除。羣芳欲比
何如。癉儒豈膏梁共途。因事順心爲花修史須紀中書。

趙大年江鄉雪意圖卷項晦甫物也。嘗託盛德潛爲媒致之而不可得。耿
耿於中者二十五六年矣。今崇禎庚午之二月晦甫臥疾忽令所善鮑老歸余。
旣成購而晦甫卽治後事。若相付者。余慶物之來而悵友之速化也。越月陳眉

公先生顧余清樾堂。出觀終日贊嘆。大年與蘇米狎交。東坡每見其畫。則以朝
陵回嘲之。蓋宋宗法嚴。不令宗子出城。故耳。此卷初作四五大樹。根株錯互。梢
幹蕭森。中段半帶雲氣。出沒掩斂。極有奇狀。其餘層沙起伏。烟樾淒迷。水鳥戢
翼藏身。散布蘆洲草棘間。備空寒荒遠之思。一片江鄉物色也。文伯仁題爲聚
禽圖。余以爲不然。題者數子。元人虞輔一歌最妙。歌曰。我昔江鄉遊。水際放懷
頗爲鱸魚鱠。征鞍自笑擁重裘。涙凍于時天地閉。太空冥冥久陰晦。長風蕭蕭
雲著地。樹枯桑落空槎牙。敗葦黃蘆色憔悴。蘭橈布帆在何許。但見寒鴉騰障
勢。塞鴻飛起稻梁謀。鷗鷺羣鳧猶水戲。江上豪家百不憂。已備金帳羊羔醉。安
知不有戴安道。應擬幽人乘興至。浙江畫史有天工。一幅生綃生巧思。開圖宛
似昔遊時。知是江鄉描雪意。吳匏菴題云。密林蔽日青蒙茸。兩岸都歸烟霧中。
分明罨畫溪頭景。只少垂綸一釣翁。釣翁莫放扁舟至。沙上鷺鷩方好睡。落盡
桃花不出溪。夜來細雨春流膩。劉仲仁春題云。朔風獵獵滿江阜。同雲藹藹覆
林梢。羣鳥半飛半自止。寒氣疑欲舞青腰。蒹葭兩岸含霜色。路上行蹤渾盡匿。
野鳧逐隊臥沙洲。白鷺驚飛還斂翼。漁舟罷釣幾時歸。似聞滕六怯寒威。雁行

但見俱北向。玄律應知闡化機。茫茫萬里渺何許。山色朦朧杳無覩。河流聘望
只如帶。古樹蒼蒼橫楚浦。忽看此景心欲顛。豈是窮途曾託見。東郭行看履可
嗤。梁園擬復開歡宴。重陰已極陽當生。墮指莫愁寒漸輕。東風一日同燕谷。盡
掃陰霾廓太清。文伯仁彭題云。此趙大年江雪聚禽圖。上有耆德中正印章。爲
楊邃翁家物。昔於丹陽孫氏見之。又有緝熙敬止印。是南宋內府所藏。大年之
畫。世不多見。此可寶也。隆慶元年九月望日。

陳眉公先生攜王文肅公所藏淳化祖帖見示。每卷有臣王著摹及汪俊
陳知古等名紙墨極新好。較吾禾項氏所藏又出一頭第。每段行間亦多有異。
魯孔孫屠用明以別本相對錄出云。每卷法帖第一第二下有臣王著模四字。
漢章帝書遐邇右有一二小字。梁武帝下有一十三三小字。唐太宗書下有橫
裂紋。第二卷鍾繇書多戎輶帖。諸帖有張芝書處。字不分二斷。另作一行。宣示表後多戎輶表十二行。張華書有橫裂文。謝安書安
字是楷字。諸刻皆草字。第三卷王渙之書。反側左之等下有陳知古三小字。又
有三十八三小字。山濤書有橫裂紋。羊欣書後有汪俊刻三小字。在欲何之左。

孔林書有橫裂紋。歎具傍增愬愬脚中四字。何賴右有轉劇近明散未覺蓋八字。愬愬十二字旁添與今刻不同。第四卷陳達書。後有橫裂紋。又有四十三三小字。歐陽書有橫裂紋。第五卷智果書。書評索靖俱全。第六卷汝不可言下有裂文。小佳更帖。問字口有裂紋。第七卷讓未知。如下有橫裂紋。七行篆書。尾後有第七卷十六板終七字。八卷發廬帖。後有莆田陳知古五小字。月半帖下有橫裂紋。六行尊夫人帖。不字右有裂紋。取卿帖知耳。耳字有補痕。第九卷思慈帖。後有知古二小字。思慈無往帖。後有汪俊二十字。第十卷臣王著模四字。在獻之書旁。求耳後篆尾前有第十卷三字。在追求左第字與追字並。十五板終四字。與辰歲十一四字並。與七卷尾字稍大。

張邦昌於元符三年使高麗。適其國王死。國人重中國使人權。立邦昌爲王。旬月後。詔還之。宣和中。登執政。靖康使金營虜。圖滅趙宗。立邦昌爲楚帝。服袞冕。朝百官。三十餘日。此人命宮不知主何星曜。而屢竊南面之權。雖終隕滅。然亦異矣。

幹離不索宋金玉寶玩殆盡。又索玫瑰一觔。玫瑰不知何物。當時答稱止。

五臺一僧能造。僧亡其法絕矣。然則玫瑰者亦番硝之類。火煉藥製而成者。今人名花以玫瑰紅紫色可以想見。

竹瀨草花帖曰。花者草木之英。陽和之滋秀也。地靈不必京洛。家珍不必姚魏。唐昌玉蕊。后土瓊葩。車騎奔馳。祗供罝競。何如嫣然獨笑。獻媚叢簿之間。娟爾小妍。弄姿縟苔之上。瑣碎則墮珥遺鉗。連翩則繁機密紝。輕黃淡碧。各自炫奇。短莖柔條。共相倚態。當夫栗留聲沸。戴勝飛低。淑景乍暄。綠陰匝地。茗柯戰其芳液。筍版薦其鮮腴。琴罷酒餘。石邊林下。數牡丹之落片。吸荼麝之剩香。正爾寥寥。覩斯種種。其爲物也。微而多致。雜而有章。乍逢而欣若。深玩而不厭。羅集而非侈。每於斯時。解杖頭之百蚨。營籬脚之列缶。硯泓有滴。灌同漢陰。薰燎絕煙。夢來香國。蠹魚欲化蝴蝶。結蜘蛛出蜻鈞。種名紛沓。不用玉籤。開落任時。何煩羯鼓。斯亦幽人之極悰。而偏賞之偉麗也。昔淞陵有馬塍翁。種花自業。蘇舜欽與之還往。錢唐亦有西馬塍。錢氏貴戚孫姓者。擅之。張貞居猶能識其故址。蓋塍者田間之蹊也。馬塍則蹊之廣者。大都在城闈之四隅。與大道之側。旣不當軌。又不任犁。故遼老結廬而託處焉。竹瀨二十年前侍養餘暇。亦與玄

洲盛叟者。締園田歡。叟得新異。必見餉焉。叟破百金之產。廢四民之業。而事此。其子若孫。每反唇側睨。而叟不顧也。余嘗因叟有句云。蝶爲迷香隨墮蘿。蟲因
飧秀胃初芽。又云。菊分細種偏難養。蓮是重臺未易成。又云。粉豔且教低着水。
幽香不遣盡當風。頗盡叟婆娑之意。今叟赴夜臺。飯重思稻。玩轉燐花。不可復
作。余所仰僮奚握錢懸瞞耳。因悉書其名以督之。

迎春	紫白蝴蝶	剪春羅	剪秋羅	十樣錦	石竹	水木樨	番
菊	虞美人	十姊妹	線穿牡丹	紫茉莉	鼓子花	六月雪	羊
躑躅	長春花	紫花蒂丁	紫蘭	午時花	白花蒂丁	飛來鳳	
金雀	紫牽牛	白牽牛	刺藤	山丹	金絲梅	金絲桃	馬鞭花
柳穿魚	鹿葱	秋葵	薺蒿花	秋海棠	錦葵	紫鶴	蜀葵
竹	白鶴	素馨	月季	水仙	百合	金萱	蜜萱
金絲荷葉	纏枝牡丹	錦帶	僧鞋菊	朱蓼	雞冠	五色鳳仙	
蓼蓿	枸杞	夜落金錢	露水菊	夏菊	寒菊	歲明	馬蘭頭
天門冬	麥門冬						

庚午四月下旬。齋居無事。徐節之攜吳復初山人所蓄吐綬鳥來云。此鳥復初豢之十餘年矣。初由西僧籠至。復初購得二隻。其一以飲酒過多醉死。此鳥獨留。今神益旺。羽彩鮮澤。復初得其性。銅之惟謹。所啖榛栗瓜子胡桃仁茭苔鮮菜間與三白酒。天稍暄曖。不敢多與也。天啓癸甲間。杭城大火。延燒數十里。放上李鶴汀作守。復初適攜此鳥寓西湖。人士謹言鳥能辟火。藩臬郡邑長俱就視。鶴汀議捐重資懸獎。山人毅然不可。潛攜之歸吾里。白苧斗室。低簷焚香。讀道書。朝夕與鳥相賓。或經月不出。灑如也。昔戶鄉祝翁養雞千百。與雞作名字。呼之輒來。衛濟川馴鶴能令啣書。佛說劫初禽獸俱能人言。與人相親。後因人心險毒。機械日熾。掩殺無厭。故畏避藏匿。漸與人隔。而情欲嗜好。一不通矣。中古至人避人避世。未能入壁隱樹。姑引異類與之相處。實此意耳。節之留鳥竟去。曰少須卽吐綬矣。是日凡三吐綬。丹翠彬蔚。相錯成文。若組紝而就者。垂尺餘。廣半之。諦視實不見梵書壽字。嘗記昔年鬻古者持示滕昌祐懸壽鳥圖畫。一鳥綠羽朱喙。狀如鸚鵡。頸挂絡索。中有瓔珞珠璣。綴黃素一幘。上書壽字。似隸似篆。則刻繪所成。爾時心知是宮禁邸第中所蓄。如投瓊鳥御杯馬之。

類。非生成物也。且余詳考記載。此鳥絕無壽文之說。禽經曰。冠鳥性勇。帶鳥性仁。纓鳥性樂。冠鳥若鷹是也。帶鳥若練雀是也。纓鳥若綬鳥是也。綬鳥名鶡。亦謂之吐綬。咽下有囊。如小綬。五色彪炳。吐有時。風不吐。雨不吐。有驚懼之虞。亦不吐。詩曰。中唐有甓。邛有旨鶡。言不戱賊之故。中唐有甓。不驚懼之故。邛有旨鶡也。一名避株。行必避草木。慮觸其稜。亦曰真珠雞。體有真珠點文。食之甚美。詩謂之旨鶡。此或剖其嗉。無復有綬絲矣。述異記曰。吐綬鳥。身大如翟。五色出巴東山中。毛色可愛。若天晴淑景。卽吐綬長一尺。須臾還吞之。陰晦卽不吐。又禽經曰。頸有綵囊。曰避株。雉屬出華山及盛山中。晴暘則頸出采色作囊。遇樹木則避之。故曰避株。華夷禽獸考曰。魚復縣南山有鳥。如鴟鴞。羽毛多黑雜以黃白。頭頗似雉。有時吐物。長數寸。丹彩彪炳。形色類綬。因名吐綬鳥。又食必畜。嗉。膽前大如斗。慮觸其嗉。行必避草木。一名避株鳥。謝靈運在會稽作山居賦曰。雞鵠繡質。鶡鶴綬章。蓋會稽深山中。亦有此鳥也。按此從無梵文壽字之說。亦不言其能辟火。再考辟火之鳥。凡四。而吐綬不與焉。山海經曰。符禺之山有鳥焉。其狀如翠而赤喙。其名曰鶡。可以衛火。小華之山。鳥多赤鷺。山雞之屬。胸

腸洞赤。冠金皆黃。頭綠尾中有赤毛。光采鮮明。音作蔽。或作鰲。可以禦火。翠山其鳥多鶡。狀如鵠。赤黑兩首四足。可以禦火。丑陽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鳥而赤足。名曰駢鷗。可以禦火。若夫鷗之爲冕。以其文也。先王以供朝祭。鶡之爲冠。以其鬪也。戰國以冠武士。鷄鶡之爲鎔。以其麗也。漢以冠嬖倖。與吐綬初無涉者。吐綬之爲鳥。與諸負文之羽。尤爲雋異。且翕張變化。若與神明通。故人尤愛之。凡吉祥喜事。悉以歸之。如曰綬者祿也。是宜官祿。又曰綬者壽也。是宜長生。又以其形質偶類山雞赤鸞。而謂其能辟火。皆妄語也。惟復初山人者。購之以多金而不貪。譽之以鎔說而不信。淡然與鳥處。而鳥亦安之。若渾然偕生於開闢之初。而爪牙角距一無所施者。是其所以常有鳥歟。旣籠鳥還客。又綴之說。以報節之。非所以使聞於山人也。右吐綬鳥說。

老子中經曰。百歲之人黃頭髮。二百歲之人兩顴起。三百歲之人兩耳聰。四百歲之人面縱理。五百歲之人方瞳子。六百歲之人脅肋駢。七百歲之人骨體填。八百歲之人腸爲筋。九百歲之人延耳生。千歲之人飛上天。

大洞經云。九天真人呼日爲灌曜羅。三天真人呼日爲圓光映。太素天中。

呼日爲眇景皇。上清真人呼日爲九曜生。泰清天中仙人呼日爲太明。太極天
中呼日爲圓明。玉賢天中呼日爲微玄。東華真人呼日爲紫曜明。亦名圓珠。亦
謂始暉。亦謂太明。亦名鬱儀。

色界人化生。但噉香無便利。無色界人化生。併無色想。乃有形長數百里。
而不自覺。

厚地之數。其下二十億萬里。得潤澤。下二十億萬里。得金粟澤。金粟澤下
二十億萬里。得金剛鐵澤。金剛鐵澤下二十億萬里。得水澤。水澤下八十億萬
里。得風澤。風澤下五百二十億萬里。乃天地網維。制使不陷者也。

仙人服日月光芒者。宜食竹箭鴻脯箭者。日華之胎。鴻脯者。月胎之羽鳥
也。

北斗七星。其二不可見。漢霍光家典衣奴。名還車。忽見二星在斗中。光暉
非常。乃拜之。遂得增年六百。

人三魂。一曰胎光。屬天。喜清淨。以無事恬愉爲樂。二曰爽靈。屬五行。喜機
智。以擒制幹濟爲樂。三曰幽光。屬地。喜欣合。以耽溺沉滯爲樂。

儒者論魂魄曰。魂神歸天。體魄歸地。則魄者骨骸耳。道家稱三魂七魄。迺云。魂者陽神。魄者陰神。不徒有其數。且有其名。則魄亦無形之神矣。醫亦儒之支流。亦曰肺藏。魄何居。

桑榆子曰。身外虛空。亦天也。身內虛通。亦天也。天者。虛氣之靈。

石之陽精爲玉石。之陰精爲金。神仙以金石藥二十四品。搗煉如法。二十四日成八景四葢。三珠降生神丹。又煉麻腴一斛。葱蘿白各二觔。亦如八景神丹。日數。腴成入神丹。更火之。如前日數。又寒之七日。登之藥煙。變成明月珠五株。取佩之。光映天地。與日月同景。五珠成復。又火之。如前日數。寒之二十二日。乃開五珠。變成三華飛剛之龍。乘之以詣九晨之宮。故高上經云。子乘隱龍。與天無窮。或取錫十觔。於鐵釜熬之。半日投四葢紫華一銖。合攬之。成歲蕤紫金。投三銖成懸黎綠玉。取八景丹滓。搗三萬杵。日服一丸。如小豆許。身生玉光。壽同天地。體香聞三十里。燒一丸。辟百邪惡氣。而芳香十日不絕。已死未三日。服一丸。如大豆許。立活。此等神奇變異之說。世間不必定有此事。然於造化實有此理。善讀異教書者。亦不必存疑信二端。姑時一閱之。以宕我神可也。

上品光明砂出於辰錦山石之中。白牙石牀之上十二枚爲一座。生色如未開紅蓮花。光明曜日亦有九枚七枚五枚三枚一枚爲牀座者。十二枚九枚者最靈。七枚五枚生者爲次。每一座當中有一大珠可重十餘兩爲主君。四面小者亦重八九兩。亦有六七兩以下者爲臣。周邊朝揖中心大者於座。四面又有雜砂一二斗相抱其玉座珠牀外。揀得芙蓉頭成夜安紅絹中光明透徹者。亦入上品。又有如馬牙成白浮光明者是上品馬牙砂。有如雲母片白光者是中品白馬牙砂。圓長似筍生而紅紫色者卽上品紫靈砂。若是白片稜角生青光者是下品紫靈砂。如交桂所出但是座生及打石中得者形如芙蓉頭而光明者亦入上品。如顆粒成三四枚重一觔。透明者爲中品。片段成明徹者爲下品。如衡邵所出總是紫砂。打破石中得紅光者亦是下品之妙。如溪砂顆粒成而透明者伏煉餌之亦得長生留世。如土砂生於土石溪砂養於溪水之内。土石相雜。不中服食。若得座中中心王君砂一枚。伏煉入五內則功勳便著。名上丹臺更服至七返九還。自然魄煉尸滅神怡體輕永爲上真之飛仙也。唐李文饒著芙蓉砂論最爲精核。

每行荒江斷岸。遇欹樹裂石。轉側望之。面面各成一勢。舟行迅速。不能定取。不如以神存之。久則有時入我筆端。此犀尖透月之理。斷非粉本可傳也。子瞻雄才大略。終日讀書。終日談道論天下事。元章終日弄奇石古物。與可亦博雅嗜古。工作篆隸。非區區習繪事者止。因胸次高朗。涵浸古人道趣。多山川靈秀。百物之妙。乘其傲兀恣肆。時咸來湊其丹府。有觸即爾迸出。如石中爆火。豈有意取奇哉。己巳臘月盡。魯孔孫猶相依不忍別去。爲拈此一籌相印歸而開之。或足佐椒柏供也。

元僧覺隱曰。吾嘗以喜氣寫蘭。以怒氣寫竹。蓋謂葉勢飄舉。花蓋吐舒。得喜之神。竹枝縱橫。如矛刃錯出。有飾怒之象耳。彼佛者流。卽金容玉毫。從九品湧出者。亦觀力所就矧草木庶品乎。孔孫蘭竹擅妙。古人之法已無不窺。因其請益。特助此世外一則語。

士人以文章德藝爲貴。若技藝多一不如少一。不唯受役。兼亦損品。林君復極富畫情。見與可伯時。終日碌碌徇人。遂堅意禁制不爲。余嘗謂王摩詰玉琢才情。若非是吟得數首詩。則琵琶伶人。水墨畫匠而已。

陶隱居年十二。於渠閣法書中。見郗愔黃素寫上清丹法。慨然有神仙之志。大都東晉士大夫。旣留意筆札。又不屑爲俗間書。是以右軍黃庭內外景。陶貞白神仙起居法。琅然照世。不獨楊許喜錄上真祕曇也。

地記稱衢州常山縣石洪溪水中產石。奇秀萬狀。有高不盈尺。而尖銳聯數十峰。高下起伏。嵌空穿漏。具諸洞穴者。昔年於吳山人少君處。見一石。僅如拳。而列十四峰。二十餘洞。當時不知何石。今乃知其石洪也。

水性欲流。欲靜。靜則不撓。不雜塵土。流則新活。無淹腐氣。吾郡諸溪港極駛活。城下亦清映可愛。擇其稍遠舟楫處。甕汲停貯。宿昔卽堪烹點。其勝井泉數倍也。

日者繪法荒繆。展時流之製。令人憤憤思嘔。不如環列大理石屏。以一榻坐臥其下。番有荆闢董巨之想。所謂天不足。則補之人。人不足。則還之。天亦却醃酒而飲清泉意耳。

雪詩多矣。大抵襲撒鹽飛絮而廣之。不則束筆爲許洞所困矣。惟沈啟南有一夜江山成玉換之句。玉換二字。何其奇也。

洪谷子故有溪山風雨圖。余嘗見王叔明所臨卷。較此尙長二尺餘。而景物更有歸僧扣寺門。牧兒逐墮笠。與浮鼻之牛。守門之犬。而此俱無之。則西涯所云。斷爛收拾。不獨楮素脫落。印章不全而已。然其筆氣渾厚。人物精采。所作客舟倚樹。搭蓋蓬席。一婦一童子。目睛仰注如生。山樵有不能不遂步者。專車一節。想見偉人不可忽也。

每歲蓮初透水。未及葉際。爲驟雨所淋。輒中夭。余出新意。剪荷葉線縫之。作兜鍪狀。名曰蓮笠。雨前遍覆之。良有濟也。戲詠之曰。欲展凌波步。先爲行雨裝。擘羅深覆額。擁髻悄藏香。莫倚傾珠蓋。應同裹玉囊。自憐嬌小甚。脈脈待恩光。

大觀帖拓於閣本。旣燬之後。重出御府墨蹟。勾填入石。較閣帖眉高二寸。有奇。與諸行列語句。亦多不同。主之者爲蔡京。前標後題。皆京筆。京事業不滿人意。而書學視王著稍勝。故所拓有一種雄桀之氣。與潭絳諸本。厭厭學步者不同。又以昏主諛臣所鑄。人不貴尚。無番拓者。所傳大抵皆當時搨本也。墨池筆壘。無關平章重事。烏可以人廢。無妨與淳化祖刻。駭乘而行。

按方衆甫汝誌。汝舊有望嵩樓。樓四壁皆帖石牋。嵌轎軒至輒搨以攜去。人康苦之後。因樓燬。有司采此瘞之馬廄者。積數十年。迷不知所向矣。成化中。廢有光怪。馬數夜驚。察之是銅帖處。因掘出洗刷。置州吏舍。是帖竟不知誰何人所拓也。神廟壬子余謫梓汝。及見此帖。凡十二石。橫陳於禮房。石皆紫色含潤。一石計文許厚五六寸。所刻帖東西倒行。亦有零帖就四隅湊綴者。以搨多石有裂紋。字皆磨泐。余拊其石極愛之。戲謂汝守劉叔熙曰。帖無藉於如是厚誠得吳中巧工。解其半以斲硯。蓋無上材也。而可得百餘研。叔熙笑以爲然而莫名其爲何石。意伊洛瀝澗中所濡蕩而出。固嵩高之結璘乎。王元美評諸處帖。以汝居上中。余謂必出宋人。非近代所爲也。余從汝攜二十餘本回。無如此本裂少而完多者。其先余而搨。又不知幾何歲矣。

黔江帖。北宋秦子明者。爲長沙副將買石令。郡人湯正臣父子重摹。僧寶月所翻。閣本法帖。世所稱潭帖者。載歸璧之黔江紹聖院者。此本字情墨法的。係宋搨之佳者。但以曹陶齋譜系考之。多有參互處。如云第一卷尾有淳化篆書三行。次有楷書一行。云降授供備庫副使。充東南第八副將。訓練潭州諸軍。

潭州駐劄秦世章家本。其後又一行云。湯正臣重模男仙芝靈芝鑄。第二卷至八卷尾各題長沙湯正臣重摩勒八字。却無淳化篆書。及世章銜位。又第八卷取卿女婿帖。第二行休字立人作二點。第二卷鍾繇宣示帖內再世榮名作榮石。第九卷尾題長沙湯正臣摩勒七字。十卷題長沙人湯正臣重摹男仙芝爲一行。靈芝鑄爲一行。今一一對之。各卷尾俱止有淳化篆書三行。第二卷宣示帖內再世榮名仍是榮名。非石字。第八卷休字立人似點似拖筆。此不足辨矣。大抵閣帖之行。至元祐中。勳戚世家。諸侯鎮將。有餘力者。競摹勒一石。以自雄快。特筆意有纖肥。工力有精拙。楮墨有良槎而已。今人知重泉州。而此本風度神采。遠在泉上。安知非更在黔江本前。如二王府之類耶。求美臞者。適口而已。何必沅江九肋哉。余亡友吳伯徵。博雅善鑒。平生寶愛此帖。歿以遺其子七郎清臣。清臣醇謹好學。篤意書法者也。帖十卷亡二卷。查係大令藉令唐文皇操衡。則嚴家鐵隸可無惜。其達竄矣。一笑。

宋仲溫書法急就。勁利古雅。髮羃鐘鼎。溢爲繪事。唯寫細竹。嘗見其作雞栖石叢篠一幅。題語極自滿意。有藝成不覺自斂手之句。蓋謂不可復得也。吳

仲圭濃陰辣幹。平生不知狼藉墨瀋幾斛。而亦有岡石小竹一方幅。森森別有風致。其自題云。野竹絕可愛。枝葉扶疎有真態。生平素守遠荆榛。走壁懸崖穿石罅。虛心抱節山之阿。清風白雨聊婆娑。長梢千尺將如何。渭川旗洩風烟多。老梅戲墨元用以爲如何。

葛稚川之隸黃野人。肉身住羅浮山。至令人有見之者。赤身無衣。紺毛覆體。一日醉書一詩於石壁云。雲意不知滄海春光欲上翠微。人間一墮千剗。猶愛梅花未歸。

陶隱居父貞寶家貧以寫經爲業。書類蕭思話羊欣。一紙價四十。以故隱居五六歲。卽解書。而性好仙宗。遍索楊許二真手蹟。而次第之。以成真誥。凡道術種種。世未有不源而波浪橫溢者也。

嚴州烏石寺。在高山之上。有岳武穆王飛張循王俊劉太尉光世題名。劉不能書。令侍兒意真代書。張堯臣題詩云。諸老凋零極可哀。尙留名姓壓雀覓。劉郎可是疎文墨。幾點胭脂涴綠苔。偶有持中興四帥像來閱者。惟剩一韓斬王世忠。而劉貌更修偉。且視諸公皆其後進。是以落落倨岸。其命侍女代書。未

必不能書。直偃蹇耳。

皇甫湜韓門弟子而不善作詩。往往詰屈至不可讀。故退之有詩云。皇甫作詩止睡昏醉誇出真遂上焚。要余和贈怪又煩。雖欲悔舌不可捫。言其語怪而又好譏罵也。又白樂天哭皇甫七郎中詩云。志業過玄晏。詞華似彌衡。多才非福祿。薄命是聰明。不得人間壽。空留身後名。涉江文一首便可敵公卿。其題浯溪石間爲元結詩云。次山有文章可惋只在碎。然長於指敍。約結多餘態。心語適相應。出句多分外。於諸作者間。拔戟成一隊。中行雖富劇。粹美君可蓋。予昂感遇佳。未若君雅裁。退之全而神。上與千載對。李杜材海翻。高下非可概。文於口氣間。爲物莫與大。先王路不荒。豈不仰吾輩。石屏立衙衙。溪口揚素瀨。我思何人知。徙倚如有待。味其語意。蓋衡量唐人文章。而詞亦有氣岸稜峭。非苟作者。洪容齋以爲風味無可采非也。

皇甫松湜之子也。作醉鄉日月三卷。有云。凡酒以色清味重爲聖。色如金而苦醇者爲賢。色黑酸醕者爲愚。以家醪襦釀醉人者爲中人。以巷醪粟釀醉人者爲小人。

李頻與方干同里。師事干姚合。以女妻之。大曆中猶未知名。常從縣令穆君遊靈棲洞。幽勝盤礴。穆愛之。微吟曰。一徑入雙厓。初疑有幾家。行窮人不見。坐久日空斜。而下句不屬。頻曰。予得之矣。因云。石上生靈草。泉中漾落花。終須結茅屋。向此學烟霞。穆大加賞。名遂振。

嚴州分水縣天尊巖產茶最芳辣。宋時以充貢。桐廬酒味清美。名灑落泉。乃嚴瀨水所釀。青溪山中生蜜栗子。形如蚌。外甚堅。內有金星。食之能制五金之毒。服丹者所須也。

樂苑曰。柘枝曲。羽調也。屈柘枝。商調也。此舞因曲爲名。用二女童帽施金鈴。朴轉有聲。其來也。於二蓮花中藏。花拆而後見。對舞實舞中雅妙者也。沈亞之盧肇俱有柘枝賦。沈賦云。昔神之克。遂以玉笛按之。非天樂也。曲名霓裳羽衣。後傳於樂部。盧賦曰。古也。郢支之技。今也。柘枝之名。此可見柘枝之名本由郢支來也。

荆門之上有狹州。在唐改爲峽。而印文則爲陝州。元豐中郎官何洵直建議。峽與陝相亂。請改鑄印文。從山事下少府監。而監丞歐陽發言。湖北之陝州。

從阜從夾。從兩入陝西之陝州。從阜從陝。從兩人偏旁不同。本不相亂。改之恐天下謂少府監官皆不識字。當時朝議是發。而卒從洵直之言易印。蓋謂大吏操柄者。皆伏獵侍郎也。

沛縣儒學大門嵌壁有東坡竹二枝跋云。先生與叔祖山陽稼。暨先大夫同榜雅契。熙寧中守彭門。叔祖通直赴約射堂。晏談旬餘。一日戲寫邛竹二枝。且曰。觀此如何。叔祖曰。此如學士立身許國。勁挺不移。又其疎枝結葉。則如學士馭事愛民。間密以濟。先生笑曰。公精鑒也。卷而贈之。于今四十餘年矣。乃刻石以傳。久云宣和辛丑冬至日。朝奉郎通判澤州時敦題。梁溪漫叟時道安立石。

皇甫松賦語云。書抽虎僕。虎僕者小獸。狀似狸。善緣樹皮。毛班蔚如豹。取其尾毳。縛筆最健。卽九節狸也。

廣州經藏樓閣有佛頂首楞嚴經。乃唐相房融筆。授胡僧所譯者。宋紹興間。蘇林居士向子諲初寮王安中及向悟蔣燦李憫劉岑吳說顏博文是觀道人共書之。姓名具見於經卷之首。又有大硯刻云。大唐神龍改元七月七日。有

天竺僧般刺密帝。自廣出譯經。同示此硯。驗之。乃灘哥石也。其堅實可愛。置几案間。如厚重君子。因識于後。以永其傳。前諫正大夫中書門下平章事房融書。其後長樂林衢有詩云。開池會記虞翻苑。列樹今存建德門。無客不觀丞相硯。有人曾悟祖師幡。舊煎訶子泉猶列。新種菩提葉又繁。無奈益州經卷好。千年金縷未消痕。

古人極留意於紙素。不得佳紙不書。得佳紙必書。不令虛棄。如此壯士。遇好矛槊。雖百忙亦必挺舞一回也。嘗見黃山谷書謝陳適用惠送南雄紙歌云。廬陵政事無全牛。恐是漢時陳太丘。書記姓名不肯學。得紙無異夏得裘。琢詩包紙送贈我。自狀明月非暗投。詩句縱橫剪官錦。惜無阿買書銀釣蠻溪功。藤卷盈百側。釐羞滑繭羞白。想當鳴杵砧面平。桄榔葉風溪水碧。千里鵝毛意不輕。瘴衣腥膩北歸客。君侯謙光不自供。胡不贈世文章伯。一涔之水客牛蹄。識字有數我自知。小時雙鈎學楷法。世今兒子憎家雞。雖然嘉惠敢虛辱。煮泥續尾成大軸。寫心與君心莫傳。平生落魄不問天。樽前花底幸好戲。爲君絕不謝風烟。已無商頌猗那手。請讀南華內外篇。

余得蜀僧石碌研。名峨眉雪卵。客云。古未有以卵名硯者。余曰。有之。梅聖俞集云。劉涇州以所得李士衡觀察家蟾蜍硯。其下刻云。天寶八年冬。端州刺史李元得靈卵石。造示劉原甫。方與飲辨云。天寶稱載此稱年僞也。遂作詩。予與江隣幾諸君和之云。硯如刳鼈腹如月。又若剖瓢萌強發鑄題。天寶年造之。刺史李元傳自越。刳鼈剖瓢我莫分。稱載作年初。辨君君雖能辨。猶曰寶。寶茲僞物。我何云。仰天大笑飲君酒。硯真硯僞休開口。願封藤匣還與侯。請共江翁獨持守。

客攜示沈石田寫生二卷。其一最妙。乃晚年率意神化之筆。所作蝦蟹魚螺。與葵萱諸種。皆粗筆淡瀟。一揮而就。而生氣奕奕。如覩。未又掃一驢蹄蹠。皆一筆曲折。起止可數。真絕品也。翁亦自以爲不可復得。題一絕云。我於蠹動兼生植。弄筆偏能竊化機。明日小窗孤坐處。春風滿面此心微。蓋自言其用思入微。而以神取之之妙也。

定武禊帖。余見程季白所藏一本。與余所購。可稱雙璧。今又獲覩一本。云是五字未鏽損本。筆意亦在。而墨色稍昏。或炫飾無知者。過於蠻治。令糜爛。以

示舊而反益其疾耳。諸跋亦可采以參互評榷也。

蘭亭敍出定武者凡三本。其一宋景文帥是邦實慶歷之歲得於李學究所謂玉石本傳爲陳僧法極字智永所撫逮薛師正來牧其子紹彭刊本易去宣和中紹彭之弟嗣昌帥長安有旨取石置睿思殿嘗以墨本分賜近臣卽此本也。其二紹彭所撫有鋒鏘字差大亦亂真往往目爲舊本也。其三修城得於役夫自崇山字中上下斷頗瘦勁後歸章伯可之尊伯可嘗題後云岐陽石鼓俱載以北宋元功頃從使虜聞在所謂中京者因併記之今觀右文所藏真第一本宜保持淳熙十三年六月八日右北平榮芑跋桑世昌澤卿蘭亭考定武禊序李學究歿于妓家時定帥宋景文以入官庫此真本也名玉石本薛師正帥定武其子紹彭別刻置公寢師正數日乃悟曰頗瘦此瘦本也紹彭又刻肥本遂缺真本端流帶映天五字易之以歸謂之公庫本真本則名五字損本公庫本宣和中入內府繹會見定武多矣唯鮮于伯機郎中趙子昂學士二家本敍字波腳作蟬蟻壯形趙本墨色頗晦鮮于本膠礮得所最爲精妙欣字脚作九轉折餘所見皆肥瘦本耳侍御王公得此真玉石本有紹興希世印淳化榮

芑跋。右丞東平性齋馬公喬饒州仲山校書。并西王公之子慶。皆今代絕識。印誌唯謹。此本由會稽王修竹監簿所入。東平王朋益廉訪家。今歸侍御王公矣。禊序百世奇寶。凡歸三王。皆鉅人青氈所還。豈偶然哉。敍字波脚。與鮮于趙氏本正同。而五字未缺。尤爲可貴。至元六年後庚辰。陳繹曾書。

會稽晉名山。中有千世寶。所以臨池波。歷歷照穹昊。流傳長安道。老僧惕如擣。昭陵雲霧深。玉匣失所保。周成顧命篇。垂戈列經誥。至今天下人。欲觀何由討。幸然定武石。難容以智造。宋家幾播遷。惜哉迹如掃。眼明偶相遇。精神更美好。五字未曾缺。纔出紹彭早。黃庭亦不存。瘞鶴殊渺渺。塵華憶真者。鬚髮空自皓。王士熙。

平生右軍書。固自歷代寶。永和修禊事。醉筆落晴昊。粉蠟冰一方。蘭膏玉萬燭。翦紙化飛埃。摹搨貽永保。相傳金錫帖。責比漆書誥。多事桑澤卿。雌黃費探討。巧偷竟沉淪。肥瘦異鑄造。化身遂千億。濁俗不可掃。昭代二王家。玉匣尙精好。東山賢相君。購之苦不蚤。寶氣白虹婉。逸思青雲渺。想像清闕堂。玉石光皓皓。門下士陳繹曾。

六硯齋一二筆 卷四

戊辰三月在金陵。西察院王越石攜卷軸過我。有倪迂着色山水小景單幅。樹石渾厚。修聳雲霞。鬱渟閃爍不定。真傑作也。世傳雅宜山圖。恐未必勝此。特是幘晚出。未騰聲價耳。乃寫於周南老齋中。而周以爲家珍者。題句云。

雨後空林生白煙。山中處處有流泉。因尋陸羽幽棲處。獨聽鐘聲思惘然。戊申三月五日雲林生寫。

望見龍山第幾峰。一峰一畫水如弓。蒼林茅屋無人到。猶有前時躡屐蹤。

句曲張雨題吳睿書。

門外青林生紫煙。龍泓一道落飛泉。却如靈石山中宿。爲說倪迂似米顛。向客張貞居澗阿。言米南宮有潔癖。書畫俱小幅。近代唯倪雲林頗似之。米以顛名。余故以迂名倪。今觀遺畫併及之。汝陽袁華。

萬壑爭妍處。重泉鬪響時。石梁無過客。孤嶼白雲期。淮南陸顥。晴峰餘生色。春雲作曉妍。幽期如可覓。茅屋石橋邊。雲林小景着色者甚。

少嘗客寒齋間作一二。其繪染深得古法。殊不易也。拙逸叟周南老題。

窈窕茅堂石逕幽。小山叢桂足淹留。仙人已跨遼天鶴。寫得雲林一段秋。
錢仲益。

昔年來看墨池鵝。風雨扁舟載酒過。一日春歸清閥閣。幾番蛛網落花多。
嘉禾朱逢吉。

古苔凝綠上松根。前輩空留翰墨存。寂寞雲林堂上路。一峰殘雨映孤村。
門生王達。

蕭散倪迂士。詩工畫亦清。吟情何浩蕩。筆勢更縱橫。鄉里推高誼。江湖足
令名。近傳騎鶴去。想只在蓬瀛華亭顧祿。

示標曰。天香深處。筆蹤極謹細。如王叔明所寫松桂層層草堂前列植桂與奇
石相間。委條奇作。觀者定爲王荊公介甫之蹟。以石邊有細書王安石作四字
故也。然諦詳安字下石字乃模糊而以筆潤補者。意其爲王安道履所寫耶。安
道作華山十二圖。余曾見其青柯坪一幅。正類此。且荊公生平作字草草。類有

極忙事者。人方譏其人生。那得許多忙事。豈能耐意爲此耶。且古記絕無善畫之目。何得突出此軸。大都炫奇無識者。以其不經人見。而信意妄指。以誑昂直耳。此三吳人饒爲之。黔楚淳樸。何以有是。詢之。果先生權武林南歸時所得也。

王羲之樂山陰山水。自罷內史後。卽流寓彼中。所書蘭亭告誓。畫贊曹娥樂毅。凡厥好蹟。咸在越中。以故晉宋隋唐書派。無有勝越者。永禪師乃其七世孫。與兄子道賓捨俗出家。號惠欣者。同住雲門寺。俱工翰墨。梁武帝欽二師妙蹟。因名雲門爲永欣寺。又有智果。亦永師弟子。辨才袁昂之後。於法裔乃永嫡孫。唐虞世南亦師智永。其他前後名賢。如謝靈運孔琳之賀道力謝敷虞綽賀朗孔侃謝藻丁潭劉欽賀知章徐浩暉曠古今。騰驤墨苑者。皆右軍開鑿靈源。流衍出興於不盡也。

亞棲書開元寺壁。筆勢濃鬱。古帖有之。亦是晚唐奇蹟。

王右軍墨池。天下名山勝地。在處有之。卽越中亦數處。會稽縣在縣南五里白馬山。又云在縣南二里蕺山戒珠寺前。圖經云。王右軍養鵝之所。華安仁考古云。遼少旣善筆札。惟復好鵝。所在穿池滌硯。其傍必有牧鵝之所。山陰縣

王右軍墨池。在縣西南二十五里。蘭亭橋東。華鎮記云。閩右軍上已修禊處。在天章寺。有墨鵝池。池不甚深廣。引溪爲源。每朝廷恩命。池墨必先見。皇祐中。忽三日連發。未幾御書至。趙清獻公親到池上。與僧約曰。池墨見。卽當爲請之。旣瀟香致禱。須臾響應。墨光黑色倍常。時因貯之於甌。以獻于朝。任屯田布罷。任游山。以香酒祭池。倏忽墨見。留詩云。田曹郎吏何多幸。親見池中墨水生。嵊縣右軍墨池。在縣南十五里金庭洞。晉王右軍所居也。唐裴通記云。金庭洞天在縣之東南。循山趾而右。得小香爐峰。卽洞天之北門。常聞異香。時值仙人。從古不死。真天下之絕境也。瑯琊王羲之家于此山。其書樓墨池。舊制猶在。通以元和二年二月來游。登書樓。臨墨池。但見其山水之異。

集異記。王徽盛時。搜求四方瓊奇之物。以充玩好。有人以桃核半枚來獻。中容米三四斗。其間題詠甚多。嘗觀治闈記云。吐谷渾桃如六石甌。豈非其核耶。又水部員外郎杜涉。嘗見江淮市人。桃核半扇。量米可容一升。言得於九疑溪澗中。徽與蔡京各立供奉司於私宅。海內珍奇。半以供上。半以自與。徽此桃核有多人題詠。而無御用標記。當是其所私物耳。宋潛溪應制蟠桃賦序云。乙

卯夏上御端門。召翰林辭臣。出示巨桃半核。蓋元庫所藏物也。其長五寸。廣四寸七分。計其實大如斗。前刻西王母賜漢武桃。及宣和殿十字塗以金繪龜鵠雲氣之象。上因謂宋濂曰。爾盍撰詞以垂後戒。按此核乃道君所玩。金箇粘罕臨城坐索以去者。後復歸之元。而終以奉我。

聖祖核雖小物。而展轉之間。天命係焉。顧荒湛者。以爲玩而崇德者。以示戒。搘拾吐棄之餘。遂比於夏璜周鼓。夫豈偶哉。

廬山石虎庵比丘尼海光。夢一人長身纖瘦。班衣。自稱圓通居士。願捨身作供養具。俄而牕外竹生一筍。白花紫籜。如夢中人之衣。旣成竹。約六尺餘。無節。黃綠瑩淨。江州太守意將奪之一。夕自倒。尋太守去光。迺用作柱丈。目曰直兄。余於無門洞僧解如者。贈曲竹杖一枚。銘之曰。內存空虛。外去節目。嫌汝太直。不妨稍曲。余行世途委蛇之徑。不比空王弟子。出沒於白雲青靄中。安得盡肆其直耶。

婺硯。出龍尾山。唐開元中葉氏耕山田。同衆列殖。忽一日。有一翁撒蓑草數莖。化爲鯉魚入田。衆逐之。隱入地。掘得石琢爲硯。良材也。因益剗地。而硯石

盡出南唐立硯務於此。其品有眉子金星羅紋刷絲牛毛諸種。東坡研說云。余家有歙硯底。有款識云。吳順義元年。處士江少微銘曰。松操凝烟。楮英鋪雪。毫颖如飛。人間五絕。所誦者三物耳。蓋謂研與少微爲五耶。端溪未行。婺石稱首。至今唐硯垂世者。多龍尾也。廣文毛修之攝婺教席。寄余石一方。厚二寸。廣六寸。色淡青。試取羅小華邵格之程。君房最精墨磨之。不三四推却。卽成濃濬。真可貴也。

沈石田天賦異稟。苞茹奇奧。不獨繪事超奇。書法雄麗。吟情灑落。稱三絕而已。卽游戲之文。亦擅三昧。嘗見其纂鬚疏一首。雖子淵儻約。魯直跛奚。亦不是過也。愛而錄之。曰。趙鳴玉髡然無鬚。姚存道爲之告助于周宗道。於其子思之間。分取十鬚。補諸不足。請沈啓南爲疏。以勸之。曰。伏以天闡之有刺。地角之不毛。鬚需同音。今其可索。有無以義。古所相通。非妄意以干。乃因人而舉。康樂著施舍之跡。崔謐傳插種之方。惟小子十丈之敢分。豈先生一毛之不拔。推有餘以補也。宗道廣及物之仁。乞諸隣而與之。存道有成人之美。使離離緣坡而飾。我當搘搘擊地以拜。君把鏡生懼。頓覺風標之異。臨流照影。便看相貌之全。

未容輕拂於染羹。豈敢易撚于覓句。感矣荷矣。珍之重之。

寒食前後。五加皮叢生草棘間。芽如茶莢。焙食之香美。踏青女兒喜採掇以歸。陶隱居云。釀酒主益人道家以此作灰。用以煮石。東華真人煮石經曰。舜帝登蒼梧之山。曰厥金玉之香草。朕用偃息正道。此五加也。又異名曰金鹽。王屋山人王常曰。何以得長久。何不食石蓄金鹽。又曰。寧得一把王加。不用金玉滿車。又名文章草。譙周文章草贊云。文章作酒。能成其味。以金買草。不言其貴。近有士子作遊女詩云。不會憐玉筯。相共采金鹽。亦妙句也。

拜有多儀。頓首者。以頭頓地也。稽額者。額着地良久也。拜手者。交手上下低昂也。拜者。屈腰連身上下低昂也。跪者。屈兩膝也。長跪者。以膝着地而伸腰白事也。空首者。首與手而微屈也。雅拜者。先下一膝。今人所謂扯腿也。奇拜者。一拜也。褒拜者。再拜也。凶拜者。先拜而後稽額也。肅拜者。屈身相讓而肅進也。卽今人之拱揖也。膜拜者。俯身着地而兩手各開以摸地也。古君臣相答拜。父母或答其子。舅姑或答其婦者。以手作勢稍俯以答之。非着地之拜也。凡言拜者。皆非着地也。詩曰。勿翦勿拜。箋云。拜者屈也。古女子拜。亦必屈腰與膝。武后

更以跪。跪則略屈其膝而已。而又伸其腰。此其爲抗於男也。宋明肅太后垂簾。欲服袞冕郊天。薛簡肅折之曰。陛下卽欲服袞冕。將爲男子拜乎。婦人拜乎。乃止。蓋男子拜者。先磬折。後以膝着地。而俯伏以興也。婦人拜者。先屈膝蹲身。而後俯伏以興也。王建宮詞曰。臨上馬時齊賜酒。男兒跪拜謝君王。正謂曲身屈膝。伏地以興。全如男子也。卽此想之。女過抗而男太卑見矣。或者以爲婦人副笄六珈盛飾。難於俯首。則以長跪答男子可也。而又何併伸其膝耶。此真不可曉者。

會稽典錄。有王羲之集五卷。謝安集五卷。謝玄集十卷。陶弘景集三十卷。惜皆不傳。

李善號稱書簏。有漢書辨惑三十卷。

梁高祖謂不讀謝眺詩。三日便口臭。

唐佳園林。宋陸渢。王輞口。白履道。李平泉。裴午橋。若盧嵩陽。元悟溪。直山。

川籍人以勝耳。

隋竇威撰寰宇圖志五百餘卷。虞世基撰十郡志一千二百卷。敍山川則

卷首有山水圖。敍郡國則卷首有郡邑圖。敍城隍則卷首有公館圖。其圖上山水城邑題書字極細。並用歐陽肅書。卽率更令詢之長子也。

未到橫山五十餘步。有土穀祠。松樹一攢六株。面面有態。江邦玉將買地移祠而結屋其下。余與魯孔孫徙倚終日。欲先作圖。恨手腕弱。不能如相城雄肆。未敢輕落點墨也。庚午春日。念之成一絕。寄邦玉。聊望青子枝頭。以解渴耳。絕云。擔書嫋嫋入烟巒。靈鷲西偏上竺南。半月休糧在何處。六株松樹一茅庵。吳少君喜自拈佳句。多有不成篇者。如廢寺云偶經荒落處。人道古招提。不見山僧在。時聞春鳥啼。泉侵松下路。石墮屋邊溪。止六句。又少年不識數。兩手爲十五。醉後自騎馬。墮馬亦弗苦。又淡月不成影。只一句。又白日不得意。不如秋夜長。止兩句。

亨兒有得雨寒蕪回舊綠。被霜衰柳學新黃之句。陳眉公先生極喜之。然顧大涵五臆記。京口陳從訓有衰柳學新黃語。余少時有雨檻蠟痕上。風枝鳥夢搖。後閱春風堂詩話。則宋人已有雨網珠絲斷。風枝鳥夢搖之句矣。

李白清平調四絕外。又有六言一首。亦妙。女伴莫話孤眠。六宮羅綺三千。

一笑皆生百媚。宸衷教在誰邊。

楊維禎詩。五月八日紀遊。三十六天洞靈洞。洞中窗戶夜不扃。地底風雷日相哄。嶻嶭靈骨誰手鑿。納納虛舒曷時頽。龍顛虎臥絡薜蘿。委蓋垂旒挂鸞鳳。莖高玉屑陳金柈。窪陷瓊漿流碼甕。元田鴉色白于鷗。丹室蛇光紅似蠟。石函綠字紫泥封。玄圃瑤華青子種。白驃有跡踏石田。金虎無聲飲銀汞。樵柯已爛商四朋。葦輦初過茅二仲。牛車望氣待著書。螺女行廚時進供。胡麻留飯際郎來。林屋刺船毛父通。音痛王生石髓墮手堅。吳客求珠空耳縫。九靈太廟苞氣母。五岳真圖持兒弄。書傳丹篆爾何須。石化黃金本無用。玉盆濯髮天雞鳴。鐵笛穿空神馬韃。符行律令鬼承呵。聲出腦宮龍聲頌。未應片石隔仙凡。溪上桃花自迎送。

陽羨荆溪之南。有銅官山記云。東漢袁令死。有異政。歿葬此山。一夕雷雨天下銅棺改葬。石家石壇儼如馬鬣。因名銅棺。溧陽亦有銅官山。張鉉金陵志。稱山產銅。漢時設官冶鑄。因名。今接溧陽諸山。東連陽羨。當是一山而分屬耳。袁昭之說。出於附會。

韓退之多悲詩三百六十言哭泣者三十首。白樂天多樂詩二千八百首。言飲酒者九百首。

宋方勺之弟翁石經跋云。石經殘碑在洛陽張景元家。世傳蔡中郎書。未知何據。漢靈帝熹平四年。邕以古文篆隸三體書五經。刻石於太學。至魏正始中。又爲一字石經相承。謂之七經正字。今此所傳。皆一體隸書。必魏五經之外。復爲此乎。據隋經籍志。凡言一字石經。皆魏世所爲。有一字論語二卷。不言作者之名。而唐遂以爲蔡邕所作。則又疑唐史傳之之誤也。蓋自北齊遷邕石經於鄴都。至河濱岸崩。石沒於水者幾半。隋開皇中。又自鄴運至長安。未及緝理。尋以兵亂廢棄。唐初魏鄭公鳩集所餘。十不獲一。而傳拓之本。猶存祕府。前史所云三字石經者。卽蔡邕所書。然當時一字石經存者。猶十數卷。而三字石經止數卷而已。由是知漢經亡久矣。不能若此之多也。魏石經近世猶存。至五代湮滅殆盡。往年洛陽守因閱營造司所棄碎石識而收之。遂搜訪得尙書論語合數十段。又有公羊碑一段。在長安。其上有馬日禪等名號者。魏世用日禪等題名等。本在禮記碑。而此乃公羊碑上。益知非邕所爲也。尙書論語之文。與今

多不同者。非孔安國鄭康成所傳之本也。獨公羊當時無他本。故其文與今文無異。然皆殘闕已甚。苟讀斷絕。一篇之中。或不存數字。可勝嘆哉。蜀字仁夫。紹聖中人也。其所見本云。鄧人董堯卿自洛陽持回。蜀定以爲魏本。謂拓拔魏也。丘元禮儀部從陝同。貽余石經一部。余細繙之。字皆正楷。筆類歐虞。意必唐刻。非魏製也。且其後有毋昭儉題名。則唐本似亦殘闕。而經五季僞蜀之修補明矣。不知當時蜀所見者。其即此本耶。抑別本耶。友人陳無功亦得一部。遂名其居曰石經草堂。而要余作記。余以懶故。未及運思。會無功有鳩茲之遊。無人責。遺偶親方說。爲錄出。以俟無功歸而商之。

漢宦者汝陽李巡。以爲諸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賂。定蘭臺漆書。以合其私文者。乃白靈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于石。于是詔蔡邕等正其文字。自是五經一定。爭者用息。後漢書

漢靈帝光和六年。刻石鏤碑。載五經文于太學講堂。前此初刻也。蔡邕以熹平四年。與五官中郎將高堂谿典禮議郎張訓韓說太史令單闢秦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于太學門外。此再刻也。魏

正始中。又立古文篆隸三體。石經古文用鳥跡蝌蚪體。篆用史籀李斯胡母敬體。隸用程邈體。晉永嘉中王彌劉曜入洛。焚毀過半。魏世宗神龜元年。從崔光之請補石經。唐天寶中刻九經于長安禮記以月令爲首。從李林甫請也。五代孟昶在蜀刻九經。最爲精確。是時僭據之主。唯昶有文學。而蜀不受兵。又多文士。故其所製獨善。朱子論語注引石經者。謂孟蜀石經也。宋淳化中刻于汴京。今猶有存者。

唐貞觀中。太宗又命唐元度書九經訓釋。是名九經字樣。文宗時高重爲祭酒。與鄭覃復刻九經。皆在長安國學。

金華王魯齋精易專主象數。解吉凶二字云。吉字有老陽出土之象。凶字有老陰入地之象。

清江張仲純曰。儀雖兩而實三。象雖四而實五。卦雖八而實九。蓋謂兩儀。卽三才四象。卽五行八卦。卽九宮也。

仲純因談易而撮醫之要云。夫寒暑燥濕風火。天之六氣也。辛甘酸淡酸苦。地之六味也。手足三陰三陽。人之六脈也。人稟天地冲和之氣。受五行生化。

之形。陰陽剛柔。萃乎一身。通上下而爲三才。生氣根於中。命曰神機。六氣和於外。六味養於內。起居有時。飲食有節。然後能致其和。以宅神氣。以爲機發之主。故身安而無病。出夫利害。牽乎外情。欲耗其中。然後六氣六味。始得以撓之。而病生焉。寒濕陰也。寒傷榮病於下。足經先受之。熱火陽也。熱傷氣病於上。手經先授之。風爲陰之陽。善行而數變。風勝肝。肝主筋。故拳攀而抽掣者。風之爲也。燥爲陽之陰。善斂而收縮。燥勝肺。肺主皮毛。故枯瀆而皴裂者。燥之爲也。氣皆以味勝。治之之法。上者涌之。下者泄之。中者和解之。虛者補之。實者瀉之。不實不虛。以經取之。此其大法也。又曰。心肺包絡在上。屬手經。自干至亥。六陰生於上。從上而走下。肝脾腎在下。屬足經。自子至巳。六陽生於下。從下而走上。上以候外。浮以候氣。下以候內。沉以候血。診法大要可知矣。

三衢劉牧解易有四象。曰六十四卦之中。有假象。有實象。有義象。有用象。唐胡惠超處衆人中。則長衆人一頭。雖極長者。亦止及其肩。人謂之長頭仙。亦猶佛法中釋迦如來。一切天人。無有得見其項者。

黃庭堅寓潛皖間。與李公麟遊處。讀書潛山之山谷寺。故號山谷老人。山

有石牛洞。公麟爲寫山谷坐石牛像。庭堅作詩曰。鬱鬱杳杳天宮宅。諸峰排霄
帝不隔。六謁天門開闕鑰。我身金華牧羊客。

西漢孟節含一棗核。可至十年不饑。

東流彭澤接壤。相傳淵明種菊於此。有菊所。故縣曰菊邑。江曰菊江。
隋元藏幾奉使海外。遇仙學道回。子姓悉亡。唯黃鸝一雙。隨之出入。呼之
即下。能傳空中言語。

陶安公冶鑄師也。數行火。火一旦散上。紫色衝天。安公懼。伏冶下。須臾朱
雀止冶上曰。安公安公。冶與天通。七月七日當迎爾以赤龍。至日赤龍果下。安
公乘之而去。

水母蛇形。有五色之光。見者神仙。

湘川記曰。朱陵之靈壇。太虛之寶洞。當翼軫之宿。度應璣衡。故曰衡山。山
有五峰。而石廩預其一。山多詞人樵夫舟子。往往能詩。有廣州從事。舟行聞人
諷詠云。野雀灘前一棹孤。月光遙接洞庭湖。堪憎同鴈峰前過。望斷家山一字
無。

建炎三年思陵入越航海泊台州時程俱知秀州虜警急棄州保華亭縣。宋王仲山者守臨江軍以城降金其女適秦檜東廂捨橘皮者卽此物也。沈石田雪景長卷雄肆渾厚意倣巨然公亦殊自滿志後摩稟作黃雙并書一歌以貽吳匏翁太宰歌曰眼中飛雪作奇觀江山一夜皆玉換前岡陂陀帶複嶺小約凌兢連斷岸水邊疎柳似華髮忽有微風與飄散紺宮幾簇林影分白鷗一個江光亂老漁蓑笠祇自苦冰拂凍鬚莖欲斷江空天遠迥幽蹤只有一竿聊作伴此時此景此誰領亦笑此漁從我玩圖成一笑寒戰腕萬里江山在吾案成化臘月吳中歸途遇雪所見奇甚呵凍作此圖以寄匏翁老友長洲沈周。

海鹽半逕西塘橋下有湧泉沸波而出以扁舟兩岸維定杓取甕貯歸而點試茗柯與惠蘭同味。

宋建炎四年二月十八日金人陷秀州權知軍州事趙士鑒死之。

一丈青羣盜馬臯之妻閻勁者說張用歸朝廷馬臯爲郭仲荀所誅勁以其妻配用遂爲中軍統領列二旗於馬前曰關西貞烈女護國馬夫人亦女驥

也。然非水滸中人。

秦檜初以不願立張邦昌。遭粘罕拘執北行。并其妻王氏隨行。有小奴硯童少婢興兒御史街司翁順而已。至金國見虜主文烈帝。高其不附立異姓之節。以賜其弟撻懶爲任用。任用者執事也。撻懶亦高其節。甚相親信。金人許隨南官遷徙之人隨便。硯童興兒翁順皆不肯捨檜去。撻懶提兵而南也。命檜以任用偕行。檜與其妻密計。留妻於燕山而已獨南。其居與撻懶比隣。妻故詬罵檜曰。我家翁父嫁我時。有貲財二十萬。貢期汝與我同甘苦。盡此生。今汝爲任用棄我耶。撻懶妻一車婆者。聞之曰。大金法令許以家屬同行。今皇弟亦帶家屬軍中。秦任用何故留家屬而不與同行也。王氏遂同而南。檜爲撻懶參謀。又爲隨軍轉運使。在孫村浦寨中。楚城陷。寨中人紛紛爭入楚州。檜見稍工孫靜可與語。遂與密約。於紛紛不定中。以催淮陽海州錢糧爲名。同妻王氏硯童興兒翁順及親信高益恭等登小舟。令靜掛席而去。至漣水軍界。爲丁襍水寨。邏者所得。將執而殺之。檜曰。我御史中丞秦檜也。寨兵皆村民。不曉其說。檜曰。此中有秀才否。當知我姓名。或謂有賣酒王秀才。王秀才名安道。字伯路。素不識。

檜乃佯爲識。以詰其衆。意欲存檜也。遂一見而長揖曰。中丞勞苦不易。衆遂信之。檜至行在。士論疑之。范宗尹李同薦其忠而才。上遂除檜爲禮部尙書。先是上推恩扈從二帝者家。檜本無子。外家王喚者。以王氏子名秦熿。以應之。至是檜與王氏見之。亦遂以爲子。無間也。檜爲人強力忍垢。初爲太學生。每同舍有釀飲。檜輒爲之幹濟。敏而不厭勞屑。人目爲秦長脚云。

超化寺壁誌。唐黃門內侍謁者仵達靈題云。予自知命之年。從鸞輿西幸。當天寶丁亥十二月。得青城上人授真元丹訣。而意未曉。屬駐蹕行在。掌命頗煩。及德宗至德丁酉歲。御命裡於嵩丘。復遇丈人。始全決神水黃芽之道。洎畢。請告回觀宸辰。乞骸歸田。會南曹郎張公去非。左史程公太虛。皆以其故廬共製神室。皇天眷祐。丹鼎融光。服餌浹旬。肌容發爽。凌虛不懼。意愈通神。自餌靈丹起。至德丁酉。迄今上乾符甲午。歷春秋一百一十有八載。更十二朝。遂得還童復髡矣。

唐元嘉少聰俊。左手畫圓。右手畫方。口誦經史。目數牛羊。兼成四十字詩。一時而就。足書一絕。六事齊舉。時號神仙童子。

宋高宗晚年無嗣。有劉僧遇者。僞稱皇姪。係淵聖第二子。遣官勘實。決脊配瓊州牢城。先是單州碭山縣染戶朱從。因販棗往南京界。劉婆家得一小兒。人俟其稍長。教以雕花板。有京師販豬人張四兒見之曰。此人全似少帝。僧遇竊自喜。每看影戲唱詞。私記其宮殿中龍鳳之語。附會稱說。迨三京路通有詔。尋訪宗室。令發遣赴行在。僧遇乃自謂是少帝第二子。以告於從。從告于縣。知縣請監酒石某問之。乃石駙馬之親弟也。僧遇言在翁翁懷中。翁翁腋下有一黑痣。嘗手撚之。又略言宮禁中事。問其流落在人間之因。乃曰。少帝使黃院子張全夫婦背負出城。奔至夏邑縣。遇劉統領留之。取其玉鉢。張全夫婦遭統領所殺。後自己逃去。流落歸於染家。時劉統領尚在。卽尋訪而質之。僧遇私謂統領曰。我真少帝子。公言當與我一如稍異。我當以公累年作過牽告于朝。統領懼。悉如其言。縣信之。聞于單州桑夏卿。遂津遣赴行在。單徐間富人。隨而來者二三十人。有朱良翰。邦翰者。屢投箋啓。稱殿下至泗州。司法參軍孫守信見而疑其不實。白于知州王伯路曰。皇侄之事。甚爲可疑。泗州者。江南之門戶。若從

此而南。必州縣張皇矣。莫若厚供而館之。且奏取旨。得旨津遣未晚也。伯路從其言。奏上送門司。閤門勘當淵聖。並無第二子。用金字牌付轉運副使胡昉。委清強官就泗州取勘。昉到泗州對移。守信爲司理參軍勘之一行人盡攝入獄。市中皆喧言皇侄在獄。遇夜。獄屋上有火光赤氣。亦有送飲饌入獄中。一行人皆厭飫。守信見人情惶惑。常戒推司不得用繃拷。嘗以智推之。後追到劉婆爲證。獄方具。奉旨決脊杖二十。刺配瓊州牢城。針筆人執筆不敢下。于刺字極細小直杖。李俊執杖不敢決。旣而輕拂掠之。皮亦不傷。自此人呼爲趙麻胡。虞候輩。俊王俊送滁州。偶市中遺火。市人以爲趙麻胡經行有火光也。僧遇經來安縣題詩于興國寺曰。三千里地孤寒客。七八年前富貴家。泛海玉龍驚雪浪。權藏頭角混泥沙。猶自謂真耳。

韓蘄王妻梁氏。張循王妾張穠。皆教坊中人也。梁親操抱鼓。以助金山之戰。循王在軍。以書抵穠。囑其管家。穠報俊。引霍去病。趙雲。不顧家以勗循王。勉立功業。循王以其手筆進上。上爲嘉獎。封雍國夫人。誰謂風塵中無健婦耶。畢良史。字少董。蔡州人。略知書傳。喜字學。粗得晉人筆法。少遊京師。以買

賣古器書畫之屬。出入貴人之門。當時謂之畢償賣。兵火後。僑寓興國軍。江西漕將蔣璵喜其辦慧。資給赴行在。遂以古器書畫之說動諸內侍。內侍多喜之。思陵方搜訪古玩。恨未有辨其真僞者。得良史甚悅。月給俸二百千。而食客滿門。時號爲貧孟。嘗有姓畢人得文資恩蔭。無宗族承受。良史邂逅得之。補文學。後權知東明縣。到縣。搜求京城亂後遺棄古器書畫。復載以達行在。上大喜。良史通春秋。改京秩。棲遲輦下。人又號之畢骨董。

口水間居錄曰。趙鼎蒲解間人。起於白屋。有朴野之狀。一日拜相。驟爲驕侈。以臨安相府爲不足居。別起大堂。奇花嘉木。環植周圍。堂之四隅。各設大爐。每坐堂中。則四爐焚香。煙氣氤氳。交合坐上。謂之香雲。又堂饌增厚。日有會集。侍從諸將。下迨省寺官所喜者。次第召食堂。除公吏日支香費數千緡。酒饌不計也。

神仙飲沆瀣。朝霞。沆瀣者。夜半天地玄黃之氣也。朝霞者。日初出黃氣也。列禦寇墓在鄭郊。有胡生者。家貧。以鏤釘爲業。謂之胡釘鉸。美酒佳薌。輒奠禦寇。而祈聰慧焉。一夕。夢人以刀劃其腹。置一卷書。及覺。遂能詩。嘗贈韓府

一絕云。忽聞梅福來相訪。笑着荷衣出草堂。兒童不憚見車馬。爭入蘆花深處藏。

白樂天孫白龜年住嵩山。遇李太白招之曰。我自水解後。放遁山水間。因思故鄉。西歸嵩峰中。帝飛章薦奏見。辟掌牋奏於此。今已百年矣。近過潼關。有一辭曰。會宴桃源深洞。一曲歌鸞舞鳳。常記別時明月。落花煙重。如夢如夢。和淚出門相送。乃書一卷遺之曰。讀此可辨九天禽語。夫太白詞麗然。與禽語何關。又杜子美詩云。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療瘧法。對日握棗。書此十字於空中。仍噙日氣。一口吹棗上。不換手。以啖病者。輒愈。此又何理也。豈才靈之語。出於元化。被之者靡不通徹耶。

黃帝時瑪瑙甕。堯時猶存。甘靈尙在其中。盈而不竭。以賜羣臣。謂之寶露。至舜時漸滅。秦始皇通汨羅之流。掘地得赤玉甕。可容八斗。置於舜廟。漢東方朔識之。乃作甕銘曰。寶雲生於露壇。祥風起於月館。望三壺如盈尺。視八荒如繚帶。

蘇德哥善合返魂香。但殂經八十一年以上者。不可返。

貞元中有畫人寧采爲竹林圖。甚工。坐有郭萱柳成二秀才。每以氣相軋。柳忽睭圖曰。今欲爲公設薄技。不施五采。而令其精采自勝。郭殊不信。柳曰。當入彼畫中治之。因騰身入圖而滅。久之忽曰。郭子信矣。聲若出畫中也。嘗自圖墜下。指阮籍像曰。工夫祇及此。衆視之。阮像唇若方嘯。寧采覩之。爽然自失。意柳其得道神化者也。

唐永禎年。南海貢盧眉娘。年十四。眉綠且長。故有是名。眉娘幼而慧。工巧無比。能於一尺絹上。繡靈寶經八卷。字如粟粒。點畫分明。又善作飛雲。蓋以絲一絰。分作三段。染成五色。結爲金蓋。其中有十洲三島臺殿麟鳳之像。而捧幢奉節童子。亦不啻千數。順宗歎其工。謂之神人。度爲女道士。歸南岳。仍號逍遙。李守中爲承旨。奉使南方。至瓊州界。道逢一翁。自稱楊遐舉。年八十一。邀守中。詣其居。見其父。曰。叔連。年一百二十二。又見其祖。曰宋卿。年一百九十五。語次。見梁上雞窠中。有小兒。出頭下視。宋卿曰。此九代祖也。相傳數世。不語不食。不知其年多少。朔望請下。子孫列拜而已。

崇聖慧月長老治癆方。先贈公於古籍中抄出。每歲夏秋間。書揭牆壁。人

用之者甚效。其方櫻粟殼七顆。烏梅七個。陳橘皮七片。皆如常法。而甘草七寸。灸其半。生薑七片。煨其半。水一大碗。入小瓶。文武火煮服。金瘡血不止者。以炒蠶蛾末摻之。立止。

秀州外科張生。本郡中虞候。其妻遇神人。自稱皮場大王者。授以癰疽異方一冊。且誨以手法。遂用醫著。俗呼爲張小娘子。又轉以教厥夫吳人章縣丞祖母。章子厚妾也。年七十。疽發於背。邀治之。張先潰其瘡。而以盞貯所泄膿穢。澄滓而視之。其凝處紅如丹砂。出謂丞曰。此服丹藥毒所致也。丞怒曰。老人平生尙不服一暖藥。况於丹乎。何妄言若是。祖母在房聞之。亟呼曰。其說是也。我少在汝家時。每相公餌服大丹。必使我輩伴服一粒。積久數多。故貯蓄毒根。今不可悔矣。張謝去。母是以是終。

張仲景入桐柏山采藥。遇一病者求治。仲景診之。曰。子腕有獸脈何也。其人曰。我嶧山穴中老猿也。仲景出囊中藥。畀之。輒愈。明日其人肩一巨木至曰。此萬年古桐也。聊以爲報。仲景斲爲二琴。一曰古猿。一曰萬年。

宋徽宗自畫漫遊化城圖。人物如半小指。數千人。城郭宮室。麾幢鼓樂。仙

賓真宰。雲霞霄漢。禽畜龍馬。凡天地間所有之物。色色備具。觀之令人起神遊入極之想。不復知有人間世。真奇物也。今在嘉興陳氏。又見其臨李堯道圖。舊在張受益家。今聞在京師某人處。畫明皇騎三駿。照夜白出棧道飛仙嶺。乍見小橋。馬驚不進。遠地二里見人摘瓜。後有數騎漸至。真奇蹟也。

米南宮多遊江湖。每卜居必擇山水明秀松柏茂鬱處。其初本不能作畫。以目所見日漸摩倣之。遂得天趣。其作墨戲。不專用筆。或以紙筋。或以蔗滓。或以蓮房梗皆可爲。畫紙不用膠鑿。不肯寫在絹上。今所見米畫用絹者。皆後人僞作。米氏父子不如此。

米元暉能傳家學。所作山水。清潤有致。然亦稍變父法。自成一家。頗自貴重。不輕與人作。翟耆年作詩云。善寫無根樹。能描懵懵山。如今身貴也。不肯與人間。蓋元暉所作楚山清曉圖。父元章以進御蒙賞。遂授敷文閣待制。翟詩含此意爲諷耳。

郭熙以畫得名。其子思登科。熙大喜。於縣庠宣聖殿內。圖山林窠石。四壁雄偉清潤。妙絕一時。自云平生極意於此。熙能爲遠景。意趣益新。略不相雜。貴

家收熙畫掛堂上。森然若在林壑。思後爲侍制重贊以購父畫。欲晦其蹟也。

宋有老父漁釣於涪水。著鍼經診脈法。亦號涪翁。

保義郎頓公。孺苦冷疾二年。至於骨立。一日正灼艾。而趙三翁者來。詢以病源。頓實告翁。悉令撤去。時方盛暑。俾就屋開三天窗。放日光下射。使頓仰臥。揉艾遍鋪腹上。約十數効。乘日光炙之。移時熱透臍腹。不可忍。俄腹中如雷鳴。下泄。口鼻間皆濃艾氣。乃止。明日復爲之。如是一月。疾良已。仍令滿百二十日。自是宿病如洗。壯健如少年時。翁曰。此孫真人祕訣也。世人但知灼艾。而不知點穴之審。虛受痛楚。耗損氣力。日者太陽真火。艾旣遍腹。且又徐徐照射。入腹之功極大。但五六七月爲上。若秋冬間。當以厚艾鋪腹。蒙以綿衣。熨斗盛炭火。慢熨之。以聞濃氣爲度。亦其次也。

宋時馬塍人。藝花如藝粟。凡花之早放者。名曰堂花。或作塘。其法以紙糊密室。鑿地作坎。縛竹置花其上。以牛糞硫黃。蓋培溉之法。然後置沸湯於坎中。少候湯氣薰蒸。則扇之以微風。勝春時融淑之氣。經宿而花放矣。牡丹桃梅之類。無不然。獨桂花則反是。桂必涼而後放。法當置之石洞巖竇間。暑氣不到處。

鼓以涼風。養以清氣。乃開此雖助長然必適寒暖之性。乃臻其妙。

沈石田小幘四時山水倣北苑筆在烏戌人家題句亦甚豪邁中原七子輩談詩謂啓南本富詩才而以題畫取辨倉猝故遂入別調此猶咎張旭縱酒吳生塗兔致筆蹤狼藉也可笑沈詩曰紅滿枝頭綠滿湖水邊人影夕陽孤春波消雪三千頃賒與溪翁作酒壺雪壓高居玉樹中曉來寒栗不禁風村沽急辨雙縷碧卯飲聊充兩頰紅長竿不屬忙人弄要自聞人管領之釣月哦風一般趣黃塵沒馬是何時湖上新晴宿雨收平頭舫子貼天遊漁樽容得三千斛大醉去題黃鶴樓

微客徐弱水持看唐子畏白描鐵線勾一人持杯對月坐脫巾露項氣骨孤勁神采奕奕上題云烏臺十卷青蠅案炎海千程白髮臣人盡不堪公轉藥滿頭明月脫紗巾兒亨曰觀此詩意蓋贈一遷謫巨公者其徐天全之流乎竹懶曰不然必我坡翁

陳希夷莫知所出有漁人陳姓者舉網得巨物裹以紫衣如肉毬狀攜歸溉釜析薪煮而食之水將熟俄雷電達天大震漁人懼取出擲地衣裂兒生卽

搏也。冒漁人姓。故曰陳。

王江魏之考城人。常舉周易學究不遂。慨然有超世之志。醉則臥衢路。或值雪。邏者戲以雪埋之。其氣蒸然。消釋盡去。或值其宴坐。從旁竊聽之。潺潺然如流水之聲。此蓋仙經所謂飛精入腦。晝夜之間。水聲潺湲不絕者。是爲金丹第二轉之應也。

唐設諸科取士。其名隨時起立。最爲龐雜。今悉錄之。志烈秋霜科。幽素科。詞殫文律科。岳牧科。詞標文苑科。蓄藻之思科。抱儒素之業科。臨難不顧。徇節寧邦科。長材廣度沉跡下僚科。文藝優長科。絕倫科。拔萃科。疾惡科。龔黃科。才膺管樂科。才高位下科。材堪經邦科。賢良方正科。抱器懷能科。茂才異等科。文以經國科。藏名負俗科。文經邦國科。藻思清華科。興風興化科。道侔伊呂科。手筆俊拔超越輩流科。直言極諫科。哲人奇士。逸淪屠釣科。良材異等科。文史兼優科。文儒異等科。博學通議科。文詞雅麗科。將帥科。武足安邊科。高才沉淪草澤自舉科。才高未達沉迹下僚科。博學宏詞科。多才科。王霸科。知謀將帥科。文詞秀逸科。風雅古調科。詞藻宏麗科。樂道安貧科。諷諫主文科。文詞清麗科。經

學優深科。高蹈丘園科。軍謀越衆科。孝悌力田聞於鄉閭科。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識洞韜略堪任將帥科。清廉守節政術可稱堪任縣令科。詳明政術可以理人科。才識兼通明於體用科。達於吏理可使從政科。軍謀宏達才任將帥科。詳明吏理達於教化科。凡此皆率意命名。非有別異。亦恐先有欲舉之人。而創名以綱之耳。

不獨詩有趣。文亦有趣。老莊有理趣。爲庖羲翼。至西晉而絕。左史有意趣。爲春秋翼。至前漢而絕。屈馬有情趣。爲風雅翼。至六朝而絕。

王重陽未化前十日。謂馬丹陽曰。學道無他。在養氣而已。心液下降。腎氣上騰。至于脾元氤氳不散。則丹聚矣。若肝與肺往來之路也。習靜至久。當自知之。竹懶曰。余讀數百卷丹經要語。不越於此。

澄心如澄水。養氣如養嬰。氣秀則神靈。神靈則氣變。

白海瓊曰。巫者之法。始於堯。坦王傳之盤古王。再傳於阿修羅王。復傳於維陀。始王長沙王。頭陀王。閻仙山。在閩州九郎。蒙山七郎。橫山十郎。趙侯三郎。張趙二郎。此後不知其幾。昔者巫人之法。有曰盤古法者。又有曰靈山法者。復

有閻仙法者。其實一巫法也。巫法亦竊太上之語。故彼法中多用太上咒語。最可笑者。昔人於巫法之符下草書太上在天。今之巫者不知字義。却謂大王在玄。呵呵。

高麗僧有一丹訣云。不是有形物。不是無形物。看見烏蟬覩。此是造化骨。天一地二人三。三三而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故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偶以從奇。奇主月。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鹿。故鹿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二九一十八。八主風。風主蟲。故蟲八月而生。

鳥魚生陰。而屬於陽。故皆卵生。魚遊於水。鳥遊於雲。故立冬則燕雀入海化爲蛤。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鰐鱗不飲不食。介鱗夏食而冬蟄。鼯吞者入竅而卵生。齟齧者九竅而胎生。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無前齒者膏。無角無齒者脂。畫生者類父。夜生者類母。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醜。食水者善遊而耐寒。食土者無心。

而不息。食木者多力而不治。食草者善走而愚。食柔者有緒而蟻。食肉者勇毅而悍。食氣者神明而壽。食穀者智慧而巧。不食者不死而神。

人始生而不具者五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化。及生三月而微煦。然後有見。八月生齒。然後能食。三年顛合。然後能言。十有六而精通。然後能化。

人初在母腹中。受父精母血成其朕兆。所謂凡氣也。合空洞帝真九氣而全其體段。所謂真氣也。一氣生飽。二氣生胎。三氣長靈。明仙之氣而生魂。性始來。以體段未具而不能靈。迨夫四氣魄生。五氣臟生。第六氣高真冲融之氣而生靈。體段始具則能動。動則神生。神生則性靈。至九月氣足。十月胎圓。然後降生矣。

仙人採青竹。長七尺。而十二節者。以雌黃酒。調石腦油。灌之兩頭。密封。又用楮葉二十四劙裹了。以少黃土覆之上。以麥皮一斗籠之。其上燒之。勿令火炎。但蒸鬱透。自然有金色光明。可以撻百怪。役萬靈。攜之不死不老。所在神明護之。

天精天門冬。地精地黃。日精枸杞。月精松黃。陰精達志陽精人參。山精巨勝。水精藕節。人精菊花。九藥等分採擇清淨杵爛。以百草和露包裹。用葛藤緊札。與五斗米同蒸。米熟出之。夜攤於星月之下。五更水露陰乾。爲末。煉蜜丸。日服一棗。大旦用水下。不出七日。可以度世。

老子述五千文。釋氏演三乘教。只說無爲見性之理。生而有死。唯全其性。作虛明之神。終不能堅固其形。爭似還丹。生前不死。不離肉質。而獲飛仙。乃是。有爲之真法。古今得道神仙不少。皆不言還丹一事。蓋此道至大。不可輕泄。只教人以呼吸日月之光。還精運氣。思神守一。御女祕精之法。服食草木五金八石。暫延年命。稍殊俗人耳。

天地之寶藏於中極。命曰雌黃。雌黃千歲。命曰雄黃。雄黃千歲。化爲黃金。服鉢黃金。名曰真人。

吳音清柔。歌則窈窕洞徹。沉沉綿綿。切于感慕。故樂府有吳趨行。吳音子。又曰吳歛。皆以音擅于天下。他郡雖習之不及也。

王晉卿造墨。用黃金丹砂。墨成價與金等。三衢蔡瑤。自烟煤膠外。一物不

用。特以和劑有法。甚黑有光。殆不減晉卿。胡人謂犀黑暗。象白暗。可以名墨。亦可以名茶。

東坡海外一帖。字如五銖錢。行草法相雜。渴潤兼出。一任天行。奇品也。曰余在白鶴新居。鄧道士忽叩門。時已三鼓。家人盡寢。月色如霜。其後有偉人。衣桄榔葉。手攜斗酒。丰神曠發。如呂洞賓。曰予嘗真一酒乎。就坐三人。各飲數盃。擊節高歌。合江樓下。海風振水。大魚皆出。袖出一書授予。乃真一法耳。及修養九事。末云。九霞仙人李靖書。旣去恍然。

伍子胥逃楚仕吳。吳王賜以屬鏤之劍。自殺。浮其屍於江。遂爲濤神。謂之胥濤。人皆知之。今嘉興有胥山鄉山。高一十五丈。周圍二里。舊經曰。伍子胥伐越。經營於此。水經云。子胥死於吳。吳人立祠江上。名胥山。杭州吳山。亦名胥山。蘇州吳縣亦有胥山。則其名非一。今胥山鄉伍姓甚多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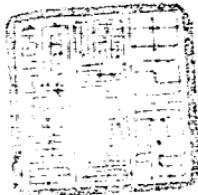
衛逖陽羨人。少習詩書學劍。遊并汾間。唐高祖始建義旗。逖以勇藝進備行列。洎擒竇建德。逖持挾鎗劍。前後突翼。太宗奇之。天下定錄其功。拜將宿衛。以母老乞歸。詔許之。旣而以孝敬睦閨門。以忠信居鄉里。及卒。邑人懷其賢。祠

於荆溪。以平生弓甲懸廟下。歲時祠祀。而國史缺書其人。許渾過廟題詩于壁云。武牢關下護龍旂。挾槊彎弧馬上飛。漢業未興王霸在。秦兵纔散魯連歸。墳穿大澤埋金劍。廟枕長溪掛鐵衣。欲奠英魂何處問。葦花楓葉雨霏霏。

春秋論戰勝功賞必歸功於以子者。李愬淮西之功。謂裴口口戰以之耶。韓愈碑文體裁宏麗。足重國紀。愬娶唐安公主女。出入禁中。訴碑文不實。帝詔斲其文。更命學士段文昌爲之。以歸功于愬。或云憲宗疑裴與韓黨。故抑其文。又疑李逢吉初議與裴不協。皇甫鑄忌愈。陰毀爲黨致爾。及觀裴度纂述蔡鄆用兵。帝之憂勤機略。皆歸功於上。不敢以元功自居。野史云。蔡州舊有吳少誠德政碑。後勒韓文。豎石相對。少誠碑流汗爲泥。雖金石之物。似亦有知。何諸人見反不及耶。蘇內翰錄臨江驛小詩云。淮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膾灸。不知世有段文昌。陳無已曰。龍圖孫學士覺喜論文。謂退之淮西碑敍如書銘如詩。李商隱讀韓碑有詩落句曰。願書萬本誦萬遍。口角流沫右手胝。傳之七十有二代。以爲封禪玉檢明堂基。劉夢得嘗言。柳八駿韓十八平淮西碑。有帽子使我爲之。便說代判矣。此才人忌能常態耳。夢得詩云。城中

晨鷄喔喔鳴。城中鼓角聲和平。此美憇之入蔡。須臾之間。賊無覺者。又落句始於元和十二載。重見天寶昇平時。此署平淮之年也。又朝廷功業。臣子遭逢。皆有冥定。裴公未第。騎驢過洛陽橋。橋上二老人相指曰。若要平淮蔡。須此人作相。裴已過。僕聞之。追而語于裴。裴公曰。彼見我龍鍾。故相詣耳。及裴爲右相。始驗。况裴公行師登地。得石刻云。雞未肥。酒未熟。術者云。雞未肥。雞去肉爲已。酒未熟。酒去水爲酉。破賊在己酉乎。已而時日果應。

薩天錫常有詩。送欣笑隱住龍翔寺云。東南隱者人不識。一日聲名動九州。地濕厭聞天竺雨。月明來聽景陽鐘。衲衣香暖留春麝。石鉢雲寒臥夜龍。何日相從陪杖屨。秋風江上采芙蓉。虞奎章見之曰。詩固好。但聞聽字意重耳。薩當時自負。意虞以先輩故。少之云。爾後至南臺。見馬伯庸論詩。因誦前作。馬亦如虞言。欲改之。二人搆思數日。竟不獲。未幾。薩以事至臨川。謁虞公。席間談及。虞云。歲久不復記憶。請再誦之。薩因誦之。虞曰。此易事。唐人詩有云。林下老僧來看雨。宜改作地濕厭看天竺雨。音調更差勝。薩大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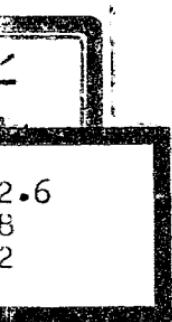


31191

六硯齋二筆 卷四

一三八

92
D
4000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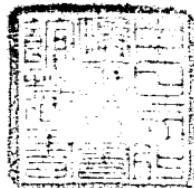


李日華著
六硯齋筆記 下



0726
288
文3

31102



國學珍文本庫

第一集第十八種

李日華(竹嬾)著

六硯齋筆記

襟霞閣主人重刊

中央書店總經售



3 2173 7865 6

六硯齋二筆卷一

古秀竹廟李日華著
虞山襟霞閣主人重校

唐周繇送人尉黔中詩句云。公堂飛白鳥。官俸請硃砂。不徒覓彼玉風物。
而官貧事簡之意。亦翛然自見。且氣象悠邈。絕無刻索之迹。所以爲五言佳境。
憾繇詩不多見耳。

庚午九月一日買得菊三本。置之庭下。得一詩云。杪秋纔一日。買菊已三
枝。黃紫初相映。高低各互持。倒籜香欲入。囊枕夢應遲。風雨南牕下。閒箋彭澤
詩。

靈飛散方雲母十斤。成煉者茯苓半斤。柏子仁七兩。續斷七兩。石鍾乳七
兩。菊花五兩。朮四兩。乾地黃十三兩。桂七兩。凡九物。治下篩訖。以天門冬一斤。
咬咀絞汁。以丸此藥。汁多和之。汁少瀆之。着銅器中。懸着甑下。蒸黍米下一斛。
二斗熟。出藥曝乾。更治令細篩。服一方寸七十日。身輕二十日。耳目聰明。七十

(南)

日頭髮白反黑。故齒皆去。若落去者。取藥二十七七。以白蜜和之。擣二百下。丸如梧桐子。可得八十一丸。曝令燥。視丸表裏相見。如明月珠。或似螢火精珠。或赤或白。如仙人隨身常所服藥也。欲令頭髮時生者。日服七丸。至髮不白不落。若入深山不食。亦可作此丸。日服七丸。不饑也。若髮不落未白。但可服散。壽六百年不白。凡作此靈飛散。服之三日力倍。五日血脈盛。七日身輕。十日面目悅澤。智慧聰明。十五日力作不知極。徐行及馬。二十日不可復當。三十五日夜視有光。

仙家作初精散。用茯苓松脂石鍾乳三味。作凝靈膏。用茯苓松脂松子中仁。柏子中仁。四味皆世間常有之物。唯制煉之法。極精勝耳。

罽賓國有苜蓿草木者。形如芋。人病盲。兩目空盡。絞其根汁而服之。煮其莖葉爲膏。傅空爛中。七八日許。則更生珠瞳。此抱朴子內篇所載也。金華人吳去凡者。與余遇於武林昭慶寺。自言有奇藥。可重生目瞳。其得此苜蓿草木耶。抑妄言之耶。

高麗醫人治疾。用藥止一味。兩味至三味。則極多矣。未有至四味者。蓋藥

性專則達。二則濟。三則調。四則參與制。再多則相牽而不能奏功矣。偶傳瘧痢二方。甚簡而驗。今錄於此。治痢止二味。色白者患寒。用生薑一兩。細茶五錢。色赤者患熱。用細茶一兩。生薑五錢。赤白雜者。薑茶各五錢。河水二碗。煎至一碗。溫服。瘧疾不論久近。用生何首烏五錢。青皮三錢。陳皮二錢。酒一碗。河水一碗。煎至一碗。溫服即愈。

脾有九孔。橫五孔。豎四孔。以應外之九竅。人能固得元氣在脾。則外九竅永絕出入息矣。

凡人身中元氣常從口鼻中出入。使丹田常滿。即不至饑。其神清明。求死不可得也。一日一夜總有六時咽氣。子寅辰午申戌。丹田開受。

骨湧面白。血湧面赤。髓湧面黃。肌湧面黑。精湧面光。氣湧面澤。光澤必根於精氣。所謂瞬然見乎面也。

初道務清務靜。無強無長。

枕高肝縮。枕下肺塞。以四寸爲平枕。枕席柔硬。其息乃長。氣至身漸寒欲驚。安心定慮。勿使之驚。聽氣之所爲。

道氣久。精神振之。其形自舉。謂之輕舉。

以上七則俱顯道經

大道之要無爲而自然。術之祕者符與炁藥而已。符者三光之靈文。天地之真信也。藥者五行之華英。地之精液也。氣者陰陽之和粹。萬物之靈爽也。

江淮異人傳載沈汾侍御隱居樂道家有二妾一日謂曰我若死爾能哭我乎。妾愕然曰安得不祥之言固問之曰苟若爾安得不哭。汾曰汝今試哭我欲觀之。妾初不肯強之不已。妾走避之。汾旣而挾之。妾不得已乃曰君但升榻而坐。汾如言。二妾左右擁袂而哭。畢視之。汾已卒矣。竹懶曰禪者參方入定極平生之力。然後得坐在立亡以爲明驗。汾但云樂道不著有參學之功。何以能灑脫遊戲乃爾耶。其平日用心殆未可測也。

晦翁行草一帖。粉箋書瘦勁疎秀。用唐法語云。熹再拜上白。提舉丈賜書云。亦欲過定海。恐已到。幸爲致問訊意。尊堂恭人伏唯尊候萬福。眷集均休。恭叔尙未到。只文叔到已兩日矣。誠之在此相聚也。熹再拜上白。宋景濂細楷跋云。太師徽國朱文公帖一紙。韻度潤逸。比他日所書人以爲尤可玩。濂雖不敏。則非特玩其字畫而已也。蓋有所感也。帖中云。恭叔尙未到。只文叔到已兩日。

矣。見約誠之在此相聚也。文叔名友文。恭叔名友恭。姓潘氏。二人實爲兄弟。恭叔通禮學。文公之脩三禮。以儀禮與禮記相參通爲一書。其不合者爲五類。周官則駕爲一書。恭叔實與討論之列。文叔尤善問辨。文公與論大學致知格物之義。雖反覆數次而弗措。誠之尤澹軒也。澹軒蚤從張宣公遊。晚復事文公。文公遇之如黃直卿。則三人者皆其高第弟子。計其一時師友相從盛。聚精會神。德義充洽。如在泗沂之上。自今道隱民散。時觀之。不啻應龍遊乎玄問。欲一見之。而不可得。徒以貽有識者之感慨。不亦悲夫。此帖無歲月。不知何年所發。其或學禁未興。講道於竹林精舍時耶。前史官金華宋濂題。又一跋云。我徽國文公。雖不役志於臨池之學。而講道餘閒。頗亦留意筆札。以故伸紙行墨。皆有法度。其真蹟之流落人間者。尤爲世所寶玩。况其片言隻字。皆至理所寓耶。此帖浦陽鄭君仲涵所藏。宋先生爲之題識。其左因帖中言及潘恭叔文叔游誠之三人者。遂歷敍三人平生學力之所至。以示仲涵。得無深意乎。蓋仲涵太史門人也。篤學而嗜古。必得因太史之所指示而感發焉。而以古昔師友之所相從者。以自期。不獨寶玩其筆墨而已也。後學義烏朱世濂謹題。

嘗疑廓填二字不得解。偶閱陶貞白上梁武論書啓中有云摹者所採字。大小不堪均調。廓看尚可。廓填者。廓填而看之也。古人於名蹟或廓之使大。或縮之使小。縮之小者玉枕禊帖也。廓之大者顏書畫像贊也。

陶云。逸少學鍾。勢巧形密。勝於自運。

陶云。右軍好蹟。皆是會稽時永和十許年中者。從失郡告靈不仕以後。略不復自書。皆使此一人世中不能別見其緩異呼。爲末年書。逸少亡後。子敬年十七八。全倣此人書。故遂或與之相似。今聖旨標顯。足使衆識頓悟。於逸少無晚年之譏。竹懶曰。書法不論真草。必貴精緊而懲散緩。所以唐文皇極排子敬。蓋貞白前已發之矣。

石虎時華林苑中有西王母棗。冬夏有葉。九月生華。十二月乃熟。三子一尺。又有羊角棗。亦三子。一尺。勾鼻桃重二斤半。揚州獻黃鸝雞。頸長一丈。聲聞十餘里。汎之玄武池中。忽化爲龜。

鹽官有一前輩忘其名。梓行文集曰繁川集。時有數友。指問繁川繁何所。余時應之曰。此非大川水經地誌諸書所不載。當是此公宦處小水名耳。鬚髮

記是秦隴。當時以未得確據爲憾。今日閱前秦錄。苻登遣竇衝自鑿川趨長安。則一確驗也。

子昂楷書參同契一卷。筆法寬和流利。不甚莊栗。有輕裘緩帶之風。而從首迄終。無一惰筆。又起伏聯貫。若一時書完者。純熟之極。幾於化矣。款云。至大三年。歲在庚戌春仲。吳興趙孟頫書。顧金粟一跋。亦作精楷。如永興破邪論。皆墨笥中瓊寶也。跋云。古之善書者。雖下筆輒妙。然紙墨不佳。終多滯澁。此孫過庭所謂書有五乖。其爲病一也。余見松雪公書多矣。此卷獨得白宋紙。堅細潤滑。瑩然如玉。宜其書之化而不羈。終七千餘言。而無一滯筆也。書法本師二王。而出入北海。如老將用兵。奇正胥出。並皆神妙。豈不爲希世之珍哉。玉山顧仲瑛識。

程季白蓄韓滉五牛圖。雖着色取相。而骨骼轉折。筋肉纏裹處。皆以粗筆辣手取之。如吳道子佛象衣紋。無一弱筆求工之意。然久對之。神氣溢出如生。所以爲千古絕蹟也。趙文敏再三題之。真其所寶祕者。初題云。余南北宦游於好事家。見韓滉畫數種。集賢官畫有豐年圖。醉學士圖。最神。張可與家堯民擊

壞圖筆極細。鮮于伯幾家醉道士圖與此五牛皆真蹟。初田師孟以此示余。余甚愛之。乃知爲趙伯昂物。因託劉彥方求之。伯昂欣然輒贈。時至元廿八年七月也。明年六月攜歸吳興重裝。又明年濟南東倉官舍題。二月旣望趙孟頫書。右唐韓晉公五牛圖。神氣磊落。希世名筆也。昔梁武欲用陶弘景。弘景畫二牛一以金絡首。一自放於水草之際。梁武歎其高致。不復強之。此圖殆寫其意云。子昂重題。

此圖僕舊藏。不知何時歸太子書房。太子以賜唐古台平章。因得再展。抑何幸耶。延祐元年三月十三日集賢侍讀學士正奉大夫趙孟頫又題。

善相馬者。不於驪黃牝牡。而於天機。余謂觀畫亦然。海虞鄒君君玉示余五牛圖。有步者。斂者。縱跡而鳴者。顧而瞻者。翹首而馳者。其天機之妙。宛若見之於東臯西麓間。亦神矣哉。吳興趙文敏公以爲唐韓晉公所畫也。品題再三。至稱爲希世名筆。蓋有得於此矣。君其寶之。至正十二年二月七日。魯孔克表題。

竹懶曰。余於項宏甫齋中見晉公一吐舌牛。身形大小如人家所蓄。狸奴。

舌闊寸有二分。正面垂下如半月。殷紅色。兩目炯然。大有神氣。亦非常奇作也。

客持示趙松雪書麻姑壇記。趙仲穆書苻讀書城南及司馬溫勸學語二則。共一卷。倪雲林跋云。今年四月十九日。余自華亭過松陵之甫里田舍。天氣驟熱。遂留度夏。隣有張君德常德機賢伯仲。伯子多畜名蹟而希會面。名蹟亦罕以示人。幽居嘿嘿。如潛逃而已。乃予元度。亦不肯相遇。招邀數次。不過勉強一來。六月十六日旱久而雨。一雨浹旬。茅屋上漏下濕。獨坐唯有悲歎。因寄詩曰。積雨不能休。漂搖使人愁。衰吟四壁靜。病臥百虫秋。何人肯相念。載酒一消除。幸有呂張叟。清詩遠見酬。余六月末病臂創足痛呻吟幾及旬。故云。七月四日雨止風靜。雲靄開朗。泥潦尙沒足。忽叔子來訪。元度踵武亦至。攜趙榮祿此卷。及其子趙雍遺墨。以怡悅老眼。納囊牖之涼颸。臨碧江之湍激。相與玩詠不已。因自念老景侵尋。親朋淪落殆盡。雖近在跬步。如張君伯仲父子。向不得數數晨夕。况二趙墨宿光芒。昭回霄漢。夢寐亦所不睹。安得不見其遺蹟而喜忭哉。遂記其後。以寫余之憤憤焉。歲己酉倪瓈題。詩改後四句。開門望原野。江湖

漆交流。誰能載美酒。爲我散煩憂。

胡澹庵論秦檜王倫札子。千古快其議論。然實其友范璿筆也。璿字舜文。豐城人。政和進士。歷州縣有治績。太守魏矼上其十事。高宗召見便殿。極言戰國之事不足法。弔伐之師所當舉。言極剴切。又因劉琦順昌之圍。檜無救意。乃披胸示檜。正色觸之。檜怒。請祠。三任主管玉隆觀而卒。澹庵見其語懶直。上必取禍。念其親老。遂自疏名上之。

倪元鎮龍門獨步圖。爲復庵和尚寫。山廓頗巨。用筆極細。墨法亦澹。一松軒仰。一櫟傍之。而當路隅。一僧昂然行其下。蓋寫張伯雨詩中所謂斷江恩公也。雲林題云。恩公昔住天平日。林下相迎壞色袍。行到龍門無脚力。右肩褊袒喫櫻桃。此詩乃伯雨外史訪斷江恩公詩也。余與外史有師友之義。己巳歲。余訪復庵留山中者數日。復庵誦此詩不輟口。余旣寫圖。遂書於其上云。倪瓈。

夏英公竦在洪州革去師巫一千九百餘戶。勒令改業歸農。所有首納沃妄神象符籙神仗魂巾魄帽鐘角刀笏紗羅等。一萬一千餘事。悉令焚毀。夏雖儉狹。然亦幹濟能品也。

徐節之攜畫一軸來就鑒定。乃故朱山人肖海物也。余廿年前見之矣。作兩松聳挺。一松橫偃。貢其脅。枝梢上下籠罩。松針亂撒。極有古氣。內層作墨葉樹一。膠枝櫟樹一。中段低彎。映帶坡畔。一翁橫舟而釣。余定爲元人筆。而松根露白處。已有作李成二小字矣。蓋特翦去上幅原題。而以此眩價耳。因試呼兒亨示之。亨曰。此曹雲西倣郭熙筆也。余深賞其鑒真。

孫綽爲著作郎。自於暗中見所使筆。吐光如火。杜少陵作詩句精絕者。其子宗武。每覺紙上作金字。此皆文章精氣所結也。

梁有太常丞唐堯漢有臨武長虞舜。

誠道元號覺隱。乃元僧四隱之一。品局高潔。能書畫。託稱蜀時埒翁筆而已。特題之。然實其自筆也。有題語云。埒仙必覺隱題而後着筆。題就則埒仙亦至矣。乃有一奇特。覺隱喫飯。埒仙不舉箸。只靜坐。覺隱放箸。埒仙亦飽。有時埒仙飯。覺隱亦飽。每拈此人。皆不解。蓋禪宗所云。有一人。終日喫飯。未曾咬着一粒米。之謂也。山水學巨然。翎毛竹石。俱有灑脫之韻。是有得於道。而簸弄精光。於筆墨間者。

予昂行書詩一幅。不知子昂作。或書古人作。其語氣似白樂天陸放翁。余極愛之。因錄於此云。山石鑿礎行逕微。黃昏到寺蝙蝠飛。升堂坐階新雨足。芭蕉葉大梔子肥。僧言古壁佛畫好。以火來照所見稀。鋪牀拂席置羹飯。粗糲亦足飽我饑。夜深靜坐百虫絕。清月出嶺光入扉。天明獨去無道路。出入高下窮烟霏。山紅澗綠紛爛熳。時見松櫟皆十圍。當流赤脚踏澗石。水聲激激風吹衣。人生如此自可樂。何必局束爲人穢。嗟哉吾黨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歸。

張句曲澗阿詩。行書當五錢大。極雄快沉着。詩亦豪邁。詩云。駕壑流安尺宅。客來如入市簷壺。百年身外擣蘆局。四月山中櫻筍廚雉雏。烟叢朝日上。魚潛瓦影夕涼初。自餘眠食都忘念。更擬求觀後世書。後幅楊鐵笛又作縱橫百餘字跋之。

蘇文忠竹石一卷。有題跋絕俗神品也。錄之。

昔歲余嘗偕方竹逸尋淨觀長老。至其東齋小閣中。壁有與可所畫竹石。其根莖脈縷牙角節葉無不臻理。非世之工人所能者。與可論畫竹木於形既不可失。而理更當知。生死新老。烟雲風雨。必曲盡真態。合於天造。厭於人。

意而形理兩全。然後可言曉畫。故非達才明理。不能辨論也。今竹逸求余畫竹。因妄襲與可法則爲之。并書舊事以贈。元豐五年八月四日眉山蘇軾。予瞻先生於元豐己未自徐州移任吳興。日訪諸公高隱。談詩較墨。興至輒點染竹石。詞翰隨贈所喜。若匪人雖乞弗與也。越三載壬戌先生責貢州。僕亦有事於黃竹。遙方君寄此卷。素以乞先生竹石。至則先生往蘄水。俟旬餘始還。得拜覲於臨臯亭中。握手問故。飲半劇。述前望遊赤壁之勝。起而撫松長嘯。朗誦赤壁賦一過。僕知先生興酣矣。遂出卷項懇蒙慨然揮灑。復書春夜行蘄水過酒家飲酒。乘月至溪橋上。解鞍少休。西江月詞一闋。賜僕。捧視竹若紫鳳迴風。石如白雲出岫。書則豪放軼宕。如快馬斫陣。而步伍自存。僕愧不知書。不敢管窺。贊然如釋迦牟尼現丈六金身。雖至愚至幼。靡不合掌稱佛者也。因識始末。并錄先生詞以歸。竹逸云。照野彌彌淺浪。橫空曠曠微霄。障泥未解。王驄騎我醉。欲眠芳草。可惜一溪明月。莫教踏破瓊瑤。解鞍欹枕綠楊橋。杜宇數聲春曉。武林金鏡敬跋。

石曼卿擘窠書古松詩。筆法雄肆而灑。有諸跋。

直氣森森恥屈盤。鐵衣生澁紫鱗乾。影搖千尺龍蛇動。聲撼半天風雨寒。
蒼蘚靜緣離石上。綠蘿高附入雲端。報言帝室掄材者。便作明堂一柱看。
士大夫豪宕奇崛者。爲文必峭拔清遠。閒放者。有句必高妙。故梅詩之疎影橫
斜。和靖如圖寫此花。松詩之半天風雨。曼卿獨膾炙人口也。自昔論詩者。謂
寫情非難。狀物爲最難。過於體倣。或失之俗。略於比喻。又失之泛。必渾然天
成。它物不足以當之。斯爲美爾。曼卿平生意氣卓犖。多慕古人奇節偉行。其
見於辭章之末。又肯爲兒女子軟媚語邪。梅聖俞以雲影濤聲之句。過此作
非矣。節推趙公得真蹟於袁正肅之仲弟木叔。而刻之石。二百年來。陵移谷
遷。何物不爲塵土之歸。而此刻至今存焉。半雲翁性尤嗜古賢遺墨。購求至
富。故此紙亦在篋藏。故物之列。家旣析異。又幸心可得而寶之。造物者若有
私焉。嗚呼。故家遺物。歷年之久。而卒獲所歸。有如此帖者乎。敬書此以識余
感。歲在玄默敦牂夏五月望。比山老樵黃摶敬書。

曼卿上世家幽州。燕俗勁武。少以氣自豪。書體兼顏柳。前輩謂愈大愈奇。
余三見真蹟。禮部尤尙書家西師詩。有旗光秋曉起。甲色大江橫之句。歐陽

氏籌筆驛詩。有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青之句。今又見此詩。影搖千尺。聲撼半天。尤爲人膾灸。皆警策也。歐陽公稱文章勁健。稱其意氣。余以爲字畫猶有劍拔弩張之勢。吾鄉郡從事官舍中。先有籌筆驛詩石刻久矣。今趙君致遠。又欲刻此。是爲二妙也。四明樓鑰。

節度推官廳事。舊有籌筆驛詩刻。流轉入郡衙中。師夏請于使君。得復舊貢。暇日過袁君木叔家。見古松詩筆。其嚴密勁健。尤爲卓絕。因摹刊之。以爲籌筆驛詩刻之對。曼卿翰墨。不多見於世。藐然從事之。廬破屋數間。雖不足以避風雨。二刻屹立其中。未可以爲陋也。又得文昌樓公爲之題識。益光榮矣。木叔之先君子。好奇嗜古。所著前輩遺墨甚衆。此其一耳。慶元己未上元日。古汴趙師夏書。

曼卿號詩豪。發奇索幽祕。對語禽關樂。生香花交樹。翕然伊洛間。妙絕稱者亟。清放挾滑稽。其風如晉靡。馬逸遭躡墮云韻。石學士狂調烟花館。弗愧銜司筆。落考褫鞚袍。坐笑傲羣恥。作詩喻罷進。遺韻寓謹旨。排闥就錢愚。博飲略渙爾。卒與劉潛醉。囚巢籠自憇。止酒迨遵戒。枯渴遂及死。蒼筆留松篇。心

畫森規矩。躡顏復涉柳廡隅攝神鬼。古以畫觀人。無乃倒非是。獸柙怒虎兕。武庫耀戟棨。當時朱夫子。不害曾瞞體。道德百代師。朱紫曷足誼。曼卿貢在外。紫陽哀則匪。我今罔異同。口舌吾過矣。拙肘嘆莫學。聊以指運几。緣辭更高諷。謾謾松風起。其人當不亡。或在蓉城裏。後學長洲沈周。

米書崇國公墓誌銘。純用虞褚筆意。由其平日熟爛文皇哀冊。暨汝南宮

主碑。而不覺流注腕下耳。柳貢以爲出蘭亭。亦溯源之論也。

張伯雨書性極高。人言其請益趙魏公。公授以李泰和雲麾碑。書頓進。日益雄邁。余以爲魏公平日學泰和。得其舒放雍容。而伯雨獨得其神駿。所以不同。吾非短趙。趙學勝。張資勝。此骨髓之論。未可與援皮者言。

米元章有東與人論縛筆須象管。以其遲重而滑。作字有力。而運轉便也。又云。用久雖有裂紋。俱橫裂。無直透者。我有三管。可用至六十九。此我止年也。可預記之。不妄也。書係行法。皆真蹟。亟索史傳攷之。元章六十二而卒。較所記。虧七年。以感應篇增減法論之。元章何過而遽減。至是耶。將毋資性顛逸好奇。乃姑妄言之。而不責應耶。

華嚴吞海集。如來十身相海品云。如來國度。身有大人相。名筆雲。用羊兔毛爲體。常放黑摩尼光明。令諸衆生書寫善事。余深諦之。悟知世間種種建立。咸仗佛威光出現。蓋不獨史皇次仲具有神變。卽歷代工書若鍾索二王虞褚顏柳。無非從黑牟尼光中證果者。誰云翰墨爲小技哉。壬申三月晦前三日。於北牕濃綠中。試宋睿思殿紫端大研書時。入夏已十日矣。

佛談般若。卽是人心靈智云。其體無外。而其用廣狹隨時。如登高崗。俯察百里形勢。則此智彌漫百里。及穿針時。則束注鍼孔中。寫字時。卽於筆尖上透露。作無量神變。余喜其語。可爲臨池家三昧也。

梅道人做荆浩寫漁舫十五。中段樹石一叢。前後山嶼。遠近出沒四五疊。余兩見臨本。至今壬申三月始見真者。氣象煥如也。梅老題云。余最喜關仝山水。清勁可愛。觀其筆法。出自荆浩。後見浩畫唐人漁父圖。有如此製作。遂倣爲一軸。爲人求去。今復見之。不意物之有遇時也。一日淮仲持此卷來。命識之。時昔之畫今之題。殆十餘年矣。流光易謝。悲夫。至正十二年七月十日。梅道人書於武塘慈雲之僧舍。又畫上方。每舫題一漁家傲詞。瀟灑超逸。逼真玄真子口。

吻亦道人所製。書作藏真。筆法古雅。有餘詞云。碧波千頃晚風生。舟泊湖邊一葉橫。心事穩。草衣輕。只釣鱸魚不釣名。一收却絲綸。歇却船。江頭明月正團圓。酒瓶側岸花懸枕。着蓑衣和月眠。二輕風細浪漾漁船。碧水斜陽欲暮天。看白鳥下長川。點破瀟湘萬里烟。三閒情聊爾。寄絲綸處處江湖。着我身。波似練。鬢如銀。欲釣如山截海鱗。四極目乾坤夕照斜。碧波微影弄晴霞。舟有伴。興無涯。那個汀洲不是家。五近日何人是我隣。滿川鳧島最相親。雲浩浩。水鱗鱗。青草烟深不見人。六艤舡爲家無姓名。胡盧世事過平生。香稻飯軟尊羹棹月穿雲。任性情。七雪色鬚髯一老翁。能將短棹撥長空。人愛靜。浪無風。宜在五湖烟雨中。八綠楊初睡暖風微。萬里晴波浸落暉。鼓櫂去唱歌。同驚起沙鷗。樸鹿飛。九年來情況屬漁船。人在船中酒在前。山歷歷。水涓涓。一曲清歌山月邊。十風攬長江浪拍空。扁舟蕩漾夕陽紅。歸別浦。繫長松。出自風恬浪息中。十一一個輕舟力幾多。江湖穩處載漁蓑。撐皓月下長波。半夜風生不奈何。十二殘霞一縷。四山明。雲起雲收陰復晴。風腳動。浪頭生。聽取蘆蓬夜雨聲。十三釣擲萍波綠。自開錦鱗隊。隊逐釣來。消歲月。寄芳懷。却似嚴光坐釣臺。十四桃花水暖五湖。

春。一個輕舟寄此身。時醉酒或垂綸。江北江南適意人。十五

覺隱寫石與茭蒲溪鳥最妙。又作疎林平遠。託塙仙筆題云。蜀時塙公作畫。覺隱題印。又題云。余嘗爲此卷。塙仙亦到。塙仙喜。遂援筆寫此圖。余因題此詩。日暮東溪上。秋深景寂寥。葉稀林影薄。水落岸痕高。野燒明江嶼。漁舟入浦橋。故人烟水隔。悵望首空搔。

覺隱又喜作狂草。所書吳江長橋歌一首。極雄宕可喜。

德林禪人喜拈五宗機語。勘驗士大夫。崇禎辛未秋。余與同住廣林庵者。旬日。每摩牙而爭意。不相下。遇觸着處。未嘗無得。亦未嘗實有得也。於其別也。一絕贈之曰。一番落草一迷蹤。渴豹饑獅覩面逢。咬盡骨滓無點汁。且拋話櫬聽松風。

禮曰。獻鳥者。佛之註云。佛者戾也。戾轉其首使左右。向不令當人也。闡佛先生得此大喜曰。夷教之背戾。佛固已自號矣。宜其滅棄倫常。毀壞形體。事事反常。不可施於中國也。竹懶曰。子之攻佛巧矣。然實妙得佛心。佛當拜子以謝。闡發之精且要也。何也。佛以人之念念耽着於有。有我。有人。有衆生。有壽者。有

三界有勝。有劣。有是。有非。有愛。有憎。有譽。有毀。有苦。有樂。有生。有死。有起。有滅。以至無不有。而身心爲有所縛。隨有所轉入輪迴中。不能脫離。故作戾轉之法。種種救之。如居東土而指西方。現有生而說無生。具耳目口鼻。而尋父母未生前面目。皆是戾轉之意。無非欲人掇轉念頭。別作區向。乃有出離分耳。是以佛雖十號圓成。而行於此方者。唯佛之一字。震天動地。萬口宣揚之。莫之有二也。自學佛之徒。失於料揀。以覺訓佛。而佛之真旨隱矣。凡以石攻玉者。益玉之潤。以刀刮金者。增金之光。以儒書字義闢佛者。彰佛之妙。此類是也。

張來儀。羽元。潯陽人。博學有高致。善畫。以摩詰爲宗。世不多見。周敏仲攜示一卷。雲林蕭疎。烟岫出沒。乃平遠之佳者。來儀詩澄淡婉逸。與徐幼文張伯雨並行。卷中有懷友詩二十三首。人占其一。然獨及倪山人瓊。而幼文輩不與。想此詩作於斬黃盜起後。各自避戎離散。因而興懷。故所舉不同耳。來儀書法纖婉有異趣。鬚髮謝莊月賦。亦墨寶中結璘火齊也。詩本集遙去。今錄於此。

懷友詩有序云。周道方殷。猶歌伐木。陶情無慕。尙賦停雲。况屬時艱。久乖朋好。欲擣契闊。實藉篇章。自牛文學而下。得廿三首。因懷成詠。不以爵壽爲

序。徐需續賦。用繼末篇。

牛文學諒。北人南住久。學苦不求知。多難居家少。無媒擇婦遲。名高登第後。俸歇喪親時。離合雖常有。今成異國悲。

馮明府允實。單騎之山縣。居家傍海居。政譖因久仕。祿薄似前除。井稅科名外。公田宿澆餘。亂離無處問。斜日下烟墟。

王主簿欽。官小常拘格。家貧未稱間。好吟攻近體。避謗喜清班。積雨平湖浪。斜陽遠郭山。傷心舊遊地。并在亂離間。

韓徵君相念。君多苦節亂。後竟悠悠古。巷青襟散空闌白髮愁。近書無片紙。舊業有扁舟。最憶相尋處。柴門獨樹秋。

華孝廉野。破宅臨湖住。閒身過鶴長。逢人矜俠氣。遇難恥儒裝。有婦頻修薬。無兒解捧觴。從來多遠志。今日在何鄉。

陳茂才恂。記誦通三傳。科名行輩期。蚤孤能育弟。自學豈勞師。問字尋村道。收書出郭遲。可憐逢亂日。名姓少人知。

陳進士堯咨。憶得前春裏。尋君晚野烟。短橋青舫外。疎柳白門前。詩禮由

先世科名及少年從來風骨瘦。亂裏定誰憐。

莫秀才世安。蚤歲無知己。儒宮作椽來。兼精唯律學。漸富是詩才。白日書中盡。青年鏡裏催。平時猶闕養。遭亂更堪哀。

方曹長彝。作吏風塵際。長懷隱遁情。偷閒頻謁告。厭俗擬歸耕。月幌留賓臥。花宮請客行。舊書空滿篋。欲讀怕沾纓。

牟記室魯。蜀人吳郡住。文采擅儒林。漫赴諸侯辟。時操本土音。空談通外學。薄祿愧初心。憶爾添惆悵。令人欲解簪。

葉校書廣居。載筆趨戎幕。風塵折壯懷。相如才本富。方朔語多諧。覆井安書櫛。開垣建藥齋。瘦妻并弱子。亂處可能偕。

唐助教肅。送別記初春。書來報哭親。干戈方滿目。衰墨未離身。文體高如命。官程拙似人。曾聞舊徒說。懷德易沾巾。

安文學處善。南中遊宦熟。異習漸能除。不學旁行字。曾偕上計書。婦賢貧有饑。官冷出無車。聞說華亭去。人傳尙恐虛。

朱記室武。昔年獨好遊。馬跡遍諸州。書記才堪取。將軍意未酬。停杯知曲

譜。卓筆擅詩籌。料得思親苦。逢人淚不收。

宇文從事材解綬。秋風裏。高堂掩纏帷。省曹驚報狀。門客製埋辭。吊服緘來日。生芻致奠時。何言從此別。消息兩難知。

董聘君在遠。道終難去歸。來理舊編文章。流輩許意氣。衆人憐一子。成童日。雙親追暮年。不知逃難日。漂泊向誰前。

倪山人瓊灑。掃空齋住渾忘應世情。身閒成道性。家散剩詩名。古器邀人玩。新圖據客呈。窮怡山水興。垂老失時平。

沙門懷渭會。住潛龍地。逢人話昔緣。行高生俗敬。法勝怪師傳。沙鳥聽朝梵。胡奴伴夜禪。未應愁未刦。塵想自成憐。

沈茂宰夢麟命。合閒中老誰。令有宦情政廉官長忌。賦拙吏人輕。故疾愁來發。新詩假裏成。何緣知在處。落日閉層城。

胡參政鉉聲譽遍。時流風沙慘。弊裘泛交通。俠士長揖說諸侯。夜雨菱湖館。秋風剝水舟。從來爲客憤。漂泊可無愁。

潘茂異牧後。生多好武子。獨好文章出贅因秦俗。行歌效楚狂。愁來悲世

短衆裏喜身長。料得寧親去。留家寄海鄉。

李逸人訥風骨。多儒相爲師。不歎貧。買書高着價。避酒屢辭巡。經學傳門弟。總衣葬里人。懷君桑梓舊。寧比異鄉親。

周先輩復辭鄉。懷薄祿。失意却空同。暮雨留琴別。秋風寄帛來。前程惟信命。後進獨憐才。憶爾何由見。荒城起暮埃。

至正丁未六月一日潯陽張羽。

元僧溫日觀隱南屏。兼通外學。爲人高潔自恣。以墨戲見意。不輕爲人作。余纔得其葡萄一紙。僅作尺許。一杪破葉瑣藤間。垂十五顆。若隨手灑落。略不經意者。真神品也。乃爲鄉人曾遇心傳省元所作者。本作二紙。以一託心傳。寄趙子昂於燕京。此遇自得而手裝者。并得子昂題語。而跋者聯翩。皆勝國高逸也。日觀草法。直追張府君芝旭。素非所屑意矣。

溫題句云。松江府是我鄉州。有媿平生欠一口。予去扁舟泊煙渚。相煩致意。舊沙漚。華亭友人歸故里。以詩爲餞。日觀奉送。仍有今日之乍相識。曾公省元云。旦晚有燕京之行矣。因書。

曾遇敍云。至元庚寅。以寫經之役。起驛入京。濱行之際。先一日至靈隱。別虎巖長老。出至廊廡。一老僧素昧平生。聞予華亭鄉音。近揖而笑。握手歸房。叱其使令於方丈。索酒菓款洽。執縑素者。填咽於其門。叱拒而不納。問之甫知其爲溫日觀也。以遇將有行役。引墨寫葡萄二紙。一寄于昂學士。一以見贈。且以榮名相期。此意垢甚。別後留燕書經訖事。將得官而轟薦福之雷。此卷偶留集賢翰林諸老處。多爲着語。大爲歸裝之光。今遂裒集成巨軸。南還未及數載。不獨溫師化去。卷中名勝。半歸鬼伯之阡。撫卷感嘆。系之以詩曰。我初不識溫玉山。偶然邂逅湖山間。戲寫葡萄贈行色。呼酒酌別期榮還。人言此僧性絕物。法書名畫求不得。一時青眼信有緣。鄉物鄉人嘗寶惜。淋漓醉墨蛟龍蟠。磊落圓珠星斗寒。疎略之中自精絕。工與造化爭毫端。殷勤攜上金臺去。袖惹天香雜烟霧。價輕不敢博涼州。但費玉堂評品句。萬里歸來家四壁。沙漚笑人空役役。惟餘翰墨爛生光。十年俛仰成陳迹。大德改元書於學古家塾。

趙魏公題云。日觀老師作墨葡萄。初若不經意。而枝葉肯綮。細玩之。纖悉

皆具。殆非學所能至。俗人懇懃求之。斬不與一筆。遇佳士。雖不求索。紙筆揮灑。無吝色。豈可謂道人胸中無涇渭耶。余與師僅一再面去。冬會君自吳來燕。辱以一紙見寄。相望數千里。不遐遺乃爾。展轉把玩。因想勝風。欲相從西湖山水間。而不可得。因會君出示此卷。敬書其後而歸之。辛卯歲二月二十日吳興趙孟頫。

老君山人董思學調齊天樂云。玉山曾醉涼州夢。圖芳夏無今古。露顆虬藤。風枝蠹葉。遺墨何人收取。當時贈與記。輕別西湖笑。離南浦。萬里奚囊。豈知隨處助吟苦。歸來情寄漫遠。舊尋猶在望。荒亭荒圃。紺薈攢冰蒼陰弄月。休說堆盤馬乳。雲梯尙阻袖一幅秋烟。掃空塵土。靜想山牕半垂寒架雨。齊人周密題云。百八牟尼顆。攜將萬里遊。歸來還自笑。句不博涼州。

陸君仁用溫師韻云。黃金臺北帝王州。我亦曾爲汗漫遊。不入鳳池鶼鷀序。依然天地一沙漚。

李龍眠山莊圖。余三十年前同戴穉賓見一卷於項玄海參知所。金碧細謹。規模李師訓。以無真款勝跋。絹素又零落不堪。余甚疑之。然有山莊圖往來

於懷久矣。今崇禎壬申夏暑中得一卷。云是臺本。親出龍眠之手。諦視之。果見筆法非凡手所能也。且流傳有據。爲一一錄之。有杜閒者。首着語云。

閒得此圖於雙溪一故家。感爲故紙。予見其筆墨縷細。遂取之。置於書篋。殆二十餘年。漫不省視。大德甲辰歲。雙巖鄭學士訪我靈源。見而異之曰。噫。此殆李龍眠山莊圖草也。亟爲整飭其背。紙褶縫處。原有朱書。次第遂爲成書。故表而識之。留爲他日好事者鑒賞。是年九月旣望日。雲屋。

予幼侍先君。及黃侍講。訪東陽志巖二兄弟於智者之草堂。嘗示清溪圖五軸。有蘇子瞻秦少遊及鄉先達諸名公題識。而此圖罕出者。豈不以彼勝此哉。李公熙寧中名進士。王安石深敬其人。仕三十年。未嘗一日忘山林。當時論者。謂其文章則追建安。書法則宗晉宋人物之畫。知効顧陸。創意如吳道玄。蕭散如王維。此圖正本。藏在宣和御府。可以對輞川圖者是也。遠師慎藏之。洪武丁卯正月望。牧羊山樵題。

往年備官京都。從吳興公入道山延閣書題裝潢畫卷。見王摩詰輞莊圖草。後又見圖本。鄉參知家有四川宣撫司都大茶馬司官印。位置纖悉具備。

公肯首玩賞。顧予言曰。蘭亭敍草爲古今法書所宗。正若此耳。此龍眠山莊圖草。全用其法。而行筆細潤。迺有超越之意。古人翻案法。正當於此求之。重紀至元之三年秋九月十又九日。柳貢訪百丈和上於靈源山中。因題。
董宗伯云。龍眠山莊圖。絹本者。予見其二。一爲沈玄初明府。一爲吳康虞太學所藏。皆非真本。蓋龍眠自運用澄心堂紙。惟臨本乃用絹。余家蓮社圖係的筆。又有盧鴻草堂圖。雖命之鴻實龍眠以意造也。及觀此卷。益信矣。龍眠又有定林蕭散圖。與此卷同一筆法。蒼古變幻的傳山水之神。覺趙吳興猶有取妍之態。小遜伯時也。又曰。馬和之學李龍眠。只此卷一轉筆作螞蝗勾。便有出藍之譽。然如糟已成酒。其味不及矣。竹懶曰。晉魏以前畫家。惟貴象形。用爲寫圖。以資考索。故無取烟雲變滅之妙。擅其技者。止於筆法見意。余嘗得見古明堂習禮圖。太常彝器圖。其筆皆有捩轉飄瞥之勢。蓋深忌狀物平扁之患。而特以筆端鼓舞耳。及荆關董巨一以林麓溪瀨遠近出沒生奇擅勝。於是水墨滃淡爲工。而筆法稍置不講矣。余又諦觀馬和之毛詩諸圖。皆本習禮古圖。其謂用伯時法。而轉爲螞蝗勾者。宗伯抑別有見乎。試一

參之。

元時陳維寅維允兄弟。蘇門高士。繪法宗唐宋。傳采着色。有李思訓李營丘之標致。倪雲林與往還極密。有短劄長詠與維寅者。備錄於是。

陳君維寅。天倪先生令子也。天倪爲高士。黃清權之甥。清介孤峭。深似其舅。讀書鼓琴。不慕榮進。淡泊無欲。以終其身。維寅能守其家法者也。世故艱蠻。安貧自樂。窮經學古。教授鄉里。色養得母之歡心。友愛盡弟妹之和樂。詩文綴緝。于以爲娛。余嘗愛其藻麗不羣。蕭然有出塵之想。聊擣數語。用嘆才華矣。暮春之辰。忽過江渚。復示新製。相與諷詠。因成長句。以嘆美焉。詩云。不見陳君。動隔年。暮春孤坐此江邊。政憂江闊多風雨。失喜君來共簡編。諷詠新詩。非漫爾。艱虞遠別。更淒然。看花相約重相遇。已放柳條維酒船。二月十日燈下。

八月五日。陳維寅秀才訪余南渚之上。相與陳情道舊。爲留終日。至暮葉舟絕湖而去。一望雲濤渺然。不能無惆悵於懷也。明日賦此。寄維寅維允賢昆季。陳家兄弟皆好修。訪我遠來南渚頭。原憲長貧甘所素。摩詰示疾。今其

瘳。白漚波上五湖棹。丹桂人間八月秋。政使清虛足玄賞。勿隨塵土逐悠悠。
戲爲七言長律。奉寄維寅徵君賢伯仲。聊以寫久間之懷耳。露下空階秋
氣清。一樽思爲故人傾。智囊自足包桓範。藝圃深期訪馬卿。城郭雲迷紫駟
迹。江湖雨冷白鷗盟。老兵得失初何損。司馬虛夷有違情人還希帶數字。以
慰老懷。

以上三劄聯綴裝一卷。前有竹枝數筆。亦妙。

五代王審琦。旣輔宋。封秦王。生九子。皆有位於朝。紹興中有襄愍公者。扈
駕渡江。死於難。賜葬義興。其後名允剛者。好古博雅。樂與名士大夫遊。出其先
世所傳交遊翰墨。併宋初賜券。歷歷可覩。其曾祖父覺軒先生。元初與趙松雪
交往有深契。允剛輯趙六帖。裝潢之與券詞並錄。載有倪雲林楊鐵崖二跋。

右趙榮祿與覺軒先生手簡六紙。有以見交誼之深。家世之舊也。先生學
行純正。爲瑯琊王字仲寶之後。仕至蘭溪州判官。今得觀於其孫光大之彝
齋。老成典刑。不可復見矣。尙賴翰墨文章。有以見其風流哉。至正廿年歲在
庚子二月望日。倪瓊謹識。

余聞荆溪有覺軒先生。懿文學起家。至蘭溪州判官。生晚不及識。懷之四十年。見其孫光大出松雪公所書先生墓文。始知風流談詠。蓋神仙中人也。及出松雪與先生手簡。凡六紙。內謂棲居仙人。眺入極而自得者。真可念也。光大乞書楮尾。於是乎書。至正乙巳冬十月廿有四日。會稽抱遺叟楊楨在卷索齋試沈生樂墨。

義興舊閥之家。得交松雪翁者。元初唯王氏岳氏兩家而已。治生唐門幼學時。尙多見之。到今十年來。訖無片紙存者。而岳氏之後。蓋亦寂寥無聞焉。今觀彝齋所藏六帖。皆翁與其先大父往還書紙墨。尙新。則知王氏子孫之賢。視他族所守。厥有間矣。因感而識之。壬戌歲九月廿又二日。爲冬至日馬治。

券詞曰。運負鼎之雄材。統經邦之大略。一言興天地之機。萬世建盤石之固。黃河有如帶之流。泰山有如拳之石。故使我念卿。使卿常襲寵榮。克保富貴。恕卿九死。子孫恕五死。雲孫恕三死。如犯常刑。有司特各赦除。如違此誓。天不蓋。地不載。國祚傾危。建隆三年月日。賜秦王券誓。

歎友程松蘿攜示耕織圖。就題其後。此宋人作耕織圖粉本也。自問卜播種。以至刈穫。鶡簸。自育蠶條桑。以至絡緯紝織。而終之以酬願。僥佛賽神。釀飲樹石分疏。屋舍屈折。與人物意態。種種俱絕。蓋大入意匠經營者。或云出馬和之手。驗其紙緊薄無簾紋。信宋物也。且所作樹枝。有旣作而以粉涅之者。刪改之意也。繪家用粉掩跡。猶寫書者以雌黃滅誤耳。昔關仁熟得王摩詰粉本一卷。畫遂超勝。文徵仲太史嘗著論。極言粉本之足貴。以其筆墨意路。皆可推尋。而初機信手揮抹。盡出天趣。篤意此道者。自當由此而進。以覓古人妙處。此宋元君畫史盤礴時所留也。古人不欲以未成鑄示人。寶祕之念一也。今繪事自元習取韻之風流行。而晉宋唐隋之法。與天地蟲魚人物口鼻手足路逕輪輿。自然之數。悉推而納之。蓬渤溟涬之中。不可復問矣。余嘗嘆性命玄虛之談勝。而禮樂名物聖人經世之具。悉成鉅置。禪宗棒喝之教行。而六度萬行三乘薰煉之學。皆委虛文。元人氣韻蕭疎之品貴。而屏幛卷軸寫山貌水。與各狀一物真工實能之蹟。盡充下駟。此亦千古不平之案。具大眼孔。大胸腑。寶容古今。出沒者。遇此等物。乃糞掃堆中偶獲先世所遺一顆寶珠也。安暇就浮估時販商。

米肉價於蚤晚間耶。崇禎庚午冬仲與松蘿程山人地爐煨芋。毅然題此。

右軍書法千古宗匠。然其在當時猶或受人排抑。如庾翼有家鷄野鷺之喻。陶貞白評其蹟。謂樂毅論極勁險。然不甚用意。太師箴大雅吟甚用意。乃成拘束。唯鍾太常正書下筆有十二種意外巧妙。世所傳黃素庭經實上清真人楊羲之蹟。非凡手腕所成也。歷觀唐宋名公顏楷蘇米。俱以行草擅場。昭代精細楷者。宋景濂一人而已。希哲之圓媚。徵仲之峻峭。俱非當行也。余於書學本無功。若小楷又所畏者。蓋經歲不會作一兩段也。今霜降後。天氣驟凜。晴牕映几。筆研無塵。頗思娛弄柔翰。追古人行狎縱恣之趣。以自快。而孟鳴峓必欲楷書此箋。重違其意。勉強試爲之。不覺醜怪百出矣。唯以古人所難。聊徵引以爲自寬地耳。擲筭一笑。

癸酉秋日項維伯寄示余弱冠時所作六君詠。蓋其尊人于王公所藏也。覽之亦見余輩一時風尚交誼。不甘淪於流俗。然歲月徂謝。六君相繼凋逝。惟馮涪州望入之年。松堅鶴健。爲靈光之留。余得時一奉杖屨而已。可嘆也。爲錄於此。而疏其出處。以志感焉。馮鑑之諱玄鑑。授蜀涪州守。不就。隱雙溪里。戴升

之諱灝。孝廉不及授官而卒。許伯厚諱應培。文學厲品矯然爲士人師表。卒。陸三孺諱鳴和。文學恬修邃養。隱竹橋里。卒。項子王諱利賓。孝廉授宜春令。有惠績。卒於官樂之律。卽岳石梁與余同鄉會榜。歷官至中丞巡撫延綏。請告歸里。不三月卒。

六君詠有敍。

古人有云。生才實難。吾郡嚴朱著西京。時與文園令並侍金馬。文采妙麗。吳蜀相映。敬輿風議。斬斬無意振藻。而忠惻之語。駢珠生輝。明興惟姚御史。屠宮。諭范明府。小露鋒穎。而典型一墜。遂爲希踪。使鴛湖瓶麓。徒以繭絲魚稻。稱饒漸中。吾黨之恥也。余與此六君者游。實有佳韻。而篤古不勸。後來之秀。不替可知。夫風雅雖淪。切磋易究。爲各著短述。每煙林月塢。流想忽及。或一室塊居。坐馳縵歷。用以娛懷。兼爲神晤。非相矜詡。遞樹標旌。意亦調宮扣商。斯道之鼓吹歟。

馮鑑之。五郎出馮氏。漢代祖野王。世裔承遠脈。文譽來新光。弱歲擅奇穎。著述窺周商。多能逮墨妙。頡頏鍾與王。鬱然巖柏姿。高蹇欺胡霜。胸中富丘

激雲霧飛縹緲。淡志棄羣俗。翩如鸞鶴翔。齊名愧馮李。閭里聊徜徉。

戴升之。昔余淹白苧。牢落菰蒲津。草門立鷗鷺。曲几橫書琴。卓哉戴季子。
夙好如堅金。奇雲肆流玩。紫蕙披香馨。至味淡而古。要在咀道精。癯形儕木石。逸想耽魚禽。鴻裁入今製。琅琅開幽襟。瑩然白玉操。富貴浮雲輕。
許伯厚。伯厚慕奇操。挺挺敦儒宗。澄心映明水。勁氣凌霜松。辭高嚇鬼膽。
匠妙侔神功。款延盡英譽。曠坤祛卑庸。矜骸束禮會。粹理涵虛衷。賓堂肅相對。
立鶴翹迴風。天衢假之便。縹緲烟霞中。

陸三孺。昔代擅風藻。夙聞機與雲。近於襟帶間。得接平原君。七歲誦騷賦。
十年摹右軍。藝翰兩奇絕。卓哉超輩羣。嗟余頗同調。德義相漸薰。驚塵落談麈。
遐涉輕朝菌。冰絃夜淒切。爐靄春氤氳。莊生與屈子。妙義時摭據。所操貴自適。窮達隨鴻鈞。

項于王。項生冰玉顏。蕭然出塵俗。逸氣含明霞。壯志凌翔鵠。周游羲與皇。
古道盈心目。琪樹羅堂前。瑤枝照華屋。主人掞新藻。牽條鬪春綠。竇璐明月冠。
當膺蠶珠服。道貴知我希。嫣然媚幽獨。時與東郭生。盟心在松竹。

樂之律。樂君有遐韻。吐氣如秋蘭。明眸貯雙碧。秀色飛層巒。出語妙宛轉。
的歷珠傾盤。篇章富霞錦。揮灑纏蚪蠻。二儀賦清淑。之子葆其完。相逢映瑤
嶽。相別沂廻澗。汪汪千頃間。鄙吝消何難。
經生作古語。本流俗所呵。况此乃矜賞同調。尤忌謗之招。因于王索急故
出之。于王其深緘密鑰。勿輕視人也。

上六硯齋二二筆 卷二

石券天啓乙丑。余與許同生先生同宦京師。先生孤介高朗。廷評俸薄。破扇羸馬。踉蹌長安中。有時微服步行。與故人相遇。一日於馬上見余。問旁人曰。此何人。曰李君實靈丞先生。曰我固聞之。抑何風神灑落若是。乃挾一鵝酒過余。出心指示。自憾遇晚也。丙寅。余旣歸里。先生出爲淮陽守。處脂不潤。益簡傲。自得中涓至。欲屈之庭。僅五月拂衣去。橐裝如水。以一石見餉。蓋靈壁之嘉者。曰泗淮。唯此物堪與相對。近且辭家入華陽。尋先長史故居。以老無容復着是長物。謹以奉若。余置松下。每勻酒酣酌。如對先生。今崇禎壬申。先生蛻去已二年。而余受上清養氣訣。不敢過飲。蕉葉灑漸。不足以沃先生之石。門人石夢飛。馴謹好修。而酒腸獨寬。又素慕先生高尚。以不及盤桓爲憾。余因撤此石。復遣一松作媵。以付石郎。永司典守。庶千載之下。亦不沒我兩人氣誼。吾子孫不得援乎。泉例有言也。古人券馬。余券石。遂作石券。

懷素魚肉帖草率數行。不甚奇詭。而古淡有味。可與律公諸帖並行。其詞

云。老僧在長沙食魚。及來長安城中。多食肉。又爲常流所笑。深爲不便。故久病不能多書。異聞以報諸君。欲興善會。當得扶羸也。晦日懷素藏真白。

藏真書多見四十五幅。亦皆唐僧所臨。罕有真蹟。一二知書者。謂此幅最爛熳。因錦囊祕藏之。延祐元年十二月。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張晏珍玩。

懷素書所以妙者。雖率意顛逸。千變萬化。終不離晉魏法度故也。後作草。皆隨俗纏繞。不合古法。不識者。以爲奇。不滿識者。一笑。此卷是素師腑中流出。尋常所見。皆不能及之也。延祐五年十月廿三日。爲彥清書。吳郡沈右。

金王庭筠。號黃華老人。善寫梅書法。沉頓雄快。與南宋諸老各行。南北。元初。夔子山諸人不及也。余見其行草一卷。大如當三錢。書杜子五言律四首。乃宛馬蟋蟀螢火林猿。詩旣雄奧。筆亦奇縱。老目眵昏。爲之開滌。

趙松雪墨羊二。一作勻描形段。白質赭文。一作批毳滿體。如亂麻。宛頸俯嗅地。極有生韻。公行書自題云。余嘗畫馬。未嘗畫羊。因仲信求畫。余故戲爲寫生。雖不能逼近古人。頗於氣韻有得。

余嘗讀杜工部畫馬讚云。良工惆悵。落筆雄才。未嘗不難。世之畫者。鮮其

人也。晉唐而下。姑未暇論。至如近代趙文敏公。書畫俱造神妙。今觀此圖。後復題曰。雖未能逼近古人。氣韻有得。非公誇言。真妙品也。好事者其慎保諸。吳龍門山樵良琦寓玉峰遠綠軒。題時爲洪武十有七年秋七月十九日也。趙文敏公爲仲信寫二羊。展卷間如行河湟道中。與旃裘索帶之牧羝奴。逐水草而棲止。昔稱廊廟材器。稽古入妙者信矣。汝陽袁華書于鼈峰寓舍。昔李伯時好畫馬。遇大比丘戒墮馬胎。乃畫一切佛得三昧。松雪翁亦善畫馬。今披此圖。又善畫羊。觀龍門所題。想亦含此意。又惜其丹青之筆。不寫蘇武執節之容。青海牧羝之景也。爲之三嘆。東郭牧者張大本。寓崑山客館。與琦龍門同觀書此。

王孫長憶使烏桓。因念蘇卿牧雪寒。落盡節旄無復見。寫生傳得兩羝看。
義陽偶武孟。

水晶宮中松雪翁。玉堂歸來金蓋峰。樓船如屋載珍繪。四壁展玩青芙蓉。江都之馬勝王蝶。彩筆臨摹最親切。如何此紙意更新。不寫驛驔寫羝渴。昔余遊宦灤河東。大羣濺濺晴沙中。長鬢巨尾悅人意。幾回立馬當春風。只

今撫卷頭如雪。復爲王孫畫愁絕。也知臨筆感先朝。不寫中郎持漢節。戒得人。

吳興毫素妙如神。暫寫柔毛便逼真。沙漠已空人去遠。春風塞草幾回新。

東竺山人至畊。

居延歲晚朔風寒。荒草茫茫木葉乾。山翁自肥羝自老。也知曾屈子卿看。

昆丘遺老。

松雪翁胸中妙奪造化。故戲筆寫羊。卽得其真。宛如勃勃川上。風吹草低而見之也。石城居士爲友橘金先生題。

蜃市氣所結成。不獨海中有之。山東東阿縣東南有桃城舖。舖旁一丘。高可數仞。每陰雨後。烟霧中隱隱有市井車馬之形。土人以爲蜃市。膠州翟中丞嘗謂余曰。吾鄉雨後諸山麓堆阜間。往往有之。不獨一處也。

文與可以集賢校理。出守吳興。至宛丘驛。忽留不行。沐浴衣冠。端坐而逝。是與可未嘗至湖州也。向令一至。則墨竹縱橫。必滿茗鬱間矣。豈俟坡翁息齋擅此技耶。

檀敦禮好事。每以精器古物茶茗香酒貽涪翁。博其法書。又時以所收蘇米手蹟。李伯時畫求鑒定。着語涪翁剖駁真贗。不遺餘力。曰龍眠畫如吳生。以其有筆。此無筆。是以知其僞。又曰東坡畫竹成棘。是其所短。無一點俗氣。是其所長。山谷不善畫。而持論屹屹如此。所以能主張此道。

宋馬遠畫水十二幅。宋楊妹子題字。賜大兩府各幅同。

雲生滄海

層波疊浪

湖光微灔

長江萬頃

寒塘清淺

晚日烘山

雲舒浪卷

波蹙金風

洞庭風細

秋水迴波

細浪漂漂

黃河逆流

右馬遠畫十二幅。狀態各不同。而江水尤奇絕。出筆墨蹊逕之外。真活水也。予不識畫格。直以書法斷之。長沙李東陽。

馬遠不以畫水名。觀此十二幅。曲盡水態。可謂多能者矣。全卿家江湖間。蓋真知水者。宜其有取於此。戊申十月晦日。吳寬在海月庵題。

山林樓觀。人物花木。鳥獸蟲魚。皆有定形。獨水之變不一。畫者每難之。故東坡以爲盡水之變。蜀兩孫。兩孫死。其法中絕。今觀遠所畫水。紓餘平遠盤

迴澄深湧湧激撞。輪瀉跳躍。風之漣漪。月之瀲灩。日之瀕洞。皆超然有咫尺千里之勢。所謂盡水之變。豈獨兩孫哉。戊申歲長至後十日王鑒題。

又有陳玉東沂題語。羅浮山人梁敬借觀。俞允文畫水記一篇。馬遠水十二幅。楊妹子所題。往時陳道復嘗誇予謂是世間奇物。今四十餘年矣。始得一見。豈勝快哉。

馬畫盡水之變。俞記窮水之態。元美世居海上。其於水之變態。當自得之。予近寄寓包山。風帆往來。亦嘗領略。今觀此卷。頗會於中。元美方出爲世用。既有得於水之變態。尤宜觀水之體。以自致。瞽言狂妄。不知以爲然否。同在坐者錢叔寶穀顧季狂聖之尤。予求求。隆慶戊辰六月十八日五峰山人文伯仁。

上帝兩帶垂。長江黃河流。崑崙觸天漏。下貯海一杯。震澤與洞庭。匯作東南漚。風雲出千變。日月浴雙輶。泓渟寫秋星。蕭瑟競素歛。木落清淺出。石壓琮琤抽。其細抹貢珠。巨者膏九洲。誰能傳此神。毋乃宋馬侯。解衣盤礴初已動。馮夷愁。天一膾間吐。派九筆底收。生繪十二幅。幅幅窮雕鏤。憶昔進御時。

陡豁神龍眸。遂令大同殿。濤聲撼牀頭。六宮攝其魄。所以不敢留。楊妹卽大家女史司校讎。朱填六玉筋。墨宛四銀鈞。錦縹賜兩府。青箱潤千秋。晴牕下開閱。如練沾衣襟。恍作銀漢翻。浸我白玉樓。當其鬱怒筆。楣表騰蛟虯。及乎汨舒徐。遙頸延鷺鷗。動則開智樂。淵然與心謀。老思鑑湖曲。興盡剡溪舟。左壁桑氏經。右圖供臥遊。那能學神禹。胼胝終荒丘。隆慶庚午春日。吳郡王世貞詠此圖。得二十五韻。二百五十字。

右馬河中遠畫水馬。不以水名。而所畫曲盡其情狀。吾不知於吳道子。李思訓。孫知微。若何。能自崑崙西來。至弱水之沼。中間變態非一。無復遺致矣。畫凡十二幅。幅幅各有題字。如雲生蒼海。層波疊浪之類。雖極柔媚而有韻。下書賜兩府三字。其印章有楊娃語。長輩云。楊娃者。皇后妹也。以藝文供奉內庭。凡遠畫進御。及領賜貴戚。皆命娃題署云。然不能舉其代。及徧考畫記。碑文俱無之。獨往往於他蹟見楊迹如一。按遠在光寧朝。後先待詔藝院。最後寧宗后楊氏。承恩執內政。所謂楊娃者。豈卽其妹耶。又兄石谷。俱以節鉞領宮觀位。至太師。時稱大兩府二兩府。則所謂賜大兩府者。疑卽石也。此卷

初藏陸太宰全卿家。李文正吳文定王文恪諸公俱有跋而不能詳其事。聊記以俟再考。世貞又識。

竹懶曰。凡狀物者得其形。不若得其勢。得其勢。不若得其韻。得其韻。不若得其性。形者方圓平匾之類。可以筆取者也。勢者轉折趨向之態。可以筆取。不可以筆盡取。參以意象必有筆所不到者焉。韻者生動之趣。可以神游意會。陡然得之。不可以駐思而得也。性者物自然之天。技藝之熟照極而自呈。不容措意者也。馬公十二水惟得其性。故瓢分蠡勺一掬而湖海溪沼之天具在。不徒如孫知微崩灘碎石鼓怒炫奇以取勢而已。此可與靜者細觀之。壬申八九月學使者駐我郡最久。試阮前擺攤鋪茅集。見有珠螺一條。生蚌壳上。長僅寸餘。首尾鬚足纖悉皆具。又石片如玉者一方。高二寸。闊一寸五分。厚四分。白質黑綠雜色文。一面峰巒起伏數層。一面煙霧滄溟中。下露坡腳。坡縫水紋瀉下。湍急紆迴。有跳珠濺沫之勢。一髹匣題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亦奇品也。

李後主於黃羅扇上書一詩。賜宮人慶奴云。風情漸老見春羞。到處銷魂。

感舊游。多謝長條似相識。強隨煙態拂人頭。扇宋時猶傳玩貴人家。今亡矣。

陳後主沈后供智者大師物有赤松潤米五石黃屑二斗黃屑不知何物十道志以爲沉香末亦未確隋煬帝爲晉王時供智者物有貓牛酥三瓶又不知貓牛是何等牛。

鍾隱天台人少清悟不嬰俗事卜居閒曠結茅屋以養恬和之氣好畫花竹禽鳥以自娛凡舉筆寫象必致精絕尤喜畫鷄子白頭翁鷗鳥班鳩皆有生態又長於草棘樹木其畫在江南者悉爲李煜所有親筆題署及以僞璽印之米元章海岳畫史乃云鍾峰白蓮居士又稱鍾隱居又稱鍾峰隱者皆李重光自號何其不之考也。

杜雲林綰石譜有品石建康府有石三塊頗雄偉有巖洞險怪色稍蒼翠遍產竹木茂鬱可觀石罅中有六朝唐宋諸公刻字謂之品石

吳孫皓天紀中建康有鬼目菜生黃狗家又有賈菜生吳平家按圖以爲瑞封狗侍芝郎平爲平慮郎皆銀印青綬

無字碑除泰山外尙有其二一爲始興文獻公謝安墓碑以公勳德之盛

不敢輕爲敍述。一爲秦會之墓碑。其家樹石徵文。而士大夫鄙憾之。不肯著筆。

始安王賜沈約袞答一枚。重十二觔。八兩。約有謝啓。

山谷清醇酒頌云。清如秋江寒月。風吹波靜而無雲。醇如春江永日。落花遊絲之困人。借之以涪翁清閒鑑。此杯面涼。本之以李叟孝友。成此甕頭春。

品物類聚記云。吳興禾炊之甑。香白馬豆食之齒。醉號國夫人。廚吏鄧連以此米擣爲透花糍。以豆洗皮作靈砂臙。以供翠鴛堂。

晉書王羲之制。秃千兔之翰。聚無一毫之筩。窮萬穀之皮。斂無半之分骨。蓋言俗書之綿鈍也。

葛無奇家姬李因者。妙於寫生。無奇以牡丹折枝。貽余余酬一絕云。珠箔銀鈎獨坐春。拋將繡譜領花神。脂輕粉薄重重暈。恰似崔徽自寫真。

神仙傳漢武帝上嵩山。見仙人長二丈。耳出額下垂肩。帝禮而問之。仙人曰。吾九疑人也。聞中岳有石上菖蒲一寸九節。食之可以長生。故來采之。忽然不見。帝顧侍臣曰。彼非欲服食者。必中岳之神以喻朕耳。時從官多服。然莫能持久。有王興者。城陽凡民也。服之不息。遂得長生。太白詩。神仙多古貌。雙耳下。

垂肩嵩岳。逢漢武云是九疑仙。我來采菖蒲。服食可延年。言終忽不見。滅影入雲煙。喻帝竟莫悟。終歸茂陵田。余自弱冠讀書。養蒲一叢。以清目。經今幾四年。歲月滋長。竟成七叢。凡三開花。雖未得服餌而灸。其清寒森穆之氣。良亦不少。余別號九疑山人。雖出無心。顧典故班班。若爲余設也。因暇筆之。

嘉禾八景圖。

勝景者。獨瀟湘八景。得其名。廣其傳。唯洞庭秋月。瀟湘夜雨。餘六景皆出於瀟湘之接境。信乎其真爲八景者矣。嘉禾吾鄉也。豈獨無可攬可采之景。與閑閱圖經。得勝景八。亦足以梯瀟湘之趣。筆而成之圖。拾俚語。倚錢唐。瀋闔仙酒。泉子曲子寓題云。至正四年歲甲申冬十一月陽生日。書於橡林舊隱。梅花道人鎮頓首。

空翠風煙。在縣西二十七里。橘李亭後。三過堂之北。空翠亭四圍竹可十餘畝。本覺僧刹也。萬壽山前屹立一亭。名橘李堂。陰數畝竹涓涓。空翠鎮風烟。騷人隱士留題詠。紅塵不到蒼苔逕。予瞻三過。見文師壁上有題詩。

空翠亭

三過堂

本覺禪寺

橘李亭

萬壽山

龍潭暮雲。在縣西通越門外三里。三塔寺前。龍王祠下。水急而深。過旱則祈於此。時有風濤可畏。

三塔龍潭。古龍祠下。千年跡幾番殘毀。喜猶存靜勝。獨歸僧陰森一逕松杉夜。樓閣層層耀金碧。祈豐禱旱最通靈。祠下暮雲生。

白龍潭 三塔灣 龍王祠 景德禪寺

鴛湖春曉。在縣西南三里。真如寺北。城南澄海門外。

湖合鴛鴦。一道長虹橫跨水。涵波塔影見中流。終日射漁舟。彩雲依傍真如墓。長水塔前有奇樹。雪峰古甃冷於秋。策杖幾經遊。

長水法師塔前有仁杏葉上生果實。

真如塔 長水法師塔 彩雲墓 雪峰井 五龍廟 鴛湖 雙湖橋

鴛湖 金明寺

春波烟雨。在嘉禾東春波門外。舊日高氏圃中烟雨樓。

一掌春波。臺巒嵯峨。帆闊如市。昔年烟雨最高樓。幾度暮雲收。三賢古跡通岐路。寧堵玲瓏插濠罟。荷花裊裊間菰蒲。依約小西湖。

三賢者。陸宣公、陳賢良、朱買臣。

濠罟 三賢堂 放生橋 桦檼祠 馬場湖 鹽倉 焰雨樓 陸贊
祠 宣公橋 秦駐山 乍浦

月波秋霽。在縣西城堞上。下嵌金魚池。昔李氏廢圃也。

粉蝶危樓。欄下波光搖月色。金魚池畔草蒙茸。荒圃瞰樓東。亭亭遙峙梁
朝檜。屈曲槎牙接蒼翠。獨憐天際欠青山。却喜水迴環。

月波樓 金魚池 水西寺 爽溪 祥符寺 仁壽寺 天福寺 梁
朝檜 樺嚴塔院 九品觀

三閭奔湍。在嘉禾北望吳門外。端平橋之北杉青閭。

三閭奔湍一塘遠接吳淞水。兩行垂柳綠如雲。今古送行人。買臣妻恥醮
藏羞。墓秋茂郵亭遞書處。路逢樵子莫呼名。驚起墓中靈。

華光樓 端平橋 施侯祠 上閭 杉青閭 下閭 秋茂鋪 吳江
塔 震澤 洞庭山

胥山松濤。在縣東南十八里德化鄉。山約百畝餘。荷鏂翁墓其下。子胥古

跡也。

百畝胥峰道是子胥磨劍處。嶙峋白石幾番重。時有兔狐蹤。山前萬箇長身樹下有高人琴劍墓。週迴蒼蔚四時青。終日戰濤聲。

石田 子胥試劍石 荷鍾亭 胥山 存吾堂 白石祠 石龜 聽雪亭

武水幽瀾在縣東三十六里武水北。景德教寺西廊幽瀾井泉品第七也。

一磬幽瀾景德廊西苔蘚合茶經第七品其泉清冽有靈源亭間梁棟書題滿翠竹蕭森映池館門前一水接華亭魏武兩其名。

武水 幽瀾泉 景德教寺 吉祥大聖寺 魏塘 雲間九峰

幽瀾泉乃嘉禾八景之一而亭將摧在山師欲改作而力不暇給惟展圖者思有以助之亦清事也梅華道人鎮勸緣。

竹懶曰仲圭此製全學范寬長江萬里圖以點簇作小樹借樹作圍遶其間斷續遠近層數稠密一以樹爲眉目而城堞樓臺特標識之所以生發秀

潤。真有百里見纖毫之意。古今作圖法也。然寫近景。如輞川草堂。獨樂園等圖。則又須作樹石真態。不同此法矣。

華以愚號東湖叟。爲華景彰寫臥雲圖。祖法巨然。而奄有勝國雲西幼文之趣。蓋一能手也。而遺蹟不多見。其自題句云。白鸞不掃翠蘿深。靜宿簷端伴獨吟。寂寂枕書聊適興。英英出岫信無心。長年自悅便清夢。萬里遙瞻識舊林。只恐內江歸覲後。也從龍去作甘霖。

景彰元之遺老。隱梁溪。其子約。洪武中任成都主簿。故叟及之。

王亨題云。巖阿有一士。考槃達蠶氛。衡門鎮常局。門外多白雲。頽然臥其間。夢遊湘江濱。寒生絳繡綸。影落羲皇墳。無風自卷舒。帶雨常氤氳。收之歸肺腑。吐出石色文。慙心同盟久。一笑忘憂勤。醉呼扶搖子。稽首雲中君。

朱昇題云。高人愛向山中住。野服悠然忘俗慮。門連翠巒成比隣。席對長松作賓主。石梁苔合少行踪。落花滿地局幽戶。萬竿脩竹森如束。一道流泉漱寒玉。白雲來往本無心。却就君家簷下宿。君家有軒堪偃仰。夜深雲臥衣裳冷。滿牕雲影夢初迴。政值山頭明月上。樞前雲山中月。與君高興皆清絕。

從今只合在山中。一室閒眠自怡悅。

吳彝題云。幽人高臥白雲窩。聞說分明似華它。嵐氣濕衣山住近。苔痕上
櫺雨來多。身疑太華峰頭宿。神向南柯郡裏過。况復傅岩人望久。爲霖未卜
意如何。

竹懶曰。元之入主腥我宇宙。士大夫高朗者。咸不樂仕。以耕漁自業。以圖
詠自娛。蕭然遁世而無悶。如景彰東湖叟其人者。在在而是。迨我聖祖崛興
時。極意搜訪巖穴。思得才俊。與之共理。而諸君猶復躊躇而未肯遽出。故吳
詩以從龍爲霖。隱然爲景彰勸駕。此亦可想見一時俊乂鼓躍思奮之意。有
關運數。不若今日弄筆諸子。爲自適之具已也。錢達篆臥雲二字。亦雅奧不
凡。

漢時入珍。猩唇豹胎之外。有酥酪蟬者。注云。以羊脂爲之。乃今之抱螺酥
也。其形與螺初不肖。而酷似蟬腹。乃知名物之妙。今不逮古多矣。

山谷與王直方東云。予瞻明日必來。當設硯席於清涼處。多堆佳紙俟之。
張武筆其所喜也。想見古流相聚。全以翰墨爲戲。具切磋鼓舞。安得不日造勝。

地。今日酒肉徵逐。不唯聲氣寂寥。卽求一善縛筆如武者。亦不可得矣。每一揮運。輒爲三嘆。

歎友王子玉攜溫日觀葡萄一卷來看。較余前所收無異。而老溫草書。更淋漓神旺。諸跋詞翰亦勝錄之。

舉世只知嗟逝水。何人微解悟空花。此大唐貢休禪師佳句。皇宋溫日觀爲書之。爲後人策勵之端。仍爲寫龍鬚于後。癸巳年三月卅日。扁舟至天佛院。晴牕晚興。有兄副寺寶之。

後又書云。紙長宜書好詩。爲後之名勝笑攬詩云。明月清風宗炳社。夕陽秋色庾公樓。修心未到無心地。萬種千般逐水流。

濃淡叡叡半幅披。却疑月架影參差。憑君問取乘槎使。還似宛西舊折枝。
蜀益川張夢應敬題。至元壬辰。維夏書于雲間寓舍。

會稽王斗祥敬觀于武川吳氏明遠樓。

吳綃蜀繭。筆底墨雲飛一片。點點秋腴。收得驪龍領下珠。興來一掃。暗處有時捏似寶。霧葉烟條。幾陣西風吹不凋。減字木蘭花。山陰會賓孫奉題。

昔年添竹延秋蔓。露葉離披馬乳寒。今日天涯忽開卷。還如月架夜涼看。
一片秋雲江上影。老禪收拾入葡萄。小牕剩着詩爲伴。不博涼州意自高。
鄧陽仲輿葉衡題。

就借日觀韻奉題。老僧妙墨遍中州。好事攜將萬里遊。要識色空同不朽。
龍鬚馬乳等浮漚。上饒程鳳飛。

墨浪黏天潑潑枝纍纍數顆綴雲衣。南風吹到燕山外。帶得幽蘿巢底歸。
敬題日觀手卷後。明瑞頓首。

溫日觀華亭人。寓西湖瑪瑙寺。寫葡萄如破袈裟。松雪翁極重之。書法楊
凝式。晚年專修淨土。道行高卓。不獨書畫勝也。崇禎壬申五月。眉公陳繼儒
題于佘山頑仙廬。同觀者王景暉。

大德四年七月廿八日。子昂畫人馬圖。

曲江洗刷墨身雲。雄姿逸態何超羣。眼中但覺肉勝骨。幹也合讓曹將軍。
嗟哉今人畫唐馬。藝精亦出曹韓下。玉堂學士重名譽。一紙千金不當價。山
牕擁雪觀畫圖。據鞍便欲擒於堦。天廢真龍有時有。杜老歌行絕代無。

松雪趙承旨用生紙畫人馬圖。居然生動之態。使龍眠無恙。當與並驅也。
因賦一詩。時泰定二年七月廿二日。書于維揚寓室。海粟。
平生我亦有馬癖。曾向畫圖求象龍。曹韓已化伯時遠。昂翁筆底寫追風。
郭畀題。

趙文敏公人馬圖。徐遜敏甫觀于毗陵寓舍之靜學齋。

松下清齋折露葵。古今以爲妙句。然以松下一字。悞認綠葵爲露葵。綠葵
卽今之蒲扇芥也。亦非松下所有。顏氏家訓曰。昔有蔡郎。其父名純。因呼尊
爲露葵。有士人聘齊。主客郎李恕問曰。江南有露葵否。士人曰。露葵是尊水
鄉所有。今所食者乃綠葵耳。然則關中人素以綠葵爲露葵。摩詰愛其名。以
八詠謂長齋松下之人。折露葵而食之耳。非謂松下有葵。而掩露以折之也。
贊寧採箭法曰。避露日出後。就土取之。投密竹器中。勿見風。風觸則本堅。
浸水則肉硬。脫壳煮則失味。生着刃則失柔。采而停久。非鮮也。盛而苦風。非
藏也。脫壳非治也。淨之入水非洗也。蒸煮不久。非熟也。知此可與語食箭矣。
余記十年前。在武林山中寓旬月。時積雪甚盛。與數衲子地爐圍坐。老僧雲

山就圃拔菜十餘本。選根肥甲茂者。乾手淨之。不入水。又手斷之。不齒刀。勑童行潔釜注水。燁薪沸之。躬自投菜。略入鹽醯。作羹進客。美不可言。雲山曰。凡物皆有至味。烹點擇治。非其器。水火節候違其宜。則至味失。而所啖者渣滓耳。又手自操杓。橫菜一莖。釜中挹水碗餘。曰如此恰好。若減此。必不能爛菜。若加此。又爲水奪味。沸止少停。卽起方美。沸不及則生。而帶苦。過沸則成糜。不可食。余曰。妙哉。子之以菜說法。大都世出世間。何事不如此。審察精諦。方得天真受用也。與贊寧采筍同一關捩子。可錄出。作伊蒲典刑。

倪雲林水竹居圖卷。兩樹夾坡。有平屋二間。上方低鑾。餘俱細竹碎石筆極蕭散。後有俞焯作記。以贈仲和處士者。倪題句云。吳下人多水竹居。俞公染翰笑談餘。記文固已瀾翻甚。嘯詠應當雨霽初。篇什謾勞陳組繡。園池無復有禽魚。只今瀟灑南湖上。種玉疏疏孰侮予。

又題云。仲和兄。吳城宅中有水竹居。聞甚清邃。兵後以其地處軍伍。因遷居松陵南湖之上。亦種竹疏疏。婆娑其間。比之城中尤清曠也。俞君作記。瀾翻浩汗。雖白首暮年。猶不除少年舉子習氣耳。題燕適之所。曰水竹居。吳人

多用之。類皆鑿池種竹。以誇深靜也。余至吳中士人家。每見如此。故篇中悉及之。至正廿二年歲壬寅九月廿六日倪瓈。

後又題云。俞焯作記。發揮水竹之義。引洪範五行。與易乾兌。又陰用楞嚴金火曜光。生水之說。故迂翁又評之曰。此一篇金水講義。雖不脫科舉習套。亦自老成。

竹懶曰。雲林子孱然山澤癯耳。其畫端着語。取辦倉猝。備一時疎逸之興耳。乃其評量人所作。居然作登壇語。無所遜避。乃知勝國之季。士流所尚。不獨多聞。又崇直諒可貴也。

桑寄生與蠶沙入酒極佳。原酒之始。實本於桑。按晉江統作酒誥曰。酒之所興。肇自上皇。或云儀狄。一曰杜康。有飯不盡。委餘空桑。蠶積生味。久蓄氣芳。本出於此。不繇奇方。朱翼中著北山酒經三卷。曰古語有之。空桑穢飯。釀以稷麥。以成醇醪。酒之始也。又道書載中國極東瀕海。有扶桑樹。大數千里。掩蔽日月。每旦日從東南出地上。經過此樹。謂之扶桑洲。樹汁淪液入地。其土極美。產百穀蔬菓。皆桑之精體所化也。古仙人留大丹訣。刊函谷關石上有云。采於蠶

食之先煉於火化之後。蓋以桑爲丹基耳。凡桑上生蕈與桑椹皆爲上藥。五加皮名金鹽。又名文章草。譙周巴蜀異物志。文章草贊曰。文章作酒。能成其味。以金買草。不言其貴。

宋艮岳入芳草。曰金蛾。曰玉蟬。曰虎耳。曰鳳尾。曰素馨。曰茉莉。曰渠那。曰含笑。

大慈寺壁。畫明皇按樂十眉圖。地生瑞草。謂之錦地。張乖崖常剗平之。封其門。後五日開。復生如故。

王雲浦有漁莊。倪雲林寫漁莊秋色贈之。下層作五樹參差。疎密相映。極有態。一亭在其隈。上層平巒遠渚。望而知其爲銅官離墨間也。

自題云。江城風雨歇。筆硯晚生涼。囊楮未埋沒。悲歌何慨慷。秋山翠冉冉。湖水玉汪汪。珍重張高士。閒披對石牀。此圖余乙未歲戲寫於王雲浦漁莊。忽已十八年矣。不意予宜友契藏而不忍棄捐。感懷疇昔。因成五言。壬子七月廿日。璣。

徐幼文作繪。清潤恬雅。所題楷筆。亦秀整端慎。不爲沓拖自恣。今得覩其

草書泰山紀遊三詩。雄緊跌宕。出入旭素。無不淋漓快健。乃知古人之不可測也。詩云。萬仞峰頭上帝居。紫宸絳節接清虛。崑崙尚想周王制。蟲蟲猶傳秦相書。盤礴三齊橫地軸。孤根西北接天樞。自是仙人真窟宅。願得安期一起予。其二曰。山下更衣路漸難。巖巖高上歷巉岝。天闢遙控三千里。烟磴斜懸十八盤。複殿尙留元狩碣。老松仍挂祖龍官。怪來爽氣清人骨。玉峽流雲瀑布寒。其三曰。翠削芙蓉倚碧霄。盤空霞磴度飛輶。絕壁金銀雙闕迥。澄空鐘磬萬山岩。天門過雨嵐光合。日觀標霞海色遙。碑讀罷占遺跡。欲共玄暉問沈鬱。款云。余幼觀宋室趙伯駒摹唐將軍李師訓泰山圖。便思一登眺。若弗克見。今謁孔林。遂迂道登泰山。得覩巨麗。併書紀遊三詩。始知李趙之筆。超出於尋常萬萬也。北郭居士徐賁題。

倪元鎮秋林山色圖。倣巨然筆意。上有懸壁。旁帶遠嶺。逶迤出沒。下方作平陸。高低四五層。各作叢樹。參差點綴。以分層數。亭屋居其隈。蓋大入意匠者。非寂寥散筆也。題句云。寓館風雨秋。閉門草苔翳。懷人思奮飛。攜書此留滯。玉琴和幽吟。竹牖聊靜憩。西山日在望。白雲澹生媚。寂寞棲德園。清虛捐世味。石

寵有餘烟。未收煮茶器。八月二日寫秋林山色并詩。以遺伯循文學瓊。

雲林此圖。不甚類平居筆。清潤之致。似全法巨然洪谷之意。蓋其天資道逸。隨其步武。無不妙絕。雖簡略冲遠。而濃淡高下。似弱而老。似淺而深。是得意之筆也。寶之毋斂。高陽仇遠。

倪元鎮秋林山色圖。迺吾郡程篁墩得之於唐伯虎者也。幼時一見之。寤寐數十載。忽程山人攜贈仲淹。二弟三傳而至吾家。故非易得。信有夙因。十襲藏之。願子孫世守毋斂。萬曆戊子仲秋。汪伯玉識。

王叔明聽雨樓圖。爲盧山甫之子士恆作。款云。至正二十五年四月廿七日。黃鶴山中人在廬生聽雨樓寫此。廬生名恆。字士恆。時東海雲林生亦在樓中。

倪雲林詩云。河闊樓低雨如洗。祇疑身宿蓬櫨底。清晨倚檻看新晴。依舊山光青滿几。聽雨憐君隱市中。我憂徭役苦。爲農田間那得風波險。朝朝愁雨。又愁風。荆蠻民倪瓚。

張伯雨詩云。雨中市井迷烟霧。樓底雨聲無着處。不知雨到耳邊來。還是

耳根隨雨去。如將此語問風幡。聞見何時得覩。聞鐘動雞鳴。雨還作。依然布被擁春寒。樵人張雨爲廬山甫題。至正八年二月十一日。

倪雲林又題云。虛牖濛濛含宿霧。瀑流澗響來何處。江潮近向枕邊鳴。林風又送簷前去。峽水隨之自往還。根塵不染自安閒。多情一種嬌兒女。淚滴天明翠被寒。至正廿五年歲在乙巳。盧士恆攜至綠綺軒見示。輒走筆次貞居外史之韻以寄意云。陶蓬寄亭中人暨諸名勝。當不默然也。後十又八年

四月九日 瓣記。

玉山雅集圖。元淮海張渥爲顧仲瑛寫。會稽楊維禎作記云。右玉山雅集圖一卷。淮海張渥用李龍眠法所作也。玉山主者爲崑丘。顧阿瑛氏。其人青年好學。通文史。及聲律。鐘鼎古器法書名畫品格之辨。性尤輕財喜客。海內文士。未嘗不造玉山所。其風流文采。出乎輩流者。尤爲傾倒。故至正戊子二月十九日之會。爲諸集之冠。鹿皮衣紫綺坐。據案而申卷者。鐵笛道人。會稽楊維禎也。執笛而侍者。姬翡翠屏也。岸香几而雄辨者。野航道人姚文奐也。沉吟而坐。搜句於景象之外者。苕溪漁者鄭韶也。琴書左右。捉玉麈而從容談笑者。卽

玉山主人也。姬之侍爲天香秀也。展卷而作畫者爲吳門李立。傍視而指畫者卽張渥也。席臯比曲肱而枕石者玉山之仲晉也。冠黃冠坐蟠根之上者匡廬山人于立也。美衣巾束冠帶而立頤指僕從治酒肴者玉山之子元臣也。奉肴核者丁香秀也。持觴而聽令者小瓊英也。一時人品疎通俊朗。侍姬執伎皆妍整。奔走童隸亦皆馴雅。安於矩矱之內。觴政流行。樂部諧暢。碧梧翠竹與清揚爭秀。落花芳草與才情俱飛。登口成句。落毫成文。花月不妖。湖山清發。是宜斯圖一出。一時名流所慕尚也。時期而不至者句曲外史張雨永嘉徵君李孝光東海倪瓈天台陳基也。夫主客交并。文酒賞會。代有之矣。而稱美于世者。僅山陰之蘭亭。洛陽之西園耳。金谷龍山而次弗論也。然而蘭亭過於清則隘。西園過於華則靡。清而不隘也。華而不靡也。若今玉山之集者非歟。故余爲撰述綴圖尾。使覽者有考焉。是歲三月初吉客維楨記。

是日以愛汝玉山草堂靜分韻賦詩。詩成者五人。

于立得愛字 青陽在林野。雲物殊變態。繫船石蘿陰。把釣挑水采羣英。
延清酌。攬芳結幽佩。歡期豈再必。於焉寄所愛。

姚文奐得汝字。仲春會桃源。青年映霞舉。道人吹鐵笛。主者捉玉塵。野航晨不渡。溪漁來何許。欹坐蟠根陰。匡廬故仙侶。衆賓各雅興。辭適忘爾汝。懷哉張李輩。明月在空渚。復念東海迂。雲林夜來雨。

鄭韶得玉字。遙迤玉山阿。窈窕桃花谷。野芳綴丹葩。霞彩散晨旭。溪迴灌新錦。洞幽答鳴玉。樂哉君子游。于以寄高躅。

顧晉得草字。客從桃源遊。愛此玉山好。清文引佳酌。玄覽窮幽討。流鶯答新歌。飛花落纖縞。分坐有雜英。醉眠無芳草。

顧瑛得靜字。蘭風蕩叢薄。高宇日色靜。林迴泛春聲。疎簾散清影。褰裳石蘿右。灌纏水花冷。於焉奉華觴。聊以娛畫永。

詩不成者二人各罰酒二觥。

山陰王灝之德輔。雅道久寥落。馳騁爭相先。襟期屬幽曠。丘園樂無邊。披圖得良玩。燕集羣才賢。春風拂蘿逕。碧澗縈芳筵。忘形襟佩散。班坐花竹妍。瑤觴亂飛月。翠袖寒籠烟。徘徊玲瓏曲。蕭灑琳琅篇。屢舞眷餘景。顛倒山公鞭。主人三絕儻。晉胄今猶傳。勝事有如此。妙寫呼龍眠。高風振庸俗。清輝

照林泉。衰遲亦何幸。拭目塵相遷。

吳龍門山釋良琦元璞。至正戊子二月十九日。楊侯鐵崖宴于顧君玉山。賦詠疊筆。淮海張渥爲圖。傳者無不歎美。余後半月。與吳興鄰九復至玉山。顧君張樂置酒。清歌雅論。人言不減楊侯。雅集時旣醉。顧君徵余詩。然予於聲樂詩詠。何有哉。適其所寓而不達者。烏乎寓。烏乎非寓。故作詩以道其事。卒反乎正云耳。玉山窈窕集瓊筵。手撥鶡鶴十二絃。巢樹老僧狂破戒。散華天女醉談禪。鶡兒色重酴醿酒。桂葉香深翡翠煙。最愛碧桃歌扇靜。長瓶自賣白雲泉。

雲林生倪瓈元鎮。至正九年八月十六日。計籌山呂尊師訪余蕭閒館。爲余言。顧仲瑛徵君玉山隱居之勝。輒想象賦長句以寄。他日尙同袁南宮攜琴嘯詠竹間也。解道玉山佳絕處。山中惟有呂尊師。已招一鶴來庭樹。更養羣鵝戲墨池。松風自奏無絃曲。桐葉新題寄遠詩。若許王猷性狂癖。徑來看竹到堦墀。時南宮同在蕭閒館中。就致意焉。

河東李元珪廷璧。荆山明月秋水清。山間之璞千古名。誰爲隱君慰幽

獨我欲攜酒相與傾。壻前拾翠驚春夢。石上看泉更晚晴。何日同舟載仙侶。
紫荆花下聽吹笙。

崑山郭翼義仲。愛汝西莊給事家。繞屋山石何縈綴。截江秀色發林壑。
平地玉氣貫虹霞。佳處如居子午谷。望中開遍冬春華。夜深酒醒月在海。應
有仙人來繫槎。

會稽楊維楨廉夫。玉山丈人美無度。前度虎頭金粟身。未試囊中浪玉
法。時有座上索華人。銀魚學士真成隱。錦里先生許卜隣。自是君家時節好。
桃源風日洞庭春。

丈人家住筆峰下。王氣有似藍田由。椰酒熟時春漱艷。山香舞處花爛斑。
伶官石作鐘磬響。少女潮帶魚龍還。險穴已平滄海角。仙家不啻白雲間。

再題 我嘗被酒玉山堂。風物於人引興長。銀絲尊薦野鴨段。金粟瓜取
西楊莊。山頭雲氣或成虎。溪上仙人多訝羊。何處行春柘枝鼓。閩州竹枝歌
女郎。

婁江姚文奐子章 玉山之堂湖水東。朝來佳氣鬱葱蘢。鶴飛瓊圃三株

樹鼈戴峴峩小朵峰。雨裏賣魚溪友過。華間吹笛野人逢。朝簪儻擲歸相候。
一箇桃枝瘦竹筇。

吳龍門山釋良琦元璞 鐵笛倒吹江上去。聞在玉山仙子家。自喜酒船
逢賀監。定知玄易授候巴。露涼磁碗金莖凍。月滿湘簾玉樹花。人生歡樂何
可暮。遲爾龍門望太霞。

會稽楊維楨廉夫次前韻 山迴古縣六七里。潮到唯亭第一家。翡翠明
珠通百粵。竹枝銅鼓出三巴。山公酒醉童將馬。禪客詩成女散花。須信西園
圖雅集。佛中脫縛有丹霞。

荆山道人會有約。約過虎頭金粟家。江上降龍重見朗。酒邊吹雨或成巴。
春歸駟馬橋頭柳。月滿蕃禧觀裏花。鐵笛東歸還小住。仙源不隔赤城霞。
搜神記曰。扶南王范尋常養鰐魚十頭。犯罪者投之池中。無罪則魚不食。
乃赦之。月山叢談曰。占城國人有訟事不決者。則使乘水牛過鰐魚潭。理曲者。
魚食之。直者雖十往返。不食。果爾則與觸邪神羊。指佞靈草。同爲瑞物。昌黎何
必爲文逐之耶。

濟上多清泉。釀酒淪茗俱妙。杜康泉在舜祠廡下。卽舜泉也。水一升重二十三銖。攷古二十四銖爲一兩。則不及兩許。輕之極矣。

陸務觀老學庵筆記云。盧鴻草堂圖。舊藏中貴人劉有方家。余往有慶曆中摹本。亦名手精妙。猶記後載唐人題跋云。相國鄒平段公家藏圖書。並用所歷方鎮印記。咸通初。余爲荊州從事。與柯古同在蘭陵公幕下。閱此軸。今所歷歲祀忽踰二紀。薦擢多難。編軸尙存。物在時遷。所宜興嘆。丁未年駕在岐山。涿郡子墓記。又書己酉歲重九日專謁太儀。遂載覽閱。累經多難。頓釋愁襟。子墓再題。鄒平公段文公也。柯古其子成式字也。成式終太常少卿。故稱太儀。段公鄒平人。竹懶曰。余於項氏亦見二卷。皆摹本。然不載此跋。

皇覽冢墓記曰。孔子冢營百畝。本無祠堂。營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其樹者。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之。塋中不生荆棘。及刺人草。今惟有柞樹成林而已。余有閒情。常思得高手畫士。用丹彩雜色寫孔林圖。以自玩。而未遇其人也。

余過滕於察院庭中。見石刻李太白書壯觀二大字。今閱金鄉縣碑目。亦

云。儒學有此二字。其碑陰刻云。賀知章爲任城令。與白友善。過城鎮有所觀覽。書此二字。蓋元新豐里人。得此於沛中。置諸堂。元末兵亂。仆於草萊。國朝徙置今所。豈又一石耶。大都名賢之筆。傳摹轉徙。不一而足者多矣。

唐時顧渚山有明月峽。金沙泉出紫筍茶。毗陵吳興二太守就泉上造茶。大張宴會。泉不常出。太守其儀致祭。始流溢。造供御者畢。卽微減。供堂者畢。又大減。太守旋施涸矣。或淹期多造。則有風雷毒蛇之變。白樂天聞賈常州崔湖州茶山宴會詩云。遙聞境會茶山夜。珠翠歌鐘俱繞身。盤上中分兩州界。燈前今作一家春。青娥對舞應爭妙。紫筍齊嘗各鬪新。自笑花時客牕下。蒲黃酒對病眠人。按陸鴻漸茶經。造茶之法。摘芽擇其精者。水漂之。團揉入竹圈中。就火烘之成餅。臨烹點。則入臼研末。潑以蟹眼沸湯。至宋蔡君謨以其法。建造溪之茶。而加精焉。胡元捐馬潼茶。無所聞入。昭代唯貴葉茶餅製。遂絕。洪武中。顧渚貢額止五十餘斤耳。余友王毗翁攝霍山令。親治茗修貢事。因著六茶紀事一編。每事詠一絕。余最愛其焙茶一絕云。露蕊纖纖吐碧。卽防葉老采須忙。家篝火山牕下。每到春來一縣香。

溫州乳柑。冬時味酸。經春暖則甘美溢出。太和山騫林茗葉。初泡再泡。猶濁澀。螯口經四五泡。則清香撲鼻矣。

顧仲瑛秋華亭書扁。係鮮于太常隸筆。款云。檇李鮮于伯機書。乃知漁陽公流寓我郡頗久。故以自署也。

東坡書快哉亭石云。昨日與數客飲至醉。今日病酒。書以醉。軾時元祐四年三月四日也。又一手帖云。昨日快哉亭與數客飲至醉。才歸辱簡。不遽卽答爲媿。春生雪盡。計尊候起居佳勝。新詩甚清冽。病酒不敢率意趁韻。幸少寬限。否。因書見過。如何如何。不一軾。再拜書忠玉提刑執事。顧仲瑛得此石。作壇立之。名拜石壇。又併得此帖。作壇記與帖考云。瑛素有嗜石之癖。每過故家遺宅。見有奇峰怪石。輒徘徊顧戀。不忍舍去。或百計求之。不得者。圖寫其形。似標諸草堂壁間。以爲凡格。供後至元戊寅四月下澣。訪尼僧巖叟于東城之庵。庵卽故宋周太尉宅。斷垣之外。燕麥中有假山在焉。遂披榛約棘。裹袴而登。其上羅立諸峰。已爲好事者挽載而去。獨有一石似壁。而失其左股。欹臥於高梧之下。上有老坡題識觴詠之語。易之以粟。歸而立之中庭。左映右帶。無非松竹芭蕉。

枇杷之屬。多者書帶草耳。石之挺挺拔拔。如老坡獨立於山林丘壑間。愈見其孤標雅致也。瑛加之拂拭。永爲子孫寶玩。明年奎章閣鑒書博士柯丹丘敬仲下訪。見而奇之。再拜題名而去。丹丘辭翰鑒博。有元之元章也。於是鑿石爲壇。字曰拜石。後三日而御史白野達兼善來觀。嘉柯之逸。爲作古篆。拜石二字於壇。又隸寒翠以美其所。此石之名。於是愈重。然皆未知所紀之詳。至正乙未冬。周履道秀才自梁鴻山攜贈老坡手帖。讀之乃是答忠玉提刑快哉亭欽移者。上有賈秋壑私印。其辭與紀石甚肖。嘗記大全集中。有次王忠玉提刑遊虎丘詩。有連日與王忠玉諸公遊西湖次韻詩。有次劉景文答馬忠玉詩。蓋當時有兩忠玉焉。然莫知其孰是。及考宋史。元祐四年。坡與翰林學士兼知禮部。以論事積當軸者恨。故請外拜龍圖閣學士。知杭州。以避朝謗也。瑛想老坡風流曠邁。行千里間。有名山勝水。豈不與友醉酒賦詩。以快其意。又考諸雜錄。忠至乃王規父侄孫。先坡在維揚。後坡渡江。坡答其詩。有及君未渡江。過我勤秉燭之句。是則書所記者。王忠玉無疑矣。然後知石乃維揚故物。帖則王忠玉家寶也。吁。石之在山。不知其幾千年。因坡之題鑿而出山者。又不知其幾百年。帖之

壽又非石比。兵殘火燬。展轉流落人手者。亦不知其幾百年。今一旦二美併來。抑神物有所會合耶。吾玉山有所際遇耶。又思丹丘白野。不二十年皆仙去。坡仙有靈。豈不能於風清月白之夜。挾二公同逍遙於此壇乎。瑛亦豈不能鼓阮爵一尊於此壇乎。不因此石其能永傳。敬書此記。俾伯盛朱茂材刻于他石。使後之覽者知石與帖併。拜石之壇有所自云。至正丙申正月五日。金粟道人顧瑛書於玉山草堂。

沈存中內翰。自號夢溪。緣少時夢至一處。小山幽嶼。花覆如錦。山麓下有一溪。紺碧澄寒。有喬木濃蔭。靜構可樂。每夢如此。迨覺求之。則未遇也。及謫潤州。得之。宛然夢境。因名其溪曰夢溪。而著筆談焉。

六硯齋二二筆 卷二

宋理宗時。以應禱勅封嘉興順濟廟神爲靈澤侯。如夢飛得一卷。以相質。余曰。此中書省所行牒文也。字亦中書省臣所書。謂之判體。非所貴也。但好事者蓄之。亦見前朝制度。當時史彌遠爲中書令。故首書名而參知以下相次別署耳。唐宋庶政纖悉皆歸中書。雖封爵之重。止以省牒行之。王堂詔誥璽書。不輕授也。其後又重列名押字者。乃中書行門下省門下行尙書省。然後行之於下。付該廟祝爲世守耳。三省所列。俱以彌遠爲首。所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也。

江珧。又名江瑤柱。閩海之產。亦璫蠣之類也。東坡篤於味。至爲作傳。又云。腊之則風味頗減。友人有從嶺粵涉海回者。見遺一裹。淪以佐酒。遽令蚶蛤輩退步三舍。

元人喜寫桐陰高士圖。子久叔明雲林幼文。俱有之。雖景物各布。而一種瀟灑超逸之趣。令人不知人間有利祿事。則一也。丙寅六月。偶過石佛禪堂藏經室。前除四五桐樹間。桐正作花。香雪滿地。啜茶談詩。亦自慶暫遊諸公圖畫。

中也。

門人倪剝雪。奇士也。精大衍數。占事奇中。遇異人。授以劍訣。嘗爲余起舞。白虹。遶楹柱間。不可留瞬。余爲玉龍子歌貽之。勸其北遊塞垣。以親老未能出戶。歌曰。玉龍子出丹穴。一縷紫烟千片雪。舞翻滿袖黎花雲。銀海茫茫上孤月。鶴來且自返蓬壺。三百六十飛仙鳴佩玦。

林逋賣梅。旣玩其花。又取其值。似同遣婢。一例忍人。竹懶賣文之餘。兼亦賣梅。其梅從筆墨灑落。蓋以文魔所幻。非出園丁手也。且不取錢。止令麵生時一相就而已。

顧達翁。况隱我里。有洗馬池。在小鹽倉橋。委巷旣窮。遂連阡陌。有水一泓。環以老樹。水色沉黑。不生萍藻。亦無涸溢。或云。我地無馳驟。嘗是洗研池。非洗馬也。樹間向傳有石碌洛相映。今爲民居闢闢所侵。已悉徙去矣。達翁有苔蘚山歌一首。豈卽是中所玩耶。歌曰。野人夜夢江南山。江南山深松桂閒。野人覺後長嘆息。帖蘚粘苔作山色。閉門無事任盈虛。終日欹眠觀四如。一如白雲飛出壁。二如飛雨巖前滴。三如騰虎欲哮咆。四如懶龍遭霹靂。嶮峭巒空潭洞寒。

小兒兩手扶欄干。
呂溫於洛陽南市買得研神記一部不知誰作有上官昭容押縫遂深寶祕爲作歌以記之。

唐盧綸割飛二刀子歌云。吾家有剪刀。人云鬼國鐵。裁羅裁綺無已時。用來三年一股折。南中匠人純用鋼。再令盤屈隨手傷。改鋸割飛二刀子。色凝霧雪鋒含霜。兩條神物秋水薄。刃淬初蟾鞘。金錯越戰吳鈎不足誇。斬犀切玉應懷怍。日試曾磨漢水邊。掌中恬慄聲冷然。神驚魄悸却收得。兩頭已吐微微烟。刀乎刀乎何犧犧。魑魅須藏怪須滅。若非良工變爾形。只向裁縫委箱篋。余得宋仲溫草書一本。乃題云折剪刀歌筆法沉頓雄快兼篆籀急就之能不獨步驟旭素也。後有題語云。百年前華亭王先生用鍾王家法書此。唐盧綸所作剪刀歌於士夫間價直百錠。如獲拱璧。先人得之命予自幼臨倣。得其肖似。故遇人有求書輒贈之。書畢追想先德。又成今昔云。東吳宋仲溫識。按仲溫所云王先生者。王西園也。元末老儒精樂府。余得其擘窠書萬玉叢三字。以冠吳仲圭墨竹冊。真不易得者。

辛稼軒棄疾。才情豪放。見於填詞。諸作書法。未有聞。亦未之見。甲戌春仲。得觀一卷。乃行書劄子。渾厚沉婉。有蘇鑾城風氣。絕無拔劍罵坐之態。古人之不可相如此。今錄其語於此。

棄疾自秋初去國。倏忽見冬。詹詠之誠。朝夕不替。第驅馳到官。卽專意督捕。日從事於兵車羽檄間。坐是倥偬。略無少暇。起居之間。缺然不講。非敢懈怠。當蒙情量也。指吳會於雲間。未龜合。并心旌所向。坐以神馳。右謹具呈宣教郎新除祕閣修撰權江南西路提典刑獄公事。辛棄疾。

倪元鎮詩情婉逸天成。有王孟之致。余甚愛其追和孟東野張承吉崑山慧聚寺詩。有寒溜石苔碧。落花春雨香之句。卽摩詰不是過也。

周公謹名密。號草窗。又號弁陽老人。泗水潛夫。殘元時流寓吳中。目見僞吳張氏狂圖不遂。城破國亡。皆由任用非人。溼樂自恣。竟殲天戈。有足嗤者。於雜札中得其詩數絕。皆追悼之作也。行筆矯健蒼勁。亦深足尚。余爲裝潢存之。而錄其作於此。曰。甲第紛紛起畫樓。忍看孤主赴羈囚。當時幾個偷生將。只合加封不義侯。其一霸氣遙加萬乘君。江南兵力已全分。那知几席生奇禍。兩卒

輿屍從後軍。其二註云。數君故有禍。長淮千里陣雲平。萬騎郊原決死生。不信玉堂春醉醒。倚闌晴日喚流鶯。其三註云。不數根本而就汙樂此張所以亡也。偃月堂高壘紫烟。夜闌笙火正薰天。如何斥地連吳楚。葬骨都無半壠田。其四註云。狂生不知死。城門壘合勢如山。夜哭吳兒矢石間。血濺髑髏俱作土。功成上將獨登壇。

讀顧金粟玉山紀勝。知當時文章翰墨。風流俊賞之彥。無不羅致。金粟所自賡和。亦聯鑣並軌。無一下駟。獨其手筆。未得多見。今閱其啓事。一通行楷。楚楚。奄有洛神。畫贊風軌。信能品也。啓云。阿瑛啓。遁跡異鄉。甘與草木同腐。違領斯文。大蹉眠食。粗安但於。友朋多不奉書。問爲缺。實以路遠。便艱。諒知我者。必母見誚。今年目昏手劙。老態頓加。因思太倉諸友。際此多故。不知再能相見。不因陪雪坡舟中數日。得入城一見。然風景非前。諸公放落。獨與學古彥文周旋兩日。不勝慨然。回崑山途中。邂逅令弟。曾附意亮達聽司。近始知致身重要。喜慰無已。然未獲爲賀。負罪負罪。儻至平望。母惜枉駕。辰下暑隆。唯冀善加調攝。以膺大用。不具。五月三日。顧阿瑛手書。拜公武交契。

元人有西字韻七言律詩。作於盧充韻。而諸公和之。惟陶南村灑落雄邁。筆亦道古。有李泰和雲麾帖意。詩曰。與君相遇漸河西。鴻爪縱橫躅雪泥。魯酒未聞千日醉。雍琴初墮數行啼。老松臥壑蚪髯古。脩竹排雲玉節齊。試問終南高隱處。青莎雜樹白蘋迷。其一白雪歌殘月墮西。綵箋緘露濕香泥。錦箒自教鸚哥語。環佩同聆絡緯啼。新製惠文蟬殼大。舊裁白紵鶴翎齊。它時若共東園宿。夢裏相期徑弗迷。其二陰陰桃葉武陵西。山雨霏微不作泥。梅樹月高攜鶴過。桂枝風急喚猿啼。讀書堆裏牙籤合。揮扇行間鐵騎齊。聞道驚人吐奇句。含情直入五雲迷。其三

元人吳叡。字孟思。工小篆。勻淨道逸。亦能品也。有書道德經一卷。

釋良琦。號楚石。與顧金粟遊。極密。玉山草堂中諸詞客。每有倡和。必琦爲發端。諸公雅推重之。偶於倪雲林雜劄中得一紙。有云。正月中僕爲醉客所捶罵。僕亦醉。頽然如土木偶人。不屑也。人所能共知聞。乃反造謗於雲門翁。謂僕議其詩文字畫。雲門翁學皆造極。艱虞中留。遇僕不淺。僕亦人耶獸耶。聞雲門中亦少動。是不可曉。雲門者。卽琦也。琦住持越之雲門寺。又住持吳之龍門寺。

故又稱龍門翁。味雲林此東則琦之聲價可知矣。

朱德潤澤民爲周景安徵士。寫秀野軒圖。蒼潤清逸。在予久叔明之間。又爲作記。文采斌鬱。字畫道麗。亦頡昂鮮趙。澤民爲江浙提舉學校文行之美。冠冕一時。特性廉重。不輕徇人求。是以流傳有限。此卷真吉光片羽也。周左丞伯琦爲篆秀野軒三字。亦極偉觀。題者數人。悉名筆也。末則其嗣君識語。亦見世美。

余昔遊吳中諸山。至周氏秀野軒。領覽天池玉遮之勝。今數年矣。今歸寓軒。獲覩周侍御之大篆。朱提學之新圖。恍然若夢遊也。景安求余着語。聊爾塞責。毫餘才盡。愧無佳語耳。

我憶天池與玉遮。幽軒水木澹清華。竿篷遠振風林竹。錦綺晴連晚徑花。
山罽敷床朝看雨。澗泉漱石晚分茶。番陽大篆睢陽圖。不負春陵處士家。至
正廿又五年五月既望。京口張監天民書。時年八十五歲。

昔年嘗作軒中客。今日重題秀野詩。四檻絲雲晴縹渺。遙牆蒼雪曉參差。
雨餘山氣侵茶鼎。風過林香落酒卮。念我松楸渾咫尺。倚闌長是不勝思。

吳郡朱斌

屋裏青山屋外溪。水流雲度坐中知。繁花翠竹春來好。古木蒼藤晚更奇。
教予讀書兼學稼。留人炊黍更烹葵。鹿門風景青門趣。都在斜陽曳杖時。

張吉

江晚洲渚交。雨晴草菲菲。前山靄欲暗。罟師度水歸。望烟知吾家。花竹隱
半扉。乍休田中耒。猶響林下機。此鄉卽桃源。亂後世有稀。開圖身已到。不知
塵境非。渤海高啓。

高館罷零雨。前榮散微風。霏霏碧蘿花。吹落酒甃中。移席俯流水。揮絃度
秋鴻。遙思獨樂意。邈哉誰與同。太原王行。

古苔十畝青山麓。窈窕幽閒曠深竹。中有高人畫掩扉。嬾嬾藤梢上書屋。
青風出谷灑秋香。返照穿林破春綠。不省睢陽畫裏看。細路經丘杖藜熟。
青城王彝

何處問幽尋。軒居湖上林。竹陰看坐釣。苔跡想行吟。嶂日斜明牖。諸風涼
到琴。相遇有隣叟。應只論閒心。鄰都徐賁

霽色青蕪外。開軒此獨幽。竹深頻理徑。山近不爲樓。茶興邀僧共。花期報客遊。看圖憐到晚。借屐擬相留。潯陽張羽

得覽先公跡。悠然記昔時。松楸先壟近。花竹故人稀。圖畫留遺跡。雲山起遠思。投閒身未遂。感慨一題詩。鄉人朱吉

秀野軒者。吳周景安眺覽之所也。番陽周公爲題其額。我先公爲寫而圖之。復從而記之。蓋軒與我先壟密邇。景安乃先公之愛友。非若是又孰從而得哉。先公暮年。每倦於此。明年遂卽世。此絕筆也。景安亦已物故。景安之婿何幼澄氏。時以示余。拜觀圖後題者多吳中秀士。俛仰之間。已四十餘年矣。諸公亦多淪沒。豈易得哉。且夫名之著者。因以德境之勝者。由乎人。他日何氏子孫傳示永久。亦足以侈外家之雅集矣。幼澄其瑤藏焉。余旣賦之以詩。又求識之於後。遂書而歸之。永樂庚寅二月望日朱吉識。

秀野翁所藏帖。有趙松雪書歸去來辭。及白描淵明立像。橐城倪中錢塘陳彥博跋。曲江錢思復浚儀趙倅語溪鮑仲孚各賦選古一章。皆論松雪事甚恕。蓋爲賢者諱也。周桐村鼎書後云。丁丑先大父小識二十三字歲月而

已。不著論也。丁酉錢半隱先生題名。中有先外祖觀稼。有君先執友顧龜巢先生。呼不肖鼎爲七歲客。今大馬齒六十有五矣。又云邑庠生俎秀野之曾孫也。以祖執行事。余每抱此相展閱。又云農圃秀野觀稼。半隱龜巢五君子風采可畫。與古人伯仲。而不肖以犬馬名玷之。寧不深感。成化元年乙酉陽月廿四日周鼎在武水天香書室謹識。

竹懶按。此卷零落諸跋。不可深考。而所謂農圃者。卽桐村之大父。觀稼者。卽其外祖父。想當爲朱姓。顧龜巢則失其名。皆前元遺老之有學行者。可念也。

石夢飛得石一片。青黃相半。類菜甲。以爲研。竹懶銘之曰。於陵圃中拾斯墮甲。霜凝雪堅。不可烹淪。俾食字者。礪齒以嚼。

洮河石三種。黃白碧皆淺淡有韻。今人指深綠巖石爲洮。非也。兒輩闖肆得一卵子研。四旁皆蠟色明透。類玉塵。面有二圓暈如蛤肉。所謂雞公眼也。竹懶銘之曰。于闐之河。洮去不遠。玉之支庶。散布流衍。千波所淘。萬沙作礪。斷霜無聲。興雲有渰。每一啓匱。白虹在檻。

張伯雨書法勁妙。初不知其善畫。偶見一幅於友人沈載猷家。渝筆作山。如堆埠起伏。下層草樹荒率。不甚入意。疑僞者。因伯雨無畫名而掩之耳。忽於一禪者處。得無盡燈所作天台山志。載伯雨入吳閒閒室。受七十二家符篆。能以敗筆點綴成樹石山水人物。頗自賞適。則知其以餘瀋自恣也。高流胸次。吐吞物妙。任其出入變現。豈能限耶。

蘇養直名庠。隱居學道。往來句曲。東坡曾與通譜。呼爲吾宗養直。贊其像云。松風颶颶。瘦藤在手。唯此白叟。德全於酒。蓋直風素節。士大夫仰之久矣。翰墨所遺。亦高邁不羣。今得覩其手。東二通。皆當時率意之筆。而點畫異趣。有不可勝窮者。特倩友鈞填入帖。而錄其副於此。

門中伏惟萬福。妻子輒拜。起居之禮必恭。已行否。或尙留告。道區區之意。山中雖荒。索然歸金壇。亦便道。肯賜臨辱。不勝至幸。

庠再拜上問尊夫人。卽日恭惟壽體益康。門中上下均休。老嫗婦輩敢拜。起居。山中有委萬萬疏示。庠再拜。

跋周德友所藏養直書云。李將軍之霸陵。見止於醉尉。陳拾遺居射洪。畢

命於暴宰。吏之能辱人如此。澹臺子羽不至言游之室。閔仲叔不以口腹累安邑。皆委而去之。士之重所就也。如此。後湖蘇公隱丹徒。辟召不肯起。其於世何如也。周君德友親主縣簿。顧從遊文書。往來如曲如瑣。求之古人未易一二數也。

後湖先生於吾家契好最舊。僕晚生。不及見先生臨終之歲。叔父中黃翁語羅浮異事。知其超然玄悟。不隨化俱盡矣。今德友尙刻舟以求劍何耶。然德友負其所養。不少見於世。獨置力於斯文。不負所知哉。乾道丙戌除日。借觀於上饒祥符僧舍。眉山蘇嶠題。

後湖先生仙去已久。殘章墜藁。不爲六丁取去。流落世間者。尙或有之。未若吾德友所藏。如是之多也。先生少不就舉。老不就徵。蓋神仙中人。非世所能羈絆者。故語帶煙霞。嚼松風。非食烟火人所能到此。尤可寶也。見德友說。未經散亡時。其家所得詞與詩與尺牘。堆案盈箱。遷徙十亡七八。則不爲世之所見。得以寶而藏者。又不可勝計也。伏讀欽嘆久之。紹興庚辰汝陰李壽臣書。

後湖先生以清江曲見賞於東坡。今觀此詩帖。蓋有得於東坡者。東坡嘗謂延州季子張子房皆不死。嶺南之人亦言東坡不死矣。德友久從之遊。恬於仕進。其文氣老而益律。有以也。夫乾道戊子冬至後二日。莆田陳雅書見松而知柏。聞蘭而識蕙。臭味不殊耳。僕從德友交游。尙未款觀後湖之所稱道。令人意傾也。紹興庚辰人日建安徐詡書。

竹懶曰。後湖卽練湖。在京口西曲阿東南。舊傳海神悅高麗王女。釀酒爲聘。王嫌其味醻。卻之。海神怒。載酒還。經曲阿口。悉覆其酒海中。流入曲阿練水。受其味。色白而甘。釀酒異常珍美。養直嗜酒。因居後湖。稱後湖居士。蘇嶠者。亦眉山族裔。所云叔父中黃翁者。學道而有得者也。羅浮異事中黃於養直化後。復見之羅浮也。余會得見冷啓敬張三丰書蹟。與此後湖先生手簡。皆仙人腕中灑落。可爲多幸矣。

右軍瞻近帖真蹟。又達龍保帖拾壹字。

瞻近無緣省苦。但有悲歎。足下大小悉平安也。云卿當來居此。喜遲不可言。想必果願者有期耳。亦度卿當不居京。此旣避。又節氣佳。是以欣卿來也。

此信旨還具示問。

龍保等平安也。謝之甚遲見。別刻尙有鄉舅可耳。至爲簡隔也。九字見十七帖。

右羲之瞻近帖。行書之狎隣於草者也。典午冲觀放曠之風。烏衣諸王富貴居養之素。藹然見豪楮間。宜其名百世也。第宋淳化宣和。似搜羅晉帖靡遺。而此帖獨不見有表識。豈非金源得宋故物易故以新而然歟。明昌七印籤帖金書全倣宣和。其篆籀朱法精粗不侔。後世瞭然在日。假令當時不相師法。政未爲失。觀辨章夏公成甫家清玩。見右筆真蹟二帖。當亞快雪。至正丁酉閏月己未。廬陵歐陽玄識。此。

余居祕府時。閱歷諸家帖。而右筆羣昆季居多荷華裹鮓。神俊天出。評者至以龍跳天門。虎臥鳳闕稱之。信不誣矣。此帖骨相差豐。豈操觚時在來禽喜色之前耶。不見賞於徽宗。而見珍於完顏。臨風撫卷。足爲世道一慨。前翰林孫蕡。

鄱陽宋天章嘗示余鄱陽獻之帖。每恨其絹素未古。此帖與金華宋仲珩

所收周益公家喜色帖。紙墨相類。筆法精妙。真蹟無疑。良金美玉可得。而此卷不可得。寶之寶之。丙寅立夏鄱陽劉昺題。

竹懶曰。此唐人硬黃本也。文皇酷嗜右軍書。令趙模湯普徹等十餘人常侍左右。遇有逸蹟。輒令搨之。謂之供奉搨書人。搨用三法。真蹟明朗。用雙勾廓填。其稍晦者。用嚮搨於暗室中。穴牆留孔如錢大。正當日光所注。以蹟承其光。而人就暗中精意勾之。若沉晦之極者。以紙性暗塞。不能映取。則攤之熱熨斗上。以蠟薄塗之。令紙發明。如明角魚枕之堅透。而後用牛毛勾法。極意取之。俟大模就。而徐以墨填之。謂之硬黃。以搨法之極攻苦者也。此帖紙堅厚而黃色。又連龍保帖一行。豈右軍真蹟耶。及互爲參稽。不入閣帖。知爲王著所棄。後又不爲道君鑒取。故無政和宣和等璽。而有金明昌七印。此必金僭食時。畢少董輩負而投虜中。金亡後。又負而投南宋。是以有羣玉堂秋壑等章。不歸內府。而僅充宰執之玩者。以讎物見擯耳。元之跋者三人。惟歐陽圭齋略有見處。其二人者。如說夢也。顧我輩生右軍後幾二千年。尙得覩見希微光影。皆從前追摹愛護者之力。但深慶幸。何可過肆吹索者。崇禎甲

戊穀雨後四日題。

元人高翼。字茂之。官至嘉興路推官。善書小楷。倣樂毅論。精悍整飭。而略有韻味。在揭曼碩之下。所傳極少。余僅購得其書周子通書四十章一卷。亦罕物也。

項寵叔新安人。名承恩。杭州府學生也。屢上不第。遂隱西湖岳墳。攜一女奴。供爨奇醜。開小肆。雜置書籍畫卷。併盆花竹石。索價頗貴。余戲贈之詩云。西湖流水供灌足。南屏山色對梳頭。月夜酣眠琴作枕。雪朝孤坐絮爲裘。盆花巧作千金笑。壁畫貲高萬戶侯。何用更尋高士傳。先生風格在林丘。余遊中原回。聞先生以哭婢成疾而逝。卽前之奇醜者。人皆笑之。予信先生非貌其色。實藉其相依。一旦失去。如楚楚之離巨虛。實難自濟耳。今於常賣處得一扇。有先生倣沈石田畫蒼莽淋漓。直得子久家法者。題云。陰陰茅屋野人棲。望裏煙波咫尺迷。約伴攜尊釣斜日。從來浪跡寄山谿。萬曆癸未季春。余與徐企孺許思德遊飛來峰。旣而思德仲兄沂春先生爲作記。且邀談竟日。盡出所藏法書畫卷。縱觀之甚歡。已別去。買舟抵郁銘葵氏宿焉。其族有惺初者。好古。聚二三知己。

觴我。侑以沈石田漁舟晚釣圖。徘徊不能舍去。強識歸安溪。寫於沂春扇背。題短句見意云。石田詩云。新豐酒波供灌足。塵土紅污酒波綠。粗豪飲客下馬來。三觥五觥行促促。何如並着春江船。蒲草紫立柳黃眠。船頭對坐酒漫傳。賣魚儘可供沽錢。夕陽射眼拉枕轉。江光貼天孤鳥遠。弘治五年春三月偶坐小軒。寫漁舟晚釣賦。此長句以見老况。錄寄冷庵先生求教。竹懶曰。每見石翁題畫句。必奇此。尤奇峭孤捩。似東野玉川。向非寵叔拾之。播於毫端。則墮沙莽中矣。余不惜爲此老効綴掇也。

泰州聖果院有唐時古井。甃大中砾。舊有縫迹。深入寸許。後更合滿。銘文亦漫滅。蓋活石云。按集古目錄。李陽冰縉雲三碑篆刻極細瘦。亦由活石歲久漸長。刻處幾合故也。

唐瑤瑤王淹兒女。未笄能琴。忽彈廣陵散。宛轉盡妙。自中散歿而此曲不傳。五六百年矣。不從天墜。不從地出。實由虛寂之中。自宰察之神司其妙。以授王女焉。中散也。王女也。皆天地之伶也。莊生曰。樂出虛先得之矣。

趙榮祿少時繪事。步武雲麾。摩詰營丘。不敢失尺寸。皆縹素滄染之筆。蓋

荆關一派。未嘗握手門檻也。今見其寫謝幼輿丘壑圖。纖細曲盡。驗其爲少筆。
跋者數人。

黃塵汙人廊廟具。蕭散風流誰比數。清言善畫浪相傳。遺恨千年機上女。
吳興姚式。

昔顧長康畫謝幼輿著巖石裏。人問其故。答曰。幼輿一丘一壑。自謂過之。
故宜置此子丘壑中。觀其清逸標致。固足嘉尚。然能遵守臣節。當時同幕罕。
有及之者。今松雪翁後數百載。心領神會。作此圖。最是位置有方。筆意奇妙。
使長康復生。見此必當點頭。東廬王琦。

一丘一壑絕塵埃。坐看青山出自雲。可是玉堂揮翰手。却疑大小李將軍。
鄧梅木之。

身形似鶴鬢參差。消得松風置一龕。幸自青青好山色。無緣祇有幼輿堪。
虞集。

論者可方庾亮。何如丘壑自專。幸甚嘯歌不廢。風流圖畫猶傳。宋元。
宜著山巖謝幼輿。鷗波落月夜。膾虛虎頭癡。絕無人識。把筆臨池每自娛。

倪瓈。

右先承旨早年所作幼輿丘壑圖真蹟無疑。拜觀之餘悲喜交集。不能去手。無言師宣寶之。雍謹書。

洪武辛未夏六月十又二日三山斌西甌趙友士李錄上饒梁鵠同觀于建康之春風堂。

巨然山寺圖。余及見其真者。峰巒雄渾。林木蔽虧。極曲折逶迤之致。而於絹素上用筆頗燥。絕無滄染之跡。乃氣象磅礴。自然圓厚。昔人謂之乾筆。巨然亦其罕作也。虞奎章行草一詩。亦其晚年日青後信手揮運。而波磔意連。筆斷處。滋有奇態。信知得真者。駕空凌虛。不拘拘憑藉形象也。余嘗有句云。雲林薰心。忽欲吐。此時合眼取亦得。豈虛語哉。今偶見文伯仁想像巨然圖一卷。知巨公真蹟本爲治平寺而作。吳原博重錄元人題句。亦抄存於此。

禪林闕清景。臺門作重關。幽人不可求。邈然在高山。古路何迢迢。前廬接人寰。雖有樓觀高飛泉。望潺湲。誰爲飛行身。踐踏紫翠間。野渡具舟楫。有待終日閑。空令垂釣客。薄暮聽鐘還。虞集題巨然山寺圖。

老巨三昧筆。脫紙作荆關。僧中有此郎。宜水復宜山。層巒當面起。雲氣隔塵寰。松濤響空谷。曲礪雜潺湲。風將貝多葉。亂落夕照間。老禪不可尋。雲與山自閑。空中聞杖錫。應與鶴俱還。鐵道人在雲間長者寮。試劉士先涇圓墨書。

高人造化筆。奇概每相關。羣山獻萬狀。一壑分兩山。恍疑景外景。迥出寰中寰。胡麻堆翠綠。瀑布下潺湲。遠碧聳天際。晴雲眠樹間。卓哉青城樵。神襟寫幽閒。手招鐵篷仙。一往何時還。後學錢齋在高翠軒。寫時年七十歲。

嵩岳珪禪師曰。佛能空一切相。皆滅萬法。而不能卽滅定業。能知羣有性窮億劫事。而不能化導無緣。能度無量有情。而不能盡衆生界。又曰。定業亦不能牢久無緣。亦謂一期衆生界。本無增減。恆無一人能生萬法。萬法無主。是謂無法。無法有主。是曰無心。如我悟佛。亦無神通也。但能以無心通達一切法耳。此釋氏精要語。繙盡法藏不能踰也。

王子安袁天罡相其不壽。果不满三十而終。然其序黃帝八十一難經序云。岐伯以授黃帝。黃帝歷九師以授伊尹。伊尹以授湯。湯歷六師以授太公。太

公授文王。文王歷九師以授醫和。醫和歷六師以授秦越人。秦越人始定立章句。歷九師以授華陀。華陀歷六師以授黃公。黃公以授曹夫子。夫子諱元。字真道。自云京兆人。洞明醫道。至能遠望氣色。徹視腑臟。洗腸剖胸之術。浮沉人間。莫有知者。勃以唐龍朔元年歲次庚申冬至後甲子遇夫子於長安。撫勃曰。無欲也。勃再拜稽首。遂歸心焉。雖父伯兄弟不能知也。蓋授周易章句。黃帝素問。八十一難經。乃知三才六甲之事。明堂玉匱之數。十五月而畢。將別。謂勃曰。陰陽之道。不可妄宣也。針石之道。不可妄傳也。毋猖狂以自彰。當陰沉以自深也。勃伏習五年於茲。有升堂覩奧之心焉。近復仰鑽太虛。導引元氣。覺淳穢都絕。精明相保。方欲坐守神仙。棄置流俗矣。觀子安之自言如此。何竟收短年之報耶。豈其未少有得而自誕。抑形器所局。所謂定果不可移也。

宋羔羊老人王逸老紹興中以散官扈蹕來南僑家。書千文一卷。字大如當三錢。半草半行。古淡奇秀。蓋熟爛二王旭素。而隨手出之者也。書道宋未儘有人憾。收拾不盡。至元則頓靡矣。

宋僧號牧溪者。善寫生。所作草廬蝦蟹。皆具真態。特用筆稍欠鬆逸。而人

遂以濃濁詆之。然余得觀一卷。叢竹之杪。止作瓦雀頭。數十相聚。杳見側出。而若見其全形者。此大入意匠。不似今人寫生。但描依樣葫蘆而已。

宋思陵得李伯時畫人參地黃二藥裝潢之。御書東坡二贊。筆法渾厚純美。有鍾太常家法。蓋以賜臣下者。不可考矣。贊云。上黨天下脊。遼東真井底。元泉傾海腴。白露灑天醴。靈苗此孕毓。肩股或具體。移根到羅浮。越水灌清泚。地殊風雨隔。臭味終祖禰。青榦綴紫萼。圓實墮紅米。窮年生意足。黃土手自啓。上藥無泡炙。乾餽盡根抵。開心定魄魄。憂恚何足洗。麋身輔吾生。旣食首重稽。又曰。地黃食老馬。可使光鑒人。吾聞樂天語。喻馬施之身。吾衰正伏櫪。垂耳氣不振。移栽附沃壤。蕃茂爭新春。沉水得穉根。重湯養陳薪。投以東阿清。和以北海醇。崖蜜助甘冷。山薑發芳辛。融爲寒食餳。嚙作瑞露珍。丹田自宿火。渴肺還生津。願餉內熱子。一洗胸中塵。

朱德潤題云。右宋思陵書東坡先生人參地黃二詩。筆意道勁。有鍾繇波法。兼復有御書小璽爲識。若楊后坤寧殿書。則柔婉不侔矣。題此以俟知者。至正丁亥冬十二月九日。朱德潤題於寶儉齋。

仇山村題云。光堯皇后憲聖慈烈楊姓御書也。大婦筆法。追及晉人。前此所未有也。書二藥草以賜人臣。藥石之訓也。俱非草草觀者。宜參言外之意。丙寅清明日。錢塘仇遠題于邵氏書齋。竹懶曰。思陵極愛蘇公文詞。力贍全集。刻之禁中。此二詩應所熟誦。而出之筆端者。且坡語。二物皆北產。而移之南土。遂爾蕃茂。時當紹興南遷之初。尤所感而欣然也。

李息齋仲賓爲仇仁父寫木石細竹。規倣宋徽宗極有筆趣。題云。大德庚子冬十二月息齋居士爲友人仇仁父作。於嘉禾寓舍。題者皆一時名公。悉錄之。

蒼筠倚喬木。古色秋逾好。誰能著茅亭。相伴此君老。如是翁。

聞仲賓方苦時行。力疾爲仁父作圖。尙能蕭散如此。敬嘆敬嘆。孟頫。

子昂說法已著。不必重贅。大德五年三月廿日。因學民鮮于樞拜觀。東坡嘗謂。與可胸中自有成竹。乃見於筆下。今觀仲賓所作脩篁勁節。猗猗生意無盡。非胸中有成竹者。其能若此耶。大德壬寅中元日。應桂題。

極目荒墟落木中。空山人靜澗泉春秋來。不用爲霖雨。留得閒雲養臥龍。

石惹殘雲樹帶烟。猗猗蒼玉正蕭然。若人寫出胸中趣。知道平吞幾渭川。

蜀普程嗣翁。

青龍集。己酉春正月十有二日。會稽抱遺叟楊楨之吳郡張習古汶上袁用雲間朱芾隴西李擴同覽于張士騏三昧軒廳。

露沐疎篁葉葉清。病蘇涼閣思橫生。山人神往風塵表。如見留題數老成。

梧溪居士王逢題時歲癸丑十月廿日也。

醉車先生落筆處。一竹一石病容開。焚香披向幽齋看。想見秋清野思來。

曲江錢惟善。
秋風環珮玉珊珊。幽谷簷簷野思閑。惆悵謫仙歸去後。空留清影落人間。

永嘉曹睿。

薊丘筆法殊蕭爽。與可風流竟未亡。安得眉山老居士。爲君重記墨君堂。

華亭袁凱。

薊丘竹林出毫端。更覺清風入座寒。亦有高人明月夜。夢回恍惚聽鳴鸞。

天台陶九成。

一代衣冠李薦丘。簣嘗落筆似湖州。題詩諸老并淪沒。風雨江南幾暮秋。
前人。

誰持并州刀。剪北秋練淨。蕭蕭三兩竿。尙帶月中影。細林山人周之翰。
幽篁嫋嫋倚雲根。舊雨空憐淡墨痕。不見薦丘吾老矣。歲寒心事與誰論。

雲間陸穀。

竹懶曰。細竹一派不知何始。常見宋道君寫亘岳六石。旁作古櫟棘枝。雜以篠竹。疎枝冷葉。數筆而已。此息齋卷乃其合作也。黃越石持宋元畫冊來。中有趙元裕細竹一幅。乃作沙水層疊。就其高突堆阜處。以竹叢之。又於竹林間映見砂水灘磧。約二三十里之景。夫畫寫人目一規所得而已。豈有二三十里之遠。而尙見竹枝佐个字者。蓋寫近形則失遠勢。工遠勢則礙近形。此必不合之數也。元裕初無畫名。當是晚近金堤之流。非勝國人也。

顏魯公劉中使帖行草大徑寸。青箋極豪縱天成之趣。

近聞劉中使至瀛州。吳希光已降。足慰海隅之心耳。又聞磁州爲盧子期所圍。舍利將軍禽獲之。吁。足慰也。

右唐魯郡開國公太子太師顏真卿。字清臣。書劉中使帖真蹟四十一字。公嘗學書於張旭。得屋漏雨法。衍游京師。覽公書最多。衍之所藏送羊冕序。顏昭甫殷夫人二誥。爭座後帖。朝回馬病帖。皆經宣和紹興御府。然皆未若此帖之雄放豪逸。豈將入季明之室。將與元氣爭長。昔人云。書一藝耳。苟非其人。雖工不足貴也。惟公可以當之。至大己酉中秋日。拜觀於蘭谷大卿史侯之第。蒙城田衍題。

魯公書存世。嘗見李光顏太保帖。乞米帖。馬病帖。頓首夫人帖。祭姪季明允南母商氏贈告昭甫告。并此八本。觀於此書。端可爲鈎如屈金點。如墮石。東坡有云。書至於顏魯公。誠哉是言也。時至大九年。歲在乙巳冬十月廿五日。集賢學士通議大夫張晏敬書。

右唐太師顏魯公書劉中使帖真蹟。著載宣和書譜。南渡後。入紹興內府。至元丙戌。以陸東之蘭亭詩。歐陽率更卜商帖真蹟二卷。易得於張繡江處。此帖筆畫雄健。不獨與蔡明遠寒食等帖相類。而書旨慷慨激烈。公之英風義節。猶可想見於百世之下。信可寶也。三月十有二日。大梁王芝再拜謹。

題于寶墨齋。

北燕喬徵成仲山觀。

顏太師之書世不多見。不肖平生見真蹟三本。祭姪季明文。馬病及此帖。祭姪行草。馬病行真。皆小。而此帖正行差大。雖體製不同。然其英風烈氣。見於筆端一也。此語豈可爲不知者道哉。鮮于樞拜手書。

鮮于伯幾題。祭季明文天下法書第二。吾家法書第一。此又題劉中使帖。漁陽筆法。信有所自。名不虛得。此卷余已刻之戲鴻堂帖中。董其昌觀。因題。

瀛州帖。視魯公它書特大。而凜凜忠義之氣。如對生面。非石刻所能髣髴也。余平生獲見真蹟二。小字麻姑記與此耳。嘗有詩云。桃源在何處。迺見世道污。所以顏魯公細字記麻姑。事近荒忽。特賢者適嬰多虞。世降俗陋。假異境以明其志。殆子欲居夷也。維魯公忠貞日月。功載旂常。固不特善書名于代。况筆精墨妙若是邪。昔桓彝渡江。傷晉之弱。及見王導輩語。則知有託足之地。余於是觀公翦禽之快。亦知夫唐燭未息歟。史侯處厚尚義士也。曠歲

月而得之。旣得之。非尙義者不出示。處厚知所尙哉。錢塘白珽謹題。

太平之日。生長京師。乃得會觀諸名法帖。故能考其筆法。辨其真僞也。如顏書且勿論碑本。今專審其墨蹟。如乞米。李太保。馬病。皆真行。祭姪文。行草字。如錢許大。四帖相若。皆白紙。頓首夫人行書。澹黃紙。字亦錢許大。昭甫告正書。甚嚴整有力。白紙字亦錢許大。全有碑刻允南母告寸五大字。筆力不及白紙。此劉中使帖。字最大。觀其運筆點畫。如見其人。端有聞捷慨然効忠之態。真希世之寶也。時於明窗靜几。展翫之餘。收卷三嘆。後之學書者。非不厲志。米芾所爲心會而手不遂也。飲中嘗用東坡硯。山谷墨。敬書于勸學齋。早來左顧。匆匆不獲款曲。甚媿。承借顏公帖。適歸僕馬。遑遽不及詳閱。姑隨史馳納。他日入城。更望帶至一觀。千萬千萬。簽題亦俟後便。不悉。徵明頓首中甫尊兄。

竹懶曰。陸東之蘭亭詩。馮真實先生物。長公權奇質錢予家。向留清樾堂中。殆十餘稔矣。一日權奇強力取去。僅償余二贋鼎。此帖得厚值。轉售吳中。不可復覩矣。余家所藏唐蹟。僅顏魯公祭伯濠州刺史文。爲壓卷耳。

人知司馬長卿由賞郎進。然非賞郎也。胡廣典故曰。賞者。訾算也。積而算之。謂之訾算。士人挾書律之技。効於官曹。及格者。酬以官職。謂之資郎。漢時徵辟選舉之外。又有此一途。若納財授官。起於哀帝。武帝時未開。觀卜式輸財助邊。帝使人問之曰。欲官乎。則知原無納資之例。此如近日欽天監天文生四夷館譯字生之類耳。長卿平日放誕風流。雖文藻蓋代。無人薦舉之。長卿亦厭就人牢籠。故曰長卿倦遊。蓋倦於俯仰人以取榮進耳。臨邛令王吉上林苑狗監楊得意情味與之相洽。後來亦相爲地。想亦由賞郎進者。天地大矣。今古自有此一輩韻人。遊戲出沒於宦海名場。奈何錯解一字。悉舉而推之。瀆瀆哉。

今天子神聖。毅然罷納銀之例。以清仕路之源。以滌冠裳重厚之污。今而後有志士人。得抖擻雪白身材。處堯舜之世矣。

購得端研。一回環如鏡。厚六分。面徑二寸五分。中作直界。分左右。左如常。一腰子硯。右上方一圓堵。旁屈曲溝道。通左硯池。導墨瀋蓄堵中下方一方沼。貯清水。可瀆筆。製度極有思致。可便老年近視者。移就目前。審諦爲用。不至誤謬筆墨。乃張句曲寫經硯也。其背右刻伯雨二字。方寸許。嚴整有法。左刻項墨。

林珍祕五字。蓋曾入天籟閣中者。石質溫純。有一眼。色暈甚淡。旁挾小點五六。余號之淡月疎星硯。不復作銘云。

吳興許同生先生。骯髒巍峨。壯氣勃勃。意常不可一世。見貪鄙嗜利者。尤唾罵不容口也。文章直寫胸臆。書備諸家。家有兩垞園。邀予作記。未果。以比部郎出守淮陽。蒞官五月。會有要璫經過。長吏俱伏謁。同生強項。超然賦歸。貽余靈璧石山一座。予置之恬致堂。朝夕相對。若見先生焉。因爲之圖。以貽先生。而銘之曰。葉舟下瀨。歸懷孤曠。賢哉鬱林。以此壓浪。清淮之漬。蒼潤岩嶃。寧虛我載。以遺素交。怪松壽藤。千古同格。屹斯砥柱。吾道生色。此石已賜門人石夢飛盟石館。

楊鐵崖。初亦號梅花道人。其自作鐵笛道人傳云。會稽有鐵崖山。其高百丈。上有萼綠梅花數百植。層樓出梅花。積書數萬。是道人所居也。然於題署間。不一見之。

石夢飛。季弟成甫。予門人也。恂恂雅飭。勤於學問。少年得瘵疾。夢飛憂之。忽夢一臂墮落。未幾成甫果不起。乃爲作夢手歌以唁之云。夢中一手落。覺後

十指疼。手落百事廢。指疼連寸心。老樹挺三幹。歲月相滋榮。無端一幹萎蕭索。難爲春。初擬王氏槐。竟作田家荆。嗚咽掩淚泣。恐傷堂上親。勗哉盟石子。孝在褒其真。真完生理鬯。枝葉自森森。

每閱荆浩諸圖。所作樹皆蕭疎簡遠。雖重林穿插。而一樹自爲一樹。且脩挺幹豁。不多爲附枝冗幹。而意自足。真摩詰的子。後來嗣之者。惟倪迂一人耳。己巳穀雨後。石夢飛寄至。雙徑初芽一裹。運慧水者適至。五碗既足。清風忽生。因用荆法寫梅一株。視他作縱橫沓掩者。又一格矣。題句云。點酥琢玉閨兒夢。鏤雪裁冰凍土曠。賴得春宵動吟興。一庭霜月喚精神。

六硯齋二筆 卷四

道人居塵涉世。須心坎中自作一活計。事到隨宜應之。旣罷得片席。便據以爲安。大都與出入息爲緣。是安樂法。

真面目握真鏡。一照便見。若入沉吟。可氣滿鏡矣。何由得露纖毫。

仙凡人鬼聖愚。只在瞽然一念間。諸違真狗妄事我不懼。瞽然一念興。只

須瞽然一念止。

俗事有宜急了者。有宜姑置者。了之所以安心也。置之亦所以安心也。不了又不置。終日縈懷擾擾。苦矣。究竟於事亦無益。

劉馭初言。懶拙道人。終日撫弄其陽。令挺豎。卽又從尾閭縮引熱氣。直達泥丸。謂之起火燒荒。衰年之火。冷陽沉。不用此法。難以返還。但人身陰陽與天地同。有一番蒸燠。必有番滲洩。若運之不猛。聽其萎歇。不免有點滴之漏矣。險哉。

物物有英華果銳之氣。善養之則生息滋長。自足供其日用。不然則隨日

月銷亡而已。

人身視聽吸煦。言動思想。俱屬陽火。內中精髓血脉。則陰精也。陽一動便能燉陰。專恃陰精充溢。足供其揮運耳。素問曰。陰精所奉其人壽。陽精所降其人夭。降者降伏之降。陰不足而受陽之制。立見枯竭矣。

水中所生之火。冲融醞釀。真陽也。真陽生陰。離水獨制之。火燒灼焦熬。驕陽也。驕陽耗陰。人見美麗及淫穫事。熾然舉一念。不獨陽道興舉。而四體盡覺焚如。稍久卽火逼金鎔。關元已滲泄矣。若原無一念。而腎中真氣自生。薰然遍體。暢不可言。以意煉之。卽丹母也。

人之有夢。未必可占休咎。而思慮之純雜。嗜好之偏着。精力之盛衰。意向之銳鈍。往往徵之。夫子曰。甚矣吾衰。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正謂少壯時無日不以經綸當世爲事故。夢寐中時與周公制禮作樂者相親。晚年所如不偶。不免冷淡念頭。所以有此嘆。亦實事也。余數年前。銳於玄學。每每希冀有至人之遇。一旦授我以靈巧之訣。於夢中常有鍾呂輩盤桓晉接。指授道要。近因研窮之久。稍於平實處留心。知吾道之原無不足。而泊然無所起。眠臥中亦遂無前

時異夢。

人人有一片潔白自受用地。斷非他人所能分享。人人有一撇不下擔子。斷不能僱倩與人。其他可攬可推。任情起倒者。皆世界中事。非我事也。

有一席地。展布四體。便是道場。一念卓豎。便是根基。一事撇得下。便是解脫。一境抵拒得過。便是降魔。一念相應處。便是證入。如此相續去。千了百當。更求奇妙。失脚重崖也。

初入道人。浮遊之念易驅。執念難化。稍得力後。執念易化。浮遊之念難驅。以初心猛念攝持。而後少知解脫耳。解脫隣於弛放。有不覺浮遊之擾者。故也。余友包襄明居士云。此身不足戀。萬劫煩惱根。此身不足厭。一聚虛空塵。不戀亦不厭。方是逍遙人。襄明見地如是。其知泗州極有惠政。亦兼興佛事造橋。利濟萬人。一疾化去。蓋楊無爲之流也。

吾身有精純粹美之物。必於予後氣生時覺之。消受一會。其臟腑中有闊滯。肢節處有病痛。亦必於予後氣生時覺之。可默爲注念。凝神以蠲蕩之。大哉真元之氣。天地之所以清寧。日月之所以著明。萬物之所以生生。不獨吾一身。

得私之者。人人有是物。奈何竟墮昏擾中。一不加省耶。

古人澄神之極。恥爲血氣所醉。今人擾神之極。求一醉血氣而不可得。或曰。血氣如何能醉人。曰。葆養之厚。蓋欲溢而無所屑越。氤氳盤旋。還以自受。是其醉也。一念卓堅。坦然明白。而不爲酣適之味所迷。是其醉而常醒也。

有一日醉。有一月醉。有一歲醉。有一生醉。一日醉者。鉤面酒也。一月醉者。發醅酒也。一歲醉者。八月酎與中山千日酒也。一生醉者。聲聞寂滅酒也。有一千百萬億生醉者。佛醍醐仙涼蘿酒也。味之醇濃。逾然階級。顧未有不從醞釀中得者。三界聖賢。無如佛能造酒。其戒飲酒者。亦無如佛。卽聲聞所醉。猶所嚴呵也。顧唯佛能造能不醉。所以精液凝注。煨燼之餘。猶成舍利。舍利雖法寶中尊於佛。真際亦其糟粕耳。是在醒漢一參提之。

經云。至靜性廉。至樂性餘。人惟取於造化者奢。故終日勞擾。惟視己多所不足。故常戚戚。廉則自收縮。機念自息。餘則自舒展。結慮自消。故餘卽廉之所餘。而廉又餘之所養。非二事也。

與我最親曰。精神形骸次之。服食又次之。舍廬又次之。境地所寄。耳目所

周。又次之。眷屬朋儕同作息者次之。不同作息者又次之。餘則曠然與之疏外矣。然有二物與精神相貫。呼吸出入通一無二者。人却不知其親也。曰何物。曰天地生生之氣而已。

潔一室。橫櫈陳几。其中爐香茗甌。蕭然不雜他物。但獨坐凝想。自然有清靈之氣來集我身。清靈之氣集。則世界惡濁之氣亦從此中漸漸消去。

戊辰八月十二日夜在京師寶應寺僧房。夢頭頂一冠。身披一衲。同達觀禪師。又一仙者同趺坐。談道久之。余欲歸。一老曰。我輩同行。送汝到家。仙者目余曰。仙人文章。佛氏心腸。人皆笑我。我獨徜徉。予之謂乎。余曰不敢。

內經曰。膀胱者。決瀆之官。化物出焉。其言肺。又曰。通調水道。下輸膀胱。蓋人身所化之物。唯溺爲多。以其爲濕蒸之氣。醞釀而成。若大腸所出。則物之渣滓耳。非所化者。若腎之精。肝之淚。肺之涕。心之汗。則又各乘感而生。非順化所出者。是以化物獨屬之膀胱之溺。余嘗深察之。膀胱一臟。不獨化和氣爲物。而溺出之。亦化病氣爲物。而溺出之。凡病氣重。則小便必澁。病氣蘇。則小便漸通。人之一身能洩病氣。無如膀胱者。膀胱之水洩。則脾土實。脾土實。則肺金清。而

心火降。百骸自理矣。是故養生則以實脾爲樞。治病則以疏膀胱爲樞。

脾之能消磨水穀。非脾之能也。其曰。脾形如刀。與胃相切。而以眼之開合爲度。益非也。余嘗深察之。水穀入胃。漸漸下當脾位。而脾之所處。實在命門之前。人生壯健。命門真火不耗。乃從子後發生。鬱蒸於脾。脾受其烹煮。若物之在瓶鬲。而置沸湯。積火中者。自然糜化矣。人真火視外火。其力百倍。以故置物於外。經旬經月。未必臭腐。水穀入腸。隔宿解出。則臭不可近。此真火之猛熾也。何關磨切。與眼之開合哉。

禪者觀心。湛然一心。不知更有氣。玄者養氣。混然一氣。不知更有心。不知有心者。心一於氣也。不知有氣者。氣一於心也。心卽氣之靈者。若離於氣。則爲神爲鬼氣。卽心之充者。若離於心。則爲遺骸枯蛻。然仙人佛子所遺。往往爪髮生長。以其心靈所薰。既久生機。不遽斷也。釋仙超脫之後。仍復身外有身。以其養氣旣厚。心靈吸攝。其精華影現。自在耳。乃知心與氣。原非二者。仙釋之蛻特其渣滓。鬼趣之幽。終必變滅。唯大覺聖人。不卽心。不離心。不卽氣。不離氣。非卽非離。亦卽亦離。不但分二。併不存一。所謂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不復可措言。

思矣。

人飯後卽睡臥。則食不消。非臥者眼合。不翕張。脾不磨切。而不消也。以食纔入胃。未降落至脾位。不當真火蒸煉之處。譬之懸瓶。鬲於竈火。沸湯之上。空處。則無從糜化矣。又食而臥者。必患脾疾。以食不當脾。真火燉脾之液。如空釜之受薪焰。能不病乎。病脾必爲黃疸。以食之堅實者。臥而留上。其飲氣則滲而流下。與火相蒸。安得不四注於面目皮膚而爲疸哉。

脾疾又有爲泄瀉塘便者。亦以真火衰薄。不能燉穀。或完穀。或半完之穀。與水俱下。其濕氣不受蒸。不能滲於膀胱。而爲溺。是以爲泄爲塘。猶之漏田墳堤之不能勝水土。失其職之謂也。生土者火。故曰精保命。以培黃房。固長生之根也。

語云。道在屎溺。余察之道。真在屎溺也。東坡云。要長生。小便清。要長活。小便潔。要延年。清小便。麻衣和尚之師。乃山中一老僧。每十日半月。一解大便。其矢圓潔如彈丸。落地硌硌然如磚石。此經真火久煉。若土之經窯燒。造爲磚坯耳。其人年二百餘歲。不疾而化。麻衣和尚爲童子時也。

李赤壯禁人泄氣。遇腹中發動。用意堅忍。甚有十日半月不容走泄。久之則氣亦靜定。不妄動矣。此氣乃穀神所生。與我真氣相爲聯屬。留之則真氣得其協佐而日壯。輕泄之真氣亦將隨之而走。小兒出痘疹。泄氣多者。不能起發。自溢者初放下。欲絕未絕之間。必先用膝牢抵其肛門。若放鬆一泄氣。命卽斷矣。此見泄氣於人所關非小也。歛中有一朱姓者。傳一訣。只令用竹管套入肛內。一頭插於瓶中。五更一覺。卽放滿瓶。然後用管送下泄氣。管遇氣激動。若攬勻者。如此三五度。接得用紙絹密札口。燬火上候。傾出如金色不臭。卽成藥矣。每日稍飲之。饑可令飽。飽可令饑。久服不息。可以斷穀而仙。云此法得之山東濟寧二百歲人朱尚賢者。人或厭其穢。而唾棄不聽。然其意亦非茫無所見也。五更之溺。謂之壬水。穀神之氣。謂之丁火。以人身真水真火之寓於濁中者。挹取而煅煉之。是亦還陽之小術也。昔白紫清真人修煉內丹。垂成。忽一旦大泄。氣不可止。乃有啞子咬破舌之驚懼。又有重砍秋筠節之策勵。方得以再整精神。了此大事。泄氣豈細故哉。余特祕而識之。以達赤壯之旨。

道人養成。每五更子後。腹中有風雷海浪之聲。此氣壯乘陽。生時發動。而

上下關竅閉密。不容外逸。所以排蕩作勢耳。動久漸息。復歸無事。所謂根深寧極也。從此不論歲月。積累數足。因然撞破天門。超遙上界矣。

心不留一念。氣自得其平。事不加一心理。自得其當。蓋有念之心。不能馭氣。無心於事。乃能順應耳。吾嘗嘆人終身學道。而營營然自望有得。終日應事。而茫然不知此心何處安着。此皆大惑不解者也。

知止堂雲間夏世澤所居。趙魏公書扁。夏氏有名椿者。事其兄杞如父。孝友敦義。家有義塾。賓禮名儒。以訓里中子弟。捨田五百畝。養遊士。家又有書畫樓。藏法書名畫。楊鐵崖諸公往來其家。予所藏黃子久谿山長卷。款云作於雲間。夏氏知止堂者此也。

里中常賣持一卷來云。是南宮書。諦視書法。從顏魯公爭坐位帖。與懷素黃素千文來。故筆緊而意圓。轉捷而神滿。淺觀者見其若出於無意。而不知其平日劃被書空。純以心精嬾嬾。追蹤於太虛者。良獨苦也。所書言句。是永明壽訓。誠禪徒之語。必是南宋高衲所爲。蓋語有袈裟下失却多矣。數字必非士大夫所摭耳。黃長睿每嗤土著之鄙遇。晉宋人書小有意者。輒稱二王。如當時別

刻一卷。不知姓名人書。又何譏焉。此卷溷稱米蹟。固是瞽說。若忽而棄之。亦吾輩之責也。鈞存笥中。俟袁聚諸失姓名者。刻之亦妙。

十酒贊
辨麥之精。黍稌之英。養以火齊。淪以淳清。酒有自然之味焉。尊生家稍輔以藥物。責其得將而善達也。若夫幽人韻士。集奇芳致靈氣。必有草木之滋。亦不拒也。內子沈恭人。頗善釀法。無冬無夏。列置名醞。必十數品。令余父子祖孫。日陶陶遊太和之鄉。用以浹文藝而藹慈孝。恭人之功也。每品錫三十二言以彰之。

枸杞酒
秋翠濛濛。百珠綴叢。火齊的爍。雲露滋空。夜吠之根。膏腴上融。併葉靈化。皓首成童。

何首烏酒
蟠蟠何叟。茹草涅顛。搜厥本根。礧砅如拳。含膏吐磁。以貽玉仙。主者錄功。移封酒泉。

人參酒
紫團有精。肖形唯人。氣益我氣。神領我神。元化大母。乳育羣生。醞釀一加。點滴俱春。

女貞實酒
青青之柯。凌冬不腓。琲琲寶粒。鳳啄之餘。味澹以嗇。氣清而

虛吸彼婺精。輔我老癯。

地黃酒。中正之德。大地含膏。靈瑞所苗。乃根乃苗。醫父湯液。咬咀爲勞。麵生挾之。悠然一瓢。

松針酒。廬阜五粒。富有苾芬。剪彼翠鬚。蒸斯白雲。風味迥別。亦勁亦醇。蕩滌我胸。漱五千文。

梅花酒。灼灼寒葩。未與鼎謀。浮香入甕。有斯黃流。甘非蜂釀。夢與蝶游。羅浮之賓。以勸以酬。

竹葉酒。宣城之胤。締好渭濱。七子翩翩。稽阮是親。空腸雷殷。芒角忽生。凜以風霜。筆有典刑。

甘菊酒。花燦金錢。根走龍蛇。飲谷而壽。仙村是家。我掇落英。汎彼流霞。不煩度嶺。遠求丹砂。

福橘酒。戲搗珍苞。香霧噀手。愛茲奇馥。以投我爵。霜林月高。石窟泉溜。陶然獨醉。幸謝巴叟。

文湖州李蘆丘寫竹全體。玉立亭亭。枝葉四布。所謂自蜩腹蛇跗。以至劍

拔十尋而上。須備雄姿傑氣。干霄蔽日之勢。方稱合作。東坡松雪。乃有單枝折幹。若巨石壓殘霜。剪剪落。如掣美人之襟。握手談士之塵。雨灑半雲。風飄片雪。正於少處逞奇。又若剩中現妙。西子臨去眼波。文君琴餘指撥。非具上機。未堪證入也。

淳化帖以南唐建業文房帖爲祖。而稍損益之。建叢帖。李主重光所爲。經韓宋二徐鑒定。非苟然者。淳化所益一二。由侍書王著裁入。是以長睿元章多有彈擊。嗣後大觀元祐淳熙。俱有摹勒。諸州鎮潭絳汝黔戲魚閱古羣玉悅生等堂。私家寶祕。非不人人靈蛇荆璧。而以視闔本瞳若也。然余於眉公先生處。得觀王文肅公所藏祖搨一本。較人間所行本。眉低二指。行數字數。俱互異。後於年月鑄勒下。有臣王著二字。紙厚搨濃。點畫圓重。似此爲供御物。而所賜兩府諸王者。特其副耳。今天下視泉庫本。前後湖莊本。以爲極則。豈復能精攷深辨耶。顧翰林論著。所貴古人書法。士大夫誠悟徹書性。則目光激射。自有不能憇者。老衲曰。我父母所生眼。悉見三千界。此旨也。客偶攜示華氏所藏本。墨法勻淨。映帶有味。斷在泉庫湖莊之上。而稍後於賜本者。宜華氏襲藏之也。吾一

眼射之矣。

歎友吳循吾。少豪放。喜聲律。晚年拓落。寓居武林吳山。松關竹屋。翛然如在塵外。家有伽南觀世音像二軀。大者高幾三尺。小者高尺餘。皆糖結之精者。供置室中。奇香溢於戶外。誠異品也。甲戌初夏。過予恬致堂。攜一木瘞鼎相示。天然有兩耳三足。彌身文理。蹙縮成雲雷獸面之狀。色瑩淨如黃金。撫玩竟日。爲作歌以紀之。歌曰。木鼎非範金。雲霞自陶鑄。空山無良冶。雕鏽亦非處。野火燒枯株。泉溜暗相注。上亦蠹雙耳。下亦岐三柱。齟齬夔螭蟠。鬟鬢鳳鸞翥。黃目突海濤。紫英發山樹。摩挲耀光澤。文彩炳然著。吾友歷落人。幽奇每延佇。天忽畀此物。攻堅殲神智。剝中有所容。筭歲不以貯。竹風飄翠縷。松爐吹紅炷。華陽十賚中。缺此亦欠事。常笑彌明翁。頑石勞險思。何羨魯廟陳。聊供蕭臺治。木火自宣發。無煩摹收氏。盡讀慈笈書。攜上蓬萊住。

客持示吳匏庵喜雨噫字韻詩卷屬和皆一時名碩。因錄存之。

次韻任太常雨中見寄

矮屋峨詩發長噫。前債未償仍後債。園中雨急水暴增。滿地江河失疆界。

敗牆欲壓走避之。蚤受鄒軻知命戒。只今一雨八月餘。小犬隔籬應吠怪。簷角俄驚瀑布流。槐梢不見蟲絲絃。恍然置我吳淞間。拍岸風濤殊澎湃。此時此意屬何人。只許玉廷亭主解。天工聊作小兒嬉。來獨何遲去何快。晚涼芳草徧池塘。一躍青蛙不嫌隘。褰裳行水過菜畦。短杖臨流自疏縠。狂風拔樹隔東隣。却笑呼童氣全憊。

此作甚粗不足觀。因來書姑錄去耳。壬子正月廿八日。寬在京師寓館。書

寄雲翰琴師。

六月炎風發狂噫。閉門避客如避債。自春徂夏雨無滴。朝來一瀉瀟世界。寒氣粟肌披絮衣。客居調攝慎須戒。書生乍到悔無及。琴客遠來吁可怪。江湖空闊樂鷗羣。何慕京塵尋胃絃。雨過過我水滿室。床足流聲猶湃湃。着屐接客手詩篇。口不待開心已解。匏翁此作次仙卿。韻脚委貼真痛快。坐君向晚燈火出。壁角稍乾愧蠅隘。盤飧雖少酒有餘。登拜獻酬禮俱殺。月明吟罷鶴舞庭。洗盞更斟忘疲憊。雲翰世爲吳下琴師。丁未來京中。遇予旅次持宮論吳先生所贈詩索和。時大雨初歇。室中水盈尺。坐水夜飲燈下爲書之。杜

啓。

東方未明宿醒噫。盥櫛不遑苦詩債。昔年海月庵中篇。何時已落江南界。
推窗秋雨正溟溟。知釋聖心蚤齋戒。六月十二風雨詩。此月此日雨仍怪。農
夫方幸桔槔息。行客又望蠭娘絃。重屋坐聽入簷聲。迸落斜溝益澎湃。漫空
何來天欲傾。呼兒登樓命其拜。東南水鄉得之喜。齊魯赤地諒尤快。大洋汪
然納不知。溝澗遽溢何其隘。疲癃滿目實可憐。米價騰湧宜少殺。佇看一斗
仍三錢。湖湘販賈機心憊。晨起懷賢樓值雨。適琴士楊雲翰持吳少詹原博
京居雨中詩卷至索和。因率爾步韻。弘治癸丑夏奉勅提督廣東糧儲左參
政瓜涇徐源。

旱連八月衆口噫。一雨快心如脫債。大傾牆壁洞四隣。昔不相通今失界。
庭除浩渺開陂塘。稚子狂嘻老人戒。北方地亢見不常。比似江南何足怪。虛
簷雜樹互淋浪。萬脚牀牀拂雲絃。玉延亭主坐恍然。兩耳不勝喧衆辭。新篇
志喜發所感。草木欣欣亦相解。楊君尋聲譜琴操。座上一彈人各快。卽書此
稿答高絃。匝匝長牋蟆體隘。辭方歐老不多讓。字與坡翁無少殺。持歸詫我

索和章。把筆茫茫思先憊。長洲沈周和。

瓊篇難和屢發噫。勞君督促如索債。吟才局束已不堪。昔雨今晴况殊界。
江南水患夢猶懼。君何健語不知戒。拙鳩聒聒不獲已。白日商羊無乃怪。想
當君在玉延亭。賢主相看忘身絆。清煩洗垢情朗然。共喜庭前勢漭漭。人生
適意萬事佳。故國其魚信未解。太卿珠玉又飛來。對雨高歌聲痛快。鏗然繼
響累十數。險韻尾賡真已隘。請君更作祈晴篇。蜥蜴餘謠直宜殺。今年雨師
似恤下。欲作頌焉吾未憊。守素向寓今相國。延陵先生京館因得都城喜雨
之作。和者數公。時予亦成此章。今十二年矣。守素下世。卷亦亡去。暇日爲其
子季靜補錄一過。今雨不來。可爲一歎。甲子六月。祝允明志。

風作雨勢萬竅噫。閉門無主索詩債。因閱蒙莊秋水篇。馬牛不辨沒經界。
燕臺高處望三吳。父老驚將庚午戒。只以人事應天變。天瓢傾瀉何可怪。空
中無數落蜻蜓。萬顆跳珠蝶網綃。千林俱晦入混茫。四海欲立駭滂渐。電走
雷轟怒若觸。虎爭龍戰勇莫解。若沛甘澤濟大旱。匪特人快我亦快。須臾廓
清見沾足。天地不礙孰云隘。五雲閣吏白石翁。踏鴻仙去悲何殺。吳山聽雨

動商聲。我思故人覺神憊。崑山黃雲和韻。

吳文定公妻兄沈先生相繼仙化。同時以文學名世者。今惟僉憲杜先生在。如漢魯靈光。雲退隱婁曲。相去三舍。不獲扶杖履從後。聆教益爲恨。若和文定公詩式繼石翁及先生尾。實爲慚惶。俾季靜呈似左右。庶知雲勤懲之意云。正德六年九月十日雲再言。

疾風排空動天噫。學士閉門酬筆債。黑雲堆墨雨如傾。咫尺不辨東西界。
怒號萬竅欲崩奔。掩戶收書若相戒。世情反覆亦常態。天地晦冥何足怪。空齋嘿對萬慮輕。心迹會無一絲絆。漫看平地走江河。高屋建瓴殊澎湃。就中
靜息至理存。有口不言心獨解。須臾風定雨亦收。景物如新意俱快。廓然胸
次掃清氣。萬里平吞九州隘。詩成流出和者希。白石丹巖殊不殺。到今三十
七經年。吾試追之心力憊。戊子臘月七日後學文嘉爲季靜楊君追和吳文
定公京師喜雨之作。

予林居多暇。士友索書者空集。因戲定規條。以示掌記曰。大滌洞左界翰
墨司散仙竹懶。示諭掌書僮等知悉。遁自漁郎啓闕。鳥逕通幽。雖彌明非世俗

之書。而楊許洩真靈之曖。何妨灑墨。聊戲搏沙。旣開乞署之門。且撤躲婆之石。凡持扇索書者。必驗重金佳骨。卽時登簿。明注某月日。編次甲乙。陸續送寫。不得前後攬越。每柄爲號者。取磨墨錢五文。不爲號三文。其爲號必係士紳及高僧羽客。方許登號。不得以市井凡流。蒙蔽混乞。每遇三六九日辰刻。研磨好墨。量扇多寡。斟酌墨汁。稟請揮寫。如乞細楷者。收筆墨銀一錢。磨墨錢亦止三文。寫就藏貯。候發亦明白登記。某日發訖。其有求書卷冊字多者。磨墨錢二十文。扁書一具三十文。單條草書。每幅五文。紙色不佳。或澆薄滲墨者。不許混送。昔山陰餽口。自籠羽人之鵝。蓄陽奢望。竟驅暱友之婢。我悉貸除。以潤汝輩。汝輩旣居橋栗朮葛之儔。應修玄楮泓穎之職。恪供乃事。勿橫索也。崇禎己巳閏月示。

此竹懶初脫京塵。乍親林影。日長無事。曲徇交知。作此游戲籌略。年來眼暗興頹。一意以納息爲務。鋪席將收。招牌可揭。僅輩其名。秉犂鋤助我灌園。勿深仗毛錐子也。癸酉小雪後一日。懶翁再題。

成弘間有士人白麟。專以伉壯之筆。恣爲蘇米黃三家僞蹟。人以其自縱

自由無規擬之態。遂信以爲真。此所謂居之不疑而售欺者。蘇公醉翁亭草書。是其手筆。至刻之石矣。米書師說亦此公所爲也。

古人不貴小楷。謂之隸書。爲胥隸所書耳。梁武帝勅臣下書疏。皆用行狎筆。自書。唯署名稍謹耳。唐文皇令三館諸生寫道釋諸經。以其楷正。名經生體。士大夫不爲也。竹雨弟屢要余作楷。余目昏甚。苦之。爲作一絕。以冷其意。然實書家正論也。鴨頭狸骨擅雄奇。不數銀釣蠶尾齊。請看貞觀寫經手。品流虞褚隔雲泥。

庚午秋。購得項氏所藏梅花道人竹譜一冊。首幅題萬玉叢三字。王西園一鵬所書也。筆勢遒古可愛。次則梅老行書。東坡貧營谷竹記。款云。梅花道人。爲佛奴畫竹譜。書此記於卷首。至正七年庚寅夏五月一日。雨牕筆。

後又題云。曹操字孟德。感太尉橋玄知己。及後經過玄墓。自爲祭文曰。承從容誓約之言。徂歿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相沃醉。車過三步。腹痛忽怨。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胡肯爲此哉。

又題云。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儻

儻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人使人視之。則解衣槃礴。贏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

竹凡二十幅。皆有題識。

一幅

倪與可筆意。

二幅

簡齋詩云。意是不求顏色似。前身相馬九方臤。梅花親書也。

三幅

東坡先生有詩云。老可曾爲竹寫真。小坡東坡子邁今與竹傳神。

至正乙丑間。有客自天申來。持小坡竹石爲余觀。得見真蹟。因誦簡齋詩云。意是不求顏色似。前身相馬九方臤。書至此。陡覺意趣似有所得。古人畫竹之法。當先師意。然後以筆法求之可也。倘得意在筆前。則所作有天趣。自然之妙。如其泥於筆法。求之形似者。豈可同日語耶。因作此紙。爲佛奴寶之。吾老矣。惜其所學欠精。後生者當有精力之時。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略親於研池遊戲。終勝別用心。亦不可終焉。溺於此。但能玩而不流。斯可矣。至正庚寅夏五月一日。梅華人戲墨于構李春波陋室。

四幅

俯仰元無心。曲直知有節。空山木落時。不改霜雪葉。此懸崖竹。如

此立意可也。梅華道人戲墨。

五幅 東坡先生守湖州日遊何道兩山。遇風雨。同憩賈耘老溪上澄暉亭。命官奴執燭畫風雨竹一枝於壁間。題詩云。更將掀舞勢。秉燭畫風篠。美人爲破顏。恰似腰肢裏。後好事者刻於石。今寘郡庠。余遊霅上。摩挲久之。歸而戲筆爲之。不能彷彿萬一。時梅雨初歇。清和可人。佛奴出紙冊索作竹譜。遂因而畫此枝。以識歲月也。至正十年夏五月一日。梅華人年已七十一矣。試貂鼠毫筆。潘衡舊墨。兒誦論語熟。

六幅 有竹之地人不俗。而况軒窗對竹開。誰謂墨奴能倒景。一枝移上紙屏來。梅花道人一日與人寫紙屏而作此枝。佛奴索寫此詩于譜下。遂爲書也。至正庚寅夏五月十三日。竹醉時。

七幅 八幅相接晴霏光煜煜。曉日影憧憧。爲問東華塵。何如北窗風。梅道人戲墨於醉李春波門笑俗陋室者。飲冰先生以樗翁所書笑俗二字木刻示余。揭之陋室。爲問俗之移人。而賢者猶不能自免。而况愚者而能免之乎。俗之可笑不可笑。何則。蓋習氣所積化之而然也。然而俗之果可移人。而人

果不可移俗者乎。使其喜名者而乏才識。喜利者而尙浮華。皆習俗移人而然焉。間有墮于其中而自覺者。得非心出天賦。人能移俗者至是乎。俗果可笑乎。果不可笑乎。因誦東坡詩。士俗不可醫之句。先生乃掀髯大笑。捧腹出門。疾走而去。余遂歌曰。我有淵明琴。長年在空屋。客來問宮商。胡盧捫軒足。幸俗不可醫。那使積習熟。我懶正欲眠。清風動脩竹。

孔子過衛。公孫青僕子在淇園。有風動竹蕭瑟。圓鑾之聲。欣然忘味。三月不肉。顧謂青曰。人不肉則瘠。不竹則俗。汝知之乎。梅華道人寫至此。遂寫竹以破俗云。此下紙角畫短篠一枝。

至正庚寅夏五月。時窗雨未霽。筆倦少息。

九幅 晴霏光煜煜。曉日影瞳瞳。爲問東華塵。何如北窗風。梅華道人戲作此紙時。南風初來。高臥窗下。風到竹邊而迴。微涼可愛。因有此作。書此以識其異也。至正庚寅夏六月。庚寅二字係朱文小印。

十幅 我觀大地衆生。俗病易染難去。由然興起慈雲。霽爲甘露法雨。此詩息齋道人畫竹于臯亭僧舍題云。因倣其作。遂書此云。至正十年夏六

月十日。梅沙彌隨喜而戲墨也。

十一幅。逕深茆屋陋。樹倚夕陽斜。行遍青山路。何丘不可家。至正庚寅夏六月。梅華老戲墨也。

十二幅。竹窗思閑寂。銅博香委曲。胸中無用書。寫作湘之綠。

蟬聲初響。凌霄花開。南風時來。清旦蕭蕭爽氣。如在西山。拈筆偶書至此。佛奴習右軍書。讀孟子。六月九日也。梅道人戲墨。

十三幅。抱節元無心。凌雲如有意。寘之空山中。凜此君子志。

梅花道人爲佛奴戲此竹書此詩。當此日習此枝。成不成。奇不奇。口不能言。心自知。聊寫此語爲娛嘻。梅老寐語也。

十四幅。相逢盡道休官好。林下何會見一人。梅老戲墨。時客至退而書也。

十五幅。鮮于伯機題高房山墨竹詩云。涼陰生研池。葉葉秋可數。京華客夢醒。一片江南雨。至正十年夏六月九日。因南窗孤坐。拈筆寫此紙。以識歲月也。梅道人戲墨。

十六幅 普游吳山之陽。玄妙觀方丈後池上絕壁。有竹一枝。俯而仰。因息齋道人寫其真於屏上。至今遺墨在焉。憶舊游筆想而成。以示佛奴。以廣遊目云。

十七幅。輕陰護綠苔。清風動紫簾。未參玉版師。先放揚州鶴。梅老戲作于廣除之東客位且喫茶處。

十八幅 愁來白髮三千丈。戲掃清風五百竿。幸有穎奴知此意。時來紙上弄清寒。梅華道人戲墨。時驟雨忽至。清風浮肌。至正庚寅夏六月十五日也。

十九幅 梅華翁寄興于櫟下。

二十幅 董宣之直嚴顏之節。研頭不屈。強項風雪。梅花道人戲作雪竹之法。

竹懶曰。梅華道人嘗寓居春波里。正與予家同閑。所謂春波客舍夢覺窗笑塵陋室者。彷彿在咫尺間也。予前後所收竹石十餘軸。昨歲命工鐫其最入意者八幀於石。搨而裝之。可成小屏。以公同好。今又得此譜。梅老畫竹法。

可謂大備矣。恨予老嬾，不復能學。獨有精神相爲往來耳。

李伯時山莊圖。余已有其粉本。今又見設色一本。絹素沉厚。布置井井。較粉本又別作調度。古色照人。不易得之物也。

王維別業在蘄川。一花一草皆清妍。後來何人繼往躅。江南山水稱龍眠。
龍眠山人李高士。平生逸興凌雲烟。山莊夐出人世外。亦有佳客同周旋。胸
中浩蕩負奇氣。眼底脫略無塵緣。當時雅望號三友。配昔竹林稱七賢。青山
千疊倚天表。綠陰萬頃春芊綿。銀河半掛石壁上。瀉作一道飛來泉。百年圖
畫見佳勝。何用物外求神仙。余生夙抱林壑趣。每思躡屐躋層巔。三山旣空
五嶽遠。况乃匏繫徒興憐。瑣闈春深白日靜。搖搖心緒如旌懸。昔人已去不
可作。山川靈秀終依然。何當假羽丹山鶴。往訪遺蹟松蘿邊。

李伯時風流文雅。推重當世。嘗畫龍眠山莊。擬王摩詰蘄川別業。識者稱
爲無愧。今此圖蓋山莊舊景也。畫中三友。一爲伯時。一爲其弟德素。一爲里
人冲元。中伯時與二人者遊。猶蘄川之有裴迪也。當其道遙吟詠。自適其適。
悠然出於萬物之表。置身神仙洞府間。彼世之富貴榮辱。焉足動其中。一時

志趣亦可以自豪矣。數百年來覽畫中景象。猶使人飄飄然有凌雲之思。吳中朱以言氏藏此圖。求余題。因賦詩以歸之。翰林王汝玉題。

顛崖百疊瀑雷喧。濕翠遙青別有源。我願杖藜來谷口。也應分席聽啼猿。

一代何人稱畫史。三吳此日見詩仙。畫中詩卽詩中畫。底用區區慕灞川。

道鄉孫子明時彥。購得龍眠舊日圖。一自坡翁題品後。此文此景世應無。

予友錫山鄭佑之所藏宋李伯時山莊圖。東吳王文靖公題詩其上。圖旣奇勝。詩亦清婉。蓋二絕也。昔東坡居士嘗稱此圖。謂使後來入山者。信足而行。自得道路。如見所夢。如悟前世。見山中泉石草木。不問而知其名。遇山中漁樵隱逸。不名而識其人。蓋天機所合。不強而自託。今觀於此。信然。故爲題三絕。而併識其語以歸之。時成化己亥中秋日。朝請大夫南京國子祭酒前翰林學士晉陵王僕書。

自昔仕進之士。於公居第宅之外。擇夫山林勝境。築室其中。謂之別業。別業者。謂別所營也。昔崔寔之於城南。王維之於辋川。皆是也。休沐則以時而至。告歸則將終老於其間。蓋徜徉逍遙。酣觴賦詠。以爲平日臨民事上功最

之攄匪徒曰。極視聽之樂爲終焉計而已。宋龍眠居士李公麟繪其山莊圖。以彷彿前人之幽致。乃元符中肆意泉石而歸老所作者也。始余嘗聞蘞川圖。翛然絕塵。恨不迹其地。以辯其境。今觀是畫。林澗雲壑位置固異。所謂歌湖柳浪。茱萸派。辛夷塢。恍若與目迎接。形留神往。隨卷中人冥交於數百載之上。蓋清趣固無不同。而樂爲有優矣。矧居士挾公庚元中一時清流。舉目四顧。手指足踐。其快意爲如何耶。乃爲詩四章。以極道其意曰。通籍歲云幾。倏然及暮旬。始抱丘壑願。及茲蛻紛紜。釋位投珪章。還山恰隱淪。烟蘿翳長術。松磴延白雲。爰有攜手朋。亦得靜者倫。華林春葱蒨。暝嶂夕氤氳。觸石水紋迴。橫梁徑踪分。步苔蘚竹色。瞰谷聞蘭薰。莊生遊濠梁。謝公臥青門。昔賢非吾徒。可以謝人羣。其一公器無多取。尊生不外求。烟霞負痼疾。邈欲窮冥搜。幽栖面遐壁。卜築倚層丘。飛瀑儼百仞。古松若干秋。摘芳涉淺渚。汎觴遵上流。道逢抱琴人。相見語絅繆。耳聞采樵者。放歌度林隙。累捐神愈暢。意愜景彌幽。別墅欣有託。蘞川自相侔。逍遙廣漠區。是爲采真遊。其二躋險陟雲梯。草茅結幽室。開扉傍籬表。夏與市途隔。門無六時事。座有千載籍。清挹林

下風翠愛水中石。負鑑斲黃精。提筐拾橡栗。窅窅天籟靜。冥冥畫景寂。歎遨室中人。偃仰任所適。語延支道林。坐揖陶貞白。頽年學繕性。久慕養生益。相將鹿豕羣。永斷人間迹。其三兼山遞盤蔚。屈逕彌回通。破中轉綠澗。天表疊青峰。湍響水崩奔。篠密石蒙龍。蕙帳燭孤月。嶺猿吟緒風。彈絲慰遊客。挈榼候歸童。賦詩招劉紓。移文詣周顥。雅望偕二子。公庚及元中。慚余能寡劣。早荷留微躬。銜環情未展。詎便躡高踪。徜果南歸請。謝事遙相從。其四吳下重

齋盧儒題。

李伯時山莊圖一卷。共六幀。造境奇奧。命意高遠。丹青粉墨。沉森峭蒨。展閱之際。若坐龍湫雁宕間。嵐光浮杖屨。飛流濺衣袂。使人飄飄欲仙。所謂相如奏賦。而漢武氣如凌雲。信繪事之神品乎。此卷行筆設色。與伯時平日之作不倫。大類馮太史家王維江山雪霧項子京家蘆鴻草堂高典。客家郭忠恕蘿川三圖。畫法相出入。乃知師心匠意。雖作者苦心。至於蹈軌希蹤。非集彼衆長。安足成一代之能事哉。卷尾舊有蘇長公諸賢題識。當思陵朝爲龍大淵曾覩輩。妄肆翦裁。故一時御府之藏。悉無跋語。覽者往往拊膺聞此圖。

出自分宜相君。今歸梁溪華氏。奇琛異寶。宜爲神物呵護耳。太原王穉登書。
竹懶曰。龍眠山莊在舒城縣西三十里春秋山。春秋山者。土人作祠祀古
舒明王。其祠以春秋月成。故名春秋山。其地乃舒中羣山會聚之處。備巖巒
泉洞之勝。伯時樂之作山莊。隱居其中。與山中父老爲四時賽神之曲。其弟
公寅與伯時同趣。蘇黃諸公俱與遊。坡公有詩贈之云。歸老與君同活計。如
雲鵝鴨散平坡。其野逸之致。可以想見。蓋此圖宜云龍眠山人之莊之圖。不
宜曰龍眠山莊圖也。龍眠山在舒城西八十里。已入桐城界。遼遠矣。李氏昆
季愛其名。特用以爲稱耳。又王翰林題語。有里人冲元中之目。竊以冲爲僻
姓。舒之文獻未有載冲姓者。攷伯時又有一弟。名冲。字元中。伯時寫蓮社圖。
而元中以細楷標識之者。卷軸磨泐之後。豈翰林公因是而有誤耶。宋之名
蹟。有蘇黃題語者。宣政間多所剪落。迷其源委。金之明昌元之天曆。多遭謬
鑒。因而瀆亂者。不可勝指矣。此猶得見伯時面目。宛然盧鵠一王摩詰家法。
無可疑也。亦多幸矣。其繆刺處。偶有記憶。不得不一一摭及。以俟具眼者定
焉。

盛子昭畫葛雉川移居圖。余於項氏見。闊幅懸軸。絹素沉厚。布置雄偉。樹石奇詭。烟沙出沒。翁媼騎乘。一婢一牯。家具一二。挑琴阮。卷軸雜置。無序。婢僕四五人。蓬頭赤脚。不施嚴飾。一力奮。未前驅。意皆望莽蒼。進發。蓋移居在途景也。今又覩此卷。氣象發舒。人物偉麗。侍從什器。皆有加。又作室宇。增城。弘敞軒豁。侍女膚髮秀膩。不徒祖述。稜伽道子。而實兼怒先。周昉之能。蓋子昭筆之絕不易得者。然諦視之。卷雖長。而前後作大樹五六分。占界址。卉木華滋。鶴鹿馴擾。有洞府仙居之象。蓋移而已。到之景也。古人重複作圖。必臨時匠意。不乏不襲斯其爲傑製也。塊居簡出之人。耳目寥寂。方思與溟涬者遊。求觀物之竅妙。何意勝友轉致妙蹟。得縱橫快覩如是哉。幸矣。幸矣。

吳文定公寬爲學晚成。少難一澤宮之選。有咎鬚文。祛睡魔文。其精苦刻厲可知也。遂援俊秀例入胄。所業益精暢。洪博。嘗見其手抄。

太祖皇帝文集。端楷整栗。後竟掇危科。以書法擅代。信天之成就名碩。不在一時佻躁。而鼎呂明堂之器。不妨以遲鈍得之也。今石來飛攜來許。一卷。蓋公北上所歷程途。而隨手錄之者。因悉爲副墨。以備遺忘云。

吳城至京歌

楓橋解纜鐘聲早。滸墅行行日初曉。望亭過去是新安。錫山回首南門道。
毗陵一水穿城過。孟瀆閘下帆檣多。船頭祭神各澆酒。問神明日風如何。開
江直至瓜洲壩。風濤滾滾從東下。金焦削出青芙蓉。樓臺掩映真如畫。揚子
橋邊春浪平。行人便覺離愁生。揚州樹接廣陵驛。邵伯水浸高郵城。界首門
前聞布谷。寶應湖邊雨初足。淮陰城下陰淒淒。王孫芳草愁人綠。長淮之水
青如苔。黃河水從天上来。移風曉淺清江閉。福興晚帳新莊開。桃源行盡聞
雞犬。崔鎮人家應不遠。鼓城烟起宿遷昏。直河水落沙坊淺。石城峨峨古邳
州。推篷不覺臨雙溝。房村水急行不得。三洪倒瀉從東流。北上猪多易食肉。
子房留廟遺城曲。沽頭上下少人家。沛縣荆榛接平陸。歌風臺上偏淒涼。夕
陽荒草眠牛羊。硯溝黑繞玉皇廟。棗林紅映師家莊。仲家新店有石佛。濟寧
流水分南北。草橋跨水耐牢坡。畫船櫓鼓安山驛。張秋七級連東昌。酒味便
識梁家鄉。臨清風俗苦不好。娼樓臨水招行商。武城人去絃歌絕。甲馬營空
浸明月。坊前吹笛斷人腸。今夜還歸故城歇。德州聽罷山東歌。前程便是違。

六硯齋三筆 卷四

一三四

31192

兒窩東光絲熟吏催稅。磚河雨急漁披蓑。東岸長蘆聲瑟瑟。興濟流河泥沒膝。雙塘靜海地偏低。瀆流楊柳青青色。直沽通接來魚蝦。尹兒灣口多桃花。蒲溝近接老米店。楊村遠帶蒙村沙。昏鴉飛度河西務。落日全收魯家塢。隔烟燈火照黃昏。攀晉路口無船渡。蕭家林內雞啞啞。張家灣裏船如麻。僮僕畫飢少筋力。道旁便問驢驃車。帝城日出人如蟻。飛沙撲面東風起。萬方玉帛走如雷。九重金闕青雲裏。去年我亦從南來。獻策欲展胸中才。天風颸屈萬里翻。壯志未必終蒿萊。山水迢遙路重疊。丈夫何事輕離別。試歌一曲請君聽。功名莫遣頭如雪。

歲本秋深多苦惱
讀詩

改書寶文集



百新書店經售

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市公安局

復翻所版
究印有權

廣文苑珍書圖

民國二十五年一月六日初版

國學珍本文庫
第一集 第十種

六硯齋筆記全三册

分售：定價大洋一元

著作者
李

校訂者

印行者

發行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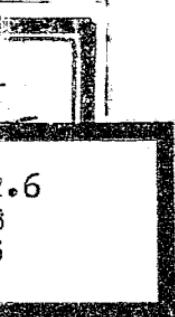
分售處

新發行所上滿四馬蹄世界里六號
立 二書 吉 愚 吉

中
央
書
店
總
店

各省各大書局代理分售

12
20064



.6